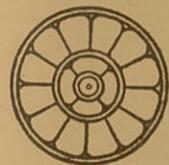


母親的話

第四輯



母親的話

印度室利阿羅頻多修道院出版



Printed & bound in Singapor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BUREAU
175A-179A, Block 19, Outram Park, Singapore 3.

SBN: 02 0159 3

母親的話
(第四輯)

目錄

答問

- 一、最大勝利最少喧聲
- 二、大改變……
- 三、主 制……

四、教學	一五
五、學生自由	二十一
六、友道	二四
七、尋求	三十一
八、不可能而可能	三八
九、勢力	四四
十、疾病	五六
十一、藥物	五八
十二、心思治療不足	五六
十三、效果因人而異	六一
十四、罪性	六三
十五、事物各當其位	六七
十六、為人類服務	七四
十七、慈善事業	七八
十八、創造世界	八二
十九、善願	八五
二十、個人勝利	八六
二一、整個「神聖者」	八八
二二、「神聖者」的吸引	九二
二三、覺醒與善惡之相對	九四
二四、選拔	九八
二五、分層組合	一〇一
二六、成就	一〇七
二七、見到印度自由	一〇八
二八、論自性	一一三
二九、論一體	一一一
三十、自外來者	一一八
三一、機動力量的一體	一二一

三二、	輪轉	一三三
三三、	薄伽梵歌	一二七
三四、	神我	一三〇
三五、	出神	一三四
三六、	同一化	一四五
三七、	解釋無盡	一四六
三八、	增加悟性	一四七
三九、	獨一關係	一五〇
四十、	允諾	一五二
四一、	體育	一五六
四二、	燃火	一六二
四三、	救助遠人	一六四
四四、	祈禱的內容	一六六
四五、	思慈	一六八

四六、	入定	一七一
四七、	生命意志	一七八
四八、	超心思之效果	一八二
四九、	回墮	一八四
五十、	存愛	一八八
五一、	權能	一九二
五二、	出離物理知覺	一九四
五三、	以心靈力量直面人生	一九六
五四、	非所預料的邏輯	一九七
五五、	心思損減經驗	二〇七
五六、	人死後如何，投生如何	二一
五七、	常樂	二三〇
五八、	牧者	二二二
五九、	人格宇宙化	二二三

六十、	宇宙化之徵.....	二二五
六一、	有秩序底直覺.....	二二八
六二、	精神化.....	二三〇
六三、	愛的容受.....	二三二
六四、	型範.....	二三五
六五、	男女之別.....	二四一
六六、	心思先轉化.....	二四四
六七、	直接轉化.....	二四五
六八、	神聖「意志」之准可.....	二四七
六九、	兩可能性.....	二四八
七十、	再論男女分別.....	二四九
七一、	集體瑜伽.....	二五七
七二、	超心思內在.....	二六四
七三、	難尋.....	二六九
七四、	人類的優越.....	二七三
七五、	知覺性之下降.....	二七五
七六、	進化.....	二七七
七七、	企慕超人.....	二八四
七八、	最初人類型.....	二八九
七九、	性靈的進步.....	二九三
八一、	「自然」的祕密.....	二九七
八一、	思心的帮助.....	三〇一
八二、	心思的生長.....	三〇五
八三、	樂器喻.....	三〇七
八四、	見證轉化.....	三〇八
八五、	獅子人.....	三一〇
八六、	無偏好.....	三一二
八七、	另眼看事.....	三一四

八八、	能力聚散	三一五
八九、	集中	三一七
九十、	十二月廿五日	三一八
九一、	能力更新	三一九
九二、	能力淵源	三二一
九三、	靜慮與集中	三二二
九四、	圓滿集中	三二三
九五、	夢的母親	三二三
九六、	免除抑鬱	三二八
九七、	正確判斷	三二四
九八、	身體及其活動之轉化	三二四
九九、	翻轉知覺性	三三〇
一〇〇、	唯物論之說	三三〇
一〇一、	宗教人物	三三六
一〇二、	確然	三三七
一〇三、	教兒童以	三三九
一〇四、	要謙虛	三四七
一〇五、	要慷慨	三四九
一〇六、	努力最樂	三五〇
一〇七、	知覺自己	三五四
一〇八、	識力	三六〇
一〇九、	對手	三六六
一〇一〇、	正、反、合	三六七
一一、	苦難	三七一
一二、	心靈的統計	三七四
一三、	情命	三七五
一四、	安慰	三七九
一五、	身體	三八一

一六、睡眠……	三八六
一七、知覺底睡眠……	三九一
一八、三分鐘休息……	三九二
一九、封套……	三九三
二〇、一步二步……	三九五
二一、兩條路……	四〇五
二二、遠離法……	四〇六
二三、教人的危險……	四〇九
二四、應付衝動……	四一三
二五、情命與身體之了解……	四一四
二六、人格統一……	四一六
二七、野心與奇蹟……	四一八
二八、有物……	四二四
二九、「神聖者」的聲音……	四二六
一三〇、絕對自由……	四二九
一三一、給獎……	四三二
一三二、三十五年……	四三四
一三三、基礎……	四三七
一三四、三表徵……	四三八
一三五、不宜強迫情命……	四四〇
一三六、脫囚……	四四二
一三七、討價還價……	四四三
一三八、前是與今は……	四四五
一三九、入道第一表徵……	四四六
一四〇、集中與靜慮不相代替……	四五九
一四一、上道的夢……	四五二
一四二、視見之不誠……	四五四
一四三、土地的記憶……	四五六

母親的話

第四輯

答問

(問) 你今年所給的「寄語」是什麼意思呢？這意思是會有若干偉大底勝利？(註)

(註：此段問答在一九五六。是年之「新年寄語」為：

『最偉大的勝力，皆是最少喧聲的。

一新世界的顯示，不是打鼓去宣布的。』

見拙譯《母親的話》第一輯，第六十五頁。)

(答) 這意義也許是一非常簡單底事。最好是使事情作成而不談起。在我，我相信其意義便是這樣。最可取是不談起事之將然於其未然之前；否則，這便是我稱為打鼓了。打大鼓。這好像有人問你：『這事會如何呢？』會見到的！等等吧，至少應有點驚奇！而我便

回答他們說：『我一點也不知道。』因為我立刻處於現在這樣底世界之知覺性里，對世界已宣布會有奇特的事發生，全然不能想像的，——因為我有趟已向你們說過，倘若人開始想像其事，這意義是其事已是存在了；要你能想像某事，應當是牠已存在，否則你不能想像。

是的，在我們的高等有體中，我們能有一很清晰，很精確，很光明底知見，知見事物是什麼。可是，倘若人下降到物質知覺性中，人不得不說：『是了，我不知道』；時若其將在那裏，我會告訴你那會是如何的，——或許我甚至無須告訴你，你能看到牠。我希望你將是能見到的人之一，因為在這事上還有人不能見到。

然則又有什麼用呢？走去向人說：『這是在那裏了，你知道，這是像那樣的。』——這有什麼用呢？他們會答復你，像在那天演劇所說的：『但在我，我看不到什麼呀！』你記得嗎？是演「聰明人」那一劇，——你還記得在「聰明人」那一劇中，那使者說「神聖者」是在那裏了，「他」諦聽你，「他」當前存在；於是有人回答說：『但是我沒有看見

呀！』這事便是一樣的。

這正像來訪修道院的人，向你說：『但是這裏沒有精神性！』他們如何能見呢？用什麼官能呢？

可是究竟說來，我有很好底希望，時若什麼事物顯出了，你將能夠看見。

自然，倘若突然有光明底現示，或外在物理形像完全改變了，那麼，我相信雖是一隻犬或一隻貓，不管是什麼，也會看見的。但是爲了那事，需要時間，那不是一下便得的，——那還很遙遠，遠在後下，那以前却有許多大事發生，而且比那重要得多，你記住。

因爲，只是花方開放。但是花開以前，應當是其生存原則先有在於那植物的根柢里。

(問)

倘若有某種顯示，那會是純粹精神底呢，便是說，只有修瑜伽的人能夠見到，或者亦會有其效果在此實際世界呢？

(答)

我的小孩，你爲什麼把這事放在將來呢？

許多年來，已經有特殊底，幻想底效果在世界上了。但要見到那個，應當稍稍知道；否則，人會以爲那是很普通而且尋常底事，——因爲人甚至不知道那是如何發生的。

然則這也許恰合會是同樣的事；可能有奇鉅大底改變，幻想似底作爲，而且，我的上帝，人會說：『但這，自然，這是那樣底了。』因爲人不知其如何發生的。

世界上的一作爲麼？——這是恒常的。這是一事物，自體擴充，偏處作爲，偏處給以衝動力，新底指向，新底理念，新底志願，——偏處如此。可是終究人不見其何由而成，人想這便是凡人所謂「十分自然」的。

這是「十分自然」的。但這是另一自然，與尋常物理自然不同。

究實說，這是夠合邏輯的，該應知覺到「精神」，方可見知「精神」的工作。倘若你不知覺「精神」，你如何能見其工作呢？因爲「精神」所作的事之結果，必然是屬物質的，在此物質世界；而且，既是屬物質的，你便覺其十分自然了。你所知「自然」所作者爲何，且你所知「精神」所作者又爲何呢？凡「自然」之所爲者，——我是說物質「自然」——人知道得非常少，幾乎無有，因爲人長時得學一些事物，推翻一切從前相信是已知道的。

又其次，又如何分辨純粹「自然」的工作，和「精神」以「自然」而作之工呢？應當知道分辨這個和那個了。倘若人沒有一全般清朗且明定底知覺性，知覺什麼是「精神」，又如何分辨呢？又如何認識「他」？又如何見到「他」的工作呢？這在我似乎是非常簡單

這世界會繼續下去的。事物會不斷發生。而且也許會有很少數幾個人，可知道其如何發生的。這便是一切了。

而且，假使人在此時突然不經過過渡時代，回墮入古代世界里，——假定兩，三千年；哦，甚至也許不必那麼久遠，——只一千或兩千年前，便會是那麼一空閼底對比，或許很少人會支持得住。但是，像這樣，這便是「那樣」作成了，用了「自然」的可愛底緩性，及她的一切幻想，人感覺這十分自然了，甚至於此無所覺知。

這不是一畫像，這不是文學，時若人說倘你進到真實知覺性中，倘若你改變了知覺性，那麼，世界本身爲了你而改變了。而且，這不徒然是一現相或一印象：人見到異乎尋常知覺性里所見到的其他事物；其關係改變了，其原因改變了，其結果也不同了。非復只見到一不透明底什麼，——人見不到後方，這是一表面，一外殼；僅是這爲人所見到，而且，甚至見不到什麼推動着牠，什麼使牠存在，——一切皆倒轉過，是這反現爲不自然且不真

實了，而且幾乎不存在。於是，時若人以這方式看事物，不必勉強，這是正常方式了，不需要費力作靜慮和集中，以及巨大底努力，來看事物像這樣了，時若這已是你的自然底正常之見，那麼，人可在一全般不同底方式上了解一切事物，——自然，這世界不同了！

預先一小段底路程是不可少的，走過了這小小一段路程的人，便有種種事物，種種推測和問題，在他們更不能成立了。

可是回到我們的本題，我所要說的，很簡單是在某一日，在人來問我要一寄語之時，——我給出是因爲人要，——人問我要，說：『哦！我們要將其印行，你不能使人將其送下麼？』那麼，我怎樣作呢？我看來年，——要能說點什麼，應該是我得看看了。於是，在看時，我同時見到人物的一切想像，他們的一切推測，他們的一切發明，關於這所謂奇妙底一年內會發生的事。我見到這個了，我又看已是之事，——今茲在前已有的事，——這在某處已是像那樣了。於是立刻我計及最好作的事，是不說出這將是什麼。

有如人期待聽許多熱鬧和宣告，我只說了我所說的。這便是一切，沒有多底什麼。這

是一切我所要說的：『我們不必說起了，這比較好，比較可取。除此以外我沒有說什麼。比較好是不說起；不發大聲宣告某些事，因為那無幫助。讓事物依其更深底律則進行，無須發怔，好像無知而呆看着的人。』

而且，尤其不應當來說：『你知道，事情會是那樣了。』因為，這使事情變到更困難。我不說將然之事會不然，但也許這會發生更多困難，倘若人談起。那麼，較好是聽事情自成。

歸根說，倘若人要非常清醒，——非常清醒，——只須自問：『好了，在一萬年內，我們正進行的這實現，會成什麼呢？在時間進程中之看不到的一點，一準備，對將來的實踐之試圖。』哦！最好是不激動了，作我們所能作的，保持靜默。這便是一切了。

現在，有些人需要攬起乳沫。但那應當去問詩人，不必問我。我不是詩人；我滿足於做。我愛做，甚於說。



(問)

主制自己與主制我們的生活環境，這兩事是彼此相離而獨立呢，亦或是相互依倚？

(答)

這依乎你所自處的觀點。例如，一位警察長，在環境上有某種主制，但普通對自己不甚有主制！（哄堂大笑）

很明顯，應始之以主制自己，否則在生活上不會發生任何作用，除了增其混亂。

(問)

可是維衛迦難陀（*Vi vekananda*），比方說，不能主制自己的怒氣，而他在周圍的生活上却有大底主制。

(答)

這是我第一趟我聽到這樣說了。他未能主制自己的怒氣麼？這事是誰說的呢？

(問)

這是寫在他的傳記上。

(答)

這是他自己說的？這故事真實可信？

(問)

是的，有時他大發脾氣。

(答)

可是他自己知道麼？

(問)

他自己知道的很分明。

(答)

無論怎樣，他在周圍環境上沒有二「大底主制」；他有一大影響，那全然不同。人不能主制外物，倘若未能主制內中底事物，因為這是同一事。

維衛迦難陀有一影響，這便是說，他能以他的勢力，在他人中間覺醒某些運動，幫助他們主制自己；但那不是他主制，而是他們自己應以此覺醒而自加主制，——我說「他」，但這不論是誰，不是嗎，這是一普通規則。

主制，便是知道處理某些震動的知識；倘若你有此知識可處理某些震動，則你有主制了。而且最佳底實驗場所，便是你自己。你起初在你自己有此主制，於是，既有之於你自己了，你能傳播其震動到旁人，或在旁人中造成這震動，到那種程度，你能體會自己與他是主制了。

們爲一了。可是你既不能在你自己處理這震動，你又如何在旁人中處理之呢？你能用語言，你能以勢力，鼓勵他人作所當作的事，以便學到主制自己，但你不能直接主制他們。

主制某事，某一運動，簡單是以你之在場，以好底震動代替壞底震動，無需語言，也不必解釋。這便組成主制的權能；不在於言論和解說。用言論和解說，甚至由放射某些力量，你能在某人發生影響，但你不能主制運動。運動之主制，這是一種能量，能以一更強，更真實底震動，對抗另一運動的震動，且能停止牠。

我給你非常簡明底例子。兩人在你面前爭吵；不但吵鬧，亦且要打起來了；你向他們解釋這是不應當作的事，你說出很好底理由要他們停止，於是他們停止了。這便是你在他們有影響了。可是，倘若簡單地，你只面對他們，只望着他們，發舒一種和平，安定，沈默的震動，不說一句話，不作任何解釋，則那一種震動不更能存在了，牠自然墮下。這便是主制了。

正是同樣底事，在治療愚闇。倘若你需要文字語言解釋某事物，這不是真知識。倘若

我要說出一切我的話，使你們了解我，這不是一主制，這簡單是我能發出一種勢用在你們的智慧上，且幫助你們了解，覺醒你們的求知欲，求自加訓練，等等事。但是，倘若我不能只望着你而不說什麼，使那可使你了解的光明進到你，則我未嘗主制愚闇境界了。你懂麼？（問者作「是的」之相，意思說「懂了」。）好的。

然則我頗可以決定底態度說：倘若在歷史上是真確的，維衛迦難陀有忿怒的運動，未嘗能主制自己，便是說在語言和行動上氣憤到不能自主，那麼，至少在這一點上，他是對他的環境未能有主制。他只能在他人中激醒相似底震動，而且，或許在他們的這方面的弱點，能使其認為正當了。他可用語言向他們說：『無論如何你不要發脾氣，』但那會一點也沒有用。永恒底事是這樣：『做我所說的，莫做我所做的。』

（問）

這問題在課堂上發生。

（答）

哦！哦！你們向學生發怒？

（問）

不是，但爲了加他們以管制或訓練，倘若人還未能主制自己，又如何可能呢？

（答）

那麼，不可能哪！

(問)

但倘若要作像你所說的主制，那得需要一生。

(答)

哦！那真是可惜哪！（哄笑）但你另外又願意怎樣作呢？例如，你有一學生未受管教，亦不服從，並且鹵莽；這代表在旁圍中某種震動，並且，不幸是，這非常容易傳染；可是倘若你沒有，你，在你自己，沒有相反底震動，規則，秩序，謙虛，鎮定，和平，無能擾亂的和平，你沒有這種震動，你如何可希望有一影響呢？你將告訴他那不應當作嗎？——

或則這變到更壞，或者他會嘲笑你。又倘若偶然你在自己沒有管制，不免大發脾氣，那麼，完了，你一生便失去了切可能性，在你的學生上還有何權威。

教員沒有一具足底平和，一百鍊不磨的忍耐，一無可動搖的靜定，而妄自尊大，則不會達到什麼地方。

要作一好教員，要是一聖人和英雄。

要作一好教員，要是一大瑜伽師。

要有美滿底德操，庶幾可求學生有美滿底德操。

你自己不做的，便不能要人做。這是一律則。

那麼，你要觀察在內中已是者與應是者之分別，這一分別可給你在課堂中的失敗之比

例。

這便是一切我所能貢獻給你們的。

我還可加上說，既談到了這里，我們要求這里許多學生，當他們長大了知道了一點事

之後，也教他人。這我想有些人懂得是爲什麼，但亦復有些人，想這是因爲總歸怎樣服點務方好，而且本來需要教員，有了便好了。但在我，我可向你們說，——因爲這是一事實——我從來未曾要在這里受了教育的人再教課，而不見到這將是爲了他爲最好底方式，可以訓練自己，於所應教的學得更好，且達到一在內中的完善化，倘若未當教員，倘若未嘗有這特殊嚴格底自我訓練的機會，是永不會有的。

凡爲教員而成功的，在這里——我不是說一外在底，造作底，或淺薄底成功，——却真成了好教員者，這意思便是說他們能作一內中底進步，能非個人化，抑制自私性，主宰自己的運動，而且有一明見，與對他人的理解力，以及不磨的耐性。

倘若你經過這種訓練而成功了，那麼，很好了，你在這里沒有荒廢光陰。
我要求凡擔任教課者，擔任於這種精神中。

這是非常好的，是優雅，是服務，且是有用；這自然是好，這是一非常好底事；但是，這也只是一方面，也許是這問題的微小一方面。重要底一方面，是一恩慈已給了你，使你

能達到自我主制，達到對問題和對他人的了解，倘若無此機會必不可得的。

倘若你在這麼多年教導他人未嘗得益，那意義是你荒廢光陰了，至少廢棄了一半。

(問)

你方才所說的，是關係每個教員本人，他的內中態度，但學校的普通底組織，外表底，應當怎麼辦呢？因爲，現在教員中間有許多諍論。

(答)

諍論？我希望不太多！

(問)

是討論。(哄堂)

(答)

我可告訴你普通的原則，不是麼，至若組織的細節……你的問題是什麼呢，在你自己？

(問)

你已告訴我們普通原則，但在實行的細節，許多意見不同了；那麼你願意我們所

取的真路是什麼呢？

(答)

但起初你得告訴我是從那一觀點。組織，這是非常空洞之說；倘若關於研究綱領，這是一夠龐大底主題，不能像這麼論定。至若教學方式，這純是個人之事（此外，在兩方面皆屬個人）。普通方案是容易的，這便是說，已夠明確發表了；除非你說出某一事件，譬如說，有許多紛歧底意見和討論……

(問)

譬如，取這一點說。你說過應該給學生完全底自由。有些人解釋這，說是不應有

固定底功課，因為應該讓學生自由作其所願作的，上課或不上課聽便，等等。但倘若沒有固定底鐘點，則組織變到非常複雜了，如何安排功課呢？

(答)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我什麼時候說過應當讓學生自由來上課或不來呢？對不起！事情不好混亂！

我說過，而且我重複說，倘若有一學生，對一門學問感到完全陌生，然而有，譬如說，文學和詩的能量，對算學却不感興味，或無論怎樣，無甚入處，倘若這學生告訴我：『我不願上算學的那些課』，我不能向他說：『不行，絕對應當上那些課。』

但是倘若一學生已決定選一種功課了，這便是一絕對基本底訓練，應按表到課堂，在那裡規規矩矩；否則他便全不配進學校。我從來未嘗鼓勵學生在上課的時間閒蕩，一天到

課堂了，一天又缺席，從來未嘗這麼說；因為，在開端，倘若他不受這全般基本底訓練，他決不能在自己達到一點管制；他將永是作了他的一切衝動和幻想的奴隸。

倘若你不願研究某一門學問，那很好，人不能強迫你去學；但你既決定了作某事，不論其為什麼事，在人生中便應誠誠實實去做，有訓練，有恒性，有方法。而且，無有幻想。我從來未嘗許人作他的衝動和幻想的玩具，從來未嘗准許。而且你永遠也不能從我得到這允許，因為那麼人便不復是人了，人會是走獸。因此，這一問題已經定案了，不容討論。

現在，還有其他的問題沒有？(哄笑)

(問)

那將待下回了。(哄笑)

好的。將其推到下一回。我們姑止於此。

(答)



(問)

『我們最好底朋友，是在我們自己最佳者上愛我們的人，却不要求我們異乎我們自己。』(母親的話，拙譯第一輯第二十一頁。)

你能給我們解釋這一語麼？

(答)

我似乎有很強底意致，要向你們說出種種矛盾底事！但是究竟……

我寫那話的時候，正思惟一事，人普通總是忘記了的：人要他的朋友們，及我們周遭的人，不是他們之爲他們者，而是人所願他們是爲他們者：人自己形成了一理想，而要施之於一般人。這使我記起托爾斯泰(Tołstoj)的兒子，我在日本時遇見的。他正在環行世界，希望在人民中造成大同。他的原意是優美的，但他的辦法似乎不那麼好了。他以一沈定底嚴肅態度說，倘若世界上的人說同一語言，倘若世界上的人吃飯，穿衣，作事皆同是一樣，那必然可造成大同了！當時有人問他想如何實現這理想呢，他答說從一國到一國，宣傳一新底然是世界底語言，一新底然是世界底衣裝，一新底然是世界底習慣，這便夠了。那便是一切；而且那是他有意要作的！

是了，每人在他的微小境域里是像這樣的。每人有一理想，每人有一概念，什麼是真

者，美者，高貴者，以至神聖者，而是這一概念，他要加到旁人身上，甚至還有些人，——這種人是很多的，——要試行以他們自己於「神聖者」的概念，強加於「神聖者」上！他們普通是毫不沮喪，至死爲止。

我寫下這語，是有見於這一自發底態度，此外，這還幾乎是一不知覺底態度。如實，你可確然於倘若我向你們中間某人說：『這，便是你要試作的了』，他便會憤然反對而且確斷說：『怎麼！我生平未嘗這樣！』雖然，時若人於他人有其意見，尤其是於他人的行為有所反對，這恰是因爲責備他們未嘗是我們所想像他們應當是的。倘若人時常記起在宇宙間不能有也不應當有兩事相同，因爲相同底第二個便沒有用處，而宇宙是爲了無極限底多數之和諧而建成的，其間兩個運動，更有理由是兩個知覺體不能相似，倘若人永不忘記這，則如何能望他人應當合上自己所有的理念或理想呢？每人應是他之是他者，一隨他所自有的真理，而不是隨順你的真理，你的理想，或你的理念之皆屬於你者。

你所應當學的，便是將宇宙間事物之乖互謬戾者，和諧化，綜合化，應時化，團結化，

一一安置於其位次。全般底和諧，純然不在於同一，而在於一組織中，各個安於其位。

這應當是在那態度的基本上，人有權期望於一真實朋友的：他不應當希望你像他，反之，却應願望你爲應當是你者。

於是我寫着：『我們最好底朋友，是在我們自己的最佳者上愛我們的人。』在一比較積極底方式上，我將說：那人鼓勵你下降到你自己的更低下底水平，或推引你和他作同樣底蠢事，或和他一樣邪氣，或贊同你所有的一切鄙陋，那人不是你的朋友。可是，尋常，太尋常了，人與某人做朋友，是在他面前若自己在最卑下時也不覺得慚愧的。人與那班人做朋友，不上學校而在外閒逛的，往偷花園里的果實的，嘲笑他們的老師的，做一切卑鄙事情的；這是爲什麼我說：『那班人皆不是你的好朋友。』可是，他們皆是比較阿好底朋友，因爲他們從不給你一印象你是錯了。而或有人來向你說：『我說，與其閒逛不做事，或作蠢事，毋寧上課去，你相信那是不是比較好！』——對這人，普通總是說：『你討厭，你不是我的朋友。』

這里有些孩子是甚使人有厚望的，在班上總是成績最優，嚴肅工作，我對之甚有希望，可是全然被這麼一種友誼毀壞了。既講到這里，我今天向他們說爲此我感覺到非常難過，而那班人我不稱之爲朋友，却稱之爲死敵，人應當防備，有如防備傳染病一般。人謹慎避離有傳染病的人；普通總是將他們隔離，使病不至蔓延。可是邪行和惡行的傳染，卑鄙，虛偽和一切下流事的傳染，其危險超過無限，與一傳染病不能相比了，是這應當非常小心避免的。應該視爲良友者，是那拒絕參加一壞行爲或醜行爲的人，鼓勵人拒絕一切卑下誘惑的人；那人方是朋友。

是那人方可交朋友，而不是加強你的壞傾向和參加你的壞行爲的人。

究竟說，人只應該交比自己更明智底朋友，其交接使你尊重，幫助你上達，進步，行為更良，見識更明白的。說到歸極，人所能得的最好底朋友豈不是「神聖者」？——那個「神聖者」，對之人可說出一切話的，發露一切事的，因爲他是一切仁愛之源，一切權能之源，能泯除一切過失只若不再犯（原註一），能開闢向真底實踐之道路的；那「神聖者」，

能了解一切，救治一切，幫助你在路上不餒氣，不錯步，不跌倒，且引起你直達目標的。是「他」，乃真朋友，好日子和壞日子的朋友，從來不使你失望的。時若人以誠心呼求，「他」總在那里，來領導你，來支持你，在最真實底方式中愛你。

（原註一：稍後，「母親」在這一句上加以註解：

『只若人長是再犯錯誤，則無有可泯除者，因爲人在每分鐘將其重新造出。時若某人做了一錯事，不論嚴重或不嚴重，這一錯誤在人生上有其後果，爲一應當消盡之「業」Karma，羯磨，可是神聖「恩慈」，倘若人求助於「她」，則有此力量可割去那些後果；但爲了這，是人不應當再犯此錯誤。不應當以爲人可繼續作那些同樣底蠢事，至無極限，而神聖「恩慈」會來消滅那一切後果，也至無極限，這不是那樣的事。過去能完全被肅清，滌盡，以致牠在將來沒有任何後果，但條件是人不以之作爲一永遠底現在；應當是你自己在你自己停止那壞震

動，不是無極限地再生出那同樣底震動。』



(問)

『人起初盲昧地尋求，甚至不知道他是尋求他的神聖自我……』

(室利阿羅頻多思想與瞥見)

如何人是尋求什麼而不知道他是在尋求呢？

(答)

有許多事物，你思想着，感覺着，願望着，甚至做着，而不知道。你充分知覺着自己和在你所發生的一切麼？——全不！倘若，比方說，突然，出乎意料之外，我問你：『你正想什麼呀？』——你的答復，百中之九十九次，會是：『我不知道。』而且倘若我這樣用其他底話問你：『你要什麼呢？』——你亦復會說：『我一點也不知道。』再問：『你感覺怎樣呢？』——『我不知道。』唯獨能立刻答復這樣底精細問題的，是慣於觀察自己生活的人，返觀自己，集中於需要知道在自己發生些什麼事的人。在人生的某些環境中，人是專念着人所感覺的，所思惟的，所願望的，於是人可說：『是的，我正要這事，我正想這事，我正感覺那事。』但這皆只是在生活的某些時分上是如此，非全時。

尋求什麼是人之爲人，尋求爲什麼人生於世，物理上生存之正當理由爲何，在此下界，在此形成之生存之理爲何，——大多數人生活着甚至一次也不這麼自問！只有一極少數選拔之士，有興趣向自己提出這問題。而動手工作以求此答案者，其人數更少，因爲除非有機會尋到某人知此答案者，這機會不甚容易求到。。

假定，舉例說，你手里從來沒有拿過一本室利阿羅頻多的書，或任何其他的作者，哲學家，或聖人，皆奉獻了一生作此研究者的書，假定你是在凡俗世間，——好像凡俗世間億萬人，從來未曾聽到說過，只除了（而這亦復不是尋常）某些神名，或某派宗教，而那又是習慣，不怎樣是信仰，並且，很少告訴你爲什麼你活在世上，——那麼，好了，你甚至想也不會想到要思索這事。日復一日，人是這麼生活下去，在每日的環境中；時若人還年幼呢，便想玩，想吃，而且，稍長，想學；再後，想生存的一切環境。但直面這問題而向自己說：『可是究竟我爲什麼生在這里呢？』有多少人這樣作呢？在某些人，這思想從來未嘗有，除非他們臨到一災難；時或見到他們所愛者死去，或者他們置身於特殊痛苦和艱難底環境；於是他們方轉回到自己，（倘若他們夠聰明的話），方自問：『可是究竟我們生活的這悲劇是什麼呢？這作什麼用？這目的是什麼？』只是在這種時分入方始尋求，自問。而且是遠到後下人方學到人有一神聖「自我」，是人所尋求要知道的，但那是遠在後來了。雖然，一自出生於此物理之身軀那時分，在有體中，在有體之深處，便有此性靈

當體，推動整個有體進向自我發現。但是有誰知道這呢？誰識得這性靈體呢？這一發現，亦復是只在特殊環境中有，而且，不幸，太尋常要這是痛苦底環境。不然，人便生活下去，略無反省。可是在有體之深處，人有此性靈，尋求，尋求，又尋求要覺醒知覺性而恢復其結合。但人一點也不知道哪！

當你十歲時，在你，你可知道？不知，豈不是！雖然，在你的深處，你的性靈體已頗要且尋求牠自體。或許這還是那使你到這里來的。可是那麼許多事發生，而人竟亦不問爲什麼；『那是這樣，因爲那是這樣哪』，這便是一切。

這會是很有趣的，要知道你們中間多少人，在我告訴你們這事以前，曾問過自己如何自己會到這里的。哦！最尋常這答復是簡單的：『我的父母在這里，所以我在這里。』雖然，你們不是在這里出生的；沒有人在這里出生，可是你們全在這里。你們沒有問過爲什麼嗎？——那是這樣，因爲那是這樣哪！於是在向自己發問，與給自己一外在底答覆之間，——夠使人滿意的答復，庶幾持之成理，乃向自己說：『也許這是一命運的指示，我的

生存的正理之指示。』——這是走多遠底路！

每人得到些理由，多多少少是外在的（此外，這皆沒有大價值），在可能最平庸底方式上去解釋一切。可是有一深奧底理由，是你們還不知道的。你們中間有些人有意於知道你們為什麼在這裏麼？你們中間有多少人這麼自問：『我留在這裏的真理由是什麼呢？』你自問過這問題沒有？你？

（問者答）

我不記得了。

你呢？你呢？

只有一些人，到了這裏，是在外間世界生活過了，來到這裏是因為他們願意要來，能說：『我來是為這個或那個緣故』，（而這至少是局部底解釋）。但還有最真實，最深奧底理由，仍可能被忽略了，這便是說，他們在「工作」中有特別當實踐者。要知道那，應該在路上已走過許多階段了。

究竟，唯獨是人已覺知其心靈後，已與其性靈體同化為一之後，乃能頓然有其個人經過各世代的發展之全景。於是人開始知道了，然不在其前。

那麼，我可向你們擔保這變到非常有興趣。

這改變了人生中之位置。有那麼一大分別，介於這兩者之間：迷茫感覺到，對於某一事物，一力量，一運動，一吸引力，一推動力——將你在人生上推進的，——之揣摩着的印象，（可是這還是那麼迷茫，那麼不定，那麼雲隱，）這大大分別於對人生之意義有一清明底視景，精確底見知，全般底了解。唯獨是在那時分，人能追蹤他的命運的線索了，能分明見到目標，和達到牠的路。但這是由連續底內中覺醒而發生的，有如諸門開啓，頓然現出新底視平線；如實是一新生於一更真實，更深沈，更持久底知覺性。

直到那時，人是生活於一雲霧里，捲索着，在一命運之重壓下，有時可壓破你，給你一種感覺，是那麼樣造成了的命運，無可奈何。人是在他的生活之負擔下，這一負擔是非常沈重，強迫你在地上匍匐，而未能高舉，未見到一切線索，一切引導着的線索，一切線

索之聯繫事物在一起，在單獨一進步運動中，趨向一證悟，那將變到明朗的。

應當出離這半知覺性，人普通認為十分自然的——這是你的有體之「正常」狀態，你甚至不充分從之退轉，使你能見到且驚奇這不定性，這精確性之缺乏；另外一方面，知道自己在尋求，且知覺地，志願地，固執地，有方法地在尋求，這是例外情形，幾乎是『非正常』了，可是唯獨這樣，人方開始真實地生活。



『我現在所不能作的，便是我以後將能作者之表徵。不可能的感覺，便是一切可能的開始。因為這時間性底世界曾是一矛盾和一不可能，所以「永恒者」從「他」的本體創造出之。』（室利阿羅頻多：思想與瞥見。）

第一步人便踏到最大底困難里！

你們知道這爲什麼好像矛盾呢？這簡單是因爲室利阿羅頻多省略了思想聯繫之關鍵，領導你們一步一步從一個思想走到另一思想。這沒有旁底事。這屬乎近原本底簡樸。

我只向你們作一簡單註解：什麼時候一個事物對你現爲不可能呢？——是你要試作的時候。倘若你從來未要試作，牠永不會對你現爲不可能。

又如何你會要試作呢？——因爲牠在你的知覺性里某處。倘若其未嘗有在於你的知覺性里某處，你永不會試作了；而自那一時分起牠已在你的知覺性中了，則很明顯這是你將要實現的事。唯獨不在你的知覺性中的事，你不能實踐。這不是比這還有什麼複雜道理了！

唯獨應是這麼說而未嘗這麼說，室利阿羅頻多在一種方式下向你們說，好像在你的思想上作一鞭笞。這便是矛盾話的好處，牠強迫你思想。

那麼，這『不可能』是什麼意思呢？

(答)

在世間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除了那出乎你的知覺性以外的。如你的知覺性能增長，今日之未存在於你的知覺性中者，後下能在其中，因為知覺性增大，在時間之永恒里，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在現今這時，（我曾將這已向你們解釋過一次），在某一時分，在某些環境里，有其不可能者。可是從永恒底眼光看，在時間之無極里，沒有這事，沒有什麼必為不可能。其證明，便是切將是。一切事物（不但是此時之可思議的，亦復是此時之不可思議的），

一切，非獨為可能，且皆將實現。因為我們所稱為『永恒者』，『無極者』，『無上者』，『絕對者』，——我們加之以許多名稱，事實上這是永恒，無極，絕對，——在其本體中不但包含一切已是者，也包含一切將是者，永恒，無極；因此，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只是在屬時間和客體性的有體之知覺性里，事物不皆是在同一時間為可能；要使其可能，必須想到空間和時間。

但在顯示之外，一切皆是，同時是，永恒是，在可能性中，在潛能性中；而且，是這「大全」，不可思議是因為「他」未顯示，將自加顯示而變為可思議。

室利阿羅頻多是這樣說的：『因為這時間性底世界，（這便是說，這一世界不是全在同一時在同一點上，在時空以外，一世界變為時間性和空間性底，自相聯繫，自體展舒，）曾是一矛盾和一不可能，所以『永恒者』從『他』的本體創造出之。』究竟，對「那」幾乎顯示以外者，一時間性底世界真實為一矛盾和乖謬；這甚至是「牠」的對反。另一方面，對時間性底知覺性，相反的，那非時間性底知覺性為不可思議和不可了知。

我們不能思議什麼事物不在時間和空間者，因為我們自己是在時與空里。我們試行接近要達到了解一點點「某個事物」，無可表白者，一并為全，永恒是，又超出時間以外者。我們能嘗試，我們用種種語言文字，但我們不能達到了解，除非我們超出時與空。好了，設若將這問題反轉，對「那個」在時與空以外者，時與空皆為矛盾且不可思議了，這不存在，這無有；這是因為這為「矛盾」，「永恒者」從「他」的本體中將其放射出，這便是說「他」將「他」的無有化為有，——人可用一詼諧底語調說：為了要知道這是什麼！因為「他」若猶未化為時與空，「他」必未能知道這是什麼！

但回到這一散策的開端，我們見到，要有不可能者的意念，要想某事物為「不可能」便先得嘗試。這是極端實際的，非常具體，且甚使人得到鼓勵，因為，舉例說，倘若在這時候有此印象，要了解我所說的為不可能，這便是說你已試加了解了；而且倘若你試加了解，這意義便是這已在你的知覺性內中，否則你不會試行去了解，——正如我是在你的知覺性內中，我的語言是在你的知覺性內中，室利阿羅頻多所寫的亦在你的知覺性內中，否

則你與此不會有何接觸。但是，在此一時，在你的了解為不可能，因為在你的腦筋里缺乏某幾個微小細胞，不是旁的，這非常簡單。若那些細胞以注意，集中，努力而生長，倘若你已好好聽講，作了了解的努力，幾個鐘頭，幾日或幾月之後，新底皺紋在你的腦經里形成了，則一切皆變到十分容易。你自己甚至會驚奇，竟有那麼一個時期你未曾了解：『這如此簡單！』但時若這些皺摺未起，你可作努力，你甚至可弄到自己頭痛，你還不會了解。這是鼓勵着的，誠然，因為唯一所需要者，便是志願着而又有耐性。對你今日之為不可了解者，過了些時候會全般明白了。

可是應注意，不是必須每日每時要將自己弄到頭痛而試行了解；一非常簡單之事已足盡可能好好聽，有一種志願或企慕或甚至欲想要了解，那麼便是一切了。你在知覺性上開啟一小竅，使新底意思能進去；你的企慕鑿開了這一竅，在內中好像開了一口，一小洞，在那封閉了的某部分上，於是讓其透進。新底知見便會工作，牠在你的腦經內中便建造起了解的必要原素。你更不必需思量了。你試行了解其他底什麼，你工作，你研究，你返

照，你思惟種種事物；於是在幾個月之後，——也許一年，也許幾月，也許更久，——你重新打開舊書，讀同一語，而那對你便明朗如石上清泉！簡單是，因為那所需於了解者，已在你的腦經中建造成了。

然則，不必到我這里來說：『我對這研究不合適，對哲學我一點也不會懂，或我永遠不會作算學』；這是愚昧，這全是愚昧，因為沒有什麼你會不懂的，倘若你使腦經有時間自加擴大，成全。而且，你能從一個心思建造變到另一個（這與所學者相應），從一門功課到另一門，（而功課，這是說語文），從一種語文到另一種，在你內中建造出一物又一物，全皆包含之，而且，還有更多其他底東西，非常和諧地，倘若你謹慎為之，且在此中肯費時光；因為每一種這樣底獲得，與內中一形成相應，而且你能以此種形成增至無限，倘若你費時光而且用心。

我全不相信你有所不能度過的限制。

但我十分明白見到人的心思形成，而更有一種懶惰在必要底努力之前，——這一懶惰

和這些限制有如疾病。但這皆是可治之病，除非你有一全是缺陷底頭腦構造，你缺乏了某個事物，在你被形成之際有什麼被「忘却」了，——那麼，比較困難。這較之大為困難，但也非不可能。有些人是那樣的，像是一失敗之作，（按邏輯說，較好是其不繼續存在，但究竟習慣不是如此，這不在人類尋常理念中）。但倘若你是一正常底有體，那麼，肯費此力亦知其方法，你的生長能量是幾乎無限的。

有人說過每人屬於一型，例如無花果樹永不能變橡樹，一棕樹永不會變成大麥。這是很明顯的，但這是另一事。這意義是你的有體之真理，不是你的鄰人的有體之真理。但在你的有體之真理中，一隨你自有的建造，你的進步是近於無限的。其為有限，是由於你以之為有限，由於不知真實程序。否則，沒有什麼是人所不能作的，只若人知道其成作之方。

有人提出了一問題，關於最近我所說的，分辨意志和願欲的時候。我說過願欲，——即室利阿羅頻多所稱爲小欲望者，——皆是一些運動，非發自一高上知覺性降入有體而發爲行事者，而是一些外來的衝動或勢力。

我們保留「意志」這名詞，詮表那在個人知覺性中，爲發自有體之真理的一命令或一衝動之表現，即發自個人的真理，發自他的真有體，他的真自我者。而且我們已論過，凡一切衝動，行動，運動之發生於有體中而非此者，皆爲願欲。我已向你們解釋過，在事實上，可未嘗自知或有時亦知你是被外來的勢力所推動了，穿透你而你甚且不見，在你中間興起那你所稱爲「意志」者，願某事之是如此或某事之非如彼，等等。

於是有人問我這些勢力之性質是什麼，請將其作用加以解釋。

這些勢力在性質上甚爲殊異。可從心理學觀點研究之，亦可從幾乎是機械觀點研究之，普通總是後者表達出前者，這便是說，機械現象，是心理現象之果。

很少有這樣底人，其有體之意志，足以表現深沈底內中底超上底真理；即算在最優秀

者，其是這樣的時分亦復少有。個人底知覺性，大大越溢出此身體；我們甚至看到微妙生理體，較之情命體仍屬物質底，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幾乎可見，有時大大越溢出此生理身體之可見的範圍。而此微妙生理體，是由活潑底震動組成，與他人的微妙生理體之震動相接觸或相參混，這種相互接觸產生勢力；自然，較強底震動壓伏了其他的。舉例，如我已多次向你們說過，倘若你有一思想，這思想着上了微妙震動，便化爲一個元體，而浮游，飄行於地上霧圍中，盡其可能要試行自加實現，可是你的思想，是億萬思想中之一；有一種多方交織的相互作用，這到那種程度，以致事物發生，不如人所相信的那麼簡單，那麼合方案。

你所稱爲你自己者，這個人有體，封裹於你如今的知覺性之界限中，是時常被這種震動所穿透的；這從外而來，最尋常自呈於提示的形式里；這些提示，除了少數例外，起初發生於心思境域里，其次牠們化爲情命底，再其次化爲生理底。（我不妨精確說，這裏無關於純粹心思，而是說生理心思；誠然，生理知覺性本身，有一心思底活動，有一情命底

活動，有一純屬物質底活動；而一切在你的生理知覺性中，在你的身體知覺性與身體活動中所發生者，起初是在心里的那種震動之形式下進來的，因此是在提示之形式下。）通常大部分時間，這些提示穿進你而你一點也不知覺；牠們進來了，在你中間覺醒了任何一種反應，其次乃在你的知覺性中興起，好像這是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的意志，你自己的衝動，因為你未嘗知覺那滲入之程序。

這種提示是無數量的，林林總總，性質甚相殊異，但是人可將其分為主要底三大類。起初，（而這在一尋常知覺性很少見知；猶可見知者，只是某些人於其身體甚深研究過，觀察過，反省過的），便是我們可稱為集體提示者。

時當人出生於世，他必然是生於某一國土，生於某一環境中；由於他有肉體生身之父母這事實，他是生於一國家的，社會的，文化的，有時還是宗教的團體里；一集團習慣，慣於怎樣思想，了解，感覺，理知；種種構架，起初是心思底，其次漸化為情命習慣，終於化為物質有體之姿態。將這事說的更清楚一點，你是生於某一社會或某一宗教中，在某

一國度里；這一社會有一集體概念，是牠所固有的；這一國家，有一集體概念，是牠所固有的；這一宗教，有一集體構造，是牠所固有的，而且普通是非常固定了。你出生於其間。自然，時當你尚幼小，你於此絕對不知覺，可是這發生作用於你的形成上，這一遲緩底形成，一時加一時，一日加一日，經驗上加經驗，於是，一點點一點點，造成了一知覺性。你置身於其間，像罩在一玻璃鐘里；這是一種構架，籠罩着你的，而且，在某一方式下保護着你，可是在另一方式下大大範圍着你了。凡此，你吸收着，甚至你不察覺，這便成為你自己這構架之下知覺底基礎。這一下知覺底基礎在你的一生發生作用，倘若你不着意於將你自己解放出來。要從之將你解放出來，首先你得於此知覺；而這第一點是最困難底事，因為這一形成異常微妙，形成於一個時期，其時你還未成爲一知覺體，你突然從另一世界悶頓而降到這世界里；一切事情皆已成就，你一點也未曾參與。因此，在你甚至全不會想到其間還有什麼可知，更毋庸說什麼還得除掉。但時若爲了某種理由，人知道這集體提示之勢力了，人便立刻見到需要一非常勤苦非常長久底工作，方可將其除去。然而問題不止

於此。

你生活於周圍的人們中間。那些人皆有其欲望，願望，衝動，這出於種種原由，在他們的知覺性中，成了一個人底形式。比方說，你有父親，母親，兄弟，姐妹，朋友，伴侶，他們每人各有其感覺和願望的方式，而且，凡與你有關係的人，皆有所期待於你，正如你亦復有所期待於他們。這所期待的什麼，他們不常時是表白了的，但這是在那里，多少在他們有體中為明覺，而這便造出形成了。這些形成，一隨各人思想之能量，及他的情命之能力，多少皆頗雄強，但牠們皆有其所固有的微小能力，普通與你的成對比；這到那種程度，以致你周圍的人所願所做所希望所期待於你者，皆在提示之形式下那麼樣進到你，極稀罕明白表呈，而這，你便無抵抗地吸收，並且，在你內中，突然一下，醒覺了同一似之欲望，一同似之志願，一同似之衝動。這從早到晚，從晚到早時時發生，因為這些事在你睡眠時亦不停止；反之，當時牠們更深銳化，因為你不復有醒時知覺，那到相當限度微覺且保護你的。

這是普通的；那麼普通，竟十分自然，又那麼自然，竟至需要特殊環境和全般獨特底機會，方可使你察覺。終者，不必說你自己的反應，你自己的衝動，你自己的願欲，對他人亦有同似底影響，於是這化為一奇妙底混和物了，其間最强者的理由須常是最優勝的！

倘若這問題便止於此呢，則人猶可從這糾紛退身，但還有一錯綜雜亂。這一土地上的世界，這一人間，時常為鄰界的力量所侵襲，便是說，情命界的，即微妙境界超出四重土地界限以外者的（原註一）；這情命界，不在性靈力量和性靈知覺的勢力下，本原是一惡意，錯亂，不平衡的世界；甚至充滿了人所能想像的最反對神聖的一切事物。這情命世界恒常滲透物理世界，而且，既比物質世界遠過微妙，牠尋常是全然不可見的，除了在罕有底幾個人。於是有一許多元體，有體，意志，個性，充輒於其間；皆有種種用意，利用種種機會以圖快樂，倘其為微細有體；或成大害，出大亂，倘其為具有較大底能量之有體。牠們皆有極巨大底侵徹與提示之能力，而且，偏處凡遇有最小底孔隙，極微底親和性，則皆

奔入了，因為這是一游戲，使之喜樂。

外此，牠們皆飢渴於生人的某些情命震動，這對牠們好像是珍羞美味，嗜好恣餐；那麼，牠們的戲法在於刺激起人中間的邪惡運動，使人放射出那些力量，牠們可甚容易啖食。凡此種種運動，如忿怒，如暴行，如熱狂，如欲望，凡此諸事使人突然放射出許多力量到身外者，恰是此等情命元體所歡喜的，因為，如我已說，牠們嗜好此物，有如珍羞。而其計策亦甚為簡單：牠們送給你一點點提示，一點點衝動，一點點震動穿進你，於是由於感染或由於同情，在你喚醒必有底震動，使你放射出那力量，是牠們所願吸收的。

於此，認識這影響是頗為容易的，因為，只要人是稍稍誠實，留心觀察，則見到有體的一部份，一原素，在內中頓然醒覺了，響應一個勢力，一衝動，一提示；有時，人甚至感覺到某一個非常具體底事物進來了，在此身中產生了同似底震動。舉例說，倘若你發怒了，你試行管制之，你便觀察是某個事物從外而來或自下而起，真實是攝持了你的知覺性，在你中間喚起忿怒。我不是說凡人皆能如此察識；我是說那班要試了解其自體且管制之的人。

這些反對底提示較易見到，較易，舉例說，較易於你對另一有體——與你同性格者，另一凡人的志願或欲望的反應，那能在你發生作用，而不給你以明朗底印象，牠是自外來的事物；震動在其性質上甚為相同，甚為相似，則應當遠過注意，有遠過銳敏底識力，庶可覺到這些運動，好像皆發自你自己者，如實不是你自己的，牠們實從外而來。

問題便是如此。救治呢？——這常是同一：善願，至誠，明察，忍耐，——哦！一不倦怠底忍耐和一種堅毅力，使你確信此日所未成就者，他日你可成就，使你繼續試行，直到你已成功了。

這又帶我們回到室利阿羅頗多的格言了：倘若這種管制，今日在你好像全不可能，這意義便是這不但會可能，而且後下一定會實現。



(問)

倘若某人生病很嚴重，這是一純生理現象呢，抑或是他的精神生活之一困難？

(答)

這在乎人。倘若這是關於一修瑜伽的人呢，這顯然是他的精神生活上的一困難。倘若這人不修瑜伽，在最尋常底方式下過尋常生活，這便是尋常之偶然事。這絕對依乎其人。外表現相可能是相似，可是內中底原因絕對不同。沒有兩個相同底病，雖則人將其標目，且實行分類；事實上多人是依他自己的情態生病，而他的情態又依乎他是什麼人，他的知覺性境界，和他所過的生活。

我們已多次討論過，疾病皆是平衡失調的結果，但這平衡之失調，可起於各人的全然

不同的各種環境里。對普通人，知覺性集中於外在物理生活中者，平衡之失調純係生理上的。但一自在這表面生活之後有一發展着的內中生活，則疾病的原變動了；這當時是有體各部分間之一不平衡的表現；一方面是內中底進步或努力，另一方面是生活和身體的外在情況之抵抗，這兩者間沒有調整得好。

即使從尋常外在觀點看，很久遠前便已經公認，疾病總是源於生命力之低落，由於道德上的原因。時當人在正常平衡狀態中，生活於正常生理和諧中，身體有其所自有的抵抗能力；其最屬物質底本質，發放微妙震動，這便有力量抵抗疾病，甚至所謂傳染病，（如實，一切震動皆有傳染性；可是究竟有些疾病被認為特別有傳染性）。那麼，倘若人在各機體功能之和諧境況中，且在一充分底道德平準中，則人便立刻有充分底抵抗力，使此傳染觸不到你。可是，倘若爲了某種理由，失去平衡了，或者，比方說，由一種抑鬱，或由不滿意，或由道德上的困難，或由過度底疲勞，至於衰弱了，這便減去了身體的正常抵抗力，而啓對疾病了。

倘若這是發生於某個修瑜伽的人呢，則情形完全不同了，這便是說，平衡失調的原因改變了，皆屬於不同底性質；那疾病普通是一內中得超過的困難的表現，每人應自己找出原因來，為什麼會生病。

否則，在尋常生活中，在大多數場合下，這是畏懼，——不論是心思底畏懼，或情命底畏懼，以及，幾乎常時是生理底畏懼，細胞的畏懼，——乃大開傳染之門。心思底畏懼，倘若人稍有自制之力和人道底尊嚴，則能將其泯除。情命底畏懼更為微妙，需要較大底管制。至若生理底畏懼，則要真瑜伽功夫方能制勝了，因為身體的細胞，對凡其所感到不愉快的，苦痛的，皆怕；一或有一點點不舒服了，即算了無關輕重，牠們便不安，牠們怕不舒服；要克服這，應有知覺底意志之主制。

普通總是這種畏懼，開了疾病從入之門。我不說起前兩種，心思底和情命底畏懼，凡為人而要是為人者，在這字的最尊貴底義度下，便應當克服的，因為這是一懦弱。但生理底畏懼甚難鎮伏。倘若人對身體有幾微底管制，人可減少其效果；然這不是免病性。是物

質生理體的、身體細胞之畏懼的這種顫動，乃擴張一切疾病了；倘若沒有這個，甚至最猛烈底侵襲也能擊退。

有一班人，有一情命底平衡，充分，至於沒有任何畏懼，即算在身體中亦如此；他們生活於一自然底和諧中，雖在其身體生活之節律中亦然，則自發地，他們將疾病減低到最微度了。在另外一些人，相反的，有病總是變到盡可能的那麼壞，那麼嚴重，有時頻於危境了。一切皆依乎生活運動之此種節律運動，是否夠和諧，足以抵禦外來疾病的攻擊；不然，則不免於恐怖之震慄，服屬於這種本能底憂惶，將極微小一點不愉快底接觸，化為一痛苦和極壞底事了。而且，有全部移變，從那種人能通過最嚴重底傳染和疾病而了無所要者起，一直到在最微小一機會上便病倒了的人止。常常是，一切依乎個人的體氣，以及，在作進步努力的人，依乎其自我克制；直到那一時分，身體變為超上「意志」之服習底工具了；那麼，人可從之得到一正常底抵抗力，防禦一切打擊。

但時若人已能泯除畏懼了，便已幾乎自處于安全之境。取時疫為例，所謂流行病，如

近來甚為猖獗的，百分之九十九皆是畏懼所釀成的，一種畏懼，變到甚至是心思底了，最卑賤底一種，為報紙上的文字，無用之胡言亂語，及那所屬的一切事所引起的。

(問)

醫藥的用處是什麼呢？因為，縱使人有一非十分不知覺底身體，且祈求神聖恩慈，仍見到頗需要一點醫藥，倘若施用一點點藥物，便發生良好效果。這意義是身體需要一點藥物呢，抑或是心思體或情命體中有點什麼不良？

(答)

醫藥的用處嗎？在大多數場合，這簡單是幫助身體有信心，只在乎用得合理，便是說。

不使自己中毒。是身體自加復原。時若牠要復原，牠便復原了。於今這是一已經全般公認的事實了，即算是最屬傳統派的醫生也承認。他們向你說：『是的，我們的藥物是一治療，但不是藥物治好病；是身體決定了要治好病』。時若人給身體施一點藥物，牠對自己說：『現在，我會好了』，當其自說「我會好了」，牠可也真好了！幾乎在一切場合，有藥物可能幫助——稍許幫助一點點，——只要人不亂用。但是，倘若你不循理路，你必定完全走錯；你治好了一病，但普通你總是又惹起了一病，而且那更壞。

可是終究一點小幫助，一點點什麼使身體得到信心，使牠說：『現在我已用了這藥，這一定會好了！』這便大有幫助。牠決定要復原，牠果然復原。

在此，亦復有可能性之全部格度，從那瑜伽師起，他在那麼一種完善底內中管制之情況下，以至他能服毒而不中毒，一直到那種人，倘有一點極微細底不舒適，便急忙尋醫生，而且需要種種藥物，方可使身體得其必需於復原的運動。這是從全般優越底主宰起，直至為奴隸止，而這亦復全般，奴役於外在底助劑。一切皆可能。這好像是大琴鍵盤，非常複

(問)

能不能由一番心思底努力，（例如，病了不服藥），使身體能懂到呢？

(答)

這是不夠的；一心思底決議不夠。不是，在你的軀體中有微妙底反動，不服從心思底決定。還需要點旁底什麼。應該接觸其他境域。應有高於心思力量的權能。因為，凡從心思發出者，總不免隸屬於內中底討論；你作一決意了，但你可確然於必有什麼會干預，那或許不公開推倒你的決議，但會於其效能性致疑。豈不是麼，倘一決議而成爲微小疑惑的對

象，便足夠使其失去一半效力了。倘若你說：『我要怎樣』，而同時在你內中有個什麼潛伏着，在後方，要問結果會是什麼，那麼，這足夠使全部毀壞了。

心思作用之活動是極端微妙的，任何普通人工方法未達到完全能控制牠。舉例說，（這是修瑜伽的人皆所明知的事，關於管制身體），倘若，此一勤苦瑜伽修習，人已達到能主宰自己內中某事物了，如身體的某一弱點，或對某種不平衡之開啓，以致那平衡失調之處沒有了，過了長時期，也許多少年，不再發了；那麼，很好，只須某一日，某一時，突然你的腦經中有思想掠過：『呵呀！現在這已成功了！』便可使一分鐘後全部皆轉回。因為，人已接觸到那已棄去的事物之震動了，在人可受傷害的一界，思想之界，於是糾紛再起。

這是在瑜伽上周知的現象。只須牒述人所得到的勝利，作心里上的牒述，加以一想，這一簡單事便足以毀壞全部瑜伽的功效，存在了多少年的。倘若要避免這個，便不可沒有—心里底寂靜，足夠阻止外來的震動入侵。而這是那麼難得的一事，以致真是要度過了室

利阿羅頻多所說的「低半球」而達到「上半球」了，——無外是精神底，——庶幾不再發生。

不是的，人不是在心思界得到勝利。心思啓對着種種勢力，種種相衝突的潮流。一切心思建置，在其本身負戴了牠的反對。人可試行將其管制，使其儘可能不侵襲，但其反對者存在，是有在於其間，而且，只要一極細小底弱點，稍許缺乏了一點點警覺，略一不小心，這便進來，毀壞一切工作了。在心思上人達不到什麼大事；那結果總是混雜的。應有其他。應從心思界度到信心，或高上知覺界，乃可安全作爲。

對身體發生作用之最强能底手段之一，便是信心。其人之心爲單純，其思想不甚複雜者，不是厭，簡單底人，心思的發展不甚龐大，可是有一極深密底信心，這班人對他們的身體容易有一大底效力。有時這使人吃驚：『怎麼？這里有一人，有大底證悟，是一特殊人物，而他是一切身體上的小事之奴隸；另外一方面那一人，是非常簡單，看來粗魯，却有一大信心，則度過一切困難和障礙，好像一常勝英雄！』

我不說一高尚文化人物不能有信心，但那比較困難，因爲他們常有這心思反對着，討論着，尋求了解，雖被說服，要求明證。他的信心欠純潔了。或者，便須在進化旋紋上高昇一度，從心思達到精神；那麼，信心便着上了另一質素，屬非常高尚底一品。可是我現在是說日常生活，尋常生活，這麼，一非常簡單底人，有一極誠摯底信心，能夠有倘若不是對身體的主制，至少也是一自發底運動，較那已達到極高尚發展者的大得多。

(問)

母親，我有一個人問題向你請教：一不可治的機體上的病，被你的恩慈治好了，可是一全屬功能上的病却未治好，是在同一身體；如何會是這樣的呢？

(答)

這是一太屬個人，太屬私人的事了，這答復爲不可能。在每人情形絕對不同；不深究功能的細節，人便不能作一解釋。

而且，對每一物，每一事，可有那麼許多解釋，正如有那麼多知覺境界。從最簡單底分法，人可說有一物理底解釋，有一心思底解釋，有一精神底解釋，等等。對同一現象，可有無數解釋之一層次。沒有一個是全般真實的，而凡此皆具有一分真理。而且終究說，倘若你要進到解說的範圍中，你不得不常用一個事物解釋另一事物；你可無窮盡地於凡存在者作此周轉，以一物解釋另一物而達不到你的解釋之盡頭。

究極，時若人觀看之於其全體，於其真元，則最明智底事人所可說的，便是：『這是這樣，因爲這是這樣了。』



(答問)

『罪惡是有時期曾恰當於其位的，至今猶存，則不當其位了；沒有其他罪性。』
——室利阿羅頻多思想與警兒。

(問)

例如凶惡，也會恰當於其位麼？

(答)

正合你的問題給我見到了，因為我接到凡人的一切問題。

凶惡而殺戮麼？凶惡而使人受苦麼？但這一樣是「神聖者」的表現，我們常是回到同此一事；但這在其形相上是一變態底表現。你能給我說明那後面是什麼嗎？

凶惡是室利阿羅頻多最感到拂逆的事情之一，可是他常常說過這是一種深密性的變形；人幾乎可說是愛的深密性之變形，某事物變了態，那是不滿於中和一項的，而需要走極端，那自有其正理。

我常知道凶惡，如虐待狂，是一種強暴底，異常猛烈底感覺之需要，以透過一厚層毫無感覺的答摩性，——需要一極端，方使答摩性能有所感覺。也許是在這一方面可找到解釋。

可是，究其原本，常有此一問題永遠未經解決：『為什麼這竟變到那樣？為什麼那一

切皆顛倒了？』那後面有非常美麗底事物，異常深密，較我們，我們人類所能支住的雄強過無限，是神奇底事物，但為什麼那一切在此世間，變到這麼可怖呢？我談到這一散策時，這立刻呈於我之前。

罪惡這意念，是我所不了解的一事，我從來不懂；原生罪這一事，在我見為人類所能有的最奇怪底理念之一，——罪惡與我，從來不合！那麼，自然，我充分與室利阿羅頻多同意，原來沒有罪惡，這自可明白，但是……

有些事，如凶惡，可以稱為「罪惡」，但我只見到這一解釋：這是一極端強烈底感覺之需要或趣味的變形。我注意到過，在凶暴底人們，是在那凶暴之頃，他們有其阿難陀；他們感到一深密底喜樂，因此，這是其辯正；唯獨是在那麼一種變態中，使人感拂逆了。至若事物之不當其位，這理念在我很幼小時便懂得了。只是到後來我方得到一解釋。從教我玄祕學的人那里得到的，因為，在他的宇宙開闢論中，他解釋各個宇宙相續壞(*प्रा
लय*)，且說每一宇宙，是「無上者」顯示「他」自己的一方面，每一宇宙，是建築在

「無上者」的一方面上，又一一回到「無上者」，（他數說那些方面已相續顯示者，而且有其邏輯！那真是非凡，——我將其講稿保存下來，但如今忘記放在什麼地方了）。而且他說這一趟，（我不記得他說這在相續中是第幾趟了），却是一不會再轉回的宇宙，而是循着一變化的進程，幾乎可說至於無限；這一宇宙是一平衡，（不是靜止底平衡，却是一步步底平衡），這是說，每一事物是恰當其位，每一震動，每一運動恰當其位；而且人愈下降，每一形式，每一活動，每一事物，其於大全之相屬，皆恰恰是在其適當位置。

那使我很感興趣，因為後來室利阿羅頻多講的是同樣底事，沒有什麼應該是壞事，只是事情不當其位罷了，——其位，不單是說在空間，也是說在時間；其在宇宙中之位，始於諸世界，諸星球等等；而每一事物，恰恰在其正當位置。那麼，時若萬事萬物皆當其位，從最鉅大者至最微細者，整個便會進步地表現「無上者」，無需乎退轉以再事新底吐生。是在這方面，室利阿羅頻多建立了這一事實，即在這一創造中，這一宇宙中，一神聖世界

之圓成可以顯現，——即室利阿羅頻多所稱爲「超心思者」。平衡，是這一創造的真元律則，是爲這緣故，圓成在顯示中將可實現。

（問）

在這意度下超心思底「力量」所要除遣或試行除遣的，最初是些什麼事物呢，庶幾使一切皆在其位，於個人和宇宙？

（答）

除遣？她會「除遣」什麼事物麼？——倘若我們接受室利阿羅頻多的理念，她會安置萬事萬物各當其位，這便是一切了。

有一事必然得止息的，即是畸形或變態，便是說，「眞理」上的虛偽的蒙罩，因為是那當負我們在此世間所見的一切的責任。倘若將蒙罩揭除了，事物便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會像我們所感覺的，時當我們出離了此一知覺性。時若我們離出此一知覺性，進到「眞理」，知覺性」了，這會到那一地步，人竟驚奇還有憂愁，困苦，死亡，以及那一切事；會驚奇，在這種義度下，竟不知道這如何會發生了，——時若人真已轉到另一面。但這麼一種經驗，慣與那種經驗相聯，即如我們所見的世界之非實，而室利阿羅頻多說，不必有此世界之非實性之知見，方生活於超心思底知覺性中，——只有「虛偽」之非實，不是世界之非實。這是說，世界在其自體有一真實性，離「虛偽」獨立。

我假立這是「超心思者」的第一效果；在個人的最初底效果，因為這始於個人。

這一新知覺性境界，可能必當化為一恒常底境界，然則會有這一問題生起了：人如何能仍與世界在其畸形里相接，像其現在這樣？因為，我自己見到一事：時若這境界在我很強，非常堅強，強到牠能抵抗一切外來的轟擊了，倘若我講點什麼話，人們一點也不懂，

一點也不懂。因此這必然消除一有益底接觸了。

一微小底超心思底創造，一行為之核心，在地球上超心思底光明之一核心，比方說，又會怎樣只取此世界呢？這是否可能呢？……人很可想像，一超凡夫底創造和超人的核心，便是說，從前是凡人，由於進化及由於轉化，（在這名詞的真實義度下），已成功顯示超心思底種種力量了，但他們的淵源是人，而他們的淵源既是人，則必然有接觸；即算是切皆已轉化了，即算器官皆已轉化為力量的中心，總依然有其仍為凡人者在，好像着了色。這皆是那些有體，據傳統說法，會發現直接超心思底創造之祕密，無須經尋常「自然」程序的，而是由他們乃會產生正本超心思底有體，據理說，他們必須是生活於超心思世界中了。那麼，這些有體（或人物）與尋常世界的接觸，又如何成辦呢？如何想像「自然」的轉化，一充分底轉化，足使這超心思底創造可產生於世間呢？——我不知道了。

自然，要像這樣底事情發生，需要夠長久底時間，我們知道的；也許會有等級，程度，有事物出現，（在現今我們所不知道，或我們想像不到的，）將改變世界上的情形，——

這是預先見及後下幾千年了。

這問題猶在：是否可能仍用這空間觀念，我是說，這地球上的空間，（原註一）是否可能找到一個地方，其間可創造將來超心思世界的胚胎或種子呢？方案是有了，在一切詳細節目上，但這一方案，在其精神及其知覺性上，全與如今地球上所可能者不相符合；雖然，在其最屬物質底顯示上，又是基於地球上的情形。這是一理念，說一理想底城市，為一理想底國土之核心，可是與外間世界的接觸，純為膚淺，而且在其效果上極端有限。而人又已應該想像——這却是可能的，——充足底權力，同時作對侵略或對惡意的保障，（這不會是最難得的保障），又防止滲入，混雜。但這，還是能勉強想像的。從社會觀點，組織觀點，内心生活觀點看，這皆不成問題！問題是與凡未經超心思化者之關係，以阻止滲進，混雜，便是說，使此核心不再墮入低等創造，——這便是一過渡時期的問題。

（註一：後來有人問這一句話的意義，母親笑着說：「我是從那一方面說！這是說那一方面，空間一觀念已不復是那麼具體的。」）

凡對這問題思索過的人，總常想像某個事物為其餘的人類所不知的，例如喜瑪拉雅山一峽谷中為其餘世間所未知的某處。但那不是解決，那全不是解決。

不是，唯一解決，便是玄祕權能，但這已暗許在能作出任何事之先，必有若干個人，已達到了實踐的大完善境。但人可想像，倘若這可成辦，人或能在外間世界有某個孤立底地方，（沒有接觸，可不是麼），在那地方一切皆恰當其位，有如示範。每一事物恰當其位，每一人恰當其位，每一運動恰當其位，——且是在向上底，進步底運動中恰當其位，而無退反，（便是說，全與尋常生活中所發生者相反）。自然，這必假定先有一種完善化，假定先有一種一體化，假定「無上者」的各個不同方面皆能顯現；而且，必須有一特殊底美，一大全底和諧，與一充分底權能，足以制勝「自然」之種種力量而使為之役；舉例說，縱使這地方為毀滅底勢力所包圍，亦皆無能作為；保護是足夠了。凡此，則要求組織這麼一團體的多個人，皆已有極度底完善化了。

(沈默)

誠然，人永遠未嘗知道如何形成了最初底人類，最初底心思底實現。人不知其爲孤立底個人呢，亦或是團體，是在許多人中間發生的呢，還是在孤獨中發生的？——我不知道。但在此可能有將來超心思底創造一事之同喻。不難想像到在喜瑪拉雅山或在原始森林的岑寂中，有某個人已開始創造他周圍的超心思底小世界；這是很易想見的。但同此一事是需要的，他應當已經達到一種完善化，使他的能力可自動地阻止入侵，自動地他的世界得到保障，這便是說，一切陌生底或反對底原素，皆被阻止臨近。

人說過這樣底故事，關於生活於理想底孤獨中的人們。這非不堪想像，全非。時若人已與那「權能」相關聯了，時當其有在你內中，人很可見到這是一兒童遊戲；甚至到那種地步，竟可能改變某些事物了，向周圍的震動和周圍的形體發施一感染，則皆自動地超心思化了。凡此皆有可能，但這只在個人階段上。而另一方面，且以在這里所發生的事爲例，個人甚至處在這一切混沌叢雜之中央，是這里便有困難了！豈非由此一事本身，可見在實

踐中達到一種完善化爲不可能麼？但在那另一事上，在森林中的孤獨者，那一例證全不足以表明其餘人類便能追隨；而在這里所發生的事，已是一遠過輝煌底作用。這是凡在某一時當發生的，必然會發生；可是這問題仍在：這能同時發生呢，或在另一事實現以前：個人，單獨一個人超心思化了？

論實踐，顯明是在集團或群衆的情形下，遠過完全，整個，善美，而且或許遠過圓滿，不比任何個人底實踐，那常常必然是在外在物質界上爲絕對有限了，因爲那只是有體之一形態，顯示的一形態，震動的一微塵聚給觸到了。

可是就工作之容易的觀點看，我相信這是無比的。

(沈默)

這問題仍在。一切人，如佛陀以及其他，已先實踐了，然後方與世間接觸，那麼，這是非常簡單的。但據我所見及者，人之住世，豈非以求實踐之爲全般乃爲一必要條件？

(答問)

「野心的最尋常形式之一，便是爲人類服務這理念了。凡對此等服務理念或工作之執著，便是個人底野心之一表徵。」（母親的話，拙譯第二輯，第十三頁。）

(問)

你爲何說這是野心呢？

(答)

你爲什麼要替人類服務呢，你的意思是什麼呢？這是野心，這是在人中要變爲一偉大

人物。這還難懂麼？

(問)

「神聖者」徧在。然則倘若服務於人類，豈不服務於「神聖者」？

(答)

這可奇了！在這事上最明白底說法便是：「神聖者」在我自己內中。倘若我專爲自己服務，這也是向「神聖者」服務了！

誠然，「神聖者」徧在。然沒有向人類服務的需要。沒有了你，「神聖者」一樣將他自己的事做得很好。

我很見到你不懂。但是真實說，倘若你了解「神聖者」之有在，在萬事萬物中，怎麼又會牽連到服務人類呢？要為人類服務，你當比「神聖者」更明白替人類所作的什麼。你比「神聖者」知道的更清楚要如何服務？

「神聖者」徧在。是的。事物則不現得是怎樣神聖。在我，我只見到一個解決：倘若你願帮助人類，便應盡可能完全取起自己而將其奉獻與「神聖者」。那便是解決。

人說「神聖者」是在一切事物中。為什麼事物不改變呢？因為「神聖者」得不到反應。一切事物對「神聖者」無反響。要在知覺性之深處尋求然後見到「他」。你要作什麼事來服務人類呢？向貧民施食？你可供養百萬人。那不會是解決。問題仍其一樣。給人類以新底更好底情況？「神聖者」是在於其中。為什麼那不改變呢？「神聖者」應該比你更知道人類的情況。而你又是什麼呢？你只代表一小分知覺性，和一小分物質。這便是你所稱為「我」者。倘若你願帮助人類，世間或全世界，唯一可作的事便是以此少分全般奉與「神聖者」。為什麼世界是不神聖呢？明白的，世界是混亂。然則問題的唯一解決便是奉獻去

凡屬於你的。將其全般，整個奉獻於「神聖者」，不單是爲了自己，也爲了人類，爲了世界。沒有更好底解決。而你要如何帮助人類呢？你甚至不知道牠需要什麼。也許你於所服事的權能知道的又更少。而且，你如何能改變某一事物而不曾先改變了你自己？

無論怎樣，你不夠強，不能做這事。你如何帮助旁人，倘若你沒有比他更高底知覺性？這是一非常幼稚底理念！這是兒童們，說：我要起一公共宿舍，我要起一療養院，我用湯菜施給窮人，我宣傳一學說，提倡一宗教……等等。這簡單是因爲你自認比旁人好，比他們知道得更清楚他們應作什麼或應是什麼。這便是此一事：服務人類。你要繼續這一切？這未曾改變了什麼大事。開一醫院或一學校，不是爲了帮助人類。

(問)

總歸一樣，這有過幫助？倘若停辦一切學校……？

我不相信人類變到更快樂，或有了怎樣大底改良。這尤其是給你一種情緒：『我是個什麼』。是這，我稱之曰野心。

有些人，準備給學校捐錢，倘若你向同是那班人說有一神聖工作要做，「神聖者」已決定要那麼做，縱使他們已心服這誠然是「神聖者」的工作，而仍不肯捐錢，因為這不是公認的慈善事業之一，沒有作了什麼好事的滿足！是這，我稱之曰野心。我有例子，有人能捐數十萬盧比開辦一醫院，因為那給他們一種滿足，是做了一點偉大底，高貴底，慷慨底事。人將自己光榮化了，這便是我所稱曰野心。

我知道有滑稽人物說過：『「神聖者」的國度不會那麼快降臨的，因為那班可憐底慈善家，還會有什麼事作呢？倘若人類不再有患難了，慈善家便會失業了。』這是很難脫出的。雖然，這也是一事實，世界永遠不會脫出牠在其間的現在這境況，除非牠自奉獻於

「神聖者」。凡為美德，你皆可頌揚，皆會增加你的滿足，於是乎滿足你的私我；却不能帮助你真實知覺「神聖者」。正是世界上樂善好施和聰明底人，最難被感化。他們對他們的生活太滿足了。一個可憐的人，在平生做了許多蠢事，立刻悔改說：『我不算什麼，我不能作什麼。隨「你」願意將我怎樣吧。』這種人比較更直道，遠過接近「神聖者」，勝似那聰明且充滿了智慧和虛榮的人。他自己曉得他是那樣。

好施和聰明底人，替人類做了許多事的，過於自滿了，無從有極微少底理念要改變自己。這普通是那班人，會說：『在我，倘若是我創造了這世界，我不會做得像現在這樣，我會創造出比牠好得多。』他便試行修好「神聖者」所做得不好的。據他們的意見，凡此一切皆屬愚蠢而且無用。不是以這態度使你可屬於「神聖者」了。在你和「他」之間，總會有你的私我，自覺其智識底優越性，去裁判「神聖者」，且確然於不致錯誤。因為他們自信，倘若是他們創造這世界，必不會造成上帝所造的這一切蠢事。而凡此皆生於驕矜，虛榮，自滿；恰恰是有這麼一顆粒，在要為人類服務的人們中。

他們會給人類什麼呢？——毫無一物！縱使他們給出最後一滴血，給出他們腦子中所有的理念，囊橐中所有的銀錢，這不足以改變個人，即永恆中之一秒。他們想像他們能服務於永恆？有高過人類的許多有體來過了，帶來了光明，犧牲了性命，而那也沒有改變多大底事。然而，一微小人物，一微生物似底有體，如何能真有助益呢？這是虛矜。那答辯是：『倘若人人作其最好的，那麼一切皆會好了。』我不相信；此外這也不可能。在某一方面上，宇宙間每一事物皆是作其最好的。可是這『最好的』毫無價值。除非全般改變過，沒有什麼會改變的。應該是這最好的得改變。應該是代替無明之位，產生了知覺性，和能量，和知識（即明）。否則人永在同此一愚蠢上轉圈子。

你能開百萬醫院，這不會防止人不生病。反之，人會有一切方便和一切鼓勵，要生病了。人是深染了這類理念。這使人的知覺性泰然：『我已生到世間了，我應幫助他人。』人向自己說：『我多麼不為私利！我去幫助人類。』凡此一切，只是自私而已。

如實，第一個人類與你相關的，這便是你自己。你要和緩苦痛，但除非是你可改變受

苦的能量為快樂的必然，世界不會改變。這會永是同樣，人只是達圈子，——文明，一災難接着一災難，但事物不改變，因為有個什麼缺乏了，有個什麼不在，便是知覺性。這是一切。

究竟，這是我的意見。我給你說出其價值如此。倘若你願意建立醫院，學校，你便去做；倘若那使你快樂，於你更好了。那可沒有甚大底重要性。我看到「文森先生」(Monsieur Vincent) 電影片時，感到非常有趣。他見到倘若他施食於十個貧苦人，一千個來了。這便是科柏 (Colbert) 告訴他的：『你施食給窮人，好像將他們產生了！』那並不是完全錯誤的。終究說，倘若你的命運是辦學校和施教育，看護病人，開醫院，這是好的，你便去作。可是不要看得太嚴重。這是一冠冕堂皇底事業，你爲了你的愉快而作的。你可說：『我做這事，因爲這使我愉快。』但不要說起瑜伽。你那所作的不是瑜伽。你相信你正進行舉辦一大事業，這便是一切了，這是你個人的滿足。

(問)

有人說維耆渦密達羅也創造過一新世界呢？

(註一) Visvamitra，維耆渦密達羅，神話中人物，爲Kanya Kubja國王。一日出獵，遇隱者婆喜史多Vasishta，欲得其乳牛，隱者不與。強奪之而戰，戰而敗，忿然修苦行，依次得「大仙人」，「大梵仙人」等號。相傳其神通力極大。故有創造新世界之說云。)

(答)

他作了什麼呢？告訴我。他不滿意於此一世界，又創造了另一個麼？那世界在何處？

自然，最初一理念，是以爲自己比那創造了這世界者高超。因爲人以爲他作得太壞。這是可能的，你可說他創造得太壞。設若你想像你能比「神聖者」作得更好，我也不說你錯了。我說你却不能說你沒有野心。我不說他們有錯；我只說他們是有野心。不過如此。證明是，唯獨是做好事的人，是好施，和善，無私底人，最難受感化；他們的私我太巨大了。他們的公道，慷慨等理念那麼粗重，竟沒有留給其他事物的地方，沒有留給「神聖者」的地方。

能作好事以前，應該深深返到自己內中，作一極重要底發現。這是人並不存在。只有一個事物存在，這便是「神聖者」，時若你尚未作到此一發現，你不能在道上前進。但這又是如此厚大底一個殼子！倘若你有哲學思想，你可自問：『我所稱爲「我」者是什麼呢？是我的身體麼？——牠常常改變。牠不是同一物。是我的感情麼？——我的感情常常改變了。是我的思想？——牠不斷造成又不斷毀掉。這不是「我」。那麼，「我」在何處呢？什麼給了我這持續生存的意識呢？』倘若你誠心繼續參究，你退後幾年了。這變到愈加迷

感。你繼續觀照。你向自己說：『這是我的記憶。』但即算人失去了記憶力，人也還是他自己。倘若你至誠更深究下去，則有一時分到來，一切皆消失了，唯一事物獨存，這便是「神聖者」，神聖「當體」。一切皆不現了，消融了，一切皆好像奶油在太陽里融解了。時若人作到了這一發現，那麼可見到自己只是一團習慣。常是不知道「神聖者」和不知覺「神聖者」的在說話。在每個人，百千數個「我」在說話，說以百千數不同底方式。皆是不知覺，改變着，流動着的「我」。今日說話的「我」，不是同於昨日之「我」；倘若你遠遠觀察，這「我」消失了。只有一個剩下了。這便是「神聖者」。這是唯一人能常見其不異的。

(問)

人以善願能幫助世界麼？

(答)

以善願，人能改變許多事物，唯獨這應是一種善願，異常純潔，了無混雜。可是十分明顯，一種思想，一個祈禱，完全是純潔而且真實底，若放射到世間，便作其工作。但這完全純潔且真實底思想在何處呢，時若牠度進入人類的腦中？便有些降等了。倘若你能在自己，由內中的知覺性和知識之努力，超過，便是說消融和廢掉一個欲念，真實地，你能夠以內中底善願，由知覺性，由光明，由知識，來銷釋一欲望，則你起初在你個人，會百倍快樂，遠過於滿足了那欲望。於是這便會有神妙底效果。這會使世間有其反響，你意想不到的。這會擴大。因為你所創造出的震動，會繼續自加擴大。這是增大着的事物，好像滾雪球。一個勝利，不論其多麼微小，在你的操行中所得到的，這便是一勝利，在全世界可得。這便是我方才要和你們說的；一切事物爲之於外而無改於內中本性，——醫院，學校等——爲之皆由虛榮，爲了自己是偉大的一種感覺，而一些微細幽隱之事，在自己內中勝

過的，却帶來了一大過無限底勝利，雖其功效隱而莫覩。凡你內中的一切運動爲虛偽且與真理相違，便是神聖生命之一否定。你的微小努力有一些極鉅大效果，雖你甚至沒有認識牠們的滿足，然皆是真實，而且，恰恰有其非個人底和普遍底效果。

倘若你真願意作點什麼善美之事，你可作的最好的，便是在至誠中爭得你的微小勝利，一個勝利又一個勝利，如是，你便給世間作你所能作的到最高度了。

(問)

我們的勝利會給全世界發生作用麼？

(答)

這不會改變全世界的。因爲你的勝利於全世界是太微小。這需要億萬人。這僅是一極微小底勝利，倘若擬之於全體。但這與他事混合。

人可說，這有如人給世間勝得了作某一事的能量；但要這發生作用而相當有效果，有時需要若干世紀；這是一比例上的問題。你可與你周圍的人作此實驗。這應該出於至誠，不應爲之以要得某一結果的意思，却只因爲是你要獲得一勝利。倘若你已獲得這勝利，這必然在你周遭的人上發生影響。可是，設若這其間參雜了一商業原素，設若你作某事是因你要得到另外某事：『我要勝過我的瞬點，但那某人也得勝過他的呀，』那麼，這事便不行了。這是一商人態度。『我給出這個，但我要取得那個』。這便毀壞一切了。這既非純潔，也無誠心，這是一討價還價。

應該沒有任何事物來參雜入你的誠心，你的企慕，你的動機。你作事爲的是愛「神聖者」，爲了真理，爲了圓成，沒有其他動機，沒有其他意念。這便產生效果。

(問)

室利阿羅頻多說的『神聖者的一整體底理念』，這是什麼意思呢？

(答)

每人皆給自己造成一「神聖者」的理念，一隨他個人的好尚，他的理解的能性，他的心思的傾向，甚至他的欲望。人給自己所願望的「神聖者」造成一理念，是人所願望遇到的，那麼，自然，人大大限制其實踐了。

但設若人達到能了解「神聖者」便是我們所能知見的一切，而有無限多於此者，則我們已開始進向整體了。整體性是一至難為人類知覺性所達到之物，人類是以範限而開始覺知。可是究竟，作一點點努力，而且，在那班知道以心思活動而遊戲的人，可能充分擴大自己，以接近某個整體事物。

你給自己造成一「神聖者」的理念，豈不是，那與你自己的氣質和你自己的概念相合。那麼，倘若你願要稍離出自己，而且，恰好試修一大全瑜伽，便應當試行了解「神聖者」

不但是如你所想像的或你所感覺的那樣，而且是如一切他人所思惟所感覺的那樣，——而且，更有甚者，還是無人能思惟感覺的某事物。

這麼，倘若你了解這個了，你便在整體之道上走了第一步。

本能地，甚至不自度量，人們固執要「神聖者」當合上他們的概念。因為，全屬自發地，他們並不反省，便向你說：『哦，這個，這是神聖的，那個，那却不是！』他們知道什麼呢？而且還有些人，腳還沒有踏上道，來到這里，看到一些事物，見到幾個人，便向你說：『這一修道院與「神聖者」無關，這一點也不神聖。』可是倘若人問他們說：『什麼是神聖底呢？』他們又窘迫不知所答；他們於此毫無所知。

而且人知道愈少，判斷愈多；這是一絕對事實。人知道愈多，對事物愈少下裁判。於是會到一個時期，盡人所能作的，只是牒述一事；要判斷却不可能。人可看一些事物，觀其如是，觀之於其因緣，觀之於其所佔之位置，知覺其所佔之位置與其所應當佔到的位置間之懸殊，（因為這是世界上之大紛亂，）然而不裁判。簡單觀察而已。

於是更有一時分會到來，人感覺無從說：『這個，這是神聖底，那個，那却不是』，因為有一時分人見到整個世界在此一方式上是那麼全般而且周徧，以至於真可說，不能拔掉什麼而不擾亂全體。

又再進一兩步，則人確然知道，凡使我們震驚，好像是「神聖者」的反對者，非常簡單是些不當其位的事物。應該是每一事物恰當其位，並且，還應是夠柔順，可搏捏，在一進步底和諧組織中，可容納一切新底原素，恒常加入顯示了的宇宙中的。宇宙是在一內中重新組織的恒久底運動中，而且同時，倘若可這麼說，牠自加擴大，或自行愈加複雜化了；牠愈變愈完全，愈變愈整體，——而這是無極限的。而且一隨新原素之自加顯示，如量，一切重新組織皆當托於一新基礎上而再爲，由此這事是沒有一秒鐘不是整個在一恒久底運動里。但倘若這運動是隨順神聖底秩序，牠是和諧的；和諧到那麼善美，竟至幾乎見不到，難以察識。

於是，設若人自這一知覺再下降到比較外在底知覺，自然人開始非常精明地感到那些

事物，是幫助你臻至於真實知覺性的，那些事物，是阻礙了道路，或引人後退的，或甚至打擊前進的。於是觀點改變了，而人不得不說：這是神聖底，或這有助於趨向「神聖者」；那是反對「神聖者」的，那是「神聖者」之敵。

但這是一實用觀點，爲了行動，爲了物質生活中的運動的——因爲人還沒有達到那一直知覺性，超過了這一切的；因爲人還未臻於這內中底完善化，使人無須更戰鬥的，因爲人已超過了作戰地帶，或作戰時期，或作戰之必需。但在達到這境界以前，在其知覺性及其爲中，必然有戰鬥，而倘有戰鬥，必有抉擇，倘有抉擇，應有識度。

最妥善得有識度之法，便是歸順神聖「意志」和指導，盡可能求其爲明覺，自願，而且爲盡可能完全底歸順。於是人不會冒着犯錯誤的危險，誤以虛偽底光明爲真實底光明。

(問)

一切事物皆爲「神聖者」所吸引。敵對底力量也爲「神聖者」所吸引麼？

(答)

這依乎觀點，人不能這麼說。因爲是有一潛在底吸引，可是那麼蒙蔽了，那麼祕密，以致人難說其存在。

在物質中，有一惰性的現象，（這雖然只是一現象，可是究竟……）向「神聖者」的吸引，爲一可能性，甚於爲一事實；這便是說，這是將要發展的一個事物，但還不是在可見底方式下存在。

人可說一切知覺性，無論其知或不知，——即算其不知，——皆落向「神聖者」中。

但應該已有知覺性庶幾能肯定這事。

縱使是在人類中，在此時算是地球上最知覺底有體，也有大部分是潛能地被引向「神聖者」，却自己一點也不知道；而且甚至還有人故意拒絕這吸引。也許在其違拒中或在其後，有個什麼在準備着；但這既非自願，亦未自知。

在事實上，終究一切皆將被「神聖者」吸引。唯獨是有直接底路，亦有糺繆之道，人極久似乎離得很遠然後接近。而且有些人，取了糺繆之道，而且有此用意，要儘可能長久在其間徘徊。那麼，現得是皆屬與「神聖者」作對的有體了。

雖然，屬於優越氣質的人，知道得很清楚，這是一絕對空勞且無用底戰鬥，不會有結果，但他們樂於爲之。即使這會引他們至於滅亡，他們已決定要爲之。

亦復有些人，自奉於罪惡，——這一惡行或那一惡行，例如沈湎於酒，或注射麻醉品，等事，——而他們是明知這會引他們至於毀滅，至於死亡。但他們選擇了要這麼作，明知。

(問)

他們沒有自制。

(答)

常是有一時候，凡人皆有自制。而且，倘若人未曾有一趟說是的，倘若人未曾取此決定，則人不會作的。

沒有一個人的身體沒有能力和那能量，足以抵抗外加於牠的事物，——倘若讓其自爲。有些人向你說：『我不能另外怎樣作，』這是因爲在他們自己深處，他們不願意另外怎樣作；他們已承認要作他們的惡行的奴隸。有一個時候人是同意了的。

而且我還進一步，說：『有一時候人是承認了是要生病。倘若人必不肯接受疾病，人便不生病。唯獨人們皆那麼不知覺自己，和自己的內中運動，以致甚至見不到他們所作的。』

但一切皆依乎人看事物的態度。從某一觀點看，世間沒有什麼事物全是沒有用的。唯

獨在某一時分可容許可採納的事物，在另一時候又不然了。當其不復可採納的時候，人開始說其爲壞事，因爲其時已醒覺了一種意志，要將其驅逐出去了。但在此宇宙的歷史中，——甚至可說只在此世界的歷史中，爲了縮小問題，姑限於這一小星球，——我以爲凡存在之物，在某一時期皆有其必需與重要性。這是依進步爲準，事物被斥革，或更代，以屬於將來者代替屬於過去者。於是，於沒有了存在的理由之事物，人說：『牠們是壞』，因爲人試行在自己尋得一杖杆將其撥出去，破除那習慣。可是在某一時期，牠們不是壞事，而其他的却又是。

有些生活的態度，感覺之方式，作爲之風格，人有在自己的有體中很久容許了，那不生煩惱，對你全不現得是無用，壞，或必將其泯除。可是突然，某一日，人不知道爲什麼，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而看事情的方式改變了，人看到某些事物，說：『怎麼的！這在我中間？我負戴了這個？但這忍受不了，我不要牠了。』於是，這突然對你現得很壞，因爲是棄去牠們的時候了，因爲牠們與你所取的態度不合，與你的進步，你在世間前進的行程中之進

步不合。那些事物應是在旁底地方，皆不當其位了，於是乎你感覺其壞。

但也許同樣底事物在你覺得很壞的，在他人，在較低度的人，將現得很好了。

總常是有比你更陰暗，更無知覺，更壞，更無明者在。然則境況之於你爲壞者，不復能保持了，應當革去的，也許對他人，對比你的品位較低的人們，却非常光明了。你有什麼權柄說：『這是壞的』呢？人只能說：『我更不要了——我不更要，這與我現在的生存姿態不合，在我，我要到另一地方，這些事物更沒有其地位的；牠們更不當其位了，牠們應當到旁底地方得其位置！』可是人不能裁判。不能說：『這是壞』。至多人只能說：『這對我不好，這在我是不得其所，這應當出去。』這便是一切了。於是人在路上將其拋下。

這便大大使進步容易，像這樣思惟，這麼感覺，遠勝於坐在失望中，向自己訴說種種可哀之事，人是如何，所處的是如何可憐境，有什麼缺陷，又有那些不可能之事來侵襲你，以及這一切。人只說：『不是，不是，這些事在此已是不當其位了，牠們可到旁底地方去，

當其位且受歡迎之處。在我，我却前進了，我是攀上一階梯，我進向一更純潔底光明，更好，更全般底光明；然則這些愛黑暗的事物，應當離去了。』但這便是一切。

每一趟人在自己內中看到某個事物，對我們現得真是醜惡的，那麼，好了，這證明人已作了一進步。然則與其自哀且感覺無望，人應當自足了，說：『呵呀！這很好，我便前進了！』

(問)

室利阿羅頻多寫着：『「無上者」已將他的光明底手，按到一個選拔底人之容受器上，以顯示「他」的神奇底「光明」與「權能」與「阿難陀」。』（註）（綜合瑜伽論，拙譯第一部，第九十二頁。）是「無上者」選擇一人將作他的工具呢，還是人選擇要變爲工具？

（註：「以顯示」三字出法文譯本。原文英語此爲一句，直譯則爲『「無上者」已將他的光明的手，按到他的「光明」與「權能」與「阿難陀」的所選拔底人底容受器上。』增 pour manifeste，文義愈明。）

(答)

這是隨你所願。

人不能知道是誰起始的！但普通總是二者同時發生。

倘若你要有先後之次第，則顯然「神聖者」存在於個人之前，然則應該是「神聖者」第一趟選拔了。但這一選拔，乃爲之於人世生命以前。在人類尋常知覺性中，這可能是其一，或是其二，或二者同時。在事實上，或許是「神聖者」在先見到這人或那人是有準備了！可是已有了準備的人，普通是起始不自知，於是 he 有此印象，是他作了這決定和選擇。但那應該是一印象甚於爲一真實。

而且一旦人已被選拔，便無可拒絕了，不能逃開，即算要試行怎樣做。

(問)

人被「神聖者」選拔了之後，他能否從生下便懂事呢？

(答)

甚至在他出生以前。

也許他的出生，正是這選擇的結果；普通總是這樣的。但不論在人生那一時期，這可能發生的。在那班命裡註定了的人，這在出生以前；普通他們是來到世間，原有其用意，爲了規定了的目的。

你很願意知道是否這在你發生了，是麼？（哄笑）。那麼好了，試試罷，——試行知道：懷着這一內中企慕，作些集中，再試。倘若你得到結果了，你告訴我；我會告訴你那

是否正確。

(問)

「神聖者」只選拔一個人來顯示「他」呢，或「他」也選多少人？

(答)

他選多個人。

但在此亦有一分層組合。人一點也不會了解精神生活，倘若不了解真底分層。

現在，這是不時髦了。在人類思想中，這是人所最不愛好的一事。但是從精神觀點看。這是自動底，自發底，無可置議的。於是，倘使這分層組合是真實，則凡人皆有其位置；而且於每人在他所處的位置，他個人的真理是絕對的。這便是說，每一真實是恰當其位的原素，與「神聖者」有一完滿底關係，——當其位。雖然，在整體，有一分層組合亦是全然絕對的，但爲了要了解精神生活，首先得了解這個；而這不十分容易。

每人能夠成爲「神聖者」的圓滿表現，在他自己，只要他知道他的位次，保守之。

(問)

倘若他們不知道這分層組合呢？

但他們無須知道他們是層級化了，不必需要知道。這只是當你要實際組織一精神社會了，那麼，在此不得不將分層制度實行。可是普通在這世界中，像其這樣，在這分層組合中有那麼多漏洞，以至這好像是一團混亂了。

完善底分層組合，便是一全般底分層組合，既不關心於時間，亦不關心於空間。可是時若你要在物理上使其實現，這變到非常困難了。這好像人要織成一塊料子，偏要留許多空洞；而這些空洞，便破壞整個底和諧了。常是缺乏人才，缺乏等級，缺乏了棋盤上的棋

子，——缺乏了這些。於是這便現得是一團混亂。但是，倘若整個是表現了，每一事物皆恰在其位，這將是一美滿底和諧，美滿底層構了。

在某處，——不是在物質世間，而是在已顯示的宇宙中，——有此一完善底分層組合；牠存在。但牠還是沒有在地頭顯了。

也許這將是超心思底轉化的結果之一。世界將已準備了，有準備于一分層制的顯示，為完善，自發，本元是真實底——沒有任何種強迫，——每人將有他自己的完善化之知覺。

(問)

但精神底分層組合正確是什麼呢？因為人談到分層組合時，意思總是暗指高等原素和低等原素的次第？

是的，——然這完全是錯誤的。這是說，在物質上，牠是這樣，但這非我所稱為分層組合者。

(答)

(問)

然則分層組合是什麼呢？

(答)

這是功能之組織，與各人固有的性質在行為中之顯示。

人多少想要試作比擬，但那皆毫無價值，因為凡在物理上我們所知道的事物，沒有能與那情況相應者。總是有高等或低等的意識，如你所說的。

例如人以身體的各種功能比較這分層組合。那麼，這常給人以這印象，頭是在上，脚是在下的，——那麼，這便麻煩了！

(問)

每一原素同時是整個「神聖者」，那麼，如何還能說分層組合呢？

(答)

每一原素與「神聖者」有一直接而且圓滿底關係。

(問)

但牠們不能變爲整個「神聖者」麼？

(答)

是的，一切皆將變爲「神聖者」；但不是「神聖者」的大全，因爲「神聖者」，是這一切。你不能取「神聖者」的一少分，說：『這個，這是「神聖者」了』。雖然，在其精神知覺性中，每人皆與「神聖者」有一圓滿底關係，這便是說，每人亦是「神聖者」。如其盡可能爲完善。但爲了重新建造「神聖者」，是整個「神聖者」乃爲必需了。而正是這組成這分層制之真元本身；但每人既在其自己爲完善，則不能有卑下或高上的感覺了。

我不相信人類心思可能了解這。我相信這應當加以體驗；一旦人已體驗了，這非常簡單，這現爲明白簡單。但要以心思去了解，則不可能，這像是不可能。尤其是心思，爲着要了解無論什麼，必得析破一切，使一切成對反；否則牠不了解，牠在混亂中了。由於牠

的功用本身，牠使自體不能了解。

(問)

人如何能說某事是「已成就了」，倘若牠還沒有顯示，例如說「神聖者」已選擇了一個工具，而其時任何事物皆沒有出現？

(答)

是的，在內里，在那尚未顯了的世界中，已經有了決定，在那里已成就了；只是那待出現到表面。

這恰是那與此獨特相等的事，我已向你們說過幾趟的，關於印度的自由。到過某處之後，

我向室利阿羅頻多說：『印度是自由了；』我未曾向他說：『印度會是自由』，我說：『她是自由了』。那麼，好了，那時這已成爲事實，和後來這事表達於物質世界，在這地球上，其間需要過了多少年呢？那是在一九一五年，而印度之解放，時在一九四七年，這便是三十二年。這恰是抵抗的精確形像。

在個人，這是一樣底事；有時這也需要那麼多年，有時又進行得快點。

(問)

你說你曾見到印度自由了麼……？

(答)

不是，我沒有看見，我已知道。

(問)

那時你向室利阿羅頻多說「印度是自由了」，那時印度已完全自由了麼？

(答)

我只是說一九四七年所發生的事，這便是外人的統治已經告退了。這便是一切，沒有其他什麼；不是她的道德底或精神底自由，那我一點也未曾說過。我簡單只說她已脫除外人的統治了。甚至對室利阿羅頻多所提出的一問題，我還答復說：『不會有暴力，不會以革命而成就的；是英國人自己會決定離去了，因為這地方會保持不住，由於世界上某些環

境變換。』結果只是說這一事，其間沒有什麼精神問題。

事物總是那麼發生的。我在一九一五年告訴室利阿羅頻多的，正確是那年。這全在那裡了，這已在；我未曾揣測，也未曾說預言，——這已是一事實。

然則在此，這可精確給你一形像，在已成事實與外表實現之間，需要多少時候。在個人，也是同一事。他是被選擇了，他已選擇了；他已選擇了「神聖者」，且已被選擇；而這是一決定了的事實；這不可避免會要發生。人無從逃避，即算試行。唯獨是這可能要待很長久底時間。

(問)

母親，你說印度在一九一五年已自由了，但她是像現在這樣自由麼？因為印度還沒有完全自由；她是分化了。

(答)

哦，這是你要知道的！

這，細節却未嘗有呢！不是，應該曾有一可能性是不像這樣，因為，那時室利阿羅頻多遣出了一信使，他明白知道可能避免隨後發生的事。(原註)倘若那時人聽了他的話呢，則不會有分治。因此，那分治未嘗宣告了。這是一人事的變形；無可辯駁是一人事的變形。

(原註：我們回憶一九四二年，英國派克里浦斯Sir Stafford Cripps提出「改革方案」，——那些改革方案尚未計及印度的獨立，却可使其臻至，——室利阿羅頻多特遣一使者到德里，勸負責當局接受之。但他未得到了解。倘若那方案給接受了呢，印度或可避免了巴基斯坦的分治，以及隨後的亂動。)

然則如何能說「無上者」的決定是無可逃避的呢，倘若「他」已選定了印度應當自由？

(問)

(答)

不是，不是，這不是那樣的，我的孩子！

這是一事實，如是而已。是「神聖者」即是印度，是「神聖者」即是自由，是「神聖者」即是隸役，是「神聖者」即是一切，——則「他」是如何選擇了呢？

這主張你到高處看，你方可懂得這樣底事。時若你還沒有攀登階梯到那地步，這是難於懂得的。

『最佳，我們只有一點相對底薄弱底自由，我們愚昧地稱之為自由意志的。但那在基本上是虛幻底，因為是「自性」之諸態以我們的個人意志而自加表白；是「自性」的力量攝持了我們，而非為我們所攝持者，乃決定着我們所當願望的，及我們當如何願望。「自性」，而不是獨立底私我，在我們的生存的任何時分，乃選擇我們所當尋求的什麼對象，無論是以推理的意志或由未加反省的衝動去求。』(綜合瑜伽論，拙譯第一部，第一百頁。)

(問)

你可能向我們解釋這一段麼？

(答)

我已向你們解釋過這個不知道多少次了。

我相信是你作決定。然是外來的衝動作決定。你相信你是知覺你的意志，然這一知覺不是你的。你全是「自然」（即「自性」）的許多力量建造成的，那皆表現一高上「意志」，而你不知覺。

但僅是人已能出離他的私我後，即算只是一時，方能懂得這個；因為，私我，——而是這乃發施其力量，——確信是自己作決定。可是倘若人留心觀察，則可見到，他為種種力量所推動，那皆不是他自己。

（問）

然則心思底和情命底意志是什麼呢？

（答）

這是一非個人底事物之表現。倘若人小心分析，則可見到，例如，凡自己所思惟的，皆是他人已經思惟了；這是一些周流着的事物，經過你，然你不在你的思想的源頭上。凡你所有的反應，皆起自使你得有生者之遺傳，起自你生活其間之環境，起自那些印象，皆麌集于你，且組成了某個事物，好像是你自己者，却皆不是由你生起，而簡單是被感覺到被經驗到的；你在過程上可知覺到牠，但不是你創造成的，不是你產生的。

人可說，這皆是好像聲音，（語言，音樂，不論什麼），被一工具收錄了，以另一工具播出來，重傳，例如留聲機。你不說這是留聲機乃造成你所聽到的聲音，不是麼，你從來不會這麼意想。但你既在此幻覺中，覺有你的分別人格，那些思想經過你的腦子而自加表現的，那些情緒經過你的情命而自加表現的，你以為皆發自你自己；但沒有一點什麼是出自你自己。那能創造這一切的「你」在何處呢？

應該是你深入，深沈而又深沈，進而發現你的有體之永恆底真元，以得到你內中的創造底真實性。一旦你已經發現那個了，你見到這與在他人內中的是同樣底事物，那麼，你的分別底人格在何處呢？沒有什麼留下了。

是的，這皆是紀錄和傳播之工具，然而時常有種種變形，——變形是可能變得好，也可能變得壞，也可能是夠大底改變；內中底結合是那麼樣的，事物從一人達到另一人，不是原來的正確底複製，因為工具是異常複雜。但這只是獨一且同一事物，為明覺底一個「意志」所推動，而這一「意志」，全般不依各個人的意志而獨立。

佛陀要使他的弟子了解這事，便向他們說：每一趟你放出一震動，例如一欲念，于某獨一事之欲望，這便從一人流到另一人，從一人到另一人，經過這宇宙間達了一轉又回到你了。而且這又不止一事，却是一世界的事，你又不是唯一傳播中心，——凡屬個人皆為傳播中心，——這在其間便造成了那麼一大複雜綜合，以至你不認識自己了。可是這些震動，縱橫於此絕對是獨一且同一原野中；只有震動之複雜與交切，乃給你一種印象，某個

事物是獨立的或分別的。

但是既無獨立底亦無分別底事物；是唯一「本質」，唯一「力量」，唯一「知覺性」，唯一「意志」，以無數量方式而變動。

而且這是如此複雜，使人更無從計量。但設若人退後一步，且追尋這運動，不論是那一路線的運動，人分明見到這些震動持續引申，近而愈近，近而愈近，近而愈近，而且，如實，只有一個一體——「物質」之一體，「知覺性」之一體，「意志」之一體。而這，這便是唯一真實性。在外表，這只是一種虛幻，——分別之虛幻和分異之虛幻。

(註：此佛說譯者未知其所據，然甚與大乘緣起之說相類。典籍一經翻譯，往往真相不見，然理實猶存。)

(問)

欲望也一樣？

(答)

這全不屬個人。而且這很容易辨認的；在一切事物中這是最容易辨認，因為百次中有九十次，那是從旁人來的，發自某一環境，或許多情境之集合，或某一震動，來自旁人或幾個旁人的。這很容易辨出。這是一種震動，突然在你覺醒起同似底事。豈不是，某事物給你一震驚，這一驚便產生一反應，好像你觸到一琴鍵，那麼好了，這一欲望的震動來了，在某方式上撼動你，你便反應。

甚至在年幼時，倘若人注意，也可察覺這事。人恒常生活於恒常底集體提示里。我不知道你們參加過喪禮沒有，舉例說，或進到有喪者之宅，——自然你必須稍稍觀察自己，

否則你見不到什麼，——可是，倘若你稍事觀察，你沒有什麼特殊理由為此逝去者哀傷或悲苦；那是和許多人一樣，這發生了，而且由社交環境之湊合，你碰巧進到那宅子里。在那里，突然一下，不知為何也不知如何的，你感覺到一大情緒，一大憂悲，一大苦惱，於是你問自己：『為什麼我這麼不快樂？』很簡單，那震動進到了你，不是旁底事。

我告訴你這是容易觀察的，因為我自己有過這經驗，我在極小底時候，（那時我未曾知覺地修什麼瑜伽，還沒有；也許我作着瑜伽，但未明知。）我觀察得非常清楚；我向自己說：『必然，這是他們的悲哀給我感到了，因為我沒有特殊理由要為這人之死去而極傷感。』可是，突然一下，眼淚也充滿我的眼里了，我感覺到咽喉氣塞，幾乎要哭，好像我有一大悲哀，——我那時還是一小孩呢，——立刻我懂得：『啦！這是他們的悲哀傳到我內中了。』

在忿怒也是一樣底事。這是很明白，人突然接到這個了，甚至不是從何人得的；却來自霧圍中，——這有在於其間，——牠頓然進來，牠起初普通襲入你的下身，其次上升，其

次推動你，然後你發怒了。一分鐘以前，你未曾發怒，你全般是自己的主宰，你沒有任何發怒的意思。而這那麼強，一下襲來你竟無從抵抗，——因為你不夠明覺，讓牠進到了你，牠便應用你了，——你，……這所謂「你」者，這是說你的身體；因為，好像是，（誠然我說「好像是」）牠與你的鄰人的身體分別。可是，這只是你的眼睛的幻覺，因為事實上，恒常有人所稱呼分子者，甚至物質分子，好像一種放射一樣，從身體出，與他人的相混；倘若人非常敏感，便在一個距離外因此而感覺到。

例如，有人說盲者得到了一種敏感性，識感的那麼一種微妙底知見，以至他們接近一對象時，他們在一距離之外感覺一驚動。人可非常容易作這一實驗；比方說，輕悄悄地接近某人，不發一聲，將手置在他的非常近處，——敏感底人立刻會察覺了。你未嘗行使你的意志，要他感覺到，你未嘗使任何心理因素參與其間，你簡單只作了這實習，純粹是物理底實習，你只不聲響地接近他，不要被他聽到，——是敏感底人頓時會感覺到了。

這便是說，這身體是似乎止於此了，但這只是我們的眼睛是這麼造成於其間之方式。

假使我們有較微妙底視識，有一較伸展開了的格度，那麼，我們會見到有個什麼事物是離出身體，——正如有個什麼事物出自他人身體，——而這一切便相參混，相互發生作用。

(問)

室利阿羅頻多所說「機動力量的一體」，是什麼意思呢？

(答)

那便是我所說的，有一機動底力量推移一切事物，時若你覺到牠了，你會見到這是唯一且獨是底「力量」，運動一切事物；甚至你能追蹤其運動，見到牠如何以人以物而作為。
從那一時分起，你明覺此「一體」了，——「力量」之一體，「知覺性」之一體，「意

志」之一體，——那麼，好了，你不復會再有這種知見，以之你似與他人全般分別，以此你不知道在他人發生的事，使他們於你爲陌生人；以至好像你是封閉於你的皮膚中，而與他人沒有其他接觸，除是全屬外表且膚淺底一種。但這正是因爲在你尙未實踐這「知覺性」，「力量」，「意志」之一體的知見——甚至是物質底震動之一體。

是複雜性使知見困難；因爲我們的知見官能，皆太是綫條似的，太簡單；以至倘若我們要了解，我們立刻爲無數量事物所襲擊，皆幾乎是互相衝突的，而又在那麼一複雜底方式上相混合，使人不復能見知其綫索而追蹤這些事，——人突然進到一渦旋中了。

但這是因爲大多數人思惟一理念又一理念，正如不得不說出一字又一字，——他們不能同時說許多字，豈不是麼？否則便呐呐不能出口了！那麼好了，大多數人是這麼思想的，他們想了一思想又再想一思想，整個他們的知覺性是綫條似的進行。可是人開始見知事物，只是若人能圓球似的，球面似的見知，——圓球似的思惟，這便是說，大數量的思想和知見一時同運。

自然，直到如今，倘若人要描述事物，人不得不描述過一事又一事，因爲人不能同時說出十個字。而且由這緣故，凡人所說者，實際不能表現真理，全然不能，——因爲我們必得說出一事乃再說一事，從那時分起，說起一事又一事了，牠們便不復真實。應該整個一時說出，正如要人達到能一時見知全體又一一在於其位。

時若人開始這樣看，——看，見知，感覺，思惟，願望，皆像這樣，——則接近「真理」了。可是長此入這麼看亦如這麼說，——哦！這是一可憐底窘境了。

(問)

室利阿羅頻多寫着：『設若我們長此生活於這無明現相中，我們便是私我，便隸屬於「自性」的諸態。奴役於現相，束縛於相對性，顛簸於善與惡，功與罪，憂與喜，苦與樂，幸與不幸，成功與失敗之間，我們是無能爲力地隨順「摩耶」的鐵輪或金與鐵之輪

是的。有些人過快樂和安逸底生活，有些其他底人則生活可憐。這依乎個人的命運，這也許依乎人在世間要作的事，依乎其所處之階段；這依賴許多事。這是很明顯的，不是他們自己作此選擇，因為在大多數人常是選擇同樣的事物。倘若問他們之所願，亦會有分別，是的，但不怎樣大。這會是夠單調了。

大多數人，願望他們所稱為「安靜」，所稱為「和平」者，有一隨其分際的小組織，——這分際普通是微塵似的，——而這在乎過一種按常軌的生活，作常是幾乎同一底活動，在幾乎是同一底範圍里，有一幾乎是相同的環境，而這重複下去，不大有分異，却頗有充分底變換，庶使這不致使人感到太膩煩，但沒有什麼當破壞這常規底圓圈，所以成此所謂和平底生活者。在浩大底多數人，這便是理想。

於是，這「理想」的細節之實踐，無外地依乎人所出生的國土，所出生的社會，及其周圍的習慣風俗。他們有其理想，為其出生的國家和社會的習俗所形成的。

顯然這有其例外，但那只足以確定這成規。一般地說，理想不甚廣大，這是生在一夠安樂底環境里，使一生不致有太多底困難，與某人結婚，是不會給你以太多麻煩的，生孩子，健康且正常，長大，（亦復爲了不要有麻煩），於是一安靜和快樂底老年，不要太生病，也爲了沒有麻煩。於是乎逝去，時若人已倦於此生了，又是因爲不要有煩惱。

究竟，這是最廣被底理想。自然有例外，甚至還可發現完全相反的事。不然，這會夠單調了，如人所懷想的這麼一種生存。分別起於細節，因爲在此一國土人喜好此物，在彼一國土却喜好彼物；其次是在人所出生的社會，有某些習俗，和幸福的一種理想，而在另一社會，又有另一習俗，和另一幸福的理想，——於是這便是全般。

倘若和歐洲人談起，他們會告訴你沒有比歐洲更美麗的了。我知道法國人，——不止一人，却是百數人，——說世界上沒有比法國女子更美麗的了！我又知道一黑種人，其全部教育是在法國受的，有人問他何處有最美麗底女子，他說：『沒有比一黑種女子更美麗的了。』這是十分自然的，不是麼？那麼好了，這便是如此。也沒有更美麗底屋子，除了

人所住慣了的，——人所出生或所長住的那一地方的屋子，——山水同然，食物同然，習慣亦同然。只要這過得夠和諧，不遭太猛烈底打擊，則人是完全滿意了。

這是普通心理。於是人是這麼周轉，達圈子，——有時這是鐵做的圓圈，有時是黃金底圓圈，——可是人旋轉又旋轉，旋轉又旋轉，兒子，女兒，也將這麼旋轉，又孫子，孫女也將這麼旋轉又旋轉——於是那便繼續下去。這便是一切了。

☆

☆

☆

『「自性」之爲「冥性」，是一不動以活動底「力量」，——因爲她作出一所加於她的運動，但在她內中有此能知之「太一」，（無上神我）。……個人心靈，或在一形式中之知覺體，可與這經驗着的「神我」，或者與這活動底「自性」自認爲一。設若牠與「自性」自認同一，則牠不是主宰，受用者，和知者，……』

（綜合瑜伽論，拙譯第一部，第一〇三至〇四頁。）

(問)

倘若「自性」成作所加於她的，如何又會有這一切變形呢？

(答)

這是薄伽梵歌的理論，這不是全般「真理」。

我在法國時，曾聽到人說起這個。這是那班人解釋薄伽梵歌，說不會有火而沒有烟，——却不是真的。從那兒出發，他們說：『生命便是這樣，你不能改變牠。你所能作的一切，便是度到「神我」那方面，成爲一統治的力量，而不是一被統治的力量。』可是如室利阿羅頻多所說，這是薄伽梵歌的理論，却不是「真理」之全；這只是一看事物的一偏底形式，——有用，實際，方便，却不全般是真。

在這種情形下，如何室利阿羅頻多的使徒，又宣傳薄伽梵歌的福音而圖救世呢？

(問)

(答)

這是他們的事了。倘若他們愛那麼作，在我，覺得也沒有什麼特殊。

(問)

然則這與室利阿羅頻多的瑜伽沒有任何關係？

不能說沒有任何關係；但這是一狹隘之說，如此而已。他們捏得了一角，便以之爲全幅。但這是於凡人皆然的。誰能攝得了大全呢，我甚願意知道？每人只攝得了一角，便作之爲其全體。

(答)

(問)

可是室利阿羅頻多解釋過……

哦！原來你是一宣傳家！你爲什麼要使他們信服呢？倘若他們像那樣是滿意了，便聽其滿意好了。倘若他們來向你說：『這是室利阿羅頻多的理論，』你便有權向他們說：『不是，你錯了，這是傳統說法，這不是室利阿羅頻多的理論。』如是便了。但你不能向他們說：『你應當改變。』倘若他們愛好這個，便聽其保持好了。

這是一非常方便之論。我在法國看到過，在巴黎，在到印度來以前，我看到了這實用到什麼地步。起初，這使你把住了一非常深奧而又極端有用底真理；其次，這使你避免了改變你的外在本性之任何必需。

這是那麼方便的，豈不是！人說：『我是像這樣了，我何能爲力呢？我從「自性」分離，我聽其作所願作的，我不是這「自性」，我是「神我」；呵呀，任她走她自己的路！究竟我不能改變她。』有些人承認這道理，即算讀過且研究過室利阿羅頻多的書；他們保持著，他們固守那理論，因爲那舒服，人無需努力去改變自己的本性，——她是不能改變的；簡單是你自居於你的象牙之塔里，從高處下瞰，任她作她所願做的一切事，只說：

『這不是我，我不是這個。』這極爲方便。是爲此人多採納牠；因爲他們想像自己是在「神我」里。可是倘受到輕微一刮，他們便墮落到「自性」里了，直落，於是乎發怒，或者失望，或者生病，如是如是。

雖然，我也聽說過某人真個實踐了這種與「神我」之同一化，而且他散播了一很神奇底霧圈；可是他看這班人皆是危險底革命者，即凡欲改變土地「自性」的什麼的人，凡願望世間的事物應有所改變的人，例如，患難應當泯除，或者，人應終於消除死亡之必要，或者可有一進化，一光明的進步而不需要毀滅。呵呵！作這種思想的人，皆是危險底革命者。必要時，應當將他們監禁在牢獄里！

可是，倘若人只要成爲一明哲底人，甚至沒有什麼問題要怎樣成爲一大瑜伽師，應當能看這些事而一笑置之，不受感觸。你有你自己的經驗；儘可能試行使它變到真實，完全，但聽各人憑他自己的經驗。

除非，他們來看你像一位師尊，且向你說：『現在，請你引導我走向「光明」和「真

理」，然後開始你有責任了，——但不在這以前。

(問)

是否應當示人以新底真理，而且使其信服呢？

(答)

倘若你已達到了這概念，即世界是「神聖者」的表現，在其全部複雜中，則此複雜性和殊異性之必需是安立了，那麼，要使旁人信服，和你一樣思想，一樣感覺，在你會不可能。

每個人應有他自己的思想，感覺，和反應的方式；為什麼你願要旁人和你一樣作，且

像你一樣呢？縱使假定你有了一真理比他們的大，——雖然這話毫不表示什麼，因為，從某一觀點看，凡屬真理皆是真，——只是皆屬局部，但既是真理，亦必是真，——然即從那一時分起，你願要你的真理比你的鄰人的真理為大了，你便開始出離真理。

這一習慣，要勉強他人思想像你一樣思想，在我常常覺其為武斷；這便是我所說的『宣傳者的精神』，這使你愈離愈遠了。你可以更進一步，願要人們作事，像你一樣作事，感覺像你一樣感覺，這便化為可怕底規版了。

無論怎樣，我能向你確說，有一時分，人全不，全不感到有此必需，要使他人信服自己所思想者的真理。

☆

☆

☆

要進到玄祕世界應如何作呢？

(問)

(答)

你知道「出神」麼？(extérioriser)

你知道單是出神是什麼意思呢？不是在哲學上或在心理學上，我的意思是說用玄祕法？在你的出神時，你知不知覺呢？是不是有意為之呢？你知道出離你的身體而生活於一較微妙底軀體中，又出離那個軀體，而生活於更微妙底軀體中麼——這麼下去？你知道作這一切麼？作過沒有？沒有，——我們另一趟再談。

(問者)

這在夢里發生。

(答)

在夢里？你在夢里知道你在何處麼？

(問者)

稍許知道。

(答)

稍許？這變到有趣了。
你在夢中走到何處呢？

(問者)

常是在情命界中了。

(答)

哦！哦！你走到情命界中了，——沒有什麼不愉快底事發生麼？

(問者)

最尋常。

(答)

哦！你又如何出離這事的呢？

(問者)

跑回到身體中了。

你的知識便止於那里麼？

(答)

不是，有時呼喚「光明」，於是我就看到不必逃跑了。但那不長久。

(答)

但你可隨意進去和出來麼？

(問者)

不是隨自己的意思。

(答)

你能不能回到一個地方，你曾經到過的呢？

(問者)

不能，母親。

你不多少次，回到同一個地方麼？

(問者)

不是隨自己的意思。

(答)

但有些小孩知道作這事哪，他們繼續他們的夢。每晚他們入睡時，他們回到同一地方，繼續他們的夢。

(問者)

我小孩時，我作過的，母親。

(答)

你不復是小孩了，這就可惜哪！

(問者)

因為那時我不是要做事。

(答)

那麼，你再回到成爲一小孩，你又會知道作了。

沒有比這更有趣底事了。這一種事，在晚上是非常愉快的。你開始一個故事，是要醒

覺的時候了，你在最後一句加一止點，又回到你的身體了。在下一晚你再去，你又揭開那頁，再開始你的故事，繼續於你這出離的全時：你將一切事安置好，——應當安置得很好，使其美麗。又是回去的時候了，你又再加一止點，你向事物說：『要這樣安安靜靜呀，待我再來！』你又回到身體里，而且你繼續許多晚上，你可寫出一本美麗底神仙故事，——只要你醒後猶能記憶。

(問)

但這依乎人在白天過的安靜？

(答)

不是，這依乎小孩的天真，他對凡來到他的事的信任，沒有思心底批判意識，且依乎情心之單純，依乎年幼而且活潑底精力——這依乎這一切，——依乎內中情命之慷慨：不應該太自私，又不應太貪得，不應太實際，太重實用，——總之，有種種他所不應是的，如小孩便不是。其次，又要有一生動底想像力，因為（這我好像向你們講愚蠢事了，但這全

然是真的），有一世界，其間你是至上造形者。這便是你自己的情命世界。你是至上底造形者，你可將你的世界作成神奇。倘若你知道利用這個，倘若你有一藝術家的，詩人的知覺性，倘若你愛和諧，愛美，你在那里可建造一奇妙底事物，那將有其傾向要推進到物質顯示。

當我年幼時，這便是我所謂向自己說故事。這全不是用文字說故事，在頭腦里；這是進到一未開闢的地方，在那里建造一神奇底故事。時若你知道這樣向你自己說一故事，而那真是美麗，真是和諧，真是強，真是布置妥善，那便會在你的生存中實現。——也許不精確是你所創造的形式，而是一物理上的表現，比你所曾作了的，多多少少有些變形了。這也許要多少年；但你的故事將有此傾向，要組織你的生活。

但很少人知道說一美麗底故事；於是他們常參雜以恐怖，他們到後來又悔。

假設人能造出一弘麗底故事，其間沒有任何恐怖，只有美麗，這便在個人的生活上會有一鉅大底影響；而這，人却不知。

設若人知道利用這一能力，這在情命形相世界中的創造能力，倘若人在年幼時，非常幼小時，便知道利用這能力哪！因為是那時候，人建造他的物質上的命運。但普通是你周圍的人，有時甚至是你的小朋友，尤其是父母和教員，他們打攬其間，給你破壞一切，以至只有極少底場合這能全般成功。

否則，倘若像那樣做了，用了一小孩的自發底純樸，你可能組成一神妙底生活，——我是說物質世間的。

幼年的夢，便是成年的真實。

(問)

人如何能了解「神聖者」呢？

(答)

變成「他」就是了，我的孩子。這是唯一之法，由同一化。

室利阿羅頻多說過：『設若人在自己未曾具有「他」呢，則人永遠不能了解「他』。正因為「他」是我們的有體之真本元，所以我們能變成「他」，因此了解「他」，否則，這全然會不可能。

(問)

如何我們可在內中尋到「神聖者」呢？

(答)

這正是我方纔所說的。

首先應該出發尋找「他」，應使此為生活中最重要之事。其次，意志應當恒常，企慕應當恒常，先此是務為恒常，且唯此為真所願要的事，然後，人便尋到「他」了。

自然，倘若一生中在此只想上廿分鐘，每小時三刻鐘又忙於他事，則頗難有成功的機

會了。無論如何，會需要若干生世。這不應該是消閒；這應該是有體之無外底當務之急，自己生存的正理。

『凡一切「無時間者」，皆向「時間」中之活動迫進；凡在「時間」中者，皆在超時間底「精神」上面和周圍旋轉。』（綜合瑜伽論，拙譯第一部，第一二九頁。）

（問）為什麼呢？

（答）因為那是這樣的，我的孩子，凡未顯示者，皆要自顯示，而凡已顯示者，皆試欲返其「本源」。

這有如你問我：『為什麼地球是圓的呢？為什麼有此太陽和那些行星呢？』這是那樣的；宇宙的律則是那樣的。

大部分這些事簡單是事實的陳述；但解釋却沒有，因為人給不出心思底解釋。人可以

給出，但人所願解釋的每一事物，是爲旁一事物所解釋，這又應以另一事物解釋，——於是乎無窮。你能周行此宇宙，以一事物解釋另一事物，但這全不解釋出什麼。人可作的唯一事，便是說：這是那樣的。

是因爲這緣故人說心思不能知道什麼，牠不能知道什麼，因爲牠需要解釋。一個解釋之有價值，只是以其給你一種能力在所解釋的事物上發生作用爲準；否則，這有什麼用處呢？假若解釋某一事物，這不給你以權能將其改變，這便絕對無用；因爲，如我已說，你所給的解釋，又需要另一解釋，如是不窮。但是，倘若由一解釋你得了在一事物上的權能，使此事不同於現在之爲此事者，那麼，也值得費一番力了。但其實不然。這，這仍然是繞圓圈，在一平面上這麼繞圓圈，而不是躍向空中，進向一新底高處。

（問）

人如何增加了悟呢？

(答)

了悟？好了，這是增加知覺性，這是出乎心思以外，擴充其知覺性，深化其知覺性，接觸到一些境域，超出心思以上的。

(後下，此文發表之時，「母親」增加了下面一所註釋：)

現在我增加一事：便是經驗。化知識為經驗。經驗會自動引導你向另外一經驗。

但是「經驗」，我所談的迥異乎通常習慣上人所稱為經驗者。這不是經驗着人所已知者，——那是自明的，——這，非復知道和認識（即算是一知識高出了心思底知識，即算是一甚完整底知識），却是變成那權能，能使之是此者(*ça est*)。究本實說，這是變成事物的「多波士」*Tapas*——宇宙的「多波士」。

人常說在「顯示」之物，便有「真，智，樂」*Satchidananda*，置之於這一順序。起初，「真」，*Sat*，這便是說，純粹「存在」；其次，「智」，*Chit*，即於此「存在」之知覺；其次「樂」*Ananda*，即「存在」的快樂，使之持續者。但在此「智」與「樂」

之間，有此*tapas*「多波士」，便是說，「智」之自行實踐者。是時若人化為此——「多波士」了，事物的「多波士」，然後人有那予以改變的權能之知識。事物之「多波士」，即是那管制事物之存在於「顯示」中者。

時若人臻至于此，便有此感覺，有那麼鉅大底一種權能！——這便是宇宙底權能。人有此感覺，全般主制宇宙。

(註：「多波士」俗義為熱力，毅力；於此亦可曰「志力」。)

『每一有體的絕對者，是其與『神聖者』獨一底關係，及其在顯示中表現神聖者之方。』——母親。

這便是人在印度所稱為有體的真理或有體之律則，有體之法即達摩·即為個性之中樞與原因者。

每人在他自己具備了他的真理，是一獨一底真理，專屬於他所有，乃為他在人生上所應當表現的。那麼，這真理是什麼？

有人問我：『這有體之真理是什麼，而且牠如何將自體轉送到物質生活呢？』

牠是這麼自加轉送的：每個人，與「無上者」，「本始」，超出一切創造以上者，有一直線底獨有底關係。是這獨一底關係，應當在他的人生中自加表現，由於與「神聖者」的關係之獨特底方式。因此，個人是無外地直接地與「神聖者」相通，——人與「神聖者」的關係是無外的直接的。時若你在一能接受的狀態中，這便是你如何從「神聖者」接受此

關係之全，如你所能有的，而這不是一分配，或一部分，或一重複，却無外地獨特地是那關係，每人與「神聖者」所能有的。因此，從心理觀點，凡人是孤獨地有此與「神聖者」的直接關係。

人是孤獨地與「無上者」相於。(原註)

人所有的與「他」的關係，永不會有第二個同一的。既沒有兩個同樣的，則無可取自你而給予他者，無可自你收回而給予旁人的什麼。而且，倘若這關係從創造中消失了，則牠會真個消失，——其實不可能。

這便使倘若人生活在他的有體的真理中，人便是創造的必不可無的一部分。自然，我不是要說倘若人生活如他相信是那樣生活的，我是說倘若人生活在他的有體的真理中，倘若，由於發展，人成功於進與他的有體之真理發生接觸，則立刻與「神聖者」有一無外底獨特底關係，沒有同似的。

(原註：此語乃「母親」在五月十三日，一九六二，所加。)

這便是一切了。

而且，自然地，既是你的有體之真理，那便是你應在人生中表現的。



有人向我提出了一問題，他覺得我頗輕於作允諾，而且，究竟我未曾守諾言。（也許我所希望於人類者多於其所能給我的，——那我可一點也不知道。也許這只是一純係膚淺底印象。）

我說過近乎這樣的話：在這修道院中的人，會知道超心思者之降臨，——這，人不能責難我當其已發生時未嘗預先通知他們，我未曾將其作為神祕！——而且他們將參預其間！我如實未曾禁止任何人參與！反之，我相信我鼓勵過凡人皆自加開啓，接受，試求從之得到裨益。

於是我说（這是用英語說的）『從那時分，那轉化着的「恩慈」，將以最有效能的方式輝煌發射。』好了，我可質問任何人可說出與這相違反的！

但在此這又稍許增加了一點……我加上說：『幸而在企慕者流，這快樂底將來，（我不相信我是這樣寫的，但這不關重要），這快樂底將來會給他們實現，縱使有一切障礙，未新生的人類天性會向之對立的』。我仍然繼續希望這將是如此。

可是這人也許不甚耐煩，回答我說：『為什麼一夠大數目的修道者的困難反而增加了呢？』

有誰告訴你不是因為你已變到更知覺呢？凡你的困難從前皆有，只是你未曾知道呢！倘若你於今見到更分明，見到事物不是太有趣的，這不是「超心思者」之過，這是你之過！牠給你一光明，一鏡子，使你能更明照，非你從前所能；於是你微微有點不愉快了，因為照見的不常是很美麗。（哄笑）。

於是這人結論說：『超心思底力量』仍在這裏活動麼，雖則有一切障礙，未新生的人

類天性會向之對立的？」誠然，我希望，是的！因爲，否則，無事可爲了，世界永遠不會新生。但我已向你們解釋爲什麼這對你們好像更加困難。這是因爲你已稍更加知覺了，見到了從前所未見到的事物。

另外還有一原因。時若在工作着的「力量」增強，增其堅執，自然那抵抗之者亦抵抗之愈烈。而且，（這里不得不說一些不太可意底話），與其爲你的微小困難，微小不便，微小不安，或爲你的大缺點所催眠，倘若，與其被這一切所催眠，你毋寧試行看看那對方，看那「力量」增強到什麼程度，「恩慈」更活潑，救助更實際到什麼程度；一言以蔽之，倘若你稍許少一點自私，不那麼集中在自己，而且，稍許放大一點眼光，也可涵納不關切自己個人的事物，則也許你對這問題的看法會改變了。

那麼，好了，這是我勸你們作的；你已試行我的這救治法，那以後再來討論，這救治是·不太專想你自己。

究竟說來，這也許是你所最關注的問題，却非必然是最有趣的！

☆

☆

☆

有人要我向你們講點關於我們的體育的事，而且，在一普通方式上，兼說那心理基礎，我們在此的活動是建立其上的。關於這些事，室利阿羅頻多已寫過一些文章，我自己也常常寫一些，也向你們解釋過多少次，但是，不無遺憾，我不得不承認這未嘗進到你們的知覺性里。

我不想要你們所感覺的和你們所作的宣戰，但我願意使你們至少懂得，爲什麼事情在這里是那樣作成，像其已那樣作成，免得使你們滑走，在一自發底退縮里，鈔襲凡是其他所作的，託詞是事情原是如此作的，託詞是你們的父母和曾祖父母，父母和朋友與朋友的祖父母，一切外間人士，皆繼續作像他們所作的那樣底事，而且他們認爲那是作事之正常底，自然底方式。

我不爭辯這事，在這義度下，即人類是「自然」之所創造，有一特殊目的，而且爲了特殊作用，且有見於實踐她的作用，她已創造出一些有體，且亦給了他們一些特殊習慣和特殊功能。因此，倘若你說起「自然底」事，我只能告訴你這不是「自然底」，徒因其爲「自然」的態度之故。

雖然，我相信已向你們說過，——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室利阿羅頻多也寫過，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我們在這里不是要再行開始，繼續，且永是作他處所作的。而且我們使這事實，特殊在我們的教育中具體化；因爲，我應當說，不開罪任何人，凡到我們這里來的人已經過了長段人生的，已有了一沈重底過去，則難於頓時改變他們的態度和觀點，可是，你倘取很小底兒童們，還沒有十分被貽誤的，——他們常是被貽誤了，——還沒有十分被尋常底教育，家庭的理念，父母的遺傳等所誤，則你有一機會將他們的知覺性導向真路，且可得實際且具體底結果。

如實說，我們沒有什麼可訴說的，因爲我們已有顯明底證據，即倘若人知道如何作，

我們所標舉的是可能的。

我們所標舉的，即是在同一情形下，在同一教育，同一可能性，沒有理由於所謂男子和女子間，作一絕對底，終究底，而且強迫底分別。在我們，人皆是獨一心靈的表現；而且，如我在開始說過，「自然」已分別了她的表現，是要滿足她的需要，實現她的主旨，這不結論到我們便應當盲目地服從她；倘若我們的需要和主旨是屬另一性質，而且倘若我們不承認如「自然」所想念的身體的作用爲終極，爲絕對，則我們可試行在另一路線上發展知覺性。

人問過我，不止一次而是好幾百次，尤其是外來的人，具有切外間的理念：『爲何你於男孩和女孩有同一體育方案呢？』有些人認此爲可議；有些人認爲從身體的，物質的觀點看這是一大錯誤。『爲什麼女孩不受到特別待遇，完全與男孩不同呢？……』於是，舉出最大理由『……像到處所作的。』

哦！謝謝。然則爲什麼我們有一修道院呢？爲什麼我們有一教育中心呢？倘若到處作

一樣底事，我們沒有需要重複作。我們不比他人作的更好。

人向我提出這些詰問時，似乎不能向我說更深底愚蠢事了。這是徧處作的麼？這便恰恰是不必作之的理由，因為倘若我們像他人一樣作，那便完全不值得作了。我們正要介紹點什麼到世間，是原來所未有的。可是倘若我們保守世界的一切成俗，世界的一切舊好，世界的一切構架，我見不到如何我們可出離常軌，做出一點新底事。

我的孩子們，我已向你們說過，用一切聲調和一切方式反覆說過。倘若你們真要留此而得益，可試行觀察一切事，用一新底眼光和新底理解去了解，皆是基於某些比較高，深，廣大，真實底事物，某些事物還未然，但有一日必然的。是因為我們要建造這一將來，所以我們取一特殊態度。

我告訴你們，我們有許多證明，全然是實質的，可證明我們的地位之正確性和真理。但是還不耐久。為什麼呢？因為最容易是墮入尋常知覺性里，而比較長時保住階梯之頂端，試從那高處看世界，沒有更困難底事了。

我們不要服從「自然」的命令，即算這些命令有千年萬年的習慣爲背景。然有一事是確然的：時若「自然」反對事物之改變，便有這樣底辯駁：『從來這常是如此的。』在我，我以為這不真實。不論她願意不願意，事物改變着，會有一日人將說：『呵呀！是的，有一日曾是那樣的，但現在這不同了。』

那麼好了，假定只有一時期，在一仍屬信心和依託的方式上，我們正從事於造成此一改變，我們已到了一時分，事物皆轉向且取一新去向了。只要求你們簡單有非常小底信心和依託，而且任自己被領導。否則，你們失掉留在這里的利益了。如此而已。你將仍以同樣底弱點和同樣底習慣重新起程，如在我們以外的那樣的人生上所見到的。這便是如此。

按：神聖母親昔年曾發行一小冊子，題曰：『致女子論體育，皆對女性的體育諸問題的答覆。院中體育雜誌第十四卷第三期，一九六二年八月出版者，第廿八十一冊一頁，曾摘要印出數則，茲亦譯出於後。書之發端一語，爲：

爲了對上帝的愛，你不能忘記自己是一女孩或男孩，而試行成爲一個人麼？

(問)

以體育而論，女子的理想是什麼呢？

我見不到為什麼應當有一女子體育的特殊理想，另外又是一男子體育的理想。體育以發展人的身體之一切可能性為目標，——和諧，強力，柔韌，善巧，輕捷，耐力……的可能性，——且增上四肢百骸的功能之主制，使身體成為一完善底工具，受知覺底意志之指揮。這一方案，平等於一切人皆是最好的；沒有任何理由要給女子另外選擇一個。

(問)

男子和女子在新生活中所負的是什麼任務呢？他們的關係應該是怎樣？

(答)

為什麼在這二者間作分別呢？他們同是人，試皆要化為能作神聖事業的工具，超出了

性別，族姓，宗教，國籍等問題以上；他們皆是同一無極底「母親」的孩子，同是永恒和獨一底「神明」的企慕者。

(問)

在一女子，身體美的理想是什麼呢？

(答)

在比例上有完滿底和諧，柔性與強能，風度和力量，黏塑性，忍耐性，尤其是一優越底健康，不變不易，出自一純潔底心靈，對人生的歡樂底信託，以及於「神聖恩慈」的不動搖的信仰者。

(此小冊子結末語爲：)

以一言結束：

我向你們說了這些事，因為你們要聽。可是不要以此作為絕對底教條，因為那樣便會失掉牠們的一切真理。

大藏經問（問）

室利阿羅頻多寫着：『內中性靈之火應該熾然，一切皆當投入其中，皆加了「神聖」聖之名』。』（綜合瑜伽論第一部，第一七六頁。）性靈之火是不是常燃呢？

（答）本世子詩本義卷一

牠不是常燃。

那樣如何燃起牠呢？本世子詩本義卷一

（答）

由於企慕，由於進步的意志，由於向完善化之躍進。尤其是這求進步，求淨化自己的意志，乃燃着了這火。有極堅強底意志的人們，倘若他們轉向精神底進步和淨化，他們便自動地燃着了內中的火。

每個人所要治好的缺點，或每個人所要作的進步，倘若人將其一切皆擲到火里，便會

以一新底猛速熾然起來。而且這不是一畫像之說，這是微妙生理體中之一事實。人能感覺到這火焰底熱度，在微妙生理體中，人能見到這火焰的光明。而且，時若本性中有什麼阻擋了前進，而人將其投到這火里，這便燃燒起來，火焰便增其猛熾。

這便是一切麼？

本世子詩本義卷一問：『佛菩薩為眾生說法，是何意？』答曰：『佛菩薩為眾生說法，是為人間轉化和純潔化，人立刻感到喜樂生於内心深處。即算困難是一大憂悲，人也可作這事而

（答）

恰恰是倘若那困難是屬個人或自私性的，倘若人將其作為犧牲，將其傾入這淨化之火里，立刻人感到進步的喜樂。倘若人至誠為之，立刻便有一喜樂突起。顯然，與其失望而悲傷，這却是應當作的。倘若人作一犧牲，而且，至誠地，倘若企慕轉化和純潔化，人立刻感到喜樂生於内心深處。即算困難是一大憂悲，人也可作這事而大有成功。人見到在這憂悲之後，無論其多麼深切，有此一神聖喜樂。

☆

☆

☆

(問)

人沒有明知底玄祕權能，而欲保護或幫助某個在一距離之外正處於一困境或危險中的人，是否可能呢？倘若能，實際進行的方法是如何呢？心思能作什麼？

(答)

我們不談玄祕程序，雖如實就定義說，凡發生於不可見者中的，皆屬玄祕。可是終究在實際上有兩個程序，不相除外而相成，人可分別運用，倘若人傾向其一有甚於另一。明顯的，思想成爲工具之一部分，一很重要底部分。我已向你們多次說過，假使人清晰地強力地思想，則作出了心思形成；凡心思形成，皆是離其作者而獨立的一個元體，有其自有的生命，趨向在心思界中自加實現，——我不是要說你以肉眼見到你所形成的，但牠存在於心思界中，有其所固有的一生存，且是獨立的。——

倘若你已在一明確底目的上作了一形成，則其整個生命趨向於實踐這目的。因此，倘若你願幫助某距離以外的人，你只得非常明白地，在一非常精確且非常強力底方式上，形成出那種你所願給出的帮助，和你所願得的結果。這便會有效。

我不能說這是全能底，因爲心思世界中是充滿了無數量底這種形成，牠們互相擠排，互相衝突；因此，最强盛且最堅持者，乃得最後勝利。

其次，給心思形成以力量和堅持性者是什麼呢？——這是一情感與一意志。倘若你在你的心思形成上加以一情感，一親愛，一溫柔，一仁愛，和一種意志之深密性，一動力，牠便有更多底機會成功了。這是第一方法。這方法是凡知道思想的人所可運用的，尤其是知道如何愛的人。可是，如我所說，其權能有限，且在世界上有很大底競爭。

可是縱使沒有任何知識，設若人信神聖「恩慈」，信世間有一事物爲「神聖恩慈」者，而此一「事物」，能回答一祈禱，一企慕，一請求；那麼，時若人作了一心思形成，而又奉獻之於「恩慈」，求「她」參與，而且有此信仰，「她」必將參與，——然後真實你有成功的機會了。

「恩可以試行，你會很好見到結果。」我一急亂著想，——然後真實心直說：「可是，這……」
 佛一一舉（問）：「阿答！預備一金鑄一羅漢，跟著，請吉人道丁，一心思想她，而又舉頭之時，
 但是，母親，時若入至誠祈禱『恩慈』的參與，人期望二特殊結果，不是麼？」頭
 欲言又止（答）：「……」

我原諒，這依乎祈禱之內涵。

倘若人簡單祈求「恩慈」，或「神聖者」，委之於「他」，則不期望一特殊結果。要
 希望一特殊結果，應形成其祈禱，應是要求某一事物。倘若你對神聖「恩慈」唯有一大企
 慕，呼求「她」，請召「她」，却不精確要求什麼，則是「恩慈」將選擇替你作些什麼，
 這不是你了。

我再舉（問）：「請問，你必須拜請果，實現會否？」

菩薩答：「這比較好，不是麼？」

佛（答）：「請請為曰頂土淨了淨地，請為禮謝也而過身氣質無所自得。以此，當

哦，這，這是另一問題了。」
 諸善人請願良辰，升殿而入主會事一應樂曲，全體

顯然，這也許屬一較高底品質！雖然，假使人願求精確某一事，是將其表呈出所願，
 在一精確且明朗底方式上。
 自然，倘若人自處于一全般皈順之境，完全將自我奉獻了，簡單使自己歸依于「恩慈」，
 任其隨願施為，——這非常好！但那以後，便不當討論「她」所作的！不當向「她」說，
 「哦！我作那事是用意於要有這個」；因為，倘若人真有意要得到某事，最好以至誠表呈
 之，簡單地，如所見者。
 自此後，便是「恩慈」當選擇其作或不作了；可是，無論怎樣，人已得清楚地表呈所願
 的。在那並沒有不是。

或者，這變壞了，時當祈禱未被應允，於是人反動起來。那麼自然這變到不好了。是
 在那時候應該懂到人所有的願望或企慕，可能是不十分光明，也許人所要求的事，非正當
 於自己有益。那麼，便應聰明點，簡單說：「好了，唯願『你的意志』成就。」

可是，長時若人有一內中底知見和內中底偏向，將其表呈並沒有害處。這是一很自然底運動。

舉例說，假使人作了一蠢事，犯了一錯誤，而且真實地，誠懇地，人不願再犯了；那麼，我見不到要求這個會有任何害處。誠然，倘若人以誠心求之，一真正底內中底誠心，則有很多底機會被允許了。

不要相信「神聖者」愛好反對你。「他」全不愛那樣！「他」能見到比你清楚，什麼是於你有益；只除完全不得不違反你的企慕了。否則，「他」總是常常準備給出人所要求的。

這便是切了麼？（沈默）

這里有三段文字，人要我作點解說。最後的頗像我們方纔所討論者的繼續；我從這開始。

『倘若人是與「恩慈」結合了，倘若人徧處見到牠，我們的人生會是一極樂的，全能

的，無限幸福的人生。而且，這將是與神聖「工作」的可能最好底合作。』

第一情況不是那麼容易實踐的。這是人生中一知覺底生長，一恒常底觀察，和一長久底經驗之結果。

這我已向你們說過多少次了。常是一聚集因緣或某些事會發生了，與你的欲望或在你覺得似乎是最好的相違反，而你便起悔恨，向自己說：『呵呀！否則又多麼好，像這樣或像那樣。』在小事如此，在大事如此。

於是年光過去了，事情展開去；你進步了，你變到更知覺，你了解得更清楚，於是，你回首前塵，你便見知，——起初不免吃驚，其次，到後下，不免一笑，——那些著名環境對你好像是完全不幸而且有損的，恰恰是在可能發生的最有益底事，使你作成所應作的進步。而且倘若你稍稍聰明，你會向自己說：『真的，神聖「恩慈」無量。』

於是，時若這現象在你多少次發生了，你開始懂得，縱使是人的盲昧和現象之誤人，仍是「恩慈」徧處在工作着，每分鐘是可能最好底事在發生，在那一時分世界所處的那一

境界里。這一論調在工對著，尋找著和滿足著那樣的一個世界裏旅行得。

這是因為我們的識見有限，我們因自己的偏好而盲昧了，我們不能辨識且見到其如此。但是時若人開始見到這個了，則人進到那種驚奇之一境，是非可描述的。因為，在現象之後，人見到這無極底「恩慈」，神奇，可驚，全能，知一切，組織一切，布置一切，且引導我們——無論我們願意或不願意，知道或不知道，——趨向一無上目標，這便是說，與「神聖者」的結合，知覺「神明」且與「她」結合。

於是，人生活在「恩慈」的「作用」和「當體」里，一種生活，充滿了喜樂，驚奇，神妙底權能，而且同時充滿了信託，那麼和平，那麼全般，以致更沒有什麼能夠動搖牠了。祇是「向我們施恩多極了」。祇是「不愛因緣更甚於年會逢手」。與他附着而寄存的。

於是人是在這完滿底接受性與完滿底隨附之境界里，到那量度人便減少了世界對神聖「作為」的抵抗力；結果，這便是人所能奉與「神聖者的作為」之最好底合作了。人了解「他」所要的，而且，以其全體知覺性，人隨附於「他的意志」。

「星體，暨車船來往，未曾為主敵」。對答者說：「這我不曾！」
 「升遷，因為心未嘗眠置一毫什物。」（註）凭星數劫昇昇轉升。
 人掛於界里。重數星體，一翻數界，其中心是不眠處。數星數劫相依，不離不棄。
 論：——我（問）：「心如橫懸於虛無，祇置一毫費，祇望心不勞，可否？」
 心答：「星體，心無與人俱無。」三擇此。其執心出諸丁當。

（答）我認得一毫費，向此橫懸一問。

「进入「三摩地」，這是進到一個境界，出後不留任何知覺底記憶的。

在古時候，這被認為一非常超上底情景。甚且人以為這是一偉大底實踐之表徵，——要作瑜伽或修爲的人，常是試要進到這麼一個境界里。人還說過這種境界的種種神奇之事，——人儘可說一切隨所要說的，正是因為不記憶了，而且，既進入其中的人們，又不能說出在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我讀過，在種種所謂精神底著述中，關於定境或「三摩地」境的神奇之事，可是我從來未嘗有過。於是我不知道這是否一劣性表徵。我到這里以後，最初問室利阿羅頻多的許多問題之一，便是：『你想「三摩地」是怎樣呢，那種定境，人無所記憶的？人進到一個情況里，好像是福樂，但出離之後，完全不知道發生過的事。』於是他在望了我一下，見到了我的意思，回答我說：『那是無知覺。』

『什麼！』我要得一解釋，向他這麼一問。

他便說：『是呀，你進到人所稱為「三摩地」，其時你出離了你的知覺底有體，進到你的有體的完全無知覺的一部分，或毋寧說，進到了一個境界，你對之全無相應的知覺性的，——你出離了你的知覺性的原地，進到一地帶，那里你不復有知覺性了。你是在非個人性境界里。這便是說，一個境界，在其中你是不知覺了；這是為何自然你不能記憶一點什麼，因為你未嘗知覺到一點什麼。』（註一）於是這使我再得確然了，我便向他說：

『是哪，這事從來在我未曾發生過』。他便回答說：『在我也不會！』（哄笑）

（原註一：在這原稿發表時，「母親」又加上了下列的註解：

『亦復有人進到某些境地，其間他們是有一知覺性的，但在這知覺底境界與他們的正常醒時知覺性之間，有一段空白：他們的個人性不復存在於醒境與此較深底境界之間；於是，在過程中，他們忘記了。他們不能將在那里所有的知覺，轉運到這裡的知覺中，因為二者間有一空白。

甚至還有一玄祕底修爲，在於建立起這中間諸地帶，使人能記起一些事。』

自從那時以後，有人向我說起「三摩地」時，我便向他們說：『好吧，試行發展你的內中底個人性，你便可在充分底知覺性中進到那些正本底境界，且有與最高境界相通的喜樂，不復爲此而失去一切知覺性，轉回來帶了一個零，不帶回一種經驗。』

這麼你得到答覆了。進步的表徵，是其時不復有無知覺性了，時若你能上入正是那些

境界而不入定。(沈默)

可是文字上有一混淆。

時若你出離你的有體的一部分，(例如，時若你全般明覺地進到情命世界)，你的軀體本身能夠入定了，但這不是「三摩地」。這毋寧是所謂昏睡或麻痺境。臻其極致，這便是麻痺境，因為有體的那一部分所以使之生動者，出外去了，於是軀體已半是死亡；這便是說，其生命已減少到那程度，其功能幾乎是廢止了。心房跳動已經弛緩，幾乎難可覺知，呼吸亦難感到。是這，便是真底定了。但你當這時是充分知覺，在情命世界里。甚至於由於某種修練，——此外那既不容易，也不是沒有危險，——你可留下極少量的力在你的軀體中，可使之獨立地知覺着。由一全般合法底修爲，人能達到使此軀體保持其運動之自主，即算人是幾乎完全出神去了。如是，在一幾乎是圓滿底定境，人能描述出外的那部分有體之所見所爲的。這樣只能是在修道上已經前進很遠了。

亦有自發底和非自願底這種境界的例子，却不全是這個，然是一同似：即夢遊之境。

這便是說，你已深睡時，在情命上你離出軀體，而軀體在一種自動底方式上服從已出離的情命部分之意志和作爲。唯獨因爲這不是一志願着的作爲之結果，或一有管制且進步着的訓練之結果，這麼一種境界，不甚可取，因其可在有體中造成錯亂。但這是我方纔所說的一個例證，一個軀體四分之三已睡眠了，而可服從那出離的一部分，那部分本身是全然醒覺亦完全知覺的。是這，便是真底定了。

我已多少次向你們講過，我相信，時若人服習這玄祕修爲，人可至於離此血肉之軀，作情命底出離，在情命世界中完全明覺地活動，作爲；其次又讓情命體睡眠，而作心思底出離，在心思世界中活動，作爲，亦復完全明覺，且有同似底關係，——因爲心思世界是與心思體有關係，正如物理世界與此物理身體有關係。如是，依次可推，進步地且由一有規則的訓練。我知道一位女士，是這麼訓練過了的，有其十分可驚奇的個人的官能；她在凡她的有體的境界中皆明覺，她能十二番離出她的身體，便是說，一連出離十二個身軀，直到她達到個人知覺性的最高峰了，或可稱爲「無相者」的門闈，她能記憶一切，且將一

切詳細表達過。那是一英國女士；我自己還從英語翻譯出過一本書，其間有凡她在那一切境界中所見所爲之敘述。

這顯然是對其有體之一偉大主制之表徵。但這幾乎是那一經驗的反對，即出離其知覺性以進入一境界，其間人不復知覺了；這可說是正相反對。（沈默）

這便引我到一點道理，是一介紹也是一善策。

我們讀過了綜合瑜伽論，前些時也翻譯過神聖生命論中某些章段，其間室利阿羅頻多對那些作修持的人，皆試行要有經驗了，却因其於他們的知覺性境太強，有時引起不幸底結果的，說明了許多細節，作了許多解釋和勸導。我對這問題作了一觀照，於是人要我向你們解釋我的觀照。我說：『人應該常是大於他的經驗。』這里便是我所要說的。

不論一番經驗的性質，權能，神妙爲何如，不應爲其所統治，或至於管制你的整個身體到那種程度，以致你失去了平衡和接觸，在一合理底和平靜底態度里。這便是說無論以什麼方式，你進而與一力量或一知覺性發生了關係，那超越過你的，當時與其完全被這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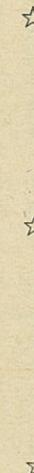
覺性或力量所全般統治，毋寧你應當能夠常常記起這只是千種萬種經驗中之一而已，而且，因此牠沒有絕對性，牠是相對的。無論如何美好，無論其如何特殊，你能有且應該有更奇特的；你能有且應該有更美好的；無論其多麼高，你常是還可升到更高，在將來。於是，不要失去頭腦，只須將此經驗置於一長列發展之系統上，保持一健康底身體的平衡，以致不失却相對性的意識。像這樣，不會冒任何危險。

辦法呢？知道作這事的人，常是發現這非常容易；但在不知道的人，這也許有一點點困難了。

有一個辦法。

這便是永遠不失去這一意念，即將自己完全奉獻於「恩慈」，即「無上者」的表現。人奉獻時，完全自致且自歸於那超出了整個創造以上和以外者；而且，與其從經驗尋求一私人的利益，毋寧將其作爲對神聖「恩慈」的供品，而且人知道經驗是自「她」而得的，則此經驗之結果應奉還給「她」。那麼，人便安全了。

換句話說：不要有野心，不要有虛榮，不要有驕傲。至誠奉獻自我，至誠謙虛，於是
一切危險皆得到保護了。如此，這便是我所說的人要大於他的經驗。



『在其基本上是一黑暗且沈重底惰性原則；凡人皆爲軀體所束縛，爲其要求與欲望所
束縛，繩於一微末底心思上，細小底欲望與情緒上，繫於許多微小而無價值底功能，需要，
憂慮，事務，痛苦，快樂上，皆無謂重複着的，離其本身却引不到何處，皆帶上了一種無
明的徵誌，表其既不知自體之爲何，也不知往向何處。這物理底惰性心思，除了牠的微小
土地神祇之外，不相信其他神明；牠也許企慕更大底安樂，秩序，愉快，但牠不求上升，
不求精神解脫。在中心我們遇到一更強底生命「意志」，有其更大底興會，但這是一盲目
底「神魂」，一顛倒了的精神，喜歡那些原素，正使人生成爲一苦鬥底糾爭與不愉快底紛

亂的。這是一人類底或狄靼底欲望心靈，粘執於炫耀底彩色，錯亂底聲詩，猛烈底悲哀，
激擾底歌劇，要間有善與惡，苦與樂，光與暗，幽莽底歡喜、與荼毒底痛楚錯織交流。牠
喜愛這些事物，要多之又多，或者，即算牠受了苦，呼號而起反抗，牠却不能接受或樂於
旁底什麼；牠憎恨而且反抗高尚事物，而在其忿怒中，凡有任何較神聖底「權能」，擅能
要將人生化爲純潔，光明，和快樂，且從其唇前奪去那強烈如火底刺激飲料者，牠將加以
踐踏，撕毀，或釘上十字架。另有一生命中之一「意志」，肯順從善化底理想「心思」，爲
其貢獻所引誘，要從人生提鍊出一些和諧，美麗，光明，較高貴底秩序，但那是情命本性
的一小部分，可能容易被其更暴猛或更黑暗更鈍滯底同夥伴侶所壓倒；而牠也不真是樂於
聽從一高等呼聲，高於「心思」的呼喚者，除非那呼聲自加委屈，如尋常「宗教」爲然，
自加減低要求，低到對於我們的黑暗情命本性爲較可了解的條件。凡此諸力，精神修道者
在他自己中漸次識覺，也在他週遭的一切上覺到，却要不斷奮鬥而且戰爭，以脫離牠們的
掌握，解除那篡竊已久在他自己生存體一如在他周遭的人類生存上所施行的統治。那困難

是大底；因其把握如此堅強，似乎如此無從勝過，竟是正了那譏嘲底斷語，以爲人類天性如同狗尾，——因爲，要使之伸直，儘用倫理，宗教，理智之力，或任何其他救贖之努力，這終於常是回到「本性」之卷曲形。那更興奮底「生命意志」之精力如此強盛，把握如此堅牢，其熱情與錯誤的危險如此巨大，如此微妙地固執或堅決地入侵，其攻擊之忿怒，或其阻礙之可惡底抵抗，又如此頑強，真可一直打到「天國」的門前，以致雖是聖人或瑜伽師，也不能十分肯定自己已經解放的純潔，或習性已成的自我主宰，可抵制其狡猾或暴力。

……

(綜合瑜伽論第一部，拙譯第一八二至一八三頁。)

(說)

時若人開始像這樣看事物了，時若事物對你現似如這里所描述的，人已非常接近，非常接近那解決了。

最壞的，普通是一切物質真實性唯獨現爲真實，其他一切非此者，似乎完全居次了。這物質知覺性有權管制，指揮，組織生活，統治其餘一切，這已那麼被認爲正當了，以致倘有某人試行觸到這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凡人便以爲他是半癡，或一極爲危險底人物了。在我這好像人已應該走過了一極長底道路，方可體認物質生活，如室利阿羅頻多在這里所寫的。而且我完全信念倘若人像這樣感到，見到，如他所說的，則人已非常接近，非常接近救治了。

很難有其他人物，除了選拔底人物之天性，一些已與一較高底真實性有了接觸，與神聖知覺性的某物有過關係的人，會這麼樣感覺此世間生存。而且，時若人能這麼全般知覺外在知覺性的這一切衰敝，愚蠢，所謂物質底知識，所謂物理底律則，所謂身體的必需，其需要的「真實性」的這一切謊言，假使人開始見到這是錯誤，愚蠢，虛幻，黑暗，懦弱到什麼地步，人真是非常接近解決了。

這便是我讀這一段時所有的印象。

倘若比較起那尋常旁圍，從我周圍的人們傳達到我的，我有此印象，若要見到事物是像這樣，則應該已登上很高底峰頂，在解放的門前了。是因為我已這麼強地感到，所以我要向你們說。

倘若人能再讀這一段書，心服其真實性和絕對真理，那麼，人已邁進一大步了。

（沈默）

沒有人有什麼問題提出麼？我却得到了一些，（母親出示一袋書面問題），但這些好像幾乎屬於另一世界。

有人最近問我一問題，關於「超心思者」，問其將在世間的效果為何？……或許，其最初諸效果之一，正是使人像這樣看世間事物，如我方纔給你們讀出的。

有人向我亦提出了另一問題，我相信對那已答復過了；因為我隨即向你們說過，若要超心思底顯示之效果，對凡人皆為可見，可觸，可知，那以前也許得經過幾千年；雖然，我假定這些意念在人類知覺性上會起煩惱，因其起人生短促之感，且使人對此不耐；於是

有人問我是否還要很長久，然後那內在於物質「自然」中的超心思者，方出現到外在知覺性上，而有其可見的結果。

這依乎人自處於什麼知覺性境界；因為，在人類知覺性，顯明地，我想這時間會很長，在另一知覺性，這又會很快，相對而談；而在更另一知覺性，這已經成就了。這是一已成就的事實，但若要見知，便須能進到另一知覺性境界中，異於尋常物理知覺性。

室利阿羅頻多說過，（我相信我向你們唸過，好像這是在綜合瑜伽論中），有真實心思體，真實情命體，真實生理體或微妙生理體，而且他談過凡此皆與尋常心思體，情命體，生理體同存共在，並且在某些情況下，人能與之相接觸。那麼，人可見到事物之在真理中者與其現相之分別了。

這麼，在一已發展了的知覺性，「超心思者」已在某處實現了；在微妙物理界，牠已存在，可見，為具體，自表於形相與動作中。時若人與此界發生關係了，生活其間了，人有一很強底印象，好像只需……可說凝縮這世界，以使其於人人皆可見。然則有趣的會是

發展這內中知見，使你與超心思底真理發生關係；那是已經顯示了，只是對你障隔了，由於缺乏了正當與其發生關係的官能。

(沈默)

可能是那些知覺他們的夢境的人，可能有一種新底夢，使他們與那世界相接，因為那在微妙生理體是可接的，在那些本身已有相應底官能的人。而且，這生理體必有一微妙勢力，影響到外在物質，——倘若人準備了接受這些印象，將其容納到知覺性中。

(良久)現在，倘若沒有人提出問題，那麼，我們便靜默了。(母親望着某一門徒)那裡，有什麼話要說麼？哦！他呀，他已是在熾着的煤炭上了！

(問)

母親，已經實踐過這一切了，人又投入低等心思而尋求解決。

(答)

懂到了之後，又回墮到同樣底迷惘中麼？這可惜了！

(問)

每天如此。

(答)

每天如此。這更可惜！那麼，你想提出什麼補救辦法呢？

(問)

我問這事？

(答)

哦！你問我這事！在我，彷彿人若已見到事情是這樣，那麼，好了，倘若人有敏感性，便不更許其像那樣了。真應是甚無感覺，時已見到那一切使人卑下到什麼程度，而猶繼續容許之。(沈默)

是的，還有一事是我注意到的，且常使我驚奇。在我時常這現得十分正常，容易，幾乎是基本底，從人的知覺性或本性中，消除那所認為不可容許的。從那時分人知道了，見

到了其爲如何，不願更要想了，這在我好像是簡單到幾乎是兒童的簡單事。但我見到，在大多數場合，——在幾乎一切場合，——倘我向某人說出事物之如其是怎樣，我作出一真實圖畫，表出他所處是在什麼情況里，或一個運動的性質，其所代表者爲何，而且，我用力表明之；那麼，據我的意思，他必然立刻會起反應，在我看是正常底反應，而且會說：『呵呀！倘若這是那樣，我不再要了！』然而，幾乎是每一趟，我發現自己是臨着一潦倒底事物，得到回答說：『呵呀！你不使人高興！』我承認，在我，這使我無所措手。那麼，見明，這不夠麼？知道事物之不當在那里，這不夠麼？那應開發了你的一內中彈簧，給了你一機動力量，使你能拒斥一錯誤，竟使其不復回轉！

可是，重新墮到一個錯誤里，而明知其爲一錯誤，重複作已作了的訛謬，而明知其爲訛謬，這在我似乎是奇離！已經很久了，——雖然，是就人類度量說，相對的，——是很長久了，我生在世間，而我還沒有進到了解這事：這在我覺得，——這彷彿不可能。乖謬思想，乖謬衝動，內中底，外在底虛偽，醜惡之事，卑下之事，人或有之或作之，由於無

明，——無明是有在於世間的——，可了解，人是習慣於作之了；這是一無知之事，人不知這應該另外怎樣。可是一自那時分起，有知了，知識已有了，光明已有了，見到了某事物如其是怎樣，則人如何更能開始作呢？這，爲我所不解！

然則人是什麼作成的呢！人是爛布做的？我不知道人是什麼作的，是膠質？——這不能解釋。而是沒有彈力，沒有意志，沒有什麼？一內在底機動力？

(問)

人討乞「恩慈」！

(答)

呵喲！像一軟體動物！

可是「恩慈」是在的，「她」是長在，「她」只求幫助人——人却不讓「她」幫助。

(沈默)

而且，只須有這一感覺：『哦！我不能！』……這便足夠阻止「她」工作。

(沈默)

究竟……

如何接受人不能這理念呢？人不知，——人不能知，——然一旦人知道了，這便完了！



答問

(問)

有人說：『要知覺「神聖底愛」，其他一切愛皆應當棄除。』——可是其他的愛非常頑固，不容易離開我們，有什麼好法子將其拒絕呢？

(答)

要透過去。

要透過去，看到那後面是什麼，不要止於現相，不要滿足於外表形式，要尋出這愛後面的原則；除非尋到這情感本身的淵源，不罷休。於是，外表形式本身會落掉了，你便將接觸到那神聖底「愛」，在一切後面的。

這便是最好底方法。

要拒絕這一個，爲的是要尋到那一個，這很困難。這幾乎不可能。因爲人類天性是如此有限，如此充滿了矛盾，又如此除外，以致倘若要拒絕在低等形式中的愛，便是說，人類的愛如凡人所感覺的，倘若在內中作一番努力將其拒絕，通常是全般將愛的感受性抹煞了，變到像塊頑石。於是，有時要等待若干年，或若干世紀，庶幾愛的感受性和顯示力，在自己重新甦醒。

因此，最好底辦法是，時若愛在任何形式下來到了，便試行透過牠的外表形象，試尋

求那後面的神聖原則，使其因而存在者。自然，這是充滿了陷阱和困難，但這最為有效。這便是說，與其終止其愛，因為愛的不對，毋寧應終止其愛的不對，而愛的對。

例如，凡人類之愛在其一切形式下，父母之愛子女，子女之愛父母，兄弟姐妹之愛，朋友和情人之愛，皆為無明，自私，以及凡人尋常所有的缺點所感染。於是，與其完全終止其愛，——此外這也如室利阿羅頻多所說，是非常困難，徒然枯乾了情心，也毫無益處，——毋寧要學到好好地愛，以虔誠而愛，以自我奉獻而愛，以自我否定而愛，不是反對愛本身，而是反對其低等變形。反對其侵占，執着，占有，嫉妒等一切低等形式，以及隨此等主要事物俱起的一切情緒。不願望占有，統治；不願望強加自己的意志，幻想，欲望於人；不願取得，接受，而是願給予；不堅執他人有回應，只滿意於自己有愛；不尋求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個人的喜樂，和個人欲望的滿足，而是滿意於給出自己的愛情和人情，而不求報答。簡單是以愛人而快樂，沒有其他。

倘若這麼作了，你便大大進了一步，以這態度，你便能一點一點在這情感中前進更遠，

必有一日可發現愛不是一屬於個人的事；必發現愛是一屬宇宙的神聖感情，是在以你而顯示，或差或勝，然在其真元上是一神聖事物。

第一步，便是終止其自私。在一般人皆當如此，不獨是要修其一瑜伽的人，在尋常生活中皆然；倘若你要懂得愛，起初便不當先愛一己，尤其是在一自私方式下；當自奉獻於所愛的對象，而不要求任何回應。這是超出自我的一基本訓練，過一種不太庸俗的生活。

為修瑜伽，還可以加上一點旁底什麼；這便是，如我在初所說，那意志要透過這有限底凡人的愛之形式，而發現在其後的神聖底「愛」的原則。於是必然可達到一結果。這比較使情心枯乾為好。這或者稍困難一點，但無論怎樣比較好，因為，像這樣，與其自私自利而犧牲他人，那麼，可讓他人安於其自有的動作，專顧轉化你自己，——不將其意志強加於旁人，這，即在尋常生活中，也是一進步，趨於較高尚也較和諧一點點的事物。

(問)

慈愛母親·這段話我不甚了解·

『……「意志」，「權能」，「力量」，皆「生命能力」之本生質素；這里，便可見到那正當緣由，爲何「生命」要拒絕認可唯獨「愛」與「知識」爲優勝，——因爲牠之推向某些事物的滿足，較之皆遠過率直，頑固，危險，可是仍在其自有的大膽熱忱底方式上，敢進向「神聖者」與「絕對者」。「愛」與「知識」，不是「神聖者」所僅有的兩方面，還有其「權能」一方面。』

(見拙譯瑜伽論第一部第一八五頁。)

(答)

你不了解的是什麼呢？

室利阿羅頻多說，這情命部分，這情命體，是最大底阻礙，因爲牠未嘗新生；倘若其全般皈順「愛」與「知識」呢，則可能將其轉化；可是如其主要性質是力量，能力，權能，

牠不願皈順有體之其他部分；而這是正了牠之拒絕皈順，因爲這些德性，在其真元上也和其他的同樣高。可是因爲牠未皈順，牠便沒有同樣底權能，同樣底能量；而既不皈順，牠自體便無從發展。這里便是兩難之處：牠不皈順，因爲牠有權能，而這權能無可利用，因其未嘗皈順。然則如何出此難題呢？情命體，若是皈順了，將是一極強能底助力，極端有用；牠將使整個程序進行快得很。但因其自覺有權能，便拒絕投順於其他，而因其不投順牠的權能便無用。那麼如何辦呢？室利阿羅頻多提出了這問題，他隨後便加以解決，——倘若我們一直讀下去，過了些時他將告訴我們如何出離這難題，——可是首先他陳述這難題，使我們認明這情況。

設若情命體是一凡庸之物，無其固有的性質，則其皈順亦不困難，但亦全然無用。而實則反是；情命體是能力和權能的一種堡壘，——一切權能之堡壘。可是普通這權能是旁引了，牠不是服事「神聖者」而爲其所用，牠是役於情命體本身，爲其自體的滿足。然則長此若其如是，則無由將其利用。應當使牠學到這能力和這權能，在牠所感覺的，若要有

用，除非只是與世間神聖實踐方案全般契合。若是牠了解這個了，然後牠能寧靜，可說是受編，編入有體之整個，然後牠發揮其充分力量，得其充分底重要性。非此則亦無用處。可是通常牠的一切活動，往往皆只是那些活動，適足使事物起糾紛，奪去了事物的簡單性，純潔性，時常還奪去了事物之美麗與效能，因為牠的作用是盲昧，無知，而且甚為自私。



(問)

如何出離這物理知覺呢，牠使我們一切時中皆無外地凝滯於物質環境？

(答)

有大多數量的辦法。

有智識方法，有可稱為感情方法，有藝術方法，以及精神方法。一般而論，比較妥善

是各人取其最容易之方，因為倘若人開首便取最難之法，則會毫無成就。而我們常是回到同此一事，如室利阿羅頻多在其綜合瑜伽論中所敘述的：智識之路，敬愛之路，或工作之路。但工作之路，正是那保持你於物質生活中者，且使你在其間得解放；這也許在一切方法中最有效底一法，但也是最困難的。

在大多數禪道者，靜慮之法，從物質生活退處之法，以及拋棄物質生活方面的作為，誠然比較行業一道為容易。可是那些方法，使物理知覺性一如其舊，從來未嘗改變牠，而且，除非人變到像一頭陀或一出世士，出離一切活動生活，長留住於一定境或靜慮里，則也達不到什麼地步。這便是說，有體有一大部份從來未嘗轉化。在他們，那解決方法全然不是將其轉化，簡單是棄絕，儘可能快出離其軀體。這便是尋常那些時所視為瑜伽者，因為，顯明的，那容易的多。但那不是我們所願望的。

頗多所推許的，以爲是最逕直且最全般底辦法，便是皈順於「神聖者」；一番皈順，人可作到愈進愈完整，包括物理知覺性和物理活動。倘若成功於此，則此物理體，不成其爲阻礙，却成其爲佐助了。

(問)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以心靈的內中力量直面人生，作爲環境的主宰。』

(答)

這恰恰是反對那方法，即拒絕一切物理知覺性及一切物質方面的作爲者。『直面人生，這便是說『不轉過背去！』這意義是，不逃避人生，而是直面對之如其如是，且召喚內中性靈力量爲你之助，——即室利阿羅頗多所謂『心靈的內中力量，』——以此性靈知覺之助，使你自己超出環境而爲之主宰。這便是說，不是受制於一切所發生的事，及遭受其一切後果，却是超出環境而上，使那些事過去，有如事物之毫不干己，全不汙玷我們的知覺性。這便是那意義。

非預料者的邏輯

這里，問題如雨；可是在我開始回答以前，我要向他們說明一點事。你們應該已經注意到，我向你們講說的方式不常是同樣的。我不知道你們是否非常敏感於此分別，但在我，這分別是夠大的。

有時，因爲我所讀到的，或者因爲完全不同底緣故，——有時或隨着某一問題，但頗稀有，——我偶爾得到凡人所謂一個經驗，但這簡單是此一事實，即進到某一知覺性境界；一經進到那境界了，便將其敘述。在那場合，那「力量」，那「知覺性」之自加表述者，通過個人的心思，運用之如同簡單一「文字庫」，而以一種親和性，引出必需的文字以爲其表白。於此，這便是真實教言，很難在書本上找到的，——也可能在書本中，但人應自己已在那知覺性境界，乃能發現牠。至若說之以語言，聲浪的震動至少可傳播一點點經驗，在敏感的人們，能夠感染。

在另一場合，所提出的詢問或所揀選的題目，爲心思所傳達，達到高等「知覺性」；

於是心思得到一回答，再以語言表述之。這普通是在一切教言所經過的，——假定教者有此能力，將問題直傳達到高等「知覺性」；當時事實却也不如此。

我應表明，這第二個方法在我並不甚感興趣。

很常時是時若所提出的詢問或所討論的問題，不可能使我進到一使我感興趣的知覺性境界，我無限地寧願緘默；而使我言說者，不過是一當盡的職責而已。我豫先告訴你們，因為我往往打斷談話，——倘若可稱之為談話，——而突然進到靜慮；那便是在這麼一種場合。

有人要我說明這分別，這是為什麼我今晚向你們說起這事。

(沈默)

此外，我也接到其他質問，屬實際一彙的。關於這些問題，我見到有點事可向你們說說。哦！這不是一有相之見，你們且莫期待什麼非常有趣底事！不是，不是那樣底事！有要求我舉出實例；我不十分知道那意思，可是，無論怎樣，這是我所見到的，在一頗屬數學的意態上，——雖則數學語言在我是頗陌生，——可是，我可稱此為一數學意態，便是說，以一數學方式觀看這問題。

我想，你們皆治過數學，能夠知道結合的複雜性，若使在一整體中取出若干原素為基礎，而作其結合，則可能達到的。我且舉一例使這較明白，可是因為我不要用尋常用以教授你們的那些名相，我且舉字母為例。

文字中有某個數量的字母，你若將所有的字母拼合，計算其可能結合之數，計算其可能組織的形式多少，你便知道這數目近於幻想到什麼地步了。那麼，好了。設若你取此物質世界，下到極微底一原素，一人已達到了絕對不可見的事物，不是麼，而且，無量數，你知道的），設若你取此原素為基本，且取此物質世界之全；再想像一「知覺性」或「意

志」，樂於以凡此原素而作其所有可能底結合，又永不重複同一結合。

在數學上，人告訴你們原素之數爲有限，因此，其結合之數亦有限。但這純然是理論。因爲，設若你歸於實際，而那些結合又應當持續相隨，即使其以一種速度相續，迅速到其改變幾乎不可見，則很明顯的，所需要的時間以成此一切結合者，至少現得是無限了。這便是說，結合之數會是那麼大，以致無從劃定其止境。至少在實際上的一止境，——理論我們不關心，——實際上會是那樣。

再想像我這所說是真實，在這義度下，即真實有此一「知覺性」，和一「意志」，持續地，無限地顯示這些結合，而從來在一結合上不重複一次，——則我們會達到這一結論，即宇宙在永恒中，每一剎那是新底。宇宙在永恒中每一剎那既是新底，則我們不得不承認絕對沒有什麼爲不可能；而且，不僅此也，即我們所謂邏輯者，不必然是真實；「創造者」的邏輯，幾乎可說「創造者」的幻想，是無邊際的。

因此，倘若爲了任何一理由，或許是難於表呈的，某一結合不是繼之以其最近的一個，

而是另一個，爲「無上自由」所選定的，則凡我們的一切外在底必然，以及我們的外在底邏輯，皆立地墮落。

因爲，這問題較你所想像的，還遠過其複雜。這不單是在一平面，在一境界，便是說，單是在所謂事物的一個表面，可有此一實際是無量的原素，容許有永是新底結合；此外還有深度，即是說其他方程。而且「創造」不徒是表面的結合之結果，而是這表面以下的深處的結合之結果，——即在其他名相下人稱之爲心理因素者。

於是我們在此達到這問題了：每一趟有一新底原素介入可能底結合之總和，便產生好像是界限的破裂，——一切過去的界限是消失了，新底可能性干入了，無限量地增乘舊底可能。

如是，你便有一世界，據古代知識是說有十二個深度或相續十二方程的；而在此具十二方程的世界中，突然降入有新底方程，於是，一切舊底公式頓時轉變了，而舊底一切發布之可能，皆是——如何說呢？——皆是增速了，加上了幾乎是無限底可能之數；而這便

在那麼一方方式上，即凡以前所有的邏輯，在這新底邏輯面前變到不邏輯了。我這完全未說此宇宙如人類心思之所見者，因為這是一方程上的減省。我是說起其實事：為結合之一總和，相續自加實現，依照一秩序和一選擇，顯然全非人類知覺性所及，可是人類亦已稍許適應了，以巨大底研究的努力，如若干世紀以來在人類所追尋的，已達到能構成一點什麼，夠他實地可能攝持。

明顯的，近世科學觀念，已比較，例如，石器時代的觀念，遠近於一點什麼，與宇宙真實相應者，在這沒有任何疑惑的陰影。可是即使是這個，也正進到會突然全被超越，或許還被顛倒，由某個事物之加入，在人所研究過的宇宙中，未曾有過。

這改變，這突然一轉變，加入了宇宙底新原素，必然在觀念上會攬起一大混亂，由此將出現一新底知識。那，在最普通底方式上，將是新「顯示」的結果。

（沈默）

從一個觀點看，全然局限了，外在且範圍着的觀點，人可注意到某些事物，不屬於我的經驗，但我聽到說起的；例如，最近可數出許多所稱為「神異兒童」者。我沒有遇到過，所以無由說這些兒童真實之為神異者何在；可是究竟依據人所傳說的故事，顯然是有些新型，對通常人類知覺性現得是可驚的。是這種例子，我相信乃人所要知道的，因此了解所發生的事。

誠然，可能是事物發生，非人所慣於證見者。但這是一解釋上的問題。

唯一事實我所確然者，便是我方纔向你們說的；即可能底宇宙底結合之質，之量，之性格，將突然一轉變，且在那麼一巨大底方式上，或許使在人生上作研究者，茫然自失了。

現在，我們看吧。（原註）

（沈默）

原註：在這段談話發表時，關於「新底原素」，神聖母親又加了下面一段註解：

『問題』不是「新事物」其義為未嘗存在者；其為「新」是以其在宇宙間未嘗顯現。倘若其原來未有，未曾內在，則永遠不能現出！這是很明白的。沒有任何事物能存在，倘若在全永恒中已存在於「無上者」中，但在「顯示」中，這是新的。原素非新，但牠新現，牠從「非顯了」者中新出。新，何所謂呢？這意義不是「新事物」！這是新的，對我們在「顯示」中為然。如是而已。』

我還可加上微小一實際語；這只是一微細處的說明，但也將是一間接回答，回答那些問我的問題，關於所謂自然律，因果律，及所謂在物質界必然底後果者，尤其是從健康的觀點說。人可說過，倘若不取某些防護，倘若不食如所當食，倘若不遵循某些規則，則必然有某些後果。

這是真的。

可是倘若你根據我方纔所說的觀照這事，即是說沒有兩個宇宙間的結合是相似，則如何能建樹律則，而這些律則的絕對真理何在呢？

牠不存在。

因為，倘若你是合邏輯，合稍高尙一點的邏輯，見到宇宙間兩個事物，兩個結合，兩個顯示，永遠不會相同，則任何事如何會重複呢？那只能是一現相，但那不是一事實。建樹那種嚴格底律則，甚至還不是遵守了真實律則，（因為心思製造許多律則，而表面，在一非常懇切底方式上，似乎是履行這些律則而無憾；但這只是一外相而已），而且，無論怎樣，這對你截斷了「精神」的創造「能力」，阻絕了「恩慈」的真實「權能」。

因為，你能懂到，倘若由你的企慕或以你的態度，你以一超上底原素，一新原素，——我們今茲可能稱之曰「超心思原素者」，——加入現今存在的結合里，你便必然可改變其性格。而凡此所謂必然的且無可避免的律則，皆將化為乖謬了。

是你自己，以你對某些所謂原則之概念，和你的態度，及你之採納，乃閉住了奇蹟之

可能性的門，一人若知其如何發生時，牠們便不成爲奇蹟了；可是，明顯的，於外在知覺性，這有一奇蹟的氣氛。」也是你自己，當你用一種似乎全般合理的邏輯說：『倘若我作這事，則那事必然發生；或倘若我不作那事，則其他某事又必會發生。』這便封閉了門。

——這像是你在你和「恩慈」的自由作用之間，張了一鐵幕。
假想那「無上知覺性」，真元是自由的，監臨這宇宙顯示，可能在其選擇上任意而爲，使事物之相續，不遵照人類思惟所及的邏輯，而是按另一種邏輯，非所豫料的邏輯，——那是多麼美妙呵！

於是，可能性不復有限制了，未豫料的，奇異的，皆會沒有止境了；人可能希望最華麗最可樂底事物，希望之於這尊上爲自由底「意志」，永遠樂玩一切原素，不息地產生一新世界者，——牠可能在邏輯上與此已往的世界絕對不相干！

你可相信這會多麼美妙喲！現在世界像其這樣我們已足夠了！爲什麼不聽其至少變到我們所想像牠應當那樣的呢？

我說此一切，是要使你們每人儘可能少設立障礙於當來的可能性以前。這便是我的結論。

我不知道是否已使你們懂到我；但終究有一天會到來，我假定，你們會知道我所要說的。

(問)

你能否給我們解釋這里你所寫的：『在你們，經驗只開始於「當你能將其敘述的時候」。那麼，好了，時當你能將其敘述，牠的大部分深密性，及大部分能量，所以作內中和外在底轉化者，皆已消散了。』

(答)

我是說，經驗是先於你將其在你心思中所作的形成，且超過之遠甚。經驗常是遠先於將其形表的能爲。經驗有一充實性，一力量，一直接行動的權能，加於本性上，爲當前的，頓時的。比方說，假定你在某種環境中，或由於一格外底恩慈，突然與一超心思底光明，

或權能，或知覺性相接觸；這好像在你的封閉了的外殼上頓然開了一竅，好像在這不透光的封套上劃了一裂痕，你不復是與「真理」隔絕了，接觸已經建立。立刻這「力量」，這「知覺性」，這「光明」發生作用，甚至生作用於你的身體細胞上；牠活動於心思上，於情命上，於身體上，改變其震動，組合其質素，且開始其轉化工作。你於此突然底接觸、於此作用吃驚了；在你，這是一種境界，無可描述，無可言表，牠攝持了你，而你却沒有任何清晰底，精確底，決定底概念，這是「某事在發生」。那可給你一種印象，是一奇妙或巨大事物，但是，在你，這不可說也不可解。那，在其真元上，且在其真實權能上，正是經驗。

漸漸地，如這作用延長了，而外在體已開始同化這作用，如量，有一種觀察能力醒覺了，起初是在心思知覺性中；一種客觀作用興起了，心思中有個事物在觀照，在察看，按着牠的方式在翻譯。這便是你所稱爲了解，這便給你一印象，（說到這里，「母親」笑了），你有了一經驗。但這，這已是經驗本身之大度損減了，這只是一鈔寫，供你的心思，情命，

和身體的方程度量之用，這便是說，某一事物，縮小了，收斂了，同時却給你一印象，這事物已明朗化。這便是說，這已降到你能了解的度量。

這是一時常發生的現象，而且是在最佳底場合。我不說那些場合，其間，經驗之力，爲你的軀體之無心知所吸收，爲一愈加無心知底運動所傳送；我只說那些場合，你的心思清明，你的企慕也清明，而且你在道上已大爲進步了。即算你的心思已開始轉化了，時若其有此習慣接受光明，時若其能被光明透入，夠有接受性能吸收之，一自那時分牠要將其翻譯爲人類知覺性所能了解的方式起，（我不是說尋常知覺性，而是說已啓明的人類知覺性），一自那時分起，牠要將其呈表，精確化，使可了解，牠便將其損減了，縮小了，局限了；牠將此經驗化薄弱了，衰敗了，塗抹了，假定牠還是夠純潔，不使其虛僞化。因爲，設若在有體中不論何處，在心思或在情命中，有其所容忍的不誠實，那麼，好了，則經驗虛僞化了，完全變了畸形。可是我說的是最好底場合，有體是誠實，服從管制，且在最優良底方式下發生其功能：表呈之以文字語言對人類心思爲可了解者，必須是，必然是此經

驗的作用之一限制，一損減。時若你能以一明確且知覺底方式向自己說：『這個、和那個、還有那個，是已發生了，』時若你能以可了解的方式敘述那現象，則牠已失去其發生作用之權能，其深密性，其眞理，及其力量。但這不是說其深密性，其作用之權能及其力量，未曾存在。牠們嘗在於此；而且在最佳底場合是經驗之最高效果已發生了，在你未曾開始給牠一可了知的形式以前。

我這是說最良好底場合。我不談起無數其他場合，其人正開始有一經驗，其人的心思便奇怪起來，覺醒了，驚訝說：『哦！這是發生什麼事呢？』於是一切皆消逝了。或者，只把住了一變了形式的，某一全失去了牠的力量和真實性的事物的尾末。

第一事所當作的，便是教訓你的心思不要動作：『總歸是不要震動！總歸是不動心，讓那事物充分發展而不要去知道發生是什麼事；不要做衰憊人，安安靜靜，不動，等待着。輪到你常是會太早，永不會太遲的。』應該能夠若干時以至若干日生活一經驗，不感到有將其表呈的必需。時若如此作，便可充分得到益處了。於是牠起作用了，牠擾動着本性，

牠轉化着細胞，——牠開始其轉化工作了。可是一自你開始見到，了解，將其表呈，牠已是屬於過去的事。



過去這些時，問題總是關於進步的事，如何進步，什麼阻礙了進步，又如何利用「超心思底力量」等等。這繼續不斷，我這里還有一大包！但我們也可變換主題，變換一趟。

有人問我一關於死後的問題：人死後如何，又如何投生一新身體。

無用於向你們說，這一題目是可充實幾巨冊的書，沒有兩個情形是相似的，實際死後的一生中一切皆有可能：有如在世間，人在血肉之軀體中一切皆為可能，而一切肯定，一化為概論，便變成武斷了。可是，人可在某些細節上觀察這問題，有時可作一些有趣底發現。

所問的是這樣的：

『時若一特殊發展了的心靈離此軀體，牠是否將微妙物理軀殼帶去呢？牠若再投生，牠如何進到一新軀體中呢？』

要答復這問題，如我方纔說過，已經是要寫幾巨冊書，或若干小時一直講下去！因爲如實說，沒有兩個情形是相似的；一些同喻是有，人也可加以彙分，但那純是武斷。我只要將這以下的文字唸給你們聽，因爲這夠起興味了，——哦！我不要怎樣嚴肅，可說這是夠有趣）：

『這些問題，皆是依一古印度傳統而立，據奧義書（唱讀奧義書與大林間奧義書）所說的波羅婆漢那Brahma明王的玄祕智而記起的。

『據說人死後，在平生作了善事的人的靈魂，便取祖靈之路（Pitr-yana 即「祖靈乘」），化爲烟，爲夜，等等，達到祖靈界，終至於月光天堂。大梵經以此便結論到這靈魂是帶去了一切原素的，甚至微妙物理體，於下一趟投生皆爲必需的。——於是一個問題是：『這

是否對呢？在這場合下微妙物理體是否充分明覺呢？』

我們姑且保留這些問題，我且繼續下去：

『此後奧義書又增說：及至消盡了善業聚，靈魂便出離月光天堂，達到天空，次入於氣，次入於雲，挾帶了凡此之本性，降到地上爲雨，入乎五穀，進到爲父者之軀體里爲養分的形式，終於乃造成嬰孩的身體。』

這真是一頗爲複雜的程序了，不是麼！（哄堂大笑）

可是我覺得這很起興趣。而其問題（笑）：

『是否必須遵此一不定底碰巧底程序呢？靈魂豈不是以凡一切心思，情命，和微妙物理原素，圍繞着牠組成的，於下一生所必需的，皆直接投入另一軀體？牠是否從微妙物理界取其原素呢？在那種場合下，這些原素又如何與遺傳性格相和諧呢？尤其是，靈魂要經過父親的軀體嗎？』

問題如此！

唯一我所能說的，是有時事情可能像那樣經過。可能，至少我希望，作此敘述的人，曾經觀察到這種現象。我希望這不徒然是他的玄祕想像之心思構架。這便興起某些實際問題……可是究竟說來，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只是看來有些困難，靈魂穿入雨水，這又穿入種子，這又生長為植物，這再在多多少少經過烹調的食物方式下進到父親的腹中，終乃進到嬰胎而妊娠。我不說這不可能，但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複雜了！

我可說，我見到過無數量已發展的心靈之轉世，在那些準備投生或已生的人。如我說過，各個情形顯然不同了。這依乎心理條件，甚於物質條件，可是這也依乎物質條件；這依乎要轉生的性靈體的發展情況，（我們用「靈魂」這名詞，在這里是在性靈的義度下，我們所稱為的性靈體者），這依乎牠發展到的境況；這依乎牠要自加投生其間之環境；這依乎牠應要完成的使命。那便造成多種不同底情形了。這大大地依乎為父母者的知覺性境界；因為，不用說，這兩者間有一極大底分別，一為志願地生出一嬰孩，有其知覺性底企慕，有向那不可見的世界之訴求，和一精神底熱忱，一為偶然生一嬰孩，未曾願望，有時

甚至全未想望。我不說在後者便不能有一性靈體託生，但普通這發生在後，不在妊娠時。在嬰孩的形成上，這造成很大底差別。

這若投生在受胎之時，則將生的嬰孩之全部形成，受指揮且被統治於這托胎之知覺性。原素之選擇，本質之吸引，種種力量之揀選，甚至已同化的物質質素之揀選；這是已經有其選擇了，而這自然產生一些情況，全屬特殊，以形成胎中之體，那是已經多多少少發展了，進化了，和諧化了，甚至在其出生以前。我應當說，這是完全、完全特殊的情形；可是究竟也發生。

有些更慣常底情形是正當出生之際，便是說人的最初一獨立姿態，時當嬰孩運動牠的肺部，儘可能大聲啼哭，在那時分，很尋常的，這種生命之呼號，使性靈底投託比較容易而且有效。

有時是若干日，有時是若干月過去了，那準備是非常遲緩，其人生是漸漸進步的，在一異常微妙底方式下，幾乎不可測知。

有時這到來遠在後時，時當嬰孩自體已變成稍許知覺了，牠感到與某物有一非常微妙可是又非常真實底關係，那某物從上而來，從極高處像是一種力量向牠壓下；於是牠可能感到這關係必然需要，那某物是牠所不知，牠所不解，牠僅僅感覺到；於是這企慕感召下性靈體，使其降入於牠。

我這里只是說起比較尋常底場合；還有許許多其他；這可在無數個情態下發生。我所說的這些情形，皆最慣常，如我所見到的。

還有某些時候，那要投生的靈魂，安寓於一高等心思的境域里，近於土地，已選定了牠將來的住宅；或者，牠可更下降入情命體中，從那里牠可發生一更直接底作用。或者，牠可進到微妙物理體中，在最近處控制其將來底身體之發展。

現在再論其另一問題，關於逝世。

那亦復依乎發展的程度，死亡的情形，而且，尤依乎有體之統一，及其出離此身體的時候的態度。在這里問題是關於已充分發展的有體，便是說，已充分發展了的性靈體；倘度必然是依乎其內中底發展及其統一。

設若我們取最佳底事例爲說，某人已將其全部有體統一於其內中神聖當體之周圍，他只是一個意志，只是一個知覺性，這麼一個有體，將已是圍繞着他的中樞性靈體，結集了一心思，充分發展了組織了的，一情命，絕對依服且願合作的，一身體，服從，馴良，而且柔和。這身體，既已充分發展了，將有一微妙體，（即室利阿羅頻多所謂「真物理體」者），無限地超過他的身體的限制，且有一柔順性，粘膠性，平衡性，使其足以附著有體的內中諸部分，而隨順心靈的運動，在其（我不說在其上升的運動）身外之游移。心靈將做什麼呢，牠又將往何處去呢？一切皆依乎其離此身體以前所決定的。這種能耐，在牠周圍能保持其有體，已充分在此生身中組織了且統一了的，便容許其有效能地選擇牠將要作的什麼，——這亦復代表一個許多不同底可能性之園地；可能知覺地從一個軀體進到另一

軀體，直接前去。——也有某種場合，一個這樣底有體，充分明覺且充分發展了，已從容準備好另一有體，將能夠接受牠且同化牠的，於是，爲使其離出此身體後不致停止其物質方面的工作，牠往與另一性靈體結合，融入其中，加入其中，在另一血肉之軀里。這是極端事例，也極爲稀有，但這是全屬傳統底玄祕知識的一部分。——從這極端事例起，直到在另一極端，性靈體既已完結其軀體中的經驗了，願在安寧中同化，而準備另一物質生存，在後下，——有時遠遠在後下。於是發生這樣的事，在許多其他可能性之間。牠在每一境域中，在微妙生理體境域中，在情命境域中，在心思境域中，——留下其相應的有體。牠留下一種繫鏈於其間，可是每個保留其一獨立底存在，而牠自體則進到性靈本體之地帶，真實性世界中，在其間進到一同化底福樂底休寧里，直到牠（笑着）如這文字所敘述的，同化了銷盡了一切牠的善業，有準備於開始一新底經驗了。於是，倘若牠的工作皆做好了，設若其所遺留於各境域中的牠的有體的諸部分，或各層軀殼，皆已善爲其所當爲，當牠重新下降時，則依次一一着上這些與牠在過去一生同生活的諸部分，於是，以此知識和經驗的富藏，牠自加準備投生於一新軀體。

了。這也許在幾百年或幾千年後，因爲，在這些境域中，凡已經組織成者，不必然歸於散壞，如我們在世間所稱爲死亡者。一旦情命體充分和諧化了之後，牠便永生。凡消解之散壞之者，皆是其內中的一切變亂，其恰合是毀滅和解體的一切傾向；可是倘若充分和諧化了組織好了，若如是說，已神聖化了，牠便永生。在心思體亦同然。甚至凡已充分發展且已含受精神力量的有體之微妙生理體，不必然在死後便散滅。牠能繼續一種作爲，或者，牠能在大「自然」的某因素中作其健康底休息，如在水里；普通總是在一液體里，如在水里或在樹的液汁里，或者亦可能，如這里所寫的，在雲里。（笑着）。但是牠亦可繼續活動生作用於物質「自然」的物質原素上。

我已給你們舉出好多例子了。我可能這麼說上若干小時，而且總是有新底例子可舉！雖然，這只在頗普通底方式上概說此一問題，這啓開了想像之門。

如是如是。



(問)

這里寫着是：『轉化享受爲一均勻底無對象底喜樂。』（室利阿羅頻多撰思想與

{ } 譬見，第五頁。）

(答)

是的，這意義是牠是無原因的。

通常是人有一快樂，一歡喜，或一享受，是由於這一或由於那一原因，——從最屬物質的事物起，直到心理之事，甚至思想之事。例如，說一思想上的事，你讀到一句書，這給你一甚大底悅樂，因爲這事給你一道光明，一新底悟解。然則這種喜樂，這是一有對象底喜樂，這是因爲你讀到了這句書方有此喜樂，設若你未曾讀到這句，這喜樂必未嘗有。

同樣，時若你聽到了一美麗音樂，或見到一美麗圖畫，或一美麗風景，這使你欣喜；倘若未嘗有這些事物呢，則你必未嘗有此欣喜；是這些事物給你喜樂。這是一種喜樂，有其對象，有其原因。

室利阿羅頻多所說的，這種享受，這喜樂，這歡欣，不論其在什麼程度上，或高或下，應該爲一種內中底悅樂所代替，這傳到全有體，爲持續底，便是說，無需任何理由或任何原因而存在。其原因，乃是與神聖「福樂」相接觸，這神聖「福樂」是偏在，在一切事物中的。一旦人與這偏在底和永恒底「福樂」交接了，便不復需要一外在對象，一外在原因而起其喜樂；牠沒有對象，且既無對象，牠乃能繼續常在。不論外在環境如何，不論所作何事，人總是在同此一悅樂之境界中，因爲這悅樂不依乎外在事物，牠依乎你的內中情況人已經尋到了喜樂的源頭本身，便是說，神聖「當體」，與「神聖者」的交接；既發現這喜樂源頭本身之後，則不復需要任何其他事物以起其喜樂。以其無原因，故亦無止息；這是一恒常底情況。

(問)

又寫着說：『將動物化爲「牧者」；使你自己完全轉化爲克釋擎。』

(答)

哦！這是一擬象。

動物表此物理身軀之一切本能，此身體之一切需要，及此身體之一切習慣，一切衝動，一切運動，食物的需要，睡眠的需要，總之，凡組成此有體的動物部分者。於是室利阿羅頻多用克釋擎（Krishna）一形像，如他所敘述的爲牛群的牧人，——這只是一擬象之說。這意義是神聖「知覺性」，取得了這生理體之一切動作，牠指揮而且領導其一切活動，其一切需要，管制而且統治在人身中這動物部分之一切運動。室利阿羅頻多引用的是可稱爲印度神話者，以克釋擎爲「神聖者」的象徵，以「牧群」爲人的動物本能和需要的象徵。於是，人不復是「牧群」中的動物，却變成了領導「牧群」的人，管制着牠們的一切運動而不復爲其所統治了。在尋常生活中，人是被束縛於此生身之活動，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需

要，——需要食物，睡眠，活動，休息等等，——那麼，不復在動物水平上了，便是說，隸役於這些事物，不得不順從牠們，人却是「牧群」的領導者了，如室利阿羅頻多所稱爲克釋擎者，便是說，爲「神聖者」取得了有體之一切運動，領導之，指揮之，一循神聖底真理。

(問)

又寫着說：『轉變分別了的個人爲宇宙化底人格。』——時若人有了一宇宙化底人格，是不是便不復需要個人人格了呢？

(答)

但這是個人人格之化爲宇宙人格呀！如個人尋常之爲個人者，——這全般有限底個人，一渺小底個人，在百千億萬其他人群中，一分別底微小個人，——不更有此感覺了，代此感覺者，是這分別底孤立底個人，在衆人中這微小底人，乃知覺到宇宙化底個人，宇宙底人格，而且，自然地，化爲神聖了，這是一轉化。這是一物之轉化爲另一物。而室利阿羅頻

多不是說人喪失他的軀體，他不是說身體；他是說起情命知覺性，心思知覺性，分別底個人意識。

豈不是麼，你，你只是那麼許多人中間的一個人；那麼，好了，不像這樣，人却感到自己是一宇宙化了的人，各別和分隔的意識去掉了，這界限消滅了。可是人仍在其身體中，人不必喪失他的軀體；軀體是另外一事。

上一段他剛剛是說身體。『將動物化爲牧人』。時若人已化爲一神聖知覺性，一神聖人格，於是人可化爲身體的一切活動之主宰，因爲人超出了牠們；人是不受束縛了，人不役屬於其活動，却統治牠們，乃有一較個人——這微小底分別底個人——的知覺性爲大底知覺性；不復是隸役於有體的一切動物的需要，而是主宰牠們。但這不是兩個知覺性，一個加到另一個上，這是一個知覺性轉化爲另一個。

（望着一個徒弟說）我相信她全然未懂！她望着我，好像全然目瞪口呆！

你自問，像這麼一個軀體，你如何能異於你之爲你呢？好的，是可能！（笑着）。這

是一可能發生的事！

（沈默）

（檢視書面問題多起）

這里恰是你的問題之一附問。人問我，一宇宙化底人格之特出徵表如何？

最突出底徵表，剛剛是知覺性的轉變。不復感到自己是一微小底孤獨底個人，與他人分隔了，人自覺是一宇宙化了的人，包涵一切他人，與他們親切地聯合了且同體爲一。

人也問這麼一人物如何說話如何作爲呢？說話！這問題提出的不甚好，因爲倘若人問其如何說話！那麼，其說話一同衆人，以其聲音，口，舌及其言語！倘若是問其所說的性質爲何呢，——明顯的，若其表白一宇宙化底知覺性，而且，在另一方式下看事物，有異於凡人，則其表白之不同，一隨其所見到的和所感到的。至若其作爲，若其有體的一切部分和諧一致了，則明顯的，他的作爲表現他的知覺性境界。

現在，也有某些人，在他們的有體的一部分有了決定性底經驗，可是他們不必然，無論怎樣不即時，將其傳達到有體的其餘部分。很可能是某人，由於修爲或集中，或由於「恩慈」，已達到一宇宙化底人格之知覺性了，可是在身體方面，他仍繼續在一全然是平凡底普通底方式上作爲，因爲他未曾留心於統一他的整個有體，倘若他的一部分已是知覺到宇宙化了，可是一旦他開始眠，食，行動，作爲，他和任何人之爲動物一樣。這樣底事可能發生。因此，這仍純然是一個人問題，這依乎各個人，依乎他的發展程度。

可是，倘若某人已留心於一致化，使他的有體的一切部分與此中樞真理同體爲一，那麼，自然而然，他全般會沒有自私性而作爲了，會了解他人，以他之與他們同體爲一而來到他的，——他會像聖人一樣作爲。可是這依乎個人之已着意於統一他的全部有體於此中央知覺性的周圍。

舉例說，取最積極屬於物質方面的事爲例，如食物和睡眠，倘若他未嘗用心於以他的，可這麼說，新底知覺性，參入他的身體里，則很可能他的食物需要，他的睡眠需要，幾乎

是一樣，他於牠們皆沒有多少管制。反之，倘若他已用心於統一他的有體，倘若他將此新知覺性參入組成他的身體之原素里，那麼，他的睡眠可能是一知覺底睡眠，屬宇宙性；他可能隨意而知道這裏或那裏發生的事，在這人或那人，在世界的這一角落或那一角落所發生的事；而他的知覺性，自然而然地，既已宇宙化了，必使其與他所願要知道的事物相接觸。代替一無所知和無用處底睡眠，即是純從物質觀點，他將有一有益處底睡眠，而且全然明覺。

關於食物，情形也一樣。非復爲其需要的奴隸了，在一普通是夠全般的無知中，無知於所需要的是什麼，那麼，代替這，他將完全明覺，同時明覺其身體所需要的以及統治之方。他將能管制他的需要，加以統治，加以轉化，一隨其所欲爲者之必需。

但這事要求一大大底自我主宰，實踐室利阿羅頻多在這上一段所說的，便是說，非是在下而服屬「自然」的律則，爲那些律則所統治，被強勉服從，不然則會全般失去平衡，代此者，乃是人變成了主宰，從高處下看這些事物，人知道這些事物的眞理，於是將其加

到身體上，身體尋常應當採取之，沒有什麼困難的。
關於這同一問題還有其他問沒有？

(問)這是什麼意思呢，『轉化理智爲一有秩序底直覺』？

(答)有秩序底直覺？

起初，時若人與直覺之領域發生接觸，那是一種稀疏散漫底接觸；便是說，時或有之，爲了多多少少可解釋或知覺着的緣由，頓然起一直覺，或者人爲直覺精神所貫注；但這不是一以願望而生起的現象，有了組織，且服從中樞意志的。而室利阿羅頻多所說者，是倘若理智全部轉化了，——他是說轉化，是不是？——化爲直覺之真元，直覺之本質，則全部內中運動，內中心思運動，皆化爲直覺之一運動，自加組織，如人組織其理智，便是說，牠隨意志而起活動，答應需要，循一有方案底體系而興起。這不復是個什麼事物，條現倏滅，人不知其如何，亦不知其爲何。這是理智之爲人類心思的高尚部分者的轉化之結果，

化爲一光明，較心思光明爲高上的光明，一直覺之明，於是牠不是疏稀而無系統了，牠變到有組織，有秩序了。

☆

☆

☆

答 問

『爲何上帝如此猛烈地捶打「他」的世界，踐踏牠又蹂躪牠像一團發糲，這麼常常將牠投入血的澡浴，投入熔爐的地獄炎熾里……』(思想與瞥見)

(答)

究竟論之，整個問題是在於要知道人類是否達到了純金的程度，或是否牠還須經過熔爐。

這一事實是明顯的，即人類尚未達到純金的地步，這是可見而且必然的。

但是有點什麼事已在世界史上發生了，這容許人盼望在人類中有選拔的一部分，也許是很少數一部分人，已有準備於轉化為純金了，於是這是他們乃能顯示力量而無凶猛，顯示英雄性而無毀傷，顯示勇武而無災禍。

但恰是如此，室利阿羅頻多作此答案：『只若人類同意於精神化了。』與其說「人類」，我們會說「個人」：只若個人同意於精神化了，——同意。

在他內中某個事物要求着，企慕着，而其餘一切皆違拒，要繼續像其原來那樣：這混雜底礦質需要被投到熔爐里。

我們此時是在地球上歷史中之一決定底轉機，再有此一度。各方面有人問我：『什麼事會發生呢？』偏處是一憂惶，期待，恐懼。會發生什麼事？這只有一個答復：『只若人類同意於精神化了。』

也許少數個人化為純金便夠了，必其例證足以改變事情的進程。我們正面對此一必

需，在一急迫底方式下。

這勇武，這英雄氣魄，「神聖者」所願望於我們的，為什麼不用之於克服自己的困難，自己的缺點，自己的陰暗呢？

為什麼不振起英雄氣魄，直面內中鍛鍊的熔爐，庶幾不需要再度遭受那麼一種浩大底，狄韃式的毀滅，可將整個文明投入黑暗中的呢？

這便是置於我們面前的問題。這在每個人應以他自己的辦法加以解決。

今晚，我答復許多問我的問題，而我的答案即室利阿羅頻多的：『只若人類同意於精神性化了。』

而且我還加上說：時間迫切了，——從人類觀點看。

(問)

你在某處說過：『人應是自己神聖了，然後能受得起神聖「愛」的壓力，』這意思是凡人應變到神聖了，然後「愛」方能遍布地上嗎？

(答)

你的意思是說神聖「愛」的顯示，只在人已化爲神聖之後麼？你的意思是這樣？

(問者)

我們所了解的是如此。

(答)

哦！所了解的是那樣！
但我不相信那是原意。

首先，我們且取歷史事實，倘若有的話。這便是說，由於分離的力量的作用，知覺性已變爲無知覺性了，而物質，像其這樣創造成了，在一如此全般無知覺性的基礎上，以致

在「原始」與所造物之間，好像沒有任何接觸的可能。又是由於這無知覺性如此全般，遂致必須有神靈「知覺性」在「愛」的形式里之直接下降，而不經過渡境域。是神聖「愛」之降入物質，偏徹之，在其組合上加入一新原素，然後方容許有上升，在我們覺遲緩，但是無間斷，由無知覺升入知覺，由黑暗升入光明。因此，不能說「愛」之顯示，必在創造物已化爲神聖之後，反之，恰因由其顯示，這創造乃能重復化爲神聖。

但我在那處所說的，與這無關。

我不是普通說這世界，而是單獨說及人類知覺性；而且，必然，我是牽連說到這事，即此神聖底「愛」，使一切靈動，透入一切，支持一切，促進一切，使之進步而上升到「神聖者」，却未嘗爲人類知覺性所見到，感知；而且，縱使爲人所見到而如其量，他難於支持牠，不但難於含納牠，甚至，倘若我可這樣說，不能容忍牠，因爲牠的力量在其純粹狀態中，牠的深密性在其純粹狀態中，皆屬一極強底性質，非人類天性所堪承受。唯獨是牠淡薄了，變了形，化爲稀疏，變到陰闇，乃能爲人類天性所接受。唯獨時當牠遠離了

牠的真性，和牠的真元本質，然後人乃接受牠，此外，還贊許牠，將牠光榮化。這便是說，牠應是已非常離了經，方可為人類知覺性所容受。若要人類知覺性採納牠，容忍牠，承受牠在牠的充實和純粹狀態里，則應先自化為神聖。

這便是我會要說的，不是其他什麼。我確定說一個凡人，除非他自己升到神聖底高度，必不能接受，推許，認識神聖底「愛」。應當是牠終止其為神聖了，方為人所容受。

但這是關於知覺性的一外在底，膚淺底現象；這無礙於此「愛」之在「恩慈」的形式下工作，幾乎不為人所識知，而恒常偏處在工作。而且我以為實際當牠未被識知時，乃工作得最好，因為即使是所謂人類的悟解，已經是畸形了。

這便是那句話的意義，不是其他什麼。我那未嘗說及一宇宙現象。

☆

☆

☆

『身體的限制皆是一型範；心靈和心思皆應自加傾注於其中，將其打破，且恒常在較廣大底範圍中將其重新型鑄，直到在這有限者與那無限者之間，尋到了一和諧的公式。』

（思想與警見）——「型範」是什麼意思呢？

（答）

倘若你沒有此身體具備一精確形式，倘若你沒有一已形成的個性，全然明覺，且具備一固有性格，則你和你們全體皆會彼此混融，人不能分辨你們了。即算你只微微進到內中，進入最近物質的情命體，那里便有這人的和那人的震動之那麼一團混雜，以致非常難於分辨你們。設若你沒有這身體，便會是無可分解的混凝一團。因此，是此形式，是此身體之顯然為精確和固定底形式，乃使你們分別為這人那人。於是，這形式成為型範了。（向那兒童說）——你知道一個型範是什麼嗎？——是的！將某液體或半液體形式的流質傾入其中，待其凝固，人可將那型範打破，而得到形式精確的對象。那麼好了，此身體形式，便

作為一型範，乃使種種情命力量，心思力量，可取一精確形式，使你成爲「一個人」，與他人分別。

只是一點一點，非常遲緩地，由於生命的運動，由專心和善良持續底教育，你方開始有感覺，專屬你個人的，有情緒，專屬你個人的，有理念，專屬你個人的。一個人化了的心思，是一極稀罕之物，非受過長期教育不會出現。否則，只是一種思想之波流經過你的頭腦，又經過他人的頭腦，又經過大衆的頭腦，而這一切皆在一長永底運動中，其間沒有個人性。人思想他人所思想的，他人又思想他人所思想的，於是凡人皆那樣想，在一混雜里，因爲，我重複說一遍，這是思想之波流，思想之震動，從一人傳到另一人。倘若你注意觀察你自己，你可很快見到，在你極少思想是屬於你個人的。你何自取得之呢？得自你之所聞說，得自你之所閱讀，得自人所教者；在凡此一切中，有多少是你自己的經驗，自己的返照，純屬你個人的觀察之結果呢？不多。

唯獨是時若人有一深密底智識生活，有返照，觀察，綜合諸理念的習慣，然後，一點

一點，一心思底個性形成了。

大多數人，——我說甚至是有教養的人，——在頭腦中能有最相違反，最相矛盾的理念，而竟不自知其矛盾。像這樣的我曾有多個例子，即懷蓄理念的人們，甚至嘗有政治的，社會的，宗教的意見，在一切充作人類智慧的高尚境界里，而竟在同一主題上有絕對相反的意見，然自己並不覺知。倘若你觀察自己，你可見到你有許多理念，倘若你顧其不相違忤而并在一處，則牠們需要一大串中介底理念，發自思想之浩大擴充的，將其聯繫。

因此，在一個性將真實是個人底，而有其自具的性質以前，必將其盛在一個瓶里，否則牠會像水一樣散漫了，全然不會有形式。

有些人，在夠低下底程度，認識自己只在其所負戴的名稱。其認識自己與鄰人相分別，也只是由名稱之不同。若問之曰『你是誰？』——『我名叫某某。』稍後一些時，有些人回答其職業之稱或其主要資格。例如說：『我是畫師。』

但是在某一水準上，唯一底回答便是名字。

而名字又是什麼呢？一名詞而已。在那後面何所有呢？毫無所有。一彙聚不確定底事物，全然不代表某人之有異於其鄰人者。其所以異者，只因其有一不同之名。若凡人皆有同一名稱，則大為困難分別其為誰為某。

在我最近為你們解讀的一書中，曾有一處說起某個奴隸，若問他一個問題，他常是回答以他的名字。是了，在凡所稱為奴隸者，這已是一進步了，一概稱之曰奴隸，而全皆接受此同一名稱，因此便是同一人，因為他們毫無個性；他們只有一種職業，而此職業在相續一系奴隸皆同，他們全體有此同一名稱。則說出自己的名字，已是一進步。

常人普通只以一種習慣而生活，這習慣難說是半知覺。人生活着。甚至不客觀自己所作的，為什麼作，如何作。作其事是由於習慣。凡出生於某一環境中的人，出生於某一國度中的人，自動地取得其習慣，不獨是物質上的習慣，亦復是思想習慣，感覺習慣，以及行為習慣。他們作為而不觀其所為，非常自然，若有人提示他們注意到這事，倒使他們驚異了。

終了，人有某種一定底習慣，在睡眠，言語，飲食，動作等事，作之像十分自然底事，不驚異其為何故抑又如何：全時皆在自動自發地作一切事，由於習慣；不自見其所為。而設若有人開始觀察自己之所為，觀察其感受，思想，則他好似一現形鬼怪。

因此，個性全不是通則，個性是例外，倘若你沒有這種特殊形式皮囊，即你的外表軀殼，你的相貌，則人幾乎無從分辨你們中這人那人，如我已說過了。

個性是一勝利；如室利阿羅頻多在此處所說，這勝利只是一初步。時若你在自己已經體會到幾乎是一獨立人物，明覺自我了，其次所當做的，便是破除這形式而更遠向前進。例如，設若你願在心思上作進步，便應當打破你的一切思想形式，你的一切心思構架，以便另作其他的。因此，起初，需要一巨大底工作，自己個人化，其次，又應當毀壞一切已成的，乃能進步。可是，若你不觀察自己作為，而全憑習慣——自然非偏處皆如此，——工作，讀書，發展自己的習慣，試行稍稍建設自己的習慣，則作的十分自然，甚至不覺到自己作為。

唯獨是時若外在形式發生磨擦了，你乃開始感覺你與他人不同。否則，你便是這人或那人，一隨你所負之名。唯獨是，我重複說，時若有了磨擦，有些什麼不對了，然後你見到有所不同，否則你並不見到，你原非不同。如實，你們這人和那人，極少，極少有分別。究之，原始是一，豈不是？而創造必是多。這應表出已是一浩大工作，使此多性明覺其為多。

設若人極注意觀察這事，或許是倘若創作保存了牠的原始之記憶，則也許牠永未分化為殊異底多性。或許在每一有體之中心有一完滿底一性之意識；而殊異性或許從來未曾表白。

這一性之記憶既失，則知覺殊異的可能性乃生；時若人進入無心知者中，在另一端，則又重復墮入一種一性，不知覺其自體者；其間分殊性如在原始中一樣未嘗表白。

在兩端，同其無殊異性。在一個場合，是由對一性之至上明覺，在另一，是由於一性之絕對無知覺。

形式之固定，乃是一手段，由此個性得以形成。

父

父

父

(問)

爲什自開闢以來，便有此男女之別呢？

(答)

自那個創造開闢以來呢？你說那個創造？地球的創造？

起初，這是不正確的。有些種類無此分別；而且從初無此分別，這是第一。第二，地球上創造純是一物質底創造，這是宇宙創造的一種凝化和結局，可是在宇宙創造中，這分別不必然存在。一切可能性皆在，一切可能底事物皆存在過且仍存在，但這分別全然不

在創造的基礎上。

然則你的問題不立，因其不正確。

(問)

但爲何這分別存在於物質創造中呢？

(答)

我向你重複說，從太初這不是如此的。一動物學家可能告訴你有些種類全不如此。是「自然」試用此法——「自然」試行過許多事，她將此二者作爲一，她作成了一切可能底種性。她試行此方式，或者，這在她似較可行。

可是在其他諸界，即算在此世間界，在此世間諸微妙界，即使在微妙物理界，和在情命界與心思界，倘若有諸有體如是分別，亦有其他非男性亦非女性。這是存在的。例如，在情命界，極稀罕遇到性別之不同，普通皆是無性別之有體。而我非常疑惑，天神世界，如人所描述者，是否大爲人類思想所影響。無論怎樣，有許多神聖是無性別的。因此，這

分別簡單是「自然」的一種手段，用以達到她的目的。這便是一切，沒有其他。應當承認其如此。這不是一永恆底象徵，——全不是。

有許多人，重大地把住這分別。倘若他們高興，亦任他們作如是觀，但這在其自體全不是一究竟之事，既非永恆，亦非圓滿。這也許是高上心思的創造之理想，這是可能的，但仍然還不是全般，僅是局部。可是究竟說，有人若愛好此一分殊的，可如是觀，倘若這使他們高興！但若這使他們感興味。這有其好處，這有其不方便處，許多不方便處。

(問) 如你所說，在情命界沒有這分別，是什麼顛倒過這情況呢？

(答)

我不說其不存在，我是說這不是一普通律則，而且，相反的，人更尋常遇到無性別之有體，甚於有性別者。而且亦可能是在情命界中，此分別甚由地上的影響而來。然則怎樣呢？這些問題的理由？你要達到什麼結論呢？這是我要問你的。誰告訴你從創造開始以來便是如此呢？是那些人專要其長此繼續這樣麼？我重複說，倘若他們高興，這麼決沒有人打擾

他們。倘若這使他們感覺有興味！

(問) 身體的轉化，是心思和情命轉化之後纔有呢，或還是自動隨之而來？

(答) 普通這種轉化是自上而下，非自下而上。

明顯的，倘若你徹底是一唯物論者，你會說形式之上升乃產生新底能量；可是究竟話來，這不甚正確，普通事情發生不全然是像那樣，我很可爭勝，要你去轉化身體，倘若你的心思未經轉化。你稍試試，看是怎樣的！

你無從轉動一指頭，說出一字，走
不出來的身體，倘若你內心思未先轉化？

倘若你長住於一無明境界中，——倘若我可以說，竟是全般無明，——你的心思安於

其內，你如何希望你的身體轉化呢？

一
問

(答) 有時身體作出一大抵抗。那理由是什麼呢？縱使心思不參預，仍然有一大抵抗。

最大底抵抗在什麼地方呢？在你的頭腦里。這不獨某個人爲然。普通最反對改變的，是物理心思；豈不是，在自信其有效能上十分頑固，——哦！——在其於其無明之愛好上，於其思惟方式，於其看事物的方式，於其不要知道的方式之愛好上。

這便是一切？

(問)母親，我要求救治！(沈默良久)

(答) 這，這便是救治。

問：於今「超心思」已降到大地，一直底轉變而不經過出生是否可能呢？

(問) 是的。

(答)

不是直到最屬物質的一界；是直到可見的微妙物理界，是，由中介諸識而可見，即生理體諸識與微妙生理體諸識之間者；例如，好像人所感到的一氣息，好像一陣輕風，好像某些微妙香氣之嗅覺。自然，凡有內中視見者，可以見到；但是，較之最屬物質的諸識，牠們却無此永久性，為此生理身軀所給予者，如我們在物質上所認識的。現相是有的，是，甚至視見也有，但是飄忽掠過。是物質中的安定性，固定性，乃所未嘗得到。我是說有接觸，甚至有觸覺之相接，有知見，可是沒有此物質軀體所給予的永久性。這皆是飄過底現象，自然，不給你那全然可觸知的真實之同樣底印象。可是那影響是恒常的，其參與也是恒常的，其知見也恒常，但沒有這生理身體常於其自體為同似者之安定性；例如，時若牠走出室去而又進來，其出其入乃同此一物，或者，時若你坐於某處，那麼，身體佔據一位置，這是非常具體的一方式。我無從說，因為我不知道一切在地球上所已發生的事以及正

發生的事。但是據我所知，人還沒有得到這個，這具體底永久性。

可是這仍是屬於物質的，因為人有其視見，有其接觸，有其聽聞；可是，聲音，牠無須是極為屬於物質的，微妙生理體之生命之震動，可使人很好聞到；這誠然是夠奇妙的，聲與香，似乎在微妙物理界是最有永久性的，甚於形色；而且有某一觸識，非常非常具體。可是似這物理生身之粗重物質之當前，絕對決定且具體地占據一位置，且阻止他物之占同此一位置，這似乎還不可能。因此，直到現今人之所得者，應當是較最粗重底物質性為稍流動一點點。

(問) 這進步是否依乎人類知覺性呢？

(答)

你的意思是說為了一最完全底物質化？這依乎某一種處理物質之震動的權能；這權能必然是某種知覺性的境界的結果。而且一切依乎人所取的觀點，因為沒有任何進步可成，倘沒有神聖「意志」之准可。究竟說，在這創造中沒有任何事能發生，倘若沒有這准可。

(問) 第一個超心思底身體，將是非物質的麼，不經過世間出生的一變化？

(答)

哦！對不起，不應當混淆。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性是一純超心思底創造，另一可能性是由一物理生身進步變化為一超心思底身體，或母寧說由一凡人身進化為一超人身。這進步底轉化可能需要許多年，也許年數很鉅大，然後產生出一有體，不復是在動物這名詞的涵義下之人，但仍然不是正當說為一超心思底有體，完全形成於動物性之外，因為其淵源仍必須為一動物淵源。可能發生一變移，一轉化，足夠解脫此動物淵源，但終歸一樣，那不會是一純粹底完全底超心思之創造。室利阿羅頻多說過，將有一中介種族，「一民族，或許某些個人，我們不知道」，一過度階層，作為過道，或者可能延續，一隨創造之需要和必需。可是倘若人從一個身體出發，如現在這樣底人類身體，則其結果永不會與純粹超心思底方法和程序所形成的人物相同。他或許在超人道上前進已甚遠，在這義度下，即一切動物表相皆已消滅，但他不會有那絕對底完善，如一身體在其形成上為純粹超心思的。

(問) 在那轉化了的人類身體，會有沒有男女的分別呢？

(答) 你說什麼？

(問) 倘若「超心思者」接受這轉化了的身體……

(答) 接受？這「接受」的意義是什麼？

(問) 便是說「降入」這半人類底身體，會不會有一區分呢？

(答) 但這不是像那樣呀！這不是一瓶子，人灌入一液體，不是那樣的！

你問是否身體會保持其男性或女性形式？可能這會聽進到那宅舍中者，那入居者去抉擇。這使你非常感興趣，這分別？

(問者)

你告訴我們說不會有分別，但許多分別仍會存在。

那一觀點看呢？

(問者)由性別理念的觀點，是有兩性不同。這仍會存在。

(答)

理念！但這是思想着的人之錯誤！人很可過去，不思想。這些非常渺小底思想範限應當消除，在你甚至試行轉化你的身體以前。倘若你仍處於這些渺小底純動物性底理念之間，則不會有很大底希望於你之能以任何少許辦法而轉化你的身體。首先你應轉變你的思想。這，豈不是，這仍是全在下層盪伏之物。倘若你不能感覺到一活着且知覺着的人物能完全自由，即算在某一形式中，無有於一切性別的理念，這便表示你直到頸項仍沈浸在原始動物性里。

(問)

在內中，人是感覺到的，可是在物質生活的實際里……

(答)什麼，實際？

(問)在外表生活里，我還未曾實踐這個。在內中……

(答)

你消磨你的時光在那上面思索？

但人可在二十四小時中過二十四小時，而沒有作這一分別的思想！真應是被這事催眠了。你相信我向你說話時，我便思惟你是一男子，而我向多羅說話時，我便思惟她是一女子？

(問者)可是仍有一分別呀！

(答)

這全然不是必須！

(問者)

在原則上我懂得。

(答) 在原則上！什麼原則？

(問者) 原是沒有分別。可是當我接觸某人時，我是對一男子或一女子說話。

(答)

是哪，這對你和對那人是非常可惜。應發生的事剛剛相反。時若你接觸某人，和他說話，剛剛是那超出一切動物性者乃你所與談話者；你所對而談說者，乃是心靈，從來不是身體。人所要求於你又有多於此者，因為人要求你說與「神聖者」，甚至還不止於心靈，要說與萬有中的唯一「神聖者」，——而且要明覺這個。

(問者) 可是倘若人唯獨自己是明覺，而對方是一野人？

(答)

倘若人唯獨自己是明覺？你何由而知？且如何，又在那一界上你斷定對方不明覺呢？

(問者)

由其回答的方式……

(答) 但也許那人對你作同此思想！

雖然，在我，我可告訴你，時若你與某人說話，長此仍不是說與那神聖「當體」，這意思是甚至在你自己猶未曾明覺這「當體」。然則是巨大底武斷，去斷定他人所處的境界。你於此何所知呢？倘若你，你不明覺他人中的「神聖者」，憑什麼權力你能說那人明覺或不明覺呢？你基於什麼立場呢？基於你的渺小底外在智識？但牠毫無所知！牠全然不能知見任何事物。

除非你的視見恒常是見到萬有中的「神聖者」，不但你無任何權力，亦且無任何能量去判斷他人所處的境況。沒有這一視見，自發地，不用力，而對某人下此一判斷，這恰恰是室利阿羅頻多所常說起的心底武斷。而事實在此是凡有此視見者，有此知覺者，能見到一切事物中的真理者，全然不感到有此需要去判斷任何事。因為他了解一切，他知道一切。因此，一了百了，我當向你們說，一自那時分起，你開始判斷人物，事情，環境，你便在最完全底人類無明里。

可如此概括說：時若人了解了，便不復判斷，時若人判斷，便是還不知道。

判斷是最初諸事之一，先應完全從知覺性中滌除的，倘要在超心思道上走一步；因為這，這既不是一物質底進步，也不是一身體的進步；這只是很微小底思想的進步，一心思底進步。除非你從心思上已除去其一切無明，你不能希望在超心思道路上走一步。

誠然，你已說出了一巨大底事。時若你說，『我不能說與他的心靈，倘若他是二野人，那麼，你恰恰標出你自己是如此。這便是一切。

凡真誠有過神聖「當體」的經驗的人們，凡真實與「神聖者」有過接觸的人們，皆常說同此一事：有時，或甚且是恒常，是在那班最被凡人所譴責，所蔑視的人中，最被人類的「智慧」所貶斥的人中，能見到神聖底光明在輝動。

這不是空言，這皆是生活底經驗。

舉凡這些意念，好，壞，美，惡，高尚，卑下，皆是屬於人類心思之無明的意念，倘若人要真進而與神聖生命相接，應先完全解脫了這種無明，應自躋於知覺性的一境界，其

間這些事不復有真實性了。高尚和卑下的情緒完全消失了，代之者，是其他一性質甚為不同的事物。是一種能量，能滲透外表現相，透過假面貌，革除舊觀點。

這不是空言；這完全是真的，一切的現相皆改變了，全般改變；人生，萬事萬物，皆與其所現似者全然不同。凡此於世間的接觸，知見，整個失去了其真實性。是這，現似為不真實，屬妄想，如幻影，不存在。然有某個事物，某個事物却非常有實，非常具體，非常屬物質，乃成爲有體的真實性，與尋常觀看方法全無共通之點。人有此一知見之後，——知見工作，神聖力量，在現相後工作着的運動，亦在現相之內且由此現相者，——則開始有準備於生活着某事物，較凡夫尋常底虛偽爲真實了。但非在此以前。

這沒有妥協。這不像出離一疾病而恢復健康，——這應轉換另一世界。時若長此你的心思對你爲真實，你的思惟方式對你爲一真實事物，真實，具體，這便證明你還未到此地步。首先，你應轉到另一方面去。然後你能懂到我所說的。轉到對方去。

而這亦不真實，以爲人可一點一點懂到了，這不是那樣的。這種進步，不是那樣生的。

較真實的，是人像封閉在一殼子里，而在此殼子里正有事在進行，好像鷄雛在蛋里，——其內中正有事在，準備着。這是在內中，人見不到。在殼子中有某事發生，可是在外表見不到什麼。僅是人已準備好了，然後有其能力破出殼子，出生於光明白晝中。

而這又不是人變到漸漸愈能知，愈能見；人是被封閉住了——被封閉住，——縱使是敏感底人，也有此可怖之感覺，是有某事物阻滯你見到，通過；人試行通過去，却發現自己面對一堵牆。於是叩着，敲着，碰着，而通不過去。

時若人猶在那內中，則人猶在虛偽里。唯獨是有朝一日，由於「神聖恩慈」，人能夠破出殼子，出到「光明」里，然後自由了。

這可能頓然成就，自發地，在出乎意料的方式上。我想不是人能進步地透過。我想人不能漸漸敞破了，敞破了，直到可以望穿。直到如今我還未有過這種例子。毋寧是在內中有一種能力之凝聚，一種需要的深密化，一種努力之堅定，無有於一切恐怖，一切焦急，一切計度；一種需要是如此迫切了，以致人不復顧及後果。

人像炸藥一樣爆發，沒有能抵禦的，於是跳出圍牆，進到光明燦爛中了。
此後，人不會再落到後方。
這真實是一新生。



(此講於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午後八時半廣播。)



有問我是否我們修一集體瑜伽，又集體瑜伽的條件是些什麼？

起初我向你們說，要修集體瑜伽，則必須有一集體，我可以告訴你們成爲一個集體，當有什麼各種不同的必需底條件。但是昨晚我有了一象徵底視見，見到我們的這集體。

在夜初，我有了這一視見，牠使我醒來，有一頗不愉快底印象。於是重複入睡，將其忘記了。但適纔我想起這向我提出的問題，這視景又轉回了。這以一極大底深密性回轉來而且是在那麼迫切底方式上，以致方纔我要向你們說起恰是什麼樣底集體，乃我們所要實踐的，根據室利阿羅頻多的理想，在神聖生命論最後一章所描述的，——超心思底，——

玄祕智底集體，唯獨能修室利阿羅頻多的大全瑜伽，且能實際踐履之於一進步底和愈加神聖化的聚集團體中者，——這時，這視景的記起，變到如此迫切，竟使我說不出話。

牠的象徵非常明顯，雖屬十分慣常底一種，可是，正因其爲慣常，乃屬寫實而不誣。設若我詳細向你們描述這一視見，也許你們不能貫串；其事甚爲複雜。這是一鉅大旅館的相狀，其間世上的一切可能之事，皆安頓於其各個房舍里，而凡此一切，又在恒常底變化中。

這建築的許多部分，甚至整翼建築，突然被毀壞了，雖則所有入客仍寓居其中，而是那麼一會事，即倘若人在此鉅大旅館中出離一下位置，則頗冒險了，回來會尋不到所住的房舍，因爲牠被摧毀了，而人又正在重新建造，却按照另一藍圖。這有秩序，也有組織，但同時有此不可思議的紛擾，凡此一切，皆適成一象徵，必然可引用於室利阿羅頻多在這里所寫的（原註），關於身體轉化之必需，以及所將發生的一種轉變，使生命可化爲神聖生命者。

（原註）神聖母親正讀着超心思轉化論中一段（神聖身體）。

我的視見多少是像這樣，在某處，在這奇鉅底建築中央，有一間房子，似乎是爲一老母和她的女兒保留下來的。那老母，一位老太太，主婦，是非常重要且大有權威，關於整個組織有她的意見。那女兒有一種運動和活動的能力，使她能同時在各處出現，即算她留在房子里，而那房子，還可說却不止是一間房子，倒是一分宅，其特殊形勢是恰居中央。女兒常是在和她的母親討論一些事。老母要任一切事仍其那樣，保持其自有的旋律，便是說，恰是此一慣性，毀滅一事物以便重加建造，又再將此毀滅，更重建造另一個，這便使此建築成爲混亂不堪的狀態。女兒却不喜歡這樣，她有另一方案。她要將尤其是某一異常新奇底事物，加到這組織里，一種超上組織，使凡此一切紛擾更不必需。終於彼此未能諒解，她便離開這房子，出作一番普遍觀察。她各處巡視，看過了她所要看的，於是她便要回原房作決定底計量，——恰在這時發生一夠奇巧的事了。她正確記起那房子在什麼地方，可是每趟她前去時，或則梯子不見了，或則一切皆改，改變到使她認不得路；於是她走到這里，又走到那里，她走上，又走下，走出，再走進，到處尋索，——尋不出到那房子的路。

凡此一切，皆有實際形像，甚為慣常，亦甚平凡，如常在此種象徵視境中所見者，人又見到這旅館的管理處，有一位女士像是經理，她保持所有的鑰匙，知道某人住在某號房里。女兒於是去找到了這人，問她說：「你能指出到我房子的路麼？」——「當然，這非常容易。」凡在旁邊的人皆帶着奇怪底神情望着她，好像說：「你如何可這樣說？」但她立了起來，發命令似的要得了鑰匙，那房子的門鑰，說：「我引你到那里去。」她走各條不同底路，可是那麼紛歧，那麼奇怪。女兒跟隨着，非常留心不失見了她，於是，恰在那時明明是要到那所謂房子的地方了，頓然，經理和她的鑰匙——皆不見了！這一不見之感如此深銳，以致同時一切皆失。

爲了幫助你們了解這謎，我可告訴你們，那老母代表物理「自然」，如其如是，她的女兒，則代表新創造。經理，便是心思知覺性，如「自然」至今所作的世界的組織者，便是說，最高底組織着的意識，顯示於物質「自然」，如其至今存在爲物質「自然」中者。這便是此視境之解鑰。自然，當我醒轉時，我立刻知道所以解釋此原似絕對不可解釋的一

問題者。經理和她的鑰匙突然消失，是一明白底表徵，表示她全不能領導那可稱爲新世界創造知覺性者，到她的真正處所。

我知道了這個，但於此我沒有那視見，這便是說，這是一仍有待於顯示之事。那事物尚未在此建築中顯示者，剛剛是那種知覺性，可將此凌亂之創造，轉化爲一真實底事物，真實懷蓄於念，願望於志，實現於行者，有其處於適當地位之中心，一公認的地位，且有真實有效底一權能。

這象徵是十分明白的：一切可能性皆有在於此，一切活動皆有在於此，但皆在凌亂和混沌狀態中。皆無組合，亦未歸向任何中樞，更未環繞而統一於某中樞獨一真理，知覺性和意志之周際。於是我們回到集體瑜伽這問題了，且是何種集體方能使其實現。這集體應該是什麼？

這必然不是任意底建造之一種，如人所爲的，其間一切雜陳，凌亂無序，無有真實，凡此一切皆只爲幻想底繫帶所聯繫，如在此以旅館的牆壁所象徵的。在人類尋常底建造，

例如一宗教會社，其繫帶爲寺院的建築所代表，其衣裳相同，事業相同，甚至動作皆相同，我不妨詳說：凡其人皆穿同樣底制服，皆在同一時辰起床，皆吃同樣底食物，皆聚而作同一公禱，諸如此類。這有一普通底同一性，自然，在那下面，是知覺性之混沌，各走各的路，因爲這種同一性，直推到信仰和教條之同一，是完全虛幻的。

這是人類集團的最通常底典型之一；圍繞一同理想，一共同行動，一共同實踐而團聚，聯繫，合一，但是在全般人爲的方式下。相反的，室利阿羅頻多教示我們說，一真實團體，他所稱爲玄祕智或超心思底團體，其存在唯獨由於其中每人的內心之實踐，由其中每人與本團體一切餘人，有真實底，具體底一體性與同一性；這便是說，每人當感到自己不但像是在某方式下與一切餘人相聯合的一員，而是感到一切爲一，皆在他自己。在每人，一切餘人皆應是他自己，甚至有如他的身體，而且不是在一心思底和不自然底方式上，却是由一知覺性之事實，由一內中之實踐。

因此，在希望此玄祕智集體實現以前，應是每人首先變成了或多多多少少已開始變爲玄

祕智者。這是明顯的。個人的工作應當前行，集體底工作隨後；可是自動而無任何意志之勉強干涉，會發生這樣底事：個人之前進，可說是爲這集體的境況所管制，或甚至爲其所抹煞。在集體與個人之間，有一種相互依賴性，是無從全般解脫的，即算人試行要解脫。即算某人以其瑜伽，試行自加全般解脫出凡間和人類知覺性境界，仍然在其下意識中，會多多少少聯繫於大衆的境界，這是滯礙着，拉人向後的。人能試行加速前進，能試行拋下纏累和責任之全部重量，可是，不顧這一切，即使是最在最高境界的人，且在進化的行程上走在最前的人，其實踐仍然依賴大衆的實踐，依賴凡間大衆所處的境界。而這，自然拉人退後，這竟到那種程度，有時須等待若干世紀，待「大地」有準備了，方能實現其所當實現者。

這是爲什麼室利阿羅頻多也說過需要一雙重運動，在個人的進步和實踐的努力上，應加以一番努力，即提高集體，使其作一必須有的進步，可以允許個人有更大底進步者，——大衆之一進步，可使個人更前進一步。

爲了這個，我相信有時大家作一番集團底靜慮爲有益；致力於創造一個共同底雰圍，較之我昨夜所夢見的大旅館稍有組織一點！

這麼，人所可利用於這些靜慮者，便是深入自己內中，進到儘其可能深遠，去找到那處所，其間能感覺，見知，或甚至創造一個一體的雰圍者，在那里，有一秩序與組織之力量，能將每一分子安置於其適當地位，再生一新而整秩底世界，超出此時所有的紛亂以外。



『一超心思已有在於此，但牠已內入，隱藏於此顯了底心思，生命，和物質之後……』
 (超心思之顯示——原書第七十八頁。)

(問) 什麼是『內入了的超心思』呢？

(答) 和未內入者一樣！

同一事物有多個說法。室利阿羅頻多也說過，倘若「神聖者」未嘗存在於萬事萬物的中心，「他」便永遠不能在此世界顯示，這是同一事；或者如他所說，真本在其淵源上亦

在其至深底結構上，這創造是神聖的，這世界是神聖的；這是爲什麼此一神聖性有一日將能顯了，變到可觸知，充分表白，代替如今一切將其隱蔽者，使之變形者。直到如今，這神聖性的顯示，爲此世界所礮限，如我們所見者；可是其顯示是無界限的，而在此心思世界之後，——在此心思世界中，人類是極峰和表率，——將有另一真實，如他所稱爲「超心思」者；如實這是接踵心思的一步；由像這樣的 world 看去，牠自然會是超心思底，便是說，超出心思以上。室利阿羅頻多也說過，這一新步武，(或「等級」)，真會是一個世界變成另一世界，因爲，直到現在，凡所創造皆屬於所謂「低等世界」，這爲「無明」所統治，托基於「無心知者」，而那另一世界，會是一全般翻轉，凡所創造皆將屬於一迥乎不同底世界；不復基托於「無明」，代之者，是「眞理」之基托。這是爲什麼那將真實是一個新世界。但是，設若那世界之真元，原則，未嘗先有在於這我們所認識的世界之內，則不會有任何希望這個將轉變爲那個，將是兩個世界那麼完全不同，相反對，以致其間不會有任何接觸，而且，必然的，一旦人出到那「眞理」，「光明」，「知覺性」的世界中，

人可說會是變到不見了，對此無外地屬於「無明」和「無心知」的世界，會變到不存在。縱使時或這轉變將已成就，如何這兩者間會有一關係呢？如何這新世界將在這舊世界上有一作用呢？這是因為，在其真元上，且在其原則上，牠原已內在，閉住於舊世界里。如實，牠已在於此，在至深處，隱藏了，不可見，不可識，非顯了，——可是牠有在於此，在其真元上。雖然，除非從至上高處，有超心思底知覺性，力量，和光明，直接顯示於這世界上，如一年半以前所發生的事，則這超心思者，在原則上潛存於這物質世界如其如是者之最深處，永遠不會有顯了之可能。其醒覺及其在下方之出現，將是對從上而來的接觸之反響，這接觸可發動埋藏於物質如其如是者的深處之相同原素。此外這也是正在發生的事。可是如我少久以前向你們談過，這物質世界，如其如是可見，如是有效能，對普通知覺性是如此雄強，如此絕對真實，以致牠可說是吞併了這超心思底力量和知覺性，當其顯示之後；於是需要一長期底準備，庶幾其存在單是能被覺到，感知，怎樣在任何方式下被瞥見了。此一時「牠」所從事的，正是這種工作。

這事所將占的時間，難於豫見。這將甚依賴某數量人物的善願和接受性，因為個人進步常是比集體快，而且，以天性而論，人類是命定了要顯示「超心思者」，先於其餘的創造物。

在這合作的基本上，必需地，必需有要改變的意志，不復是人之爲人這樣，事物也不復爲事物那樣。有多條路達到那里，凡諸路道皆好，時若其成功！人可於事物之如是者深感無味，熱烈願望出離這一切，臻於其他什麼。人能夠，而這也是比較積極一路，人能夠在自己內中，感到有接觸，有某事物積極是美且真，那接近了，自願地拋下其餘一切，庶幾沒有任何事物，重累這向新底美與真理之長征。所不可缺少者，無論怎樣，是一烈烈底志願，要進步，願意且歡喜地捨棄凡足以阻滯此行程者；從自己遠拋障礙此進步者，走向那未知者，而具有熱烈信心，信仰這是明日的真理，無可避免的，將必然發生，一個真理，非任何人，任何不善願，甚至「自然」之願，能阻止其變爲真實，——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一個真實，此時正自從事於要實現，而凡知道改變的人，知道不爲舊習慣所負累的人，

將有此幸福：不獨是見知，亦且是實踐。

人睡去了，遺忘了，讓自己便那麼活下去，——人遺忘，長時忘記。可是倘若人記憶，記起自己是正當一特殊底時分，一獨特底時代，有此莫大幸運，這無可計量的特權，去佐助一新世界的誕生，則自然容易能除却凡為進步的阻塞和障礙者。如是，最重要的，似乎是記起這事。即算一時人還沒有這事的可觸知的經驗，也當於此確然，有信心，常時記住，恒常喚起，以此理念而入睡，以此見解而覺醒；凡有所為，在後方好像一恒常底支柱，即為之以這偉大底真理，人是佐助一新世界的誕生。

我們皆能參加這事，我們皆能變成這新世界。而且，如實，時若人有如此神妙底一機會，便當有準備於拋棄一切，為之這事。



(問)

設若「超心思者」是隱藏於事物之後，為什麼如此難尋到牠呢？

(答)

因為牠是隱藏了！

室利阿羅頻多解釋說，設若萬事萬物之後沒有超心思底真理，世界永遠未能組成，即使像現在這樣組織。人有此印象，有一知覺性具有一非常明確底意志，按照一非常精確底方案將萬事萬物組織成了，這不能是無明的亦不能是無心知的結果。

真本說，你的困難，見不到事物後的「超心思者」或「真理知覺性」，剛剛表出你個人的無明與無心知的量度；因為出離了無明與無心知的人，見到這非常明白。因難依乎人自己所處的無知覺的境界。但在已超出這無知覺的境界的人，全然不難尋到「超心思者」，牠分明可知見。

倘若人進到一稍屬哲學或心理學和主觀的見解，則很容易覺到事物的一種客觀底非真實性；而凡於尋常知覺性為唯獨真實，可觸知，具體，可量度者，皆化為那麼流動，幾乎

自體相違，沒有真實性，除了在見知事物的知覺性中，——皆是一絕對可變換底真實，有時完全自相矛盾，一隨知覺性的主見。設若我們將所有對於世界之各種解釋，各種表白牠的方式，一一陳列於我們面前，則將見是一系觀念，有時絕對相反，而仍是各層不同底知覺性，施於此同一個事物。如是，在一極端，可得到此肯定。凡存在者，皆是神聖「意志」之一整體底和全般底表現。某派思想家，依乎個人經驗，肯定萬事萬物皆神聖「意志」在一完滿底方式上之表現；而全在另一極端，又可得到此否定。世界是一混沌，沒有節律，也沒有理性，其出現則人不知其如何，也不知其爲何，其歸往亦不知其何去，牠無任何邏輯，任何理由，任何聯貫性。牠是一偶然。牠是偶然如是，人不知其緣故。

那麼好了，倘若你看這兩極端，倘若你取凡所說的，凡所寫的，凡所教的，凡所思惟的一切，關於這世界者，從一極端達到另一極端，皆陳列於你面前，倘若你能看其全般，則你將見到是關於此同一世界，其解釋竟可全般不同，則這世界可以說只存在於看牠的人之知覺里。

於此必定有個什麼，但這個什麼，應該是超出了人對之所思惟者，甚是出此以外，迥乎不同。於是人起一全般非真實且不可攝持之感覺。

真本說，世界的真實性全屬主觀，依乎個人的知覺。世界無任何客觀真實性，因爲，在一方面，人能說這是無上明覺底無上「意志」之結果，而一切皆爲這所統治，而在另一方面，人能說這是一毫無任何存在理由之物，是一不可捉摸的偶然，——可是這兩個相違反的意念，皆可施於同此一現相上。

你從來未曾思量過這事？

每人有他的理念，多多少少是明確，多多少少是有組織，多多少少是精詳，是這理念他乃稱之爲世界。每人有他的看法，有他的感覺方式，有他與其餘一切的關係，是這，他乃稱之爲世界。自然他自處於中心，於是全世界乃環他組成，一依他看，他感覺，他了解，他願望之的方式；一依他自己的反應；可是，因其對每個知覺者爲不同，這意義便是我們所稱爲世界者，在牠自體，全然逃出了我們的知見以外。這應另是一物，應該我們出脫了

我們個人的知覺性，然後能了解牠是什麼；是這，乃室利阿羅頻多所謂從下半球達到上半球。在下半球，有如那麼多世界如那麼多個人，在上半球，有個什麼是如其爲是，其間一切知覺性皆當聚遇。這便是室利阿羅頻多所謂「真理知覺性」。

如人類知覺性進步，如量，牠愈進愈有此相對性之感覺，而且，在同時，有一種感覺，一迷茫底印象，是有「真理」，非由尋常工具所可知見，可是必以某種方式而可知見。



『一精神底進化，一知覺性在物質中的進化，在一恒常發展着的自體形成中，直到形式能啓示內寓着的精神，這，乃是世間生存的主音，中樞底重要動機。』

（神聖生命論第二十三章）

（問）

從形式的觀點看，人是不是優勝於其他動物呢？

（答）

我相信這夠容易發現。

室利阿羅頻多說：『形式能顯示精神。』『精神』的顯示之性質，是知覺，了解，和最後，主宰。明顯的，從審美以及純物質形式的觀點看，某些動物的形式是一樣美，或許還更美麗，較之人類形體在其現在這樣底頹唐狀態中，——會有過那些時代，某些人種似乎更爲美好，且更爲和諧，——至若其爲「精神」表現的形態，人類的優越是毫無疑惑的陰影了，因爲，只是人類直立這一事，已象徵其有能力從上方看一切事物了。人目攝而統轄其所見者，非是常在以鼻子接近地面。顯然，人可說鳥類却飛翔，但用着翼翅，難於有在智識上自加表白的工具！這直立的姿勢，是非常有象徵意義的。

當然，從力量的觀點看，或論矯捷，論調柔，人類不比最有此種天賦的動物，可是論

「精神」的表現，沒有任何動物能與人類相比。他是完全為此而創造成的。我們能希望在這可能性上加以其他的，似乎恰是犧牲了的，——但也恰是因為人有表現思想生活的能力，能在自己發展出一些機能，在他只是潛在的。人有教育之能力，他的身體能夠發展，經過訓練。他能增加某些機能。你不能想像一動物，即算是我們所最欣賞的，能夠，比方說，能夠有體育，一純粹身體的訓練，——我不說進學校和學習什麼，只說一有系統的筋肉發展；動物生下如此，只能利用其所有的，牠依自有的律則發展，但牠不自加訓練，或者只在一最原始基本底方式上；牠的原地極為有限；而人却能以一正常有系統的發展，矯正他的闕點和低能。他誠然是第一進步着的動物，能在一有組織的方式上增加他的能量，他的可能性，增加他的機能，得到非他自然而有的事物。沒有任何動物能作這事。

設若我們將人比較更高上底有體，生活於「真理」中者，我們所願變為者，顯然我們能十分貶斥如今人類，我們怨其不完善。可是設若我們置身於那些在進化中恰前於人類的動物之地位，則當認識人類是稟賦了許多能性與權力，為其他的所完全不能表現的。僅是

這事實，他有此雄心，欲望，意志，要認識「自然」的律則，加以主制，以致能使之適合我們的需要，而且，在某一限度中，將其改變，這事是在任何動物為不可能，為不可思議的。

也許你會說我不慣於在一非常和善底方式上論人類，但這是因為人，人類慣於在一過於和善底方式上想着自己！

(問)

這問題呈出了：是知覺性之下降乃發展出形式呢，或還是形式之發展乃促進高等知覺性之下降？

(答)

沒有知覺性之下降，便不會有宇宙。你的宇宙始於何處，又以什麼呢？

(問)

在人類這場合，是動物人使心思下降呢，或是心思之下降乃……？

(答)

你是說：是否在中介體或在高等人猿，有個什麼，以其企慕而使心思下降？可是企慕本身也是那以前的下降之結果呀！

十分明顯的，沒有什麼可以顯示，若其未先前包含於存在者中。人不能從無中發皇出什麼有。可能者，是使原本有在的事物出現，顯示，表白，發展，可是倘若原本無有，則永遠不會有什麼生起。一切進步，一切完善化，皆是某個事物的一番內中努力的結果，原有在於其中者，努力自求顯出。這便是說，在一絕對方式上，是先有原則，後有表現。設若未嘗有一永恒「原則」，一無上「真實性」，——人可隨意加此以任何名稱，——則必永遠未嘗有任何宇宙，因為無中不能生有。

人類的心思之發展上嘗有一長時期，其間人試要極嚴肅地證明是物質之完善化乃產生了「精神」，可是其說不立！（笑）凡你之所為，你的行為的最少一分，便是充分證明，是你起初思念，然後行動，即算是在最微小底格度上。一生命而非一明覺底意志之果，將

是一全不相續的生命。我的意思是，倘若「自然」未嘗是一明覺底力量，一明覺底意志而有一明覺底目標，則永遠未嘗能有什麼是組織成了。這只須稍稍觀察便夠，即算在非常微小底觀察範圍內，這所給與我們的，在一個人的生命中，便可全般心服。

人可能說，主宰了火，便是人類之優勝的一象徵。凡有人類之處，便有明燃之火。兩事使人類顯明超出動物的能為以上者，便是書寫的官能，以及說出語言的能力。此一事是如此明朗為優勝，凡一切發展夠充分的動物，皆極端敏感說出的語言，——這使其幻想。設若你向一個野獸說話，用一非常明晰，音節語調皆調整得非常好的方式向牠說，牠會立刻被吸引，真實起幻想了，——我不是說那些生活在人類近旁的動物。立刻牠們會傾聽，牠們感到一優勝權能在表白。



讀神聖生命論中「人類與進化」章中一段竟，說。

室利阿羅頻多在此提出一辯解。這是觀測此問題而加以解決的方式之一，但這不是說這便是他的觀點。而且這恰是他一向在此書之所為，他提出各種論難，各個觀點，各個概

念，即已將全部各問題提呈於我們之前，然後進而予以解決。我們的講讀法却有一不便處，因為我每星期向你們解讀一份，設若人止於其處，便會相信室利阿羅頻多已是表白了他自己的見解。下星期我又向你們另讀一段，你會見到室利阿羅頻多又表出另一觀點，有時徑直（與前者）相反對，你們便會相信這又是他自己的看法，如是你們會發現一段又一段是一系自相矛盾之言。我向你們說這話，因為我聽到某些人說起，——那班人是疏略地看書也許不在一聯貫底方式下讀，可能他們却相信自己異常聰明而且淵博，——『可是室利阿羅頻多在這書里長時自相重複。他在每一段幾乎向我們重疊說同此一事！』這是因為室利阿羅頻多提出了一切看法，他表呈了所有的問題，終乃提出他自己的結論，證明他所欲教示的真理。於是 he 「重複」了！

自然，稍稍留心讀，便夠了，以免掉在這陷阱里。應當留心，不在一主題的中段便下結論，不要向自己說：『得了，室利阿羅頻多說這是如此的。』他未嘗說這是如此，他是向你們說，有些人以為這是如此的。他向你們指出如何同一問題為多人所表呈，而唯獨是

他已向我們說明一切觀點以後，他乃說出他自己的結論，而且，使人生起無限興味的，乃他的結論常是一綜合，凡一切其他觀點皆得其適當地位，只要其調整得宜。室利阿羅頻多不將什麼除外，他合併一切，綜合一切觀點。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記得所提出的問題：是有或沒有個人的一進化？

有一宇宙底進化，室利阿羅頻多已向我們證明了，但在這宇宙底進化以內，有沒有個人的進化呢？在這段中，室利阿羅頻多已向我們陳述一理論，完全合乎邏輯的，根據這，便全然不需要安立一個人底進化。全宇宙底結合是合邏輯的，能以邏輯說明，而無須介入一個人底進化。

可是倘若我們耐心繼續下去，過了一些時候，他進而向我們證明為何及如何這個人進化之理，應當加入宇宙論的系統內。但我所要知道的，是這問題對你們有真實性沒有呢？是否這與你們所了解的什麼相應？是否你們已懂得可能思議一宇宙在進步中，在進化中，而無需個人之必然獨自進化？

首先應該向你們提出些問題，要先問是否你們懂到宇宙進化與個人進化間之分別，而且問這兩者是如何進行的。

「自然」在她的宇宙進化中如何進行的呢？

(聽者)人死了又再生。

(答)

不是，那是另一事。你說的，死了又再生，死了又再生，這是個人進化的程序；只要是在個人有某事物不死，因為，設若他完全死了，設若他已全般散壞，什麼能再生呢？必然，有某事物應當歷諸生而長存，否則不會是同此一人了。倘若沒有什麼長存，則不是個人在進步，簡單只是「自然」之運用「物質」。

以簡單方式出之，可說「自然」處置一聚「物質」，以此材料，她造成聚合，形成形式，這便成長，其次乃散解。形式不能像各個原素長存。為什麼不能長存呢？因為「自然」需要物質、材料以重作形式。那麼她破壞她所已作者，於是以此又再作出其他什麼，這麼

下去，這可無盡地延續，不必個人進步，可是整體在進步。

假定你有些膠塑材料以作型體。你造出一形式，於是，當你造完之後，你見到牠不中意，你便將牠打破，重作漿泥，你又試行另塑一形。你已作成一進步了，你嘗試，你配合，向自己說：『這個，這不行，我且試行那樣，』你的形式造得好一點了，可是還不是你所想願的，於是又再度銷毀，加上水，作成漿泥，再開始另製一形式，這麼你可無限地繼續下去，——那常是同一質料，但不是同一形體，因為你的每一形製，有其自有之一存在之爲形式者，一旦你加以消毀，則牠散解無存。

你可試行將同一形式作到完善，或者，你也能試造他形，例如一犬或一馬，於是，倘若你不成功，你可開始另作一大一馬，但你也能更作其他什麼。倘若你建造一座房屋，而此房屋你感覺不中意，你便將牠拆毀，再建一座，按照另一模型，但第一座除了記憶無所存留，倘若你願保持此記憶。同樣的，簡單化，可以說「自然」是始以一物質，全無心知亦無形式的，於是她開始作一個形式又一形式；唯獨不像我們每趟只作一個，她一趟便作

上億萬。這簡單是一比例問題，因為她處理極大量底材料，如此而已。但這意思不是說必然有某一事物是永恒底，一生命原則或一知覺性原則，進到了一形式里，而當此形式破滅以後仍存，以進到另一形式里。「自然」能非常簡單像你治塑膠一樣，作成，毀壞，再作成，再毀壞，如是無窮，其前所作者，除記憶外亦無所存。至若你如承認個人進化一說，則那是一個永久底什麼，從一形式變到另一形式，而且，在每一個新形式作一新進步，變到每一趨能夠進到一更高底形式，直到此某一物變為一美滿明覺底有體於進化之終。然則將有一個人底進化，副此宇宙底進化；這進化不是獨立的，而是與「自然」的進化同時，且完成之，或毋寧是利用「自然」的進化為其個人進化的園地。這次你明白了罷？

這是有如在你所用以塑製的膠泥中，在其中心你嵌入一顆寶石，於是聯繫衣裏以外形。那麼，這顆小寶石，你由一形式轉嵌入另一形式，——還是不然，這比喩不甚切合，因為這寶石會變到愈可珍貴，一依其從一形轉入另一形，好似牠愈變愈光明，純潔，愈有一精確底形表。

那麼，總括說，你相信是有一個人底進化呢或是沒有？你在這事有過經驗麼？又你在這事如何能有經驗？人如何能有個人進化的經驗，不依「自然」的集體進化而獨立？（對一兒童說）你能回答麼，你？

（答者）

除非人已明覺這在其自體為永恒的原則，人如何能知道呢？……

（答）

很好。那麼這歸到要問你了：『你是否明覺這在你有體內中的永恒原則呢？』

（答者）

為什麼牠那麼隱藏了呢？

（答）

也許，簡單是因為未嘗充分注意牠。倘若人肯勞苦於開啓門扉，則也許可以發現牠。

顯然這是一位先生，——一位先生，或一位女士，或者是個什麼，一不愛表露，不自用力於得外表上的注意；也許正期待有尋求他的人，也許他正非常沈靜地坐在屋子的深處，是應當一張一張門開啓。

物。

尋求嗎？我們進而尋求嗎？（靜坐）

室利阿羅頻多在這里（註一）說，每一種類是滿意於該種類的特殊品性，滿意於其建造原則，從不試行自加轉化或變成一新種類。犬自足於其爲犬，馬自足於其爲馬，而從來不試行要例如轉變爲象！

由此出發，室利阿羅頻多提出一問體說：人類會長此滿足其爲人呢，或會覺醒有成爲異乎人者的需要，便是說，成爲一超人呢？——這是此一段的主旨。

（註：見神聖生命論「人類與進化」。）

可是時若人習慣於室利阿羅頻多的陳述，讀到這段，則覺其內中誠有什麼是不滿意的。這里不是最屬外在的形式問題，這有體之軀殼，倘若我可以说；可是人感覺在自體內中某個什麼，相反的，有其迫切傾向，要超脫此形式，是這，乃至室利阿羅頻多所要向我們指明的，在他自加表白的方式上。

我見到家畜中，有的真實有一種內中需要，要成爲其他什麼異乎其自體。我見到犬有些嘗是這樣，貓有些嘗是這樣，馬，有的嘗是這樣，甚至鳥類。其外表形式，顯然是如其爲是，可是在牠們有個什麼是生活底，可見的，作着番明顯底努力，要達到另一表現，另一形式。凡人類之已超越動物人的階段，而成爲人類人者，真實有一需要，——一種必需，我可稱之曰無可改變的，——要成爲異乎這半動物人的什麼，異乎這全然不使人滿意，在其表現上，在其表現工具上，在其生活工具上，全然不完善底動物人。然則問題便是這個：這迫切底需要，在其企慕上會充分有效能，以致這形式本身，這種類，可自加發展且自行轉變？或者，唯獨是此一事物，此有體中的不滅的知覺性，將出離此一形式，當其壞滅之後，以進

到另一高等形式，雖尙不存在的呢？

於是問題生起了。這高尚形式會如何創造成？是否由一程序，我們能夠或應當想像的，從這形式一點一點改變以創造出一新底，或是由另一手段，由另一手段我們所尙未知者，使這新形式在世間出現呢？

這便是說，會是一繼續呢，或將是某新事物之頓然出現？在我們如今爲我們者、與我們內中精神所企慕變是者之間，將有一進步底過程呢，或是會有一決裂，便是說，我們將不得不去掉現在這人類形式，以等待一新形式之出現，那會與我們現在之爲我們者毫無關係？這身體，如今爲我們的世間顯示之工具，我們是否能希望其有自加進步地轉化之可能，化爲某事物之可能表現一高尚生命者，或者，將應全般捐棄此形式，以進到另一形式，尙未在「土地」上存在過的？

這便是問題。倘若你願意加以觀想，這可引你更近向光明一點。

（此文原稿付印時，神聖母親加以案語如下：）

爲什麼不兼有呢？

二者將同時會有，彼此不相除外。

（問）

是的，但是否這個將轉化成那個呢？

（答）

這一個將轉化，將變成好似那一個的初稿。而那一個，完善化了，將在這個仍存在時出現。因爲這二者皆有其美，及其存在的理由，因此二者將并在。

心思常是試行選擇，決定，——這可不是那樣。即算是一切我們所能思議的，也還是遠遜於那將是者。如實說，凡人有一深底企慕和一內中底確然，將被召喚而實踐牠。

偏處，在一切範疇里，而常時，且在永恒里，一切將是可能。而凡爲可能者，一切，皆會有在於某一時分里，——在某一時分，多多少少是延緩了，但一切將是。

正如人已發現種種可能者嘗存在於動物與人之間，而無子遺，同樣的，也將有種種可

能者。每個將依其自有的方式嘗試。而凡此一切綜合，將有助於準備將來的實現。

人可提出的問題是：人類是否會像某些種類從地球上消失了的呢？——某些種類是從地球上消失了。但不是那些種類有如人類如此長存者，我不這樣想；而且，恰恰不是那些種類在其自身有此進步的種子，這進步的可能性者，毋寧是使人有此印象，進化是循一曲線，愈進愈會接近一高上種類，而且，或許凡仍太接近低等種性者，將墮滅，有如已墮滅之種類。

人常是忘記了，不但一切可能，——一切，即算是最乖謬底事物，——而一切可能者，皆至少有存在之一時。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講



(問) 親愛的母親，最初的人如何出現的呢？

(答)

室利阿羅頻多恰合在此說（註一），倘若人自處於科學觀點，這些理論一個繼續一個，皆大不安定，却甚似乎一貫聯繫底想像，不像事實之可證明。人相信，因為這是一唯物觀點，必更容易證明，可是極為明顯，這遠過困難。若人自處於玄祕觀點，則發現傳統之說，或許是基於記憶的，而如其完全超出物質證明以外，那知識被認為較科學底想像和推斷更有問題。於內中底理則，這是最容易了解和接受的，可是在玄祕一如在科學方面，沒有物質證明，曾有太初一人或太初多人，或曾有某個什麼尚未為人類却幾於人類。這皆只是些推想。

某些傳統說，自然只是口傳之說，而且從科學觀點全然可疑；可是基於個人記憶，說最初人類，或最初一對配偶，或最初幾個人，是依一玄祕方法而物質化的，有點像室利阿

(註一)：神聖生命論，「人類與進化」

羅頻多關於將來超心思底世界所宣稱的，便是說，屬於超上一界的有體，以一集中和物質化的程序，給自己建造或形成了一物質生理之軀。然則不是低等種性，進步而產生一身體爲最初人類的身體。

依據精神知識和玄祕知識，是知覺性先於形式，知覺性自體集中乃產生其形式，若依據唯物論見解，則形式先於知覺性，且容許知覺性顯示其自體。在有些人，於不可見的世界有所知識，且直接見到種種力量之活動的人，則沒有任何疑惑爲可能，必然是知覺性爲牠自體創造了一形式顯示牠自體。如事物之已經在「大地」上建立，這十分確然是一高等知覺性已進到一形式中，已幫助其轉化，以使此形式變到能顯示牠，或在即時，或在幾世代以後。在那些人，有視見和內中知識的人，於此絕對無疑，不能是其他怎樣。有些人在另一端持事物者，從下方看事物，則不承認此說，但決不是無知識應傳授知識予智慧。然而現今事實正是如此。正如疑惑容易而知道較難，人類心思已習於疑惑一切，這是其第一運動，自然這樣牠不知道什麼。

意念先於顯示和表現，這全然是正確的。凡與往古有過直接觸的人，曾有記憶於一種人類原型，較今之人類遠過優勝，曾經來到「大地」上，作爲人類若臻其極峰時的榜樣和允諾。

在生命中，有一種模仿的傾向，一種鈔襲事物的努力。在動物生命中，人發現這類例證非常明顯，這甚至始於植物生命。如是，人能非常容易想像，在動物生命中，曾有一種努力，要試行鈔襲，摹擬，創造出這理想典型——由玄祕方式在「大地」上顯示者——的一形似，這由一聯續試行，由愈進愈成功的努力，於是最初人類型便產生了。

倘若凡此一切辯說皆真，（註一）又設若不會更有一高尚底實踐，則不會有何事可爲。但幸而這不真實。

唯獨室利阿羅頻多曾說過多少次，只在一切皆完成之後，乃得到他所說所預言者的無可否認的證明，於是只有那些不肯信仰的人，乃不得不承認其錯誤，但也許他們爲此早已不存在了！

然則只有一事可作，便是繼續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信心，和自己的確然，不顧慮反對與否定。

有一班人，爲要安逸，要自己感覺舒適，便需要他人的支持和信心和確然性，——這班人常是不快樂的，因爲，自然是他們常是遇到不相信的人，於是他們感煩惱，受痛苦。應當在自己內中求到確然性，不顧一切將其保持，走自己的路直到盡頭，不顧任何代價前進。「勝利」是屬於最堅持者。

要不顧一切反對而保持其堅忍，則支柱之點應當不可動搖；唯有一支點無可動搖，

那便是「真實性」，無上「真理」的。

尋求其他的沒有用。唯獨是這無差失。

（註一：同書前章中所牒述唯物論說。）



（問）

在一新生命中，過去諸生世的心思和情命體是否繼續進步呢，雖則身體已是新的了？過去諸生世的經驗，如何對我們有用呢？是否一切經驗得重新經過？

（答）

這依乎其人！

不是心思和情命體，從一生到另一生發展又進步。除了在少數全然例外場合，且在進

化的極高程度，這是性靈在進步。其事情經過是這樣：性靈體更番活動又休息；牠在身體中有一活動底生活，其時牠經過身體的，情命的，和心思的一切經驗而進步；其次，尋常是牠進到一同化着的休息中，作出當活動生存時所造成的進步之結果，於是，時若此同化作用完結了，已吸收了其在世間活動生活時所得的進步，牠又降下到一新底身體中，帶來了牠的一切進步之果；在一前進了的階段，牠甚至選擇其環境，某種身體，和某種生活，牠將生活其間的，爲了在這點或那點上圓成牠的經驗。在某些最前進了的場合，性靈體在捨脫身體以前，便能決定其下一生的某種要過的生活。

時若牠已變成一幾乎完全形成了的有體，且非常明覺，牠便監臨此新身體的形成，而且普通是以一內中底勢用，牠選擇那些原素和本質，將要形成牠的身體者，庶幾使此身體可能適應牠的新經驗的要求。但這是在一非常前進了的階段。此後，時若牠充分形成了，若其回到世間是意在於服務，致集體之助，而參加神聖工作，則牠成功於帶到此已形成的新身體里，某些前生的心思和情命原素，那些原素既已組織了，灌注了性靈底力量，便能

保存，因此能夠參加普通底進步。但這是一前進已極的階段了。

時若性靈已充分發展，又全然明覺，變成了神聖「意志」的一個明覺底工具，牠便在那種方式上組織情命和心思，使其亦能參加普通底和諧，亦能被保存了。

發展的一高等程度，能容許某些部分，至少是心思體和情命體的，雖身體壞滅而仍存留。比方說，倘某些人類活動的部分，心思的或情命的，已經獨自特別發展了，這些情命和心思原素乃甚至「在形式上」自存，在已經充分組織了的活動之形式上自存；有如高等智識人物，特著是，專是發展了腦經，其有體之心思部分便保留此一結構，在一組織了的腦經的形式下保存起來，這有其自有的生命，可被保存到將來一生，以其全部所得者參加去。

在藝術家，例如某些音樂師，在一獨特明覺底方式下運用了他們的手，情命和心思本質便在手的形式下存留了，這些手仍其充分明覺；牠們甚至可能利用生人的身體，倘若此人有一特殊底親和性，諸如此類。

否則，在尋常之人，其性靈形式尙未充分發展和組織，在性靈離其身體時，其心思和情命形式尙能支持一時，倘若其死亡是特為平和且集中了；可是倘若一人突然死去，且在一熱情境界中，仍有其若干執着，則其有體之各部分皆離散了，於是各在其自有的境界中過着或長或短一時期的自有的生活，然後消逝。

組織與轉化的中心，常是身體中的性靈之當體；因此這是一重大底錯誤，若相信進步會繼續於過渡期間，或者甚至如某些人所想像的，在兩個生身之間的過渡期，進步還會更完全和更快；普通是完全不復有進步了，因為性靈體已入乎休寧，而其餘各部分，在其自有的境界中過了一多多少少飄忽底生活者，皆消散了。

世間人生是此進步之場。是在此，在世間，進步乃有可能，且在此塵世人生期。是性靈體，由其自體組織牠自有的進化，和牠自有的生長，乃將一生的進步轉達於另一生。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日講



(問)

這一句我不懂：『在進化底「自然」之最早諸期，碰到我們的是「她」的無心知的啞口底祕密。』(見神聖生命論「精神人的進化」。)

什麼是她的祕密呢？

(答)

從初室利阿羅頻多告訴我們，隱藏在「物質」的深處、中心者，有一神聖「當體」，而整個地上的進化，作了是為着準備創造之還復其原，還於這神聖「當體」，即居於萬事萬物之中心者；這便是「自然」的主旨。

宇宙是「無上者」之一客體化，有如「他」從「他自體」而自加客體化，以自見，以

自知，以自生活「他自體」，且是爲了可以有一存在和一知覺性，能認識「他」爲其淵源且明覺地與「他」結合，以在「變是」中將「他」顯示。宇宙沒有其他理由。大地是宇宙生命的一種象徵底結晶，一損減，一集中，以使進化工作得更順利進行和持續。而且倘若觀看地球的歷史，便可懂得爲什麼世界是創造了。這是「無上者」變到覺知「他自體」於一永恒「變是」中；其目的是所創造者與「創造主」相結合，在此「顯示」中，作一明覺底，自意底，和自由底結合。

這便是「自然」的祕密。「自然」是實行底「力量」，是她做此工作。她取起這創造這似乎全爲無心知底創造，可是又包含了「無上知覺性」和獨一「真實性」的創造，她動作，使凡此能生長，自覺，且充分實踐其自體。

但她從初不舉示這事；事物一點一點發展，這是爲何在開初這是一祕密，在終了這將揭露。人類已達到了一點，其進化已足使此祕密可能揭露了，而在似是無心知中之所作爲者，能明覺地，自願地作爲，而且，因此也遠過迅速，且在實踐的喜樂中。

在人類中，人可見到精神「真實性」已在滋長，行將全般自由地自加表曝。至若初時在動物和植物中，需要具有非常神明之眼方能見到。人已自己知覺精神「真實性」了，至少在其人類生存的高尚部分；他已開始知道無上淵源所望於他者，他合作於其實施。

「自然」願望創造物明覺其爲「創造主」本身之以自體客體化，這便是說，創造者與所創造者間無有分別，而其目標爲一明覺底實現了的結合。這便是「自然」的祕密。

(問)

母親，這里室利阿羅頻多寫着：『她的無心知的啞口底祕密』。爲什麼說她的『無心知』呢？

(答)

不是的！『自然』，她自體，不是無心知，是她的外表好像是無心知。事物以無心知者始，可是在此無心知的深處，有其心知，而此知覺性（原註一）一點一點增長。例如，鑛物「自然」界，如石，土，金屬，水，空氣，凡此一切皆似乎全無知覺，雖則倘注意觀

察……而如今科學發現了這只是一現象，凡此一切皆只是凝聚了的力量，而且，自然是一知覺力量產生了這一切。可是，如顯似爲然，時若我們看一岩石，我們不想牠是知覺底，牠不給人以有知覺的印象，牠現似全般無心知。

是象狀爲無心知底。牠變到愈加有知覺；即使是在鑽物界，有些現象啓露一隱藏了的知覺性，例如某些結晶體。倘若人見到這是以何種精確性，詳細度，和諧度發生的，倘若人稍微虛心看，則必然有此印象，是有一知覺性在其後方工作，這不能是一無心知底偶然之結果。

你見過石晶沒有？你從來沒有見過岩石結晶麼？那很美妙，是不是！

還有海的運動，空氣的運動，風的運動，人必然有此印象，是有一知覺性或甚至多個知覺性在其後工作。事實上正是這樣。唯獨全屬外表的象狀乃爲無知覺。

(原註一：母親於此自加增注云：『不是說知覺性增長，是說知覺性的顯示、牠的表現增長；牠愈進愈表現牠自體。』)

如實，在每個有體中，整個進化的程序重複出演，好像人以旋風似的速度瞥過一看凡已成就者的全體，好像人必須在一閃光中重新生活過這全體，然後乃進次一步。

起程；長征，入乎無知覺性中，入乎黑暗中，遺忘中，無心知者中；其次，覺醒，回到「光明」里。

(一九五八年五月七日講)

(問)

室利阿羅頻多寫着：『對最高知識作一智識底接近，思心之占有牠，乃一必不可少的帮助。』(見神聖生命論「精神人的進化」章。)

這意義是什麼呢？

(答)

凡在精神世界對我們所發生的事，我們常是有種傾向，要在思心上加以翻譯；人要將其對自己解釋，尋繹出結論，使某經驗作為一行動之規律，從所發生的事取得心思上的利

益，以使此經驗化爲實際有用的什麼。這便是室利阿羅頻多所說『思心之占有經驗。』

可以說，人皆自動地作這事；不幸，經驗的最好部分，便常常消逝了。要保存其無損，便應當自處於一境界中，經驗未嘗被心思化；可是倘若人生活於這外在世界中，這實際上不可能。這是爲何有些人願意享受其精神經驗的，不要思心的干預，便自處於各種定境里，而謹慎避免再下到行動的水平。但是，倘若人願意轉化人生，倘若人願精神經驗有其效驗在心思，情命，和身體上，在日常的行動上，便不得不試行將其在思心上加以翻譯，承受其必然底損減，直到有一日心思本身也被轉化了，能參加經驗而不將其變形。

而我們所要作的却更困難了，因爲我們要情命也轉化，要使牠能參加經驗而不將其變形，而且，最後，要物理體本身，即這身體，也被精神作用所轉化，不更成爲經驗的障礙。

這轉化，恰恰是普通思想所最難接受的一點，因爲這幾乎是官能得改變過。一切機能皆當改變，爲了使這轉化爲可能。而且人已習慣於那麼與其活動和機能體認爲一，以致會自問除了尋常思想的方式外，另外怎樣思想是否可能。

這有其可能，僅是時當人有此經驗，心思界中是完全寂靜了，而精神力量及其光明與權能，降下經過心思，使其直接發生作用，而不必遵循其習慣方法，去分析，演繹，推理。然則必凡此官能，被認爲心思的正常活動者，皆已停止，而精神底「光明」，「知覺性」和「權能」，皆能直接表現，無需經過這些手續。

心思，在其最外表底形式上，是一行爲的工具，一組織和實施的工具。牠將一切意念整齊，使一一相聯繫，得出結論以起行爲，賦行爲以動力。精神力量之直接產生者，是這組織與推動之能，牠攝持心思知覺性，而無需這些分析，演繹，推理之程序。用了直覺，其事已稍許隨這方式進行，但精神底干預，可這麼說是一「超直覺」，經驗的視見與同一知之直接表現。

在這轉化中有許多階段，其起初諸步，皆有如這一精神運動的一種心思上的模倣：凡分析，推理，演繹，以及斷定結論這整個程序，皆幾乎是自動地發生在一種心思的背景上，於是給我們以結果，對我們似乎是一直覺；但這還是這一切工事之果，却是以一巨大

底速度產生的，而且，如我已說，在一種背景上爲我們所完全不知覺者，以致在我們只見到出發點和結果，而不克追隨此心思活動的全部開展，這整個進程的詳細節目。那些心中異常火快的人，其心思活動極端迅速，而且當下即轉，可給人以此印象，他們是有直覺，但那還只是一外表形式，幾乎是直覺的模倣。直覺是一直接視見，用不着推理論斷。牠已是一直接知識之表現。

但在達到這以前，爲要達到外在知覺性，我們的一切經驗皆需要經過尋常底心思方法，如觀察，分析，推斷，於是，經驗的正本真元消逝了；只剩下了一非常枯乾底外殼，已喪失其一切實踐的能爲，——幾乎，幾乎喪失。

在有特著智識活動的人，這幾乎是一絕對底必需；他們必須攝持一切事物，一切內中經驗，將其開始表呈。此外，倘若他們有表現能力，他們便將其安置於文字語言里；可是，時若人已生活過那些經驗，又見到這墮落，這在乎經驗與表現之間的下降路線，則見到在每一步是經驗的深沈真實性退斂了，退入後方，而不往前進主制整個有體；這緩緩收斂，

而有存於外者，只是一摹倣，枯乾，僵冷，——這仍可以非常熱烈底言語表出，但較之那事物本身，在其自體，在其深沈底真理中，這已是那麼乾硬，損減了。

凡一切真底喜樂，真底美，內中的熱忱，奇妙底溫暖，屬此經驗者，凡此一切皆向後退去了。人試將其保住，但牠遁去了。而這表呈之能力，人付了太高底代價。

(問)

在我們此間的生活上，應如何了解「心思的生長」呢？其用處是什麼？

(答)

我相信有一次曾給你們解釋過。我想是在關於教育的論文里，甚至已詳細說明。(註)這完全可與對身體的訓練之結果相比。

我們有肢體，我們有肌肉，我們有神經，以至一切組成我們的身體者；倘若我們不予以特殊發展，特殊訓練，則凡此一切皆爲其所能爲，以表現身體中的「能力」，但這種表

(註)神聖母親有教育論一書，已收入母親的話第一輯，且有單行本。

現非常拙劣，且非常不完全。無可否認的，若一身體經過了體育的最完全和最合理底方法訓練，必能爲許多事非此永不能爲者。我相信沒有人能夠諍論這事。那麼在心思亦同是這樣底事。人有一心思工具，有許多可能性和官能，但皆是潛在的可能性和官能，需要一番特殊教育，一番特殊訓練，然後能表現「光明」。

必然的，在尋常生活中，是腦經乃爲心思知覺性的外在表現之座位；倘若腦經未嘗發展，倘若牠是樸野，則有無數底事物不能表現，因爲牠們沒有必需底工具以爲表現。這將有如一樂器，缺了大部分音鍵，然則這成爲近似，非一精確之物。

心思教化，智識教育，改變你腦經的組織，大大加以增益，因此，表現能更完全，而更精微。

這不是必需，倘若你要逃避人生，往達未表現的高處；但倘若你要在外表傳達你的經驗，這便不是必不可無。

(問)

但你說過，倘若人過於發展了這些分析和推理，諸如此類的官能，則牠們變成了精神經驗的羈絆，不是麼？

(答)

倘若其未受管制，主宰，是。但不必然。這也許使管制稍許困難一點，因爲一個人化了的有體，比一樸野底有體難於管制，——如個人化愈完全，則其私我愈加結晶，也愈加滿足於其自體，豈不是？——但假定人已超越這困難了，那麼，其在一十分發展了的個人之結果，無限地優於在一樸野未經教育的性格所得的結果。我不說其轉化程序，或毋寧是其敬奉的程序不更爲困難，但一旦得到了，其結果遠過優越。

這很好用一樂器爲譬喻，如我已說過，一個只有少數音鍵，而另一個十倍多。弄一只可有五音的樂器是較容易，但以一具有全部音鍵的樂器所能奏出的音樂，顯然是非常超勝了。

這更好用另一譬喻，不說是一簡單樂器，而是以一音樂合奏爲比。一人，一充分發展

了的人類個性，極似鉅大音樂合奏之一，包含了百數又百數的奏樂人。這皆顯然是極難主制和指導，但其結果能夠弘美。



讀完神聖生命論「人類與進化」一章，講：

唯獨一心思有興趣於轉化和創造；在動物中，心思知覺性不充分，不足以對進化程序發生興趣。

動物沒有任何工具以記錄所發生的事，加以計度，加以憶持。這是為什麼這部分大地的歷史可說是消失了，應當有一心思底能爲，如人類的，參入了，庶使人能追隨這轉化的過程，保持其記憶。如實，人想像事物，多於記憶。顯明是性靈體經過了這一切，但於此

沒有保持心思底記憶。性靈體的記憶是一性靈記憶，性格完全不同；牠沒有像這心思所具有的歷史性格，能使之保持過去事物之一精確記錄。

但於今我們在這新轉化的這新出現的進門處了，如此章所說，我們行將見證此轉化程序，從人類心思體化爲超心思體，我們將有心思的這歷史性能之利益，能追隨所發生的事而記錄之，因此，亦從這觀點看，現在所成就的現相，在大地的歷史上絕對是獨特的。也許，幾於是確然的，時若人將追隨這轉化程序直到末端，則將得到啓鑰，啓開從前一切轉化的祕密，這便是說，凡現在人所試欲了解者，人將在一適當底方式下知道於這程序重演之時，這趟是在心思體與超心思體之間的了。

因此你是被邀請特殊發展你的觀察能量，庶使凡此一切不發生於一半夢境界中，而你非醒轉到一新生命中，對這一切事如何發生的甚至全不知道。

應當全般醒覺，全般儆醒，與其留意於一些內中微小底心理現相，那皆是極陳舊底遊戲，（無論怎樣，那皆全屬於人類歷史，已失却其新鮮了），毋寧更好是加意於較普通底，

更微妙底，更非個人性底事物，這將置你於甚有特殊趣致的新發現之前。

啓開微妙智慧之眼，不偏視亦無偏好，無自私亦無執滯，看看這正在發生的事。



(此下諸文，多有關早年問答，紀錄出於速記，往往未臻完善。自一九五三年始有錄音帶，而所記始詳。)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一日追講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禱集中一段。

「不動而嚴肅底知覺性呵，你在世界的邊沿醒覺守望，有如永恒的一人首獅身像。可是對某些人你却洩露你的祕密：他們可成爲你的皇華底意志，即無偏而擇，無欲而行者。」

這不動底「知覺性」，這是「夢的母親」（原註），是永恒的人首獅身像，牠在世界的邊沿醒覺守望，好像一待解釋的謎語。這謎語，便是我們的人生問題，宇宙的存在理由。我們的人生問題是實踐「神聖者」，或母寧是再覺知「神聖者」即此「宇宙」，人生的淵源，原始因，和目的。尋找了永恒的獅子人之祕密者，便成爲行動與創造底「權能」。

無偏好以選擇，無欲望以施爲，乃是最大底困難，在真知覺性之發展與自我管制之基本上。選擇，在這義度下，便是說看清楚什麼是真實的，使其存在；而且這麼選擇，沒有任何人底偏向於一事物，一人，一行爲，一環境，這自然在一尋常人是最困難的。雖然，應當達到作爲而無任何偏好，超出一切吸引與一切親和以外，而唯獨托基於那引導你的「真理」。一旦已循「真理」而揀定了所當取的行動後，便當施行之而無任何欲望。

倘若你留心觀察自己，你當發現在行事之前，應當有一內中底衝動力，某個事物推動你的。在尋常人中，這動力普通是欲望。這欲望應當除去，代之以「真理」的清明底，精確底，和恒常底視見。

有些人稱此爲「上帝的聲音」，或「上帝的意志」。這些名詞的真義皆已虛偽化了，因此我寧肯取「真理」這名詞，雖則這仍只是一方面，那我們無由名相的「彼」之極有限的一面，可是「彼」正是一切存在的淵源和歸極。我故意不用「上帝」這名稱，因爲各宗教多已將此名稱加於一全能底有體，異乎「他」的創造且處於其外者。這便不正確。

雖然，在物理界，這分別顯然。因爲，我們仍是一切我們不願更是者，而「他」，「他」是一切我願變成者。

（原註：夢的母親，乃室利阿羅頻多一詩題，見詩與戲劇全集 第二部）

（問）如何知道什麼是神聖「意志」呢？

（答）

人不知道，人感覺到。要感覺到，你應用了那麼一種深密性，那麼一種誠心，願望着，以致一切羈絆消失了。若長此你猶有一偏好，一欲望，一吸引，這一切事物便給你障蔽了「真理」。因此，第一事便是試加主制，指揮，改變你的知覺性的一切運動，消除所不能改

變者，直到牠們變爲「真理」的完善和永久底表現。

甚至願望是不夠的，因爲人常時忘記了願望。

人應有一企慕在其有體中燃着，正如一常燃着的火，每次你有一欲望，一偏好，一吸引了，便應將其投入此火。倘若你堅持爲此，你將見到有真知覺性的一星光明，在你的尋常知覺性中出生。起初牠是不分明的，遠居於欲望，偏好，吸引，與親和性的擾攘之後。但人應該進到這一切以後，尋到這真知覺性，那麼安寧，平靜，幾乎是沈默的。

凡與此真知覺性接觸的人，便同時見到一切可能性，甚至可採取最不利底事，倘若那必需。但要達到那里，應該走過一長遠底路程了。

（問）應當將偏好中和化呢，或將牠們遺忘呢？

（答）不應當有。

時若心思寂靜了，時若牠已停止評判，不以其假充底知識自處於前方，則人開始能解決人生問題了。應當避免評判，因爲心思只是一行爲之工具，不是一真知識的工具，——

真知識是從他處來的。

倘若人免除評判，則可達到「真理」的知識，漸漸愈加精確，而世間十分之九的苦難將要消滅。

世界上的大錯亂，大抵皆可中和化了，倘若思心能承認牠不知道。

(此下一問題涉及思想與警見中一段——參拙譯母親的話第二集二一二，二一八諸頁。——文云：

「時若我們超出了歡娛，我們便有「福樂」。欲望曾是幫助者；欲望於今是障礙。」

遂加解釋如後。)

……這依乎人所處的階段。

我自然是爲那班人說，即誠心願望變到知覺其真實真理，且願發表之於其生活中的人們……我想凡在這里的人皆如此。

而且我向教師們說，他們應愈進愈按照真理教人；因爲，倘若我們在這里有一學校，

這是因其必與世間千百萬學校不同，這是爲了給兒童一個機會，分辨尋常生活與神聖生活，真理生活——另眼看事。要在此間重複尋常生活，便無用處。教師們有此使命，要啓開兒童們的眼睛，看某些事物非任何餘處所能得者。

☆

講一九四九年四月爲體育雜誌所撰「集中與散亂」一文，如是言：

要解決一問題，學習一課業，需要大加集中和注意，凡人皆知——一智識底注意和集中。但集中不單是一智識上的事，牠能有在於有體的一切活動，包括身體的一切活動。你對神經的管制應當是那麼樣，能使你在所正做的事上完全集中，以此集中的深密性，你達到對外來底刺激立刻起反應了。爲了達到這麼一種集中，應該對於各種力量有一明覺底管制。

你是不是覺知你所接受和發散的力量呢？

人多多少少是知覺到其所發散的力量，尤其是當其發散太過之時！這是關於種種能力的得與失之間的一恒常底交換。兒童在其理性年齡的前期，接受許多能力，大量將其散出，

不加思惟，這便使其能聯續遊戲幾小時而不感疲倦。但一隨思想之發育，如理如量，人便開始衡量而且計度其能力之散發，——普通這是毫無益處的，因為除非你已有此知識，知道接受能力的方法，最好還是自由散放你所接受的，免其在體中鬱滯。

首先，應當明覺能力之接受，其進到你的有體，及其施出。其次，應當有一種高超底本能，能感覺最有利底能力來自何處；於是與之相接，接之以思惟，或以安靜，或以任何其他辦法，——這樣底方法有很多。應當知道何種能力是所需要的，來自何處，其內容為何。此後，便是對此所接受的能力之管制了。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吸收足夠底能力，或者吸收太多，或不能同化其所吸收者，——一經接受充分一份力量了，便立刻將其拋出，如大動作，談話，呼叫等事。應當知道將所接受的能力保持在自己內中，專注之於所要作的事，不用之於他事。倘若你能這麼作，你便無須更用意志。只須聚合所接受的一切能力，明覺地運用之，集中以最高度底注意，而作一切所要作的事。

應該知道在所志於成作者上加一真價格，——即你的有體的高尚部分所願為者——，

因為作人所欲望的事不難。

(問) 什麼是集中呢？

(答)

這是聚合知覺性的一切散漫線索在一點上，在單獨一理念上。能實行全般專注的人，便成功於凡其所為，他們時常作大進步。而且這集中之發展，正如肌肉；人能遵循各種鍛鍊方案，各種方法。人知道，如今，比方說，最弱而多病底人，能以鍛鍊而變到像他人一樣強壯。不應有一意志像燭火一樣容易熄滅。

意志，集中，皆應養成，這是一方法上的問題，一按常規練習的問題。倘若你志願着，你便能成就。

但不應使這樣底思想，如「有什麼用處呢」來減弱意志。這種理念，如「人是生就某種性格，無可改變」，這便是一愚蠢。



一九五〇十二月廿五日（某弟子爲兒童解說每年最短之日，相當太陽南斜度最大之時，約當十二月二十一，其後日旋向北。神聖母親加釋云：）

這是爲什麼久遠在耶穌基督以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定爲「光明」節。這節慶久已通行於未有基督教以先；起原於埃及，很可能就是人定耶穌聖誕於此日，恰當「光明」之重新。

（其次神聖母親宣讀一文，發表於體育雜誌者。——一九四八年八月——題曰：「無盡底能力」。）

（問）如何每心思活動愈增，則更新自己的能力的能量愈減？

（答）

在成年人，心思的運動，傾向於使能力交換的自發運動麻痺。直到十四歲，兒童是一小動物，除了很少有底例外；他們像動物一樣，以同樣底活動與同樣底交換，自動地更新能力。但心思在有體中介入了一種不平衡；自發動作被代替了，代之以某事物，是要知道，管制，決定等等，於是倘要恢復這自動更新能力的能量，便應上登一級，超出本能以上，

便是說，由尋常底心思活動，直逕進到直覺。

（於此神聖母親繼續讀其原文二）：

『……雖然，有一個能力之淵源，那，一旦發現了，永不竭涸，不論人生的外在環境和物質情況怎樣。這是一種能力，可稱之爲精神底，這不復是自下，自無心知底深處接受的了，而是得之自上，自宇宙的和人類的無上淵源，得自全能底和永恒底超知覺者的光華。牠有在於此，偏在我們的周圍，透入一切，爲了要與之相接觸且接受之，只須誠實地企慕牠，以信忱和信託啓對牠，擴大自己的知覺性以致與宇宙「知覺性」同體爲一，這便夠了。』

在這些文章里，我試用尋常名詞解說一切瑜伽術語，因爲這些雜誌，皆是過尋常生活的人所閱讀的，但亦有用於學習瑜伽的人，——我是說那些人，尤專意於純粹物理底物質生活者，却試要在其物理生活上較在一般情況上更臻完善的人們。這是一非常困難之事，但這是一種瑜伽。倘若專用瑜伽術語，那班自稱爲「唯物主義者」，便會起反感或激憤，因此要用他們的語言，遊免用或可使他們吃驚的名詞。但是在我平生，見到過許多人自稱

爲「唯物主義者」，而他們遵循一種訓練，較之自稱修習瑜伽者的遠過嚴厲。我們所願的便是人類進步，豈不是？其聲稱過一種瑜伽生活與否，關係輕微，只要其作進步上必要的努力。

(問) 靜慮與集中，其間有何分別？

(答)

靜慮是一純粹心思底活動，唯心思體有事於此。人靜慮時亦可自集中，但這是一心到底集中；人能得到一種寂靜，但這是一純粹心思底寂靜，而有體的其他諸部分，人使其不動，不起活動，使其不致擾亂靜慮。你一日可過二十小時在靜慮里，而其餘四小時間你將是一完全底尋常人，因爲唯獨是心思體從事於此，——有體之其餘部分，情命體和物理體，人是加之以壓力，使其不起擾亂。在靜慮中，人對於有體的其他部分沒有直接作什麼事。這非直接底作用能有影響，必然的，但是……我生平知道許多人，其靜慮的能量殊屬可驚，但出離其靜慮，便是十分平庸底人了，有時還是壞脾氣的人，若其靜慮被人擾動

了，便勃然大怒。因爲他們學到唯獨主制心思，不及其餘。

集中則是一較積極之境界，——你能在心思上集中，你能在情命上，在性靈上，在身體上集中，你亦能整體集中。集中，或收聚自己於一點上的能耐，是較靜慮爲困難。你能歛聚有體的或知覺性的一部份，或者歛聚知覺性的整個，或雖只知覺性的段片，這便是說集中可能是局部，全般，或整體，而在每個場合上其結果將是不同。

倘若你有能量集中，你的靜慮也將更有趣而且方便。但不集中人亦能靜慮。許多人在靜慮時遵循一串理念，——那是一靜慮，不是一集中。

(問) 人是否能分辨已達到圓滿集中之時，和自此集中出發而啓對宇宙「能力」之時？

(答) 是。你集中於某個事物上，或簡單是盡你所能而攝斂你自己，時若你在集中上已臻完善，倘若你又能在一充份長久底時間保持這完善境，於是門啓開了，你便超出了尋常知覺性里。或者，你進到內中底奇妙境，一覺性里。或者，你進到內中底奇妙境，一福樂，一完全底知識，一整體底寂靜。有許許多多可能性，不是麼，可是現相常是同樣。

要有這種經驗，一切依乎你的能量，能保持你的集中於其完善之最高點夠長久。

(問) 要有這種經驗應當每趟集中麼？

(答) 在起初，是的，因為人還沒有那能耐保持其所獲得者，支持集中於其最高度，——人又滑落下來，甚至失去了所會有的經驗的記憶。但是，倘若你一趟已走上一道了，第二次走上此同一道比較容易，由此可推。應當堅持於其集中，直到人臻於一時分，不更失去內中底接觸了。

自此時分以後，便應長住於此內中底高上底知覺性里，由之而能作一切事。人見到自身和事物，知道什麼是當作的事且如何作。

這是集中的第一目標，但不是最後的，自然不是！

要達到這集中，需要甚大底努力；一頓時底或雖很快底結果極少可能。但是倘若內中底門一次已啓開了，你可確然於其必重新啓開，倘若你知道堅持。

長時若此門未啓，你可能疑惑你的能力，然一旦已啓開了，便不復有懷疑的可能，倘

若你繼續企慕而且願望。

這經驗有一重大價值。

(問) 「夢的母親」是什麼意思呢？

(答) 時若他說起「不動而且嚴肅底「知覺性」」，室利阿羅頻多常常用詩的名詞，甚有提示性的。他用「夢的母親」這名詞，因為他自處於在下者的地位，一在下者，觀看，見知某個事物，為神祕，十分奇妙，不可即，而且幾乎不可思議；可是倘若你從另一觀點看，你可說這是創造底「知覺性」，宇宙之「太始」，宇宙之「母」，創造底「權能」，諸如此類。

(問) 倘若遊戲作的不好，則我們感覺沒有氣力；倘若作的好，有大熱心，則我們感覺氣力來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答) 這是完全確實的。要與土地的力量相接觸，應該在自己內中建立某種和諧。倘若你很懂這遊戲，知道如何作那些動作，又熱心而大生興趣，倘若你有某種雄心，(也許

頗有脾氣），有意要贏，則如果你成功了，如理如量，你感到一種內心的喜樂，也許不很深沈，但這便造成一和諧，於能力之交換為必需的。反之，有人不知道如何接受失敗，倘若一切不如意願，便懊惱，發壞脾氣，他們愈進愈加失去能力了。

亦復如是，倘若人滑落到抑鬱里，便割斷了一切能力的來源，——從上，從下，從各處的來源；這是落到惰性中最易之方。應該絕對免除抑鬱。

抑鬱是是一深銳自私的表徵。時若你感覺其來到了，便應說：『我是在一種自私病中了，我應該自己治好。』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神聖母親講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份在《體育雜誌》所發表之一文，題曰：『一正確判斷』。

既審查各種原素之足以使吾人之判斷不正確者，遂加釋如下：……。識官皆在個人的心理境界之影響下，因為有點什麼是介於眼之視見與腦之接受間。這是甚為微妙的；腦經由神經接受眼之視見，這沒有推理，這可說是頓然底；但在眼之視見與那在腦中起反應和鑒識的細胞之間，有一微細底過道。是腦經的這「鑒識作用」乃在情緒的勢力之下。是在眼所見者與腦經所鑒賞者間的微妙震動，乃常使反應錯誤了。而這不是一好底信仰的問題，因為雖是最誠實底人也不知道所發生的事，雖是極平靜底人，沒有極烈情感的，甚至不感覺其情感的人，也這麼被影響了，而未計到這虛偽化的微細震動之干預。

有時道德意念也參雜其間，使判斷虛偽化，但我們應當遠棄一切道德意念，因為道德與「真理」彼此相距遙遠，（倘若我說這話使某些人吃驚，我抱歉，但這是如此的）。唯獨是時當人已克服一切引誘和拒違，乃能有正確判斷。時若長此猶有事物引誘你和事物拂逆你，則不會有絕對正確底識感功能。

盡人皆知，比方說，有一偶然事件發生了，可能有兩個，三個，十個證見人，但他們

全不見到爲同一事，——發生的只是一事，而沒有兩人在同樣方式下見到。內中驚動了，他們只見到所發生的事之一小部分。

但有一調整印象之方——理念與對反理念，——這是將其視爲一線的兩極端，在此兩端之間措置若干相聯繫的理念，則終可發現中間有其和諧。也可發現這是非常有趣底練習。

(繼續講讀：)『唯獨倘人超出一切同情和一切反感，一切欲望和一切偏好，乃能全然無偏無頗衡量一切事物，這是經過識官，其知見純屬客觀，好像一極精微且完善底機器的，而又加上了一生活底知覺性之明晰。』

我說「客觀底知見」。客觀地看，這是觀看和判斷，不加以任何從自己的什麼，出乎一切個人底反感以外。應達到能看一事物，而不參雜以自己的感情成份於其間。

我還可加上說，這「完善底機器」，若無一生活底知覺性之清明，亦不能作任何事。時若知覺性爲一，你可由同一性而知；這便是說，在結合你的知覺性於那對像或人物，你

所欲知道或公正判斷的，你便進到與此對像或此人物作一內中底接觸，然後能全然正確知。……亦復如是，所以使事物變形且虛偽化者，乃於後果的顧慮。爲了要有一全般真確底判斷，便應知道無有欲望而作爲，——千人中或有一人能作這事。幾乎所有的人皆顧慮後果，或有野心要得結果。結果是無須顧及的；簡單地，作一事因爲人已見到這是當作的事，可向自己說：『我作此事，因此事乃所當爲，至若後下發生什麼，我不顧慮了。』這明顯是一理想，除非已臻至於此，行事經常是參雜的；因此，除非你爲對「真理」的清明視見所推移，應視此爲一規律，常爲其所當爲，因爲是此而非其他乃所當作者。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

328

(神聖母親宣讀，其次講說一九五〇年八月份在體育雜誌所發表之一文，題曰『轉化』。)

我們願望一整體底轉化，身體及其一切活動之轉化。

從前，時若談起轉化，意思是專指內中知覺性的轉化。人試行要在自己發現那深沈底知覺性，拋棄身體及其活動，有如一贅累無用之物，以便專注於內中運動。室利阿羅頻多宣稱那是不夠的；「真理」要求物質世界本身，亦復參加這一轉化，變成深沈「真理」之一表現。可是時若以此對凡人說，則許多人以為可能轉化身體及其活動，無須纖毫顧及在內中所發生的事，——自然這也非全然正確。在能取起這身體轉化的工作以前，——這是一切中最困難底事，——先應內中知覺性堅固且實地建立於「真理」中，在那麼一種方式下，致使此轉化成爲「真理」的一究極底表現，——這一趟是「究極」了。

這轉化的出發點是接受性，這我們已經說過了。這是得到轉化的不可少的條件。其次

便起了知覺性的變換。這知覺性的變易及其準備，人常喻之於鷄卵中鷄雛的形成：直到最後一剎那，鷄卵在本身似乎一般無二，牠沒有任何改變，唯獨是鷄雛已完全形成了，絕對活着，乃以其小喙，在卵殼上啄破一孔，然後出來。在知覺性轉變的時分，所發生的事與此同似。在一長久期間，你有此印象以爲沒有什麼事發生，你的知覺性一切如常，而且甚至倘若你有一深密底企慕，你便感覺到一抵抗，好像你敲一堵牆，牠毫無退讓。可是時若你在內中已準備了，最後的一努力，用喙在有體的外殼上一啄，整個便啓開了，你便投入另一知覺性里。

我說過，這是「基本平衡之反轉」，這便是說，知覺性全般翻轉過，可比爲光明透過三棱鏡時之事。或更好比你將一圓球翻里向外，這只在第四方程內乃有可能。人超出三方程的尋常知覺性，進到第四方程的高等知覺性，亦進到無數方程里。這是必不可無的出發點。除非你的知覺性改變方程，牠將仍其如是，見到事物的膚表，而一切深度皆將從你面前逃遁了。

在這里，有沒有人曾有過這知覺性的翻轉的經驗呢？能用法語說明他所感覺到的麼？
 （某甲）那像心痛，痛了一天：次日我起床後，便好像我出離自一極深沈底靜慮，而我的一切思想，一切行動，好像是某個什麼或某個人，在我頭腦近旁看守的在指揮着。一切言語之出自自我口者，皆為正確。

（母親問）那痛是如何的呢？一壓迫？一扯痛之感？一緊張？

（某甲）那好像有什麼事情在我極不快樂，但夜里一切皆改變了；次日，那不安去掉了。

（母親說）那無疑是心思之啓對高尙知覺性，心思知覺性上升向高尙知覺性。或許是情感生命體中有了抵抗，所以造成心痛，那不安底感覺，在夜里隨着知覺性解放到一高等境界而消失了。

（某乙）我在室利阿羅頻多前面時，我感到好像一極尖銳底痛。我便禱告室利阿羅頻多給我一點什麼。於是突然那痛楚變成了極深密底快樂。

（母親說）這是與你的性靈體的一接觸。

（某丙）人常有此經驗，是知覺性上升超出此土地。人似乎進到一境界，其間一切問題，一切疑問皆消失了，倒不是得一答案。那些皆無復有任何重要性。但這豈不同是一樣，「從知識進到知識」。

（母親說）這是內中有體之一開啓，啓對神聖「當體」於性靈中樞里，你在每一時分，不但知道什麼應當作，亦且知道為什麼應當作某事，且如何作。你便有此視見，見到事物表相之後的真理。非復此尋常方式看事物了，便是說，從外表看，而且如此徒看外表，以致除了在極稀少場合，甚且不能知道他人想什麼事，（要作一番大努力，你只見到事物之表面，絲毫見不到那下面所發生的事），那麼，好了，在此內中開啓之後，這與性靈中樞的神聖「當體」同體為一以後，你看事物便從內而外，外表化為從內中所見者的一多多少少已變形的表現，——你知覺事物的內中存在，而其形相，其外表存在，只是這內中真理之多少已變形的表現而已。是為此，我說基本的平衡是完全改變了。非復是在世界之外，視之如於

你爲外在的事物，你却是在世界之內，你見到外在表相，皆多少是拙劣地表現那在內中者，那於你爲「真理」者。



與一唯物論者對話：

「死神，你說「真理」，但「真理」殺人，
我答你以「真理」，這「真理」救人。」

室利阿羅頻多長叙事詩，Savitri 第六九七頁。

前些日子，在一工作的問題上，我偶爾從唯物信仰的觀點，說明我的立場。（我不知其現在怎樣立說了，因爲通常我不注及那些說法。）

在唯物論者流，凡人所有的一切經驗，皆是一心理現像的結果，——是這，人達到一進步着的心思發展，（他們却不能說明爲何及如何！）究之是「物質」發展出「生命」，是「生命」發展出心思；而凡所謂人的精神經驗者，皆是心思的建造（他們用其他名詞，但我相信這是他們的意思）。無論怎樣，這是一切精神經驗本身的否定，一個「有體」，或一個「力量」，或「某個事物」之超上且統御一切者之否定。

我重複說，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怎樣立說了，但在我會遇到這麼一種信仰。

於是我也便說：「但這是非常簡單！我承認你的觀點，除了我們所見者外，沒有旁底什麼，如人類像其現在這樣；而凡所謂內中現相者，皆由於一心思作用，腦經作用；時若人死去呢，便死去了，——不是嗎，時若這聚合相達到了其生存的盡頭，牠便消散了，一切皆消散。這是對的。」

可能倘若事物皆像那樣呢，則人生對我會現得那麼乏味，我會久已出離牠了。可是，我應當隨即說，既非由於一道德理由，甚至亦非由於精神理由，我反對人自殺；因爲，這

事在我看來，這是懦弱，因此，我未嘗……。我從來未嘗逃避問題。

這是一點。

「於是，一自你既在此世間了，你便應走到盡頭，即算盡頭是一虛無，——你一直走到盡頭，最好是儘最佳底方式走去，便是說，在你爲最感覺滿意的方式。而事情是我却嘗有哲學底好奇心，稍研究過這一切問題，我發現自己面對室利阿羅頗多的教言，凡他所說的，在我是感覺其於一切中最可滿意；凡他之所教示的（我當說「所啓示的」），但這非對一唯物論者說），凡他所教的，於人類已形成的一切學派中，在我是感覺最滿意，最完全，對凡所能提出的問題以最圓滿底方式作了答復，而且，這在我生平最得到了助力，使我有此感覺，這是很冇價值的事。因此，我試行全般依照他的教言，且試行整個體驗之，生活之，在可能最好，對我爲最好底方式上生活之。倘若他人不信此教言，這在我全般一樣，——他人信與不信，於我毫無分別；我不需爲他人的信力所支持；在我自己滿意便夠了。」那麼，更無話可說了。

這實驗經過很長久，——在一切細節中，對一切問題，我是這樣答復。及至到末了，我向自己說：「這當作一辯說是美妙的！」因爲一切疑惑，無明，不了解，不善願，否定的原素，一切來者皆立刻隨此辯說而俱去，皆去了，——歸於銷無，皆沒有效果。

那以後，一切皆採於掌中了，固定了，——你尙有何可說呢？（沉默）

回答剛強底，深信底，誠懇底唯物論者，（說「誠懇底」，是在他們的知覺性的範圍以內），比較回答信了某宗教的人，遠過容易！遠過容易！

可是自然的，從智識觀點看，一切人類信仰皆有其解釋及其地位，——沒有什麼人類所思惟的不是一眞理的變形。困難不是在那裏，而恰是在這事實，即宗教人物，皆有所信仰，信仰之乃其職責所在，若容許思心加以討論，便是罪惡，——於是他們故步自封了，自然地，他們永遠不能作一進步。至若唯物論者，相反的，他們假定是要知道一切，解釋一切，——理性地解釋一切。那麼（笑着說）正由此事實他們解釋一切，人恰可引導他們如自己所願往。

如是如是。

(問) 與宗教人物沒有什麼事可作了。

(答) 是的。

但此外這也是不好。倘若他們攀援一宗教，這是此宗教這樣或那樣對他們有了幫助；恰恰幫助了某事，是要有一確定性的，不必探求，而能依靠某一固定底事物，却不須負此固定性的責任，——有某個旁人負責，(笑着說)，——如是便這麼下去。若要將他們從此拔出，則是欠覲慈心了，——只好讓他們像原來那樣。我從來不和某個有一信仰的人討論，讓他保持他的信心！我謹慎不向他說什麼有足以動搖他的信心者，因為那不好，——他們不能有另一信仰。

但向一唯物論者……「我不討論，我承認你的觀點；只是你沒有何可說，——我已取得我的立場，你取得你的。若你滿意於你之所有，便保守之。倘若那帮助你過活，那便很好了。」

「但你沒有任何權利責難我或批評我，因為那是基於你的立場。縱使凡我所想像者皆是一簡單想像，我寧有此想像而不取你的。」——如是而已。

一九六三年九月七日說。

(神聖母親宣讀一九五〇年八月份體育雜誌刊所撰文，題曰「兒童所應知道的。」)

(問) 你說，人應當「確然於真理最後必將勝利。」但這一確然性似是非常不同，而且與人在尋常生活中所教者甚相反對？

(答) 是的。人通常以為在「自然」中事物總是結果不好。凡人皆知道一些故事；某在平生享受過大成功之後，結局可悲；某些人曾有過異常底才能，末路却皆失掉了；某一國家在一長時代里作了絢爛文明的例證，——那文明淹沒了，而其國家化成了那麼一個悲涼局面，使人更記不起牠曾經是怎樣的了。似乎大地的歷史，只是勝利繼之以失敗，而不是失敗繼之以勝利的一故事。

但是如實，一自問題是有關於宇宙底和神靈底事，人便應當有宇宙底觀想和對事物的神聖底了解，庶幾知道真理如何自加表白。有一普泛底悲觀，以爲事物雖然開始得好，結未必壞；似乎常是弱點，虛偽，假冒爲善，邪惡佔了上風。這是爲什麼有些人以其自身的分量看此世界，常是說這世界是壞，我們只有作結束，儘可能快出離牠。教師們嘗教示這，但他們的教訓只證明他們太短視，視見只屬於其個人性大小。

按真理，「自然」的運動有如海潮的運動：牠前進，牠後退，既前進，又後退；這便暗示在宇宙生命中甚至在土地生命中，有其進步底前進，雖在表相上這爲後退截斷。但這些後退只是一表相，好似時當躍進之先退後一步。這簡單是爲了能前進更遠。

你會告訴我這一切皆很好，但如何給兒童以此確然性，確然於真理必將勝利呢？因爲倘若兒童讀歷史，倘若他觀點「自然」，他會見到事物常是結局不好。

(一九六三年此段談話將發表時，神聖母親附加注釋如下：)

「究竟說，時若猶有死亡，事物經常是終局不好。唯獨死亡給克服了，乃能使事物不致歸

結不好；這便是說，時若不復需要回到「無心知」里以使一新底進步可作。

生成長老的整個程序，至少在此土地上的，是如此，（我不知道在其他星球上事情是如何經過的！）傳統說法是世界叛生了，其次牠便退歸滅沒（Pralaya），其次又來了一新底，如此連彙；據那些說法我們是在第七個世界了，而既在此第七世界，我們便是那不更退轉到滅沒中者，乃會恒常進步，無有後却。此外，也是因此在人類中有永恒性的需要，有一不間斷底進步之需要，因爲時候是到了。」

(問) 應當教兒童見到世間的神聖顯示，而非結束不好的一面。

(答) 不然。倘若兒童想像「神聖者」是異乎此世間，則其一事物到頭皆壞的理念會十分正當了。

(問) 應當教兒童以神聖正義的理念。

(答) 但我們毫無所知，因爲這正義在這實際世界非顯了。

雖然，倘若人觀察事物夠深沉，人可見到是有一進步，事物是趨於好又更好，雖然在

表相上不趨向好。而且，在一稍高超底精神（人物），有一甚為明確底意念，即凡一切惡，——究竟只是我們所稱爲「惡」者，——凡一切虛偽，凡一切違反「眞理」者，凡所有的苦難，凡所有的對抗，皆是一不平衡的產品。我相信有人慣於從這一高上界看事物者，立刻見到這是如此。因此，這世界不能是建立在一不平衡上，因爲那樣牠必久已消滅了。人感到在宇宙的源頭上應曾有一無上底「平衡」，也許是如我們前日所說，爲一進步底平衡，一個平衡，剛剛是與人所教示我們者以及我們慣常稱爲「壞惡」者相反。沒有絕對底惡，只有一惡，即多多少少是局部的一不平衡。

人可以極簡學底方式將這教給兒童；可以實物表明給他看，一物若在不平衡狀態中，便會墜下了。唯有在平衡中的事物能夠保其位置及其久長。

有另一德性，一自兒童在很小底年齡便應培養的：這便是一難過之感覺，他所感到的一道德上的不平衡，時若他作了某些事，不是因爲人已告訴他莫作那些事，也不是因爲他怕受責罰，而是自動自發地。例如，一兒童因作惡劇打傷了一同伴，倘若他在其正常自然

狀態中，會感到一不安，一憂苦，在他的有體內中，因爲他所做的事，與他內中底真理相反對。

因爲，不論有一切教訓，不論一切思想所能思者，有個什麼在其內中深處，是有一善美，優越性和真理的感情，然而不幸，已被一切與此真理相違的運動所反對了。倘若一兒童未被其環境所敗壞，或爲其周遭的可悲底榜樣所敗壞，便是說，倘若在其正常自動狀態，沒有人告訴他任何什麼，那麼，時或他作了些什麼事與他的有體的真理相違反，則他感到不安。剛剛是在那上面應當建立他後下進步的努力之基礎。

因爲，倘若你願望找得一教義，一學理，而將你的進步建立其上，你會永遠得不到什麼，或者，更正確說，你會得到其他什麼，因爲人所呈於你的教義，一隨氣候，時代，文明而異，而且全然互相矛盾。時若某人向你說：『那個，那是好的』，另一人却向你說：『那個，那是不好，』而且具有同樣底邏輯，同樣底勸誘力。因此，在那上面不能托基。宗教常是試行建樹一教條，它告訴你，倘若你遵守該教條，則你是在真理中，倘若你不順

從之呢，則你是在虛偽里。但這永遠未嘗引導人到何處，這只造出了糾紛。

只有一真嚮導，這是內中底嚮導，不經過心思知覺性的。

自然，倘若一兒童受到了一不幸底教育，他便會愈加致力於息滅在他內中的這微細真實事物，而且有時他於此是那麼成功了，以致他與之失去了接觸，亦復失去了分別善與惡的能力。這是為什麼我堅持於此，而且我說，即從最小底年齡，便應教兒童以此一內中真實性，——在他們自己內中，在世界內中，在宇宙內中，——而他自己，這世界，和這宇宙，只當作此真理的功能而存在，倘若這真理不存在，則他不會久長，縱使他存留一短時，而一切形成之後，將旋即消散。而這既是宇宙的有效能的基礎，自然是這將勝利了；而且凡與這相違反者，不能像其一樣久長，因為這即是「彼」，在宇宙基本上的那一永恒事物。

這自然不是說要給一兒童作哲學解釋，但人很好可以給他一種感覺，時若他順從這時常沈靜底在他內中的微小事物，且阻止他作與之相違的事者，則他感覺到內里底安寧，滿

意，而且有時是深密底喜樂。然則在這麼一種經驗上可建立其教育了。人應給兒童以此印象，沒有什麼事物是能長久的，除了他內中的這真實滿足，唯獨是長久的。

(問) 一兒童能否像成人一樣明覺這內中真理呢？

(答) 在一兒童這是非常明白的，因為這是一知見而無語言和思想之糾紛，——有點什麼是使他感到安然，也有些什麼使他感到不安的，(這不必然為喜為憂，只在其事深切時方來到的)。而且凡此一切，在兒童比在成人遠過清楚，因為成人常有一勞動着的思心，蒙蔽了他於真理的知見。

給兒童講些理論絕對無用，因為一旦他的思心覺醒了，他會找到一千個理由來反對你的理論，而他又是對的。

在兒童中的這微細底真實事物，這是性靈體中的神聖「當體」，——牠也存在於植物和動物中。在植物中牠不明覺，在動物中開始明覺，在兒童中牠非常明覺。我曾知道有些兒童，牠們覺知其性靈體，在五歲時勝過在十四歲，在十四歲時又勝過在二十五歲；尤其

是，一自其進到學校，其間受到一深切底心思教育，將其注意力全引到其有體的知識部分去了，他們便常時而且幾乎完全失去了與其性靈體的接觸。

倘若你是一諳練底觀察者，倘若你計到在一有體內中所發生的事，簡單只看着眼睛！……有人說眼睛是心靈的鏡子；這是一習俗底說法，可是倘若眼睛不表現靈光，這便是性靈還遠在後方，為許多事物所蒙蔽。你留心看兒童的眼睛，你可發現一種靈光，——人們說那是正直底，——然是那麼真實，那麼真實，牠奇異地看此世界。那麼，這驚異，這是性靈的驚異，牠看到真理，但還不大懂世事，因為牠距離還甚遠。兒童們有此，但自他們上學了，變到更聰明，更有教養了，如量，這消失了，你在他的眼睛中可看到種種事：思想，欲望，熱情，邪惡，而那種非常清明底焰光沒有了。你便能確知其心思是已進到那里了，而其性靈却已遠退到後方。

縱使一兒童還沒有充分發展了的腦經以知解事物，倘若你簡單傳過去一種震動，一保護或溫情或關心或慰撫的震動，你當見到他却反應了。可是倘若你取一比方十四歲的兒童，膏泥製的。

他在學校里讀了書，父母皆尋常人物，而他已受不良待遇，他的思心便甚在前方了；在他有些什麼是堅硬的，性靈體已退落後方。這樣底兒童對震動無反應。人說他們是木頭或膏泥製的。

(問) 倘若內中真理，性靈中的神聖當體，在兒童是如此明覺，則人不能更說兒童是一小動物了，豈不是？

(答) 為什麼不呢？在動物中有時有一性靈真理，非常深密。自然，我以為性靈體在一兒童比在一動物較為成形，稍更明覺。但我曾在動物作過實驗，僅為了求知；那麼，我可向你保證，我很稀少在人類中遇到我在動物中見到的某些美德，一些非常簡單且無矯飾的美德。例如在貓；我研究過貓；倘若人知道的清楚，牠們確是奇妙底動物。我知道有母貓全般為其小貓犧牲，——人說起母愛，說之以讚仰之情，好像這是能為人類所特有，可是我曾見到這愛顯示於母貓中，到那麼一種程度，竟遠超出尋常人類了。我會見到一隻母貓不肯觸到牠的食物，直到牠的幼小皆吃到了其所必需。我又看到過另一貓八天不離牠的幼小，

不去滿足牠的需要，因為牠懼怕讓牠們孤單；我還見到過一隻猫教牠的小猫從一堵牆跳上一窗，同一姿勢重複作過五十多趟，而且，我可說，用了那麼一種謹慎，聰明，技巧，是多少未受教育的女子所沒有的。為什麼是如此呢？——因為沒有思心的干預。這全般是自發底本能。但本能是什麼呢？——那是在種類的才性中的「神聖者」之當體，而那便是動物的性靈；是一集體的性靈，不是個體的。

我在動物中見到過一切感情底，溫情底，意緒底反應，一切情緒為人類所那麼自信的。其唯一分別是牠們無由述說之，亦無由書寫之，於是我們視之為低等造物，因為牠們不能洶湧我們以書卷，關於牠們所感覺的。

(問)我在童年時，倘若作了一壞事，我立刻便感到不安，便決定不再作此事了。於

是我的父母來告訴我不要再作那事。為什麼呢？我自己已決定不那樣作了？

(答)從來不要呵斥一兒童。人怪我責難為父母者！但是我見到他們的行為，我見到百分之九十的為父母者，仍然斥責一自動來告悔其錯誤的兒童。「你是搗亂，你走開，我正有事

做」，而不肯耐心聽兒童所說，向他解釋他的錯在那裡，和他應該是如何作。而兒童，原是以良好態度前往的，回來感到損傷了，感到：「為什麼人這麼待我呢？」於是兒童見到父母也不完善，——這明顯是當前這事——，他見到你也錯，向自己說：「為什麼他罵我呢，他和我一樣！」



要謙虛

這是在正確價值上審度自己。

普通人總是從過度重視其個人價值，到同樣過度貶抑自己。一日他們說：「我是了不起」，次日又說：「呵喲，我毫無可取，我做不了一點事。」這好像一鐘擺，豈不是？要正確知道自己是什麼，沒有比這更困難底事；既不應褒大自己，也不應貶抑自己，而是應知道自己的分際，且知道如何進向自己所樹立的理想目標。有些人自視極大，而且立刻想像他們能做一切事。例如，有些小官員，想像他們能勝得世界上一切戰爭，也有些小人物想他們在價值上超過一切人物。反之，我曾知道一些人甚有才能，却消磨着光陰於思想：「我毫無好處」。普通是這兩極端同有在於同此一人。然知道自己正在何處，而且正能走到何處，這種人極少。我們已避免說虛榮，因為我們不希望你充滿了虛榮，一旦你得了大成功之後。

試想植物也有虛榮！我是說親手培植的植物。倘若人以語言或以情緒讚美牠，倘若人羨慕牠，那麼，牠們抬起頭了——有了虛榮！在動物也一樣。我告訴你們一小小小有趣底故事。

在巴黎有一農園名叫「植物園」，其間有植物也有動物。其時恰好接來了一頭雄猛底獅子。自然牠是在柙里。牠凶猛。在這柙里有一張門，牠能隱藏於其後。遊人來看牠時，牠總是恰恰隱藏了！我注意到這事，有一日，我走近牠的籠邊，便開始和牠說話。動物對說出的話是非常敏感的，牠們真聽。我於是開始柔和地對我的獅子說話，告訴牠：「呵呀，你多麼美麗，你這麼隱藏起來是多麼不幸，人皆那樣愛看到你……」。於是，牠聽到了。其次，漸漸地，牠斜睨着我，其次伸長了頸子正看我；其次伸展了牠的掌，終於將鼻端接到檻木上，好似說：「這里終於有一人了解我了！」

要慷慨

這里我不說物質上的慷慨，那自然是給人以自己之所有。但即使是此一美德，也不十分廣布，因為一旦人變富足了，人總是想起保守其財富，而不想及施出。若常人所佔有愈多，則愈不慷慨。

我要說起的是道義上的慷慨。例如，倘若某同伴得到了一成功，則感到喜悅。一勇武底行為，一不自私底行事，一美麗底貢獻，在其本身皆有其美，這便給你以喜樂。人可說道德底慷慨，在於知道認識他人的真價值和優越性。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

(說所撰「生活的科學」一文，載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份體育雜誌者)

「一無目標的人生，是一無快樂的人生。」為什麼？

(答者)倘若人有一目標，則可安靜地遵循那引到目標的路。

不必需有一目標，也可安靜走那路道呀！若干人沒有目標，也十分安定地遵循其常軌，不作任何努力。

(答者)一目標給人以快樂。

有時需要一生以達到目標，然則只在生命末了乃有快樂？

(答者)一目標是一理想，一理想使人富足。

是的，但人可能有一全屬物質的理想；亦不是理想給人以快樂了。

(答者)一目標給人生以意義，人生存在之理，這存在之理便暗許一番努力，是在努力中人乃得到快樂。

正對。是努力乃給人以快樂：為人而不知道作何努力，永遠不會有快樂。眞本懶惰底人永遠不會有快樂，——他們沒有喜樂的力量！是努力乃給人以快樂。努力使此有體震動到某一緊張度，這便使你能感到喜樂。

(問)但給人以喜樂的努力，這是環境所加的努力呢，還是一趨向進步的努力？

(答)你將兩事混淆了。一是物理底，一是心理底。十分明顯，成就了一事，因爲人已決定要成就之，和一事爲環境——多多少少有利底環境——所外加，全不會有同樣底結果。例如，這是周知的，人之修持瑜伽有時絕食。許多瑜伽訓練包括長期絕食，修持者通常是十分滿意爲之，因爲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但置同此一人於某環境中，其間食物缺少，因爲食物不可得，或因爲此人無錢，則你可見到此人在一可憐底境況里，他訴苦說生活是如此艱難，雖則其情況皆是同一；但在這一場合是他已決定絕食，而在另一場合他之絕食是因爲他不能另外怎樣。這是明知的，但這不是唯一理由。

唯獨是努力，不論其在任何境界里，——物質上的努力，道德上的努力，智識上的努力，這在自身造成了某些震動，這便使你進到與宇宙底震動相接觸，而是這乃給人以喜樂。是努力乃將你從惰性里撥出；是努力乃使你能接受宇宙的力量。而在一切事物中，那自動給與喜樂者，給與雖是不修瑜伽的人，沒有精神企慕的人，過十分平常生活的人，便是其力量與宇宙力量之互換。那些人並不知道這事，他們不能告訴你這緣故，但那是這緣故。

有些人簡單是有如美麗底動物，——其一切動作皆屬和諧，其能力皆和諧地發散，其無所計較的努力恒常召喚出能力，而且他們常是歡樂；但有時他們在頭腦里沒有思想，有時在心中沒有感情，他們過着全似動物的生活。我曾知道這樣底人：美麗底動物。他們是美好，他們的姿態也和諧，他們的種種力量十分平衡，而且耗散的不加計度，其接受亦不加計度。他們與宇宙的物質能力相接觸，而且他們生活於喜樂里。也許他們不能告訴你他們是快樂，——喜樂在他們，是那麼自動自發，竟是自然底，——更不能告訴你是爲何，因爲其智慧尙未十分發展。我亦曾知道這種人，在任何境地能作必要底努力（不是一明智而有計度的努力，而是自動自發的），不論是物質界，情命界，或智識界等，而在其努力中常有快樂。例如，有人坐下來寫一本書，他作一番努力，這使他腦經中某個事物起種震動而吸引理念，那麼，立刻此人感到喜樂了。這是全然決定的，不論你作何事，縱使是最屬物質的工作，例如打掃一房子或作烹飪，倘若你作必要的努力，於此工作展出你的最大底能爲，你便有喜樂，縱或你作的這事與你的本性相違。時若人要實現什麼事，便自動會作其必要的努力；

這集中你的能力於此待實現的事，而且這給你的生命以存在之理由。這勉強你達到你自己的一種組織，你的能力之一種集中，因為是這乃你所要作的，而非五十種其他的事與此相違反者。而且是在這集中里，在這意志之深密性里，有喜樂之淵源在。這便給予你以接受力量的能爲，與你所散發的力量互換。

(續讀同文：「……這自我完善化中的第一步，是變到知覺你自己。」)

(問者)「知道自己即管制自己」，這意義是什麼呢？

(答)這是知覺自己的內中真理，有體的各部分，及各個相應底功能。應當知道爲什麼作這事，爲什麼作那事；應當認識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一切行爲，自己的一切運動，自己之所能者，諸如此類。認識自己還不夠，應是這種知識引到一明覺底自制。完滿地認識自己，便是完滿地管制自己。

但這須有一企慕，無時或釋。

這從來開始不嫌其早，繼續不患其遲。這便是說，縱使你仍在幼年，你能開始研究你

自己，認識你自己，而且，一點一點，管制你自己。時若你如常人所說是「老了」，上了很高底年歲，決不會太遲作此努力於自知明而愈明，自制善而愈善。這是生活的「科學」。要自我完善化，首先應變到明覺你自己。例如，這麼一樁小事，我確知其在你平生發生過若干次了。突然某人問你：「你爲什麼做了那事？」那麼，自然底答復是：「我不知道。」設若有人問你：「你在想什麼？」你答說：「我不知道。」「你爲何疲倦了呢？」——「我不知道。」「你爲什麼事歡喜呢？」——「我不知道。」諸如此類。我可取五十人，突然問他們，沒有準備，「你爲什麼作了那事呢？」倘若他們在內中不是「醒覺」，他們全會說：「我不知道。」(自然，我這不是說那班人，已作過訓練認識自己，且追尋其運動到極端者；他們自然能夠攝持自己而且集中，給出正確底回答，唯獨在稍過一些時之後)，你會見到這是如此，倘若你照顧你的整個日子。你說某些話，而你不知道爲什麼你說那些話，——唯獨那些言辭出口之後，你乃覺知那不完全是你所要說的。例如，你往見某人，你豫先準備了你所要說的話，可是一旦在其人面前，你什麼也不說了，或出自你的口

者，乃另外一些話。你能否說明到什麼程度那人的雰圍影響了你，且阻礙你說出所準備的話呢？多少人能說明這個呢？他們甚至見不到其人是在這一或那一境界里，而且是因這緣故他們未能向他說出所準備的話。自然，有些非常明顯底場合，你發現那人正是在那麼惡劣底脾氣里，以致你不能問他任何事。我不說這個。我說清楚見到相互底影響：在你的氣性上發生作用和反響的；是這，乃常人見不到的。例如，突然人感到不安或歡喜，但多少人能說「是那個了」呢？這難於知道，完全不容易。應當非常醒覺；應當是在一非常注意觀察的境界中。

有些人一日睡十二小時，其餘時則說：「我是醒覺的！」有些人一日睡二十小時，其餘時則在半醒狀態！

要處於這注意觀察的境界里，便應當偏處有可以說是觸角，與你的真知覺性的中心常相接。你記錄一切，你組織一切，而且，在那麼一種方式下，你受不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不能受欺哈，被騙過，除你所要說的外，不會說出其他。但多少人尋常生活在這種境

界里呢？當我說「變到明覺」，是這，乃我正確要說出的。倘若你要從你所處的環境和情形中獲到最大底益處，便應是充分做覺；不應當遭到出所不意，不應當作不知道為什麼作的事，不應當說不知道為什麼說出的話。應當是恆常做醒。

也應當懂得你們不是分別底個人，知道生命是一不息底互換，種種力量，種種知覺性，種種震動，一切運動之互換。這好像是在一群衆里，不是麼，時若大衆推向前進，人人皆前進，時若大衆退后，人人皆退后。在內里的世界，在你的知覺性里，亦復如是。恆常有種種力量在你生作用，正動或反動，這好像霧團中一氣體，除非你十分做醒，那些事會進到你，唯獨其已進到你內中之后，又出去，好像是從你發出的，然後你方覺知。多少趟人遇到了發神經的人，或發怒或情緒惡劣的人，他們自己也變到發神經，發怒，情緒惡劣，像那麼樣，而不知其何由。這是如何的呢，時若你與某些人游戲比賽，你玩得很好，而與另外某些人呢，你竟不能游戲了？而且非常沈靜底人，不惡劣底人，突然變到憤怒了，時若他們置身於一憤怒底群衆里。人不知道是自誰起始的，這是經過着的事，掃過知覺性。

有些人能分解這樣底震動，另外有些人則生反應而不知其由。一切如是，從最小底事到最大底事。

在一集體中而不失其爲個人，應當是絕對覺知自我。覺知那個自我呢？那個超上一切混雜的「自我」，便是說，即我所稱爲你的有體之「真理」者。長時若你猶未覺知你的有體的「真理」，你便爲一切事物所推轉，而你完全照顧不到。集體的思想，集體的暗示，是一奇鉅底勢力，常在個人思想上發生作用。而所爲特異者，是個人未嘗覺知。人以爲自己是如此思想，而實際是集體如此思想。群衆是常比個人低下。取同品格，同類別的若干個人，那麼，當其獨處的時候，這些個人比在一群衆中同類別的人至少高兩度。那里有黑暗的混雜，冥頑的混雜，於是人必然滑下到無知覺中了。要脫除這個只有一法：變到知覺自己，愈變愈明覺，愈變愈留意。

試行作此一小練習：在每日開始說：「我不說我不加思索的話」。你相信你思想過一切你所說的話，豈不是？這全不是那麼一會事，你會見到多少趟你所不願說的話幾乎衝口

而出了，你不得不作一知覺底努力阻止其脫口而出。

我知道有些人極爲明慎，不作一謊言，但突然，當其在一群人中，原應當說真實語，却自動地說起謊話來了；他們不是故意爲之，一分鐘以前也未嘗想到爲之，而那却像那樣來了。爲什麼呢？——因爲他們置身於一班說謊的人物里；那里有一謊話的雰圍，很簡單是他們感染了這毛病！

是這樣，一點一點，漸漸地，赴之以堅毅，首先出之以極大底慎重和多多底注意，人可變到明覺了，學到認識自己，由是後來成爲自我的主宰。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

「唯獨極端留意觀察（我們的有體的）一切運動，可竟說是以之經過我們的最高理想的法廷，以至誠底願望聽其裁判，然後我們能希望在我們內中養成一種識力，毫無錯誤的。」（「生活的科學」，見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份體育雜誌）

人應清晰地顧念自己的動作之原由，因為，在此有體中，有種種互相矛盾底衝動，——這一些推你至此，那一些推你至彼，這顯然在生活上造成一混亂之局。倘若你觀察自己，你見到——自你作了某事而感到有點不安，心思會立刻給你一有利底理由以辯正你之所作，——這心思是能在一切上鍍金的。在這種情況之中，認識自己是困難的。應該是絕對誠實然後能達到那里，在心思體的一切微小說騙中清明地透視。

倘若你在心思上檢視你一日中的各種運動和反應，有如人無定限而重複同一事，你不會作何進步。若要使此省察能促你進步，應當發現你內中的某物，以其光明你能裁判自己者，某物代表你自己的最佳部分者，某物稍有光明者，稍有善願者，而且，恰恰是應當以

進步而取起者。你將此物置於你面前，而且，好像在電影一樣，起初將一切你所作爲的，一切你所感覺的，你的衝動，你的思想等度過去；其次，試將其排比，便是說，尋到爲什麼這事隨那事而來。於是你注視此光明底幕布，在你面前者；有些事過去的很好，不投下什麼陰影；有些事，相反的，投下一微小陰影；還有其他的，投下一陰影爲十分濃黑且使人不愉快了。應當異常篤實爲之，正如你作一遊戲：「在這麼一種環境里我作了這樣和這樣底事，作如是感，起了這樣式的思惟；在我面前有我的自我知識和自我主宰的理想，那麼，好了，這行動是與我的理想相合呢還是不合？」若其相合，這不留什麼陰影在此幕布上，這仍其透明，人亦無須勞心於此。若其不合，這便投下一陰影了。爲什麼這留下一陰影呢？在這行爲中，有什麼是與認識自我和主宰自我的意志相違呢？最尋常你將發現那與一無知覺相應，——於是 you 將其歸入無知覺底事物一彙，且決定下一次你在作某事之前必試行知覺。但在其他場合，你將見到那是一點卑鄙微末底自私性，十分濃黑，來使你的行爲，你的思想等等變了畸形。於是 you 將這自私性置於你的「光明」之前而自問：「爲

什麼這有權力使我如此作爲，如此思想呢——？」與其接受不論任何解釋，你毋寧去尋求，乃發現在你的有體的某一角落里，有個什麼思惟，說：「呵呀！不然，我可接受一切，除了這個。」你發現那是一微小底虛榮，一自利之念，一自私之情，隱藏在某處，五十個事。於是你在你的理想的光明中看這一切事物：「倘存留這一念頭，這是否與我的尋求和理想之實踐相合呢，或還是與我的理想不合？我將這微細角落的黑暗置於光明之前，直到這射透牠，使牠消失。」於是這喜劇收場。但你一日的喜劇還沒有收場，不是嗎，因爲還有許多事物得這麼通過光明。可是倘若你繼續這遊戲，——因爲這真實是一遊戲，倘若你誠心爲之，——可保你六個月之後你更認識不到你自己了，你會向自己說：「怎麼？我曾是那樣的麼？那不可能！」

人可能是五歲，二十歲，五十歲，六十歲，而這麼自加轉化，將每個事物置於這內里底光明之前。你可見到那些原來之不與你的理想相合者，普通皆不是完全得從你棄除的原素，（這種非常少有），簡單只是不當其位的事物。倘若你組織一切，——你的情感，你

的思想，你的衝動，等等，——於此性靈中樞即內里底光明之周圍，你將見到內中一切混亂皆化爲一光明底秩序。

進者，這是十分明顯的，倘若一同樣底程序爲一國家所採納，或爲此世界所採納，則大部分使人不快樂的事物將要消滅，因爲世界的最大一部分痛苦，皆起於事物之不在其適當位置。倘若人生是以這麼一種方式組織了，以致沒有什麼是虛耗了，一事物皆在其適當位置，則大部分痛苦不復存在。一位年老底聖人說過：

「沒有什麼惡。只有不平衡。
沒有什麼壞事。只有事物不當其位。」

倘若一國中一切皆當其位，倘若在物質世界中，以至在個人的行爲，思想，感情中，皆是如此，則大部分人間之悲苦皆會消滅。

如是，則有兩事得加考慮：知覺性，以及知覺性藉以顯示的工具。先論工具：有心思體構造思想者，情感體構造情緒者，生命體構造行動之能爲者，以及此動作之物理體即身

一位天才能運用不論什麼工具而作出一些美麗底事物，因為他有才能；可是你給予這天才以一完善底工具，他會作出奇妙底事物了。以一大音樂家而論，即算是一架破敝底鋼琴，缺少許多音鍵，他也能奏出一點好聽底音樂，倘若給他一架好鋼琴，諸音調適，則他將奏出更美麗底音樂了。在兩個場合其知覺性皆同，但爲了自加顯示，知覺性須有好工具，——一個身體，具有其心思，情命，性靈，生理底能量。

設若你在生理上建造不良，成長不好，那麼即算你有美好底訓練，你難於與一身體美麗建造優良的人在體育運動上爭衡。在心思同然，——有組織良好，複雜底，完整底，優秀底心思的人，較之只有多少是凡庸底，組織不良底心思的人，會自加表現得遠過美好。首先，應當教育你的知覺性，變到知覺你自己，依據你的理想而組織你的知覺性，但同時不要忽略在你身體中的工具。

姑舉一例。你在身中有你的最深沈底理想，但你置身於一教室里，要教學生一點課程。

那麼，這光明在上，這知覺性的光明，時若你必須向你的學生解釋你所教的課程，是有一大宗知識爲比較方便呢？抑或是靈感是如此以致不需要這大宗知識呢？你個人的經驗怎樣呢？……豈不是，有些日子一切皆進行順利——你的辯才無礙，學生肯聽，且容易懂到你。但另外有些日子，你所要講說的全然不到，學生也不肯聽，——你感覺煩惱也使人厭煩。這便是表示在一場合，你的知覺性清醒且集中於你的事上，而在後一場合，你的知覺性多少是睡眠了，——你是依賴純屬外在底工具。可是在這場合，倘若你有一大宗知識，你仍可向學生說點什麼；倘若你有一經過訓練的腦經，有準備，簡言之，有一良好底工具，要用牠時則起良好作用，倘若你亦集合了一切必需底注解，意義，則一切進行仍然甚好。可是倘若你頭腦空空，而且，甚至你沒有與你的高上知覺性發生接觸，那麼，你沒有其他可資了，除了取起教本而唸出那一課，——你不得不利用他人的思惟。

再以遊戲爲喻。亦復有些日子一切進行很好，你事先沒有作何特殊準備，但終然一樣，你一切成功，然倘若你事先練習得很好，則結果當更爲優異。例如，倘若你遇到某個對

手，是漸漸地，嚴肅地，以耐心與堅忍而訓練成的，而突然起一大願心，那麼，這人會打倒你，縱使你有願心，除非你的願心遠高過你的對手的。倘若你面對某人，他只知道這遊戲的技巧，却沒有任何明覺底願心，而你呢，你却在充分明覺底境界里，則顯然你會勝過他，因為知覺性的性質高過技巧的性質。但這個不能代替那個。是高尚者最為重要，儘管那樣，亦仍需要反應迅速的神經，自發底動作，知道那遊戲的所有的祕密，方能作到盡善。兩者皆所必需。高上者是知覺性，牠使你在恰當底時分作恰當底動作，但這不是除外其餘。時若人尋求完善，不能以有了一個爲托辭而忽略另一個。

(問) 應不應爲了得勝而遊戲呢？

(答) 若人有一知覺性如三歲或四歲的兒童，這是一完全必要底刺激。但人雖在五十歲而仍有四歲的知覺性，豈不是？不然，時若人有一成熟了的知覺性，便不須爲了勝利而作競賽。應當是爲了遊戲而作遊戲，爲了學習遊戲，而且爲了在遊戲中進步，且爲了你的遊戲將是你的內中最高知覺性的表現，——是這乃爲重要。例如，愛作遊戲到很好的人，不去

尋低劣底對手和他們玩，簡單爲了勝利的愉快，——他們選擇強能底遊戲員和自己玩。我記起自己在八歲時學打網球，那時是一股熱情；但我從來不願和小朋友們打，因爲我學不到什麼，(通常我總是打贏他們)，我常往尋打得最好的人；他們有時驚奇，但終於他們也和我打，——我從來沒有贏，但學得了許多。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日

「爲了完成這內中發現的運動，不忽略心思的發展方好。因爲心思這工具，可能同樣是一大助力或一大障礙。人類的心思，於其自然狀態中，常是在見識上是有限的，在知解上是狹隘的，在概念上是峻峭的。應當恆常作一番努力，將其大化，柔化，深化。」

「生活的科學」刊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份體育雜誌。

(按：此文見拙譯母親的話第一集，第一二五頁。)

不幸是大部分人思想愈多，則自信愈是超上。心思滿意於其自體，不甚企慕進步，一牠自以爲知道一切。有許多人以爲他們的思想方式是最好的；他們不懂到常是有多个方式思索同一主題。如他們的思想愈強愈密，則他們愈信只有一個方式思惟。這是爲什麼我在這裡說某些練習能夠擴大你的思想，且能養成一種習慣，同時從多個觀點看事物。

「如是，非常需要將一切事從儘可能多的觀點加以考慮。在這事有一練習，可使思想大加柔化和升揚的。那辦法是這樣的：立下一案，清晰計度之。再立下與之相反的一案，以同樣底精密計度之。於是由于鄭重底觀想，應將這問題加以擴大，或從而超上，直到求得一綜合，可融合此相反底二端於一更大，更高，更概括底理念中。」（同上）

給我一正案。

(甲) 正案：每人在世界上負着他的十字架。

反案：有些人是超上於一切人類的痛苦。

(問) 綜合呢？

(乙) 在每人，有其本體之一部分是超於痛苦的。

(丙) 世界上有許多各種不同底人。

(丁) 十字架是必需的，爲了跳越過苦難。

(問) 這不是一綜合呀！

(甲) 在我的正案中，我說的是「尋常人」。在反案中我說的是「非常人」。

(說) 是的，但是你相信非常人沒有十字架！雖是超上底人物也有其十字架得負着。

此事關係在知覺性之不同。在某些人，是外在知覺性的情況最爲發展了；在另外某些人，相反的，嘗留心發展其高上知覺性的境界。然則說「每人負着他的十字架」，這於外

在底知覺性是真實的，（屬物質之事，關於那些觸及生命體，情感體，和心思體之事），在那班人常會遭遇多數量底不幸事件，尤其是不幸事件似樂是與個人的能量成正比，好像是一隨其能承擔其事而發施的。可能剛是那班有高上能量的人，便有增多的患難和不幸。可是有些人超出了一切不幸，然不幸之事仍為他們而存在。為什麼呢？因為在他們，內中知覺性比外在知覺性較強，更為發展了。（在這里我不說已「轉化」的人物，因為在他們，不是麼，人可見到一境界，雖其物質軀體亦超越過痛苦；我們只是說像現在這樣的人。）倘若你的知覺性的基礎，是安立於某處，其間這些外物不存在了，則人可說你不背負你的十字架，因為你超出了牠。雖然，仍有例外，有超出了痛苦的人仍背負他們的十字架。如何調和這兩個似是相違的事呢？

（答）不幸是不同。

不是。人類的苦難與不幸，性質常是同一；有些苦難出於自己，出於環境，或出於一般情形；這便是說，人是隸役於這些憂患，自有生俱起，無人能從之逃脫。牠們不常是有

同一深密性，但牠們常是在那里。因此似乎是相違，但這不正確！因為在某些人，這好像不存在，雖其完全存在！這好像未有，雖其全有！這個和那個皆不完全真實，這個和那個也皆不完全虛妄。

有一人類知覺性境界，（這還不是超人的，真實是人類的），其間這二者可以同存。人可能有那些患難，而可能不感覺，好似牠們並不存在。這便是說，一不幸事，——「十字架」，只影響到外在知覺性，身體的，心思的，情命的；而性靈呢，——如實說，性靈是超出一切憂患以上，姑且取一極簡單底譬喻：一疾病。一生理上的擾亂生起苦痛，不是麼，有時很大，但有些人在那麼一種知覺性境界里，其身體上的痛苦對他們並不存在，對他們為不真實。這於別離亦然；倘若人愛某人，而當與之離別，則感痛苦，——這是最廣徧之苦，這是聯繫之破斷了，——那麼，在某知覺性境界，真實底兩人間之聯繫不能破斷，因為牠不屬於事物可加破斷的境域。因此，人是超出了任何可發生的事。

但在達到一高上知覺性境界以前，還有一階段，其間人可在自己發展理智，——一理

智，爲清明，精確，合邏輯，在對事物之見夠客觀。時若人充分發展這理智了，一切衝動，一切情緒，一切欲望，一切顛倒，皆可置於此理智之前，而這使你合乎理性。大多數人，時若某事加之以苦惱，便變到非常不合理性。比方時若他們生病，便會這麼度他們的時日，說：「呵喲！我多麼苦痛，這多麼可怕！這會長久這麼下去嗎？」於是，自然這變到壞而又壞。或者，時若有一不幸事臨到他們了，便叫喊說：「這些事只臨到我！我，從前以爲一切皆美好！」或至淚隨聲迸，如癟如狂。那麼，不說超人，却在凡人本身有一高等能量，人所稱爲理智者，牠能寧定地，冷靜地，合理地觀照事物。這理智向你說：「你不必苦惱，這無濟於事；不必怨尤，這事既來了，便接受牠。」那麼，人立刻變到安靜多了。這是非常好底心思教育，這發展判斷力，視見，客觀性，而且同時在你的德操上有非常健康作用。這使你免除了使自己成笑話，使你行動如一合理性的人。

有一事在心思是甚爲困難的，但據我看來是十分重要：永遠不許心思判斷或人或物。如說：「這是好，那是壞，此爲是，彼爲非，那有這缺點，這有那不善，」諸如此類，這

皆是有損害底批判。

凡一般運用其智慧的人，他們愈智慧，他們愈見到自己全不知道什麼，而以此心思，人竟不能知道什麼，人能以一方式思惟，以一方式判斷，以一方式觀看，但從來不能確定於什麼事，——而且永遠不能確定於什麼事。人可常時說，「或許這是如此」，或「也許這是如彼」，諸如此類，沒有定限，因爲心思不是一知識的工具。

在思想之上有純粹理念；思想爲用於表白此純粹理念。而「知識」又遠超於純理念之域而上，有如純理念之超于思想。應當知道由思想上躋於純理念，——而純理念本身，只是「知識」之一翻譯本。「知識」只能由全般同體爲一而得。如是，時若你自處於你的微小人類心思中，這心思，屬於物理知覺性，常是工作不息者，由其可笑底優勝性的高處，觀看一切批判一切者，牠常說：「那是壞的，那不應當如此」，則你可確定於你自己是錯了，決無例外。最好是保持沉默，留意觀察事物，於是，一點一點，你在你內中造成記錄，保存這一切而不下判斷。時若你能將此一切保持於自己內中，沉靜而無任何激動，十分

沉靜地將其呈於你的知覺性的那一最高部分之前，試行保持一鄭重底靜默，而且等待着，於是，也許遲遲地，好像從極高極遠處傳來，有某個事物如同一光明之現出，你方能稍多知道一點真理。

但是，倘若你長此激動你的思想，割切之爲小片，你永遠不會知道什麼。我可向你們重復說一百遍，倘若必需，但我能向你們保證，如若你們猶未心信及此，你們永遠不會勝出無明。

(問)有沒有一精確數量的純理念呢？

(答)要知道那個，要走去看「無上者」，問他這事！我不從事於統計學！

這里有一小故事。我的某一朋友嘗旅行印度，於是人請他講說他的旅行。一位甚有信仰的老太太也在座，她問他說：「在印度，心靈也計算到麼？」他回答說：「是」。

「牠們有多少呢？」老太太再問。

他回答說：「只有一個。」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讀「生活的科學」中一段

「情命體在我們內中，是衝動和欲望的基址，亦即是熱心和暴行，發動能力，和絕望，消沉，癡情，與反叛的根據地。牠能發動一切，建造之，實踐之，牠也能毀壞一切，阻滯一切。也許在人這有體中，牠正是最難訓練的一部分了。這是一種工作；需長久底辛勤，極大底忍耐，要求最完足底誠心；因爲倘若沒有誠心，從第一步起便欺騙了自己，而一切進步之嘗試皆歸無功。」（見拙譯母親的話第一集，第一二六至一二七頁）

非常難尋到一真實需要與一欲望間的界線，（自然，瑜伽的理想，是永遠無有需要，

因此永遠不欲望什麼），但這是爲一般有善願的人而寫的，他們試求知道自己且管制自己。於此，我們真遇到一個問題，需有一極大底誠心的，因爲情命體首先遇合人生的方式是由欲望，——雖然，仍有些事物是必需。倘若沒有欲望，又如何知其爲必需呢？……爲了這事，須有非常、非常留意底觀察，而且，倘若有個什麼在你內中，好像作一微小然深密底震動，你便可確知那是有一欲望了。例如你說：「這食物於我爲必需。」——作如此想，如此信念，以爲需要如此如此底食物，於是進而爲當爲之事以獲得牠。要知道這是一需要呢，還是一欲望，便應非常留意自加觀察，自問說：「倘若我得不到牠，什麼事會發生呢？」，那麼，設若當下底回答題：「哦！那便會很壞了」，則你可確然於這是一欲望之事。在一切事物同然。在每一問題上你退後一步，自加觀察而自問：「且看，我會得到這個麼？」倘若那時分在你內中躍然以喜，你可確然於其爲一欲望了。反之，設若某事物告訴你：「哦！我不會得到這個」，於是你感到甚爲頹喪，那麼，再度，這又是一欲望了。爲了使情命體瞞不過你，不但是要十分留意，而且要有幾乎是奇蹟似底誠心，——我

用「奇蹟似底」這名詞，不是要使你們感到沮喪，相反的，這是爲了給你們一更大底向至誠的企慕。

（繼續讀：「有了情命體的合作，沒有什麼實踐似乎是不可能的，沒有什麼轉化似乎是不可行的。」）

這正是奇妙之事。我相信情命體甚爲知覺牠的權能，而且，這是牠之所以重要；牠有機動能力，以此任何困難在牠皆不甚困難，但是必得牠在正當這邊。倘若牠合作，則一切皆甚爲可觀，但得到其恆常合作不甚容易。牠是一甚良好底工人，他工作非常非常良好，可是在工作中牠常尋求其身體的滿足，牠要得到工作的利益，一切可從工作而得到的快樂，一切可得到的好處；時若爲了這個或那個理由（理由可能有許多）沒有給牠滿足，則牠不樂意了，全然不滿意：「這不公平！我工作，而沒有得到任何酬報，」於是牠袖手旁觀，牠不動了，牠也不說什麼，有時牠說：「我不存在。」於是一切能力皆從身體里出去了，你變到疲倦了，耗竭了，你更不能作一點什麼事。而且，突然一下這變到嚴重了，因爲，

應該向你們說起，因為心思是情命的好友，——不是理智心思，而是生理心思，與情命體極為極為友善；那麼，一自情命體開始說：「我對那不管了，人待我不善；我與那再也沒有關係。」則心思自然立刻來到了，解說，鼓勵，舉出很好底理由，而這便是老故事：「生活是不值得過的，人物誠皆可厭，一切環境皆於我作對，最好是離開，」諸如此類。這極恆常發生，但有時有一細小理智的微光，在某處向你說：「呵呀！這喜劇，夠了！」但倘若這變到很強，而人不及時改正，則人墮入失望里：「真的，這生存不是為像我這樣的人而設的；我在天上會更快樂，其間人人皆溫文，人能作其所願作的事，」等等，自天國概念而來的，——我相信是這兩個同謀者，心思和情命，發明了天國！因為倘若人生，這存在，不與你的欲望應合，你便開始哀傷：「呵哟！我受夠了，這世界太可憐，太虛偽，我死去罷了。」於是會有一時分這情形變到嚴重：沮喪化為叛變，抑鬱化為怨望：我是說那班甚有壞氣性的人，——有些人氣性壞，（而這不是他們的錯過！）有些人氣性好，（而這亦復不是他們的錯過！）事情本是這樣的，——那麼好了，那些壞氣性的人，

發怒了，叛變，要打破而且毀壞一切：「你會見到，他們不做我所要做的，會受懲罰的！」那麼，這情勢變到更嚴重一點了，因為心思常是在那裡主謀，於是牠開始有奇妙底報復之念了，——由沮喪，人作出某一種蠢事，由惡念，人作出另一種蠢事。由沮喪而作的蠢事只關係你個人，然由惡念而作的蠢事却累及他人了；有時這麼一類蠢事大為嚴重。倘若你稍有善願，則每當這類惡劣情緒勃發時，最好是安靜不動，以此為律，向自己說：「我不動，我等這暴風雨過去，」因為，在極少時分里，人能毀滅或敗壞若干日月的常規底努力。

但這裏，我給你們一點安慰（續讀）：

「若是在那班已與其性靈體充分建立起關係的人們，足以在其內中保持企慕之火焰長明，使當實現的理想之知覺性常為生動者，則這種危機較少長住，亦較少危險。由於這知覺性的助力，他們能處理他們的情命體，正如處理一鬧氣的小孩，耐心忍性，向之指出光明和真理，試欲使其依服，而在其內中覺醒那一時給蒙蔽了的善願。」（同上）

是最最後一安慰。在真是誠實底人，真有善願的人，皆能轉變這一切危機爲一進步的手段。每趟你遭了這麼一種襲擊，一種風暴，你能轉變此危機爲一新底進步，爲向目標更前進一步。倘若恰恰你有必需底誠心，能直面在自己內中的這危機的原因，——所作之錯，所思之錯，所感之錯，——倘若見到這弱點，這暴行，或這虛榮，（因爲我忘記向你們說起情命體是較心思更充滿了虛榮），倘若你正面注意這一切，倘若忠實地誠心地認出一切發生的事是由自己的過錯，那麼便能好像用一熾紅底鐵置在腐爛之處。你能滌除這弱點，變之爲一新底知覺性。於是人見到，在暴風雨過後，人稍長進了一點，人真實作了一進步。

（續讀）「進步可能遲緩，顛頓可能頻數，可是倘保持了勇往直前的意志，人必有一天會勝利的，在（真理知覺性）之光耀前，見到一切困難皆消融不現了」。

這里我着重缺點和困難，這不是要挫拆你們的努力，而是向你們說明，應當以必需底勇氣作這些事，而且，因爲未嘗立刻成功，恰恰是不當失望；可是倘若企慕是有在於你內

中，意志是有在於你內中，則遲早你會成功，這是絕對必然的。而且我這話是向處在十分尋常底環境中人說，其所處之境也許不如你們的優越，可是一樣能學得知道自己，克制自己，管束自己，爲自我之主宰。所以倘若情境良好，便有更多機會可以成功。有一事却常是必要的，便是不拋却這遊戲，——這是一大遊戲，其結果是值得一直玩到底。

（續讀）「終者，以一合理且明決底體育訓練，當使我們的身體夠堅強且夠柔韌，使其在此物質世間，成爲那欲以我們而表現的「真理力量」之適當工具。」（同上，一二八頁）

例如，身體比較情命體，組織遠不如其困難。可是心思與情命，以其德性與氣質，對身體這可憐底奴隸何所不爲！既虐待了牠，也許毀壞了牠，（牠略略申訴，小小生點病），這兩個同謀犯便如此說：「這身體是個什麼野獸，在我們的運動中不能隨從我們！」不幸，這身體盲從其主人，這心思和情命，而不作任何審辨。心思與它的理論走來了，說：「你不應該吃那個，那會使你生病，你不應作這事，這很壞，」倘若這心思不智慧不明睿

呢，這可憐底身體遭受牠所得到的訓令之後果了。我還不說牠從情命所受到的命令。心思以其嚴酷底原則，情命以其過度與勃發和熱情，很快便毀壞了身體的平衡，造成了一疲勞，耗竭和疾病的情況。……「這應當從這暴君專制下解放出來；其方，無非由恆常與有體之性靈中樞相結合。」這顯然是一切疾病的救治。

「身體，是有一可驚的適應力和忍耐力的，亦適宜於作出如許紛多底事，非人尋常所想像者。設若管制之者不是這些無知和暴虐底主人，設若牠純為本體的中心真理所管制，則人且將驚訝其所能為者。」（同上，第一二八至一二九頁。）

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已證明這身體是能夠忍受苦難，在平常為不能忍受者。你們必然已讀到或聽到大戰中一些故事，身體被強迫遭受而且忍耐許多可怕底事，然牠抵抗過那一切了，已證明牠有忍耐的能量，幾乎不可盡。有些人處身於某些環境中必然會死的，然而生存了，這是因為在他們有一極堅強底生存的意志，而其身體服從此意志。

「在這種平衡和健康生活中，一新底和諧自將在牠（身體）內中顯現了，反映出高尚

諸境界的和諧，這將給身體以比例之完善及形式的理想美。」（同上，第一二九頁）

這是最後一階段。設若以人的身體，像牠現在這樣，比較起美的一高上理想，則顯然很少人能通過這考試。幾乎在每個人必有一種比例之不平均；我們已那麼習慣於此，竟不注意到了，但是設若從高上美的觀點看，則變到可見了；很少有幾個人的身體能比得上完善底美。這不平均有千個理由，而救治只有一個，便是在這有體中介入此本能，這真實底美的意識，一無上底美的意識，這，一點一點地，在細胞上生作用，使此身體將能表現其美。這還是二人所未知的事。身體是有黏柔性，遠過於人所信者無限。無疑，你們必然已注意到，（也許是在一頗朦朧底方式上），有些人生活於一內中底和平里，一內中底美里，一光明與一圓足底善願里，皆有一種相貌，與另外一些人之生活於惡劣思想中，本性的低下部分中者，迥乎不同了。一旦人在自己的最佳處，超越了最低下底動物性，則他反映出一點什麼，當其生活於動物性境界中時是不在那里的。

倘若人以自私性，或以這著名之物，虛榮，求改變其形貌，自然未能成功了，因為有

能力發生作用者，是一更深沈底事物；可是倘若人在一切時，皆禁止惡念不生，邪思不起，則可見到有一和諧，開始在形貌和色相上一點一點出現了，因為這是一事實，身體表現內中境界。

但人又忘記了一事。倘若人一日中有四、五小時的高上知覺性，人感覺這已是太多了，而其餘的時候，則多少過着像一小動物的生活，放逸下去，任為環境所推移。而且，又更全然忘記接近那在高處的事物，能阻止你降到你的天性中低下諸境界者。

你可從你的身體更多有所得，倘若你願意費此氣力。

不應當蔑視身體，也不應太加斥責，因為罪犯不是牠；倘若你採用適宜底方法訓練而保育你的身體，你當得到一種收穫，無限大過你於今之所有。只是輓近人方開始談起體育為一重要之事；倘若你上推一百年，那時是毫無他事可做的人方從事於體育。百年前，這是一奢侈。時若人說：『我不願把孩子送進學校，他應當謀生』，則會有許多人說：

『但是請原諒，你犯了一嚴重錯誤了，因為倘若你不為你的兒童作成年人的生活的準備，

則他將什麼事也不會作。』人是為心思而作此說，但非為身體作如是言。許多兒童生活於多多少少是良好底情境里，其身體恰是一困難，但人說：『那自會糾正的，那會弄好……』有訓練，有耐心，則可有一身體，能應付人生之事。現今，人認識一停勻而且健康底生活之價值了。我說過這和諧將是進步的。

「而這種和諧是進步的，因為本體的真理永非靜止；這是一種完善之繼續展開，增長着，只加純全化而且概括。一旦身體已學到隨順這進步底和諧之運動，則可能由無間斷底轉化，脫離散壞與毀滅的必然。如是，死亡的必然律，將沒有更存在的理由了。

……此真理的四德性，將自發地在我們的本體中顯現。性靈體將為真誠純潔底愛之工具，心思體則為不匱不蹶底知識之工具；情命體且將顯示無可勝服底力量和權能；而身體則將為一完善底美與和諧之表現。」（同上，第一二九至一三〇頁）

這是在神祕道中人物及宗教人士間所極少知道的事：在有體的每一部分上，「神聖

者」不同地自加顯示。在有體的高上諸部分，「他」自顯示爲「和諧」與「美」。因此，身體美的表現問題，便是一精神問題。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神聖母親誦讀關於夢的一篇文章，是舊日所撰，收於昔言『Paroles d'Autrefois』一集中。

『……人生多過三分之一，消磨於睡眠里。……』

身體的睡眠，因此甚值得我們注意。我說「身體的睡眠」，因爲我們有些傾向，以爲

我們身體睡眠時，我們有體的全部皆入睡了。

「……有時人說，是在睡眠中，乃發露其真本性。……」

他們的真本性，這不是說他們的深沈底本性，而是說他們的自發底本性，未加管制的，因爲睡眠時意志的管制停息了。而一切凡人在醒境中所不爲者，在睡眠境中爲之，因爲意志的管制解除了。

「……一切欲望之被抑制而未銷融者，……當意志已入睡時，皆試行尋求滿足了。而且，欲望既是形成的真實機動中樞，牠們便進行在我們內中且在我們周圍，組織起一聚集環境，最有利於牠們的滿足的。」

在另一講中，我們已討論過心思的形成能力：心思形成一些元體，皆有一多少是獨立的存在，且試欲自加顯示的。在此，我不是說思想，而是說欲望。欲望屬於情命界，可是在此欲望中樞，常有一思想，欲望在其本體中既包含了這心思底形成之權能，與此情命底實踐之能力，則變到大爲活潑且大有機動性了。情命是有體之機動中樞，活動能力的中心；

而這兩者一經結合，便造成一個事物，非常強盛，有其巨大底傾向要自加實現了，——此外，宇宙間之一切事物皆趨於顯示，凡被阻遏不能自加顯示的，即由此事實本身，喪失其力量和能耐。大多數方法意在自我管制者，恰皆是利用壓抑，遏制其運動，以爲倘若人繼續這壓抑夠長久，則可至於抹殺那不要的原素。這會是十分真實的，倘若這事只是關係物理世界，然在此物理世界之後又有一下知覺世界，而在下知覺世界之後又有一浩大底「無心知」。你所不知者，即除非你在你內中滅掉欲望本身，便是說，其形成之種子，則你所欲阻遏其出現的形成，可以說是壓在下知覺中了，——驅迫而且壓抑到最深處，——倘若你進而尋求之於下知覺中，則可見到牠在等待做牠的工作。這是爲什麼有些人，經過若干年歲，能管制其所不欲的一個運動，突然爲此運動所襲，牠自下躍起，而且經壓迫愈長久其力量亦愈強大。因此，夢有很大底用處，因爲壓迫不再存在了，明覺底意志不在那裏，（牠入睡了，或到了旁底去處），欲望被壓抑者從下躍起，自顯現爲夢，而且是那麼樣，以致你可學到關於你的本性的許多事。這是爲什麼說在睡眠和在夢境中，人可發現其

真本性，——這不是他那真本性之爲深沈本性卽性靈者，而是他的自發本性，未經管制的。
「這麼，可在夜間幾小時內，毀滅白天我們的明覺底思想所作若干努力之結果。……因此應當學到認識我們的夢，而且首先得加以辨別，因爲其性格和品質大有分殊。時常在同一夜里，我們能有多個夢，屬於不同底類別，一隨我們睡眠的深淺而異。」

我不知道這里有某人曾否觀察這現相；一隨夜里的時刻，或隨你已入睡之時間，你的睡眠改變其性質。倘若你費神加以觀察，（雖然很少有人肯費此神），可能是在夜里非常時間突被驚醒，則可注意到你前後不是在同一睡眠境界里。也有些時分你有各種不同底夢，——倘若你加以觀察，你可很清楚見到；也有些時分你非常難於覺醒，因爲你已入睡太深沈，全然不知覺外間事物了。在其他時分，相反的，只要一極微細底聲音，非常輕微，便足以驚醒你一躍而起了。

(問) 在夜里我不畏懼某些事物，可是在白天却有畏懼，爲什麼呢？

(答) 這表示你的情命體較你的生理體爲老。

(神聖母親繼續誦讀)……「無疑，從某些觀點看，我們的下知覺較我們的尋常知覺有更多底知識。」

這里，我要更改一個字，這不是「下知覺性」比我們的尋常知覺性有更多底知識，而是「上知覺性」，(Supra-Conscient)，牠脫出了我們的尋常知覺性，不是因其較低下，而是因其較超上。時若我們在夜里向自己提出一問題，這問題便進到我們的有體的高上諸部分，而次晨我們得到回答，解決，因爲在上，在我們的知覺性之深處，我們知道一些事物，在我們的外表知覺性中所不知的。

(問) 在睡眠中，常有些印象，是進到一光明境界中了，是高上知覺性境界，可是醒後只帶同一印象，一記憶而已，爲什麼呢？

(答) 這是因爲在有體的層級中，從最外在底知覺性到最高底知覺性間，有些空處，缺乏聯繫之處，時當知覺性上升，下降，又再上升此層級，牠得通過一些黑暗空竅，其

中一無所有。於是牠進到一種睡眠，一種無知覺性，時若牠在這方式或那方式下從另一方面醒轉，則不什記憶牠從那高處帶下的。這事很尋常發生，尤其是在那稱爲「三摩地」的境界中。入乎「三摩地」的人，發現在他們的活動底外在知覺性與他們的靜慮的知覺性之間有一空處。在上，他們幾乎必然是明覺底，——明覺其所處之境界，——可是當其冉下到他們的身體中時，在中途他們進到這一空竅，其間便喪失了一切，——他們不能帶回其所得之經驗。需要一番大訓練，在自己創造出那個層級，方可使知覺性不遺忘其從上方所感覺到的。這不是一不可能底訓練，但這極爲久長，且需要不動搖的忍耐性，因爲這彷彿是你要在你內中創造出一有體，一身軀；但爲了這事，首先須有必要底知識，還要堅持，也要有毅力，其長久是使許多人喪氣的。但這完全不可沒有，倘若你要參加你的高上有體之知識。

(問) 記錄下自己的夢，有沒有用處呢？

(答) 是的。有過一年多，我曾從事於這種自我訓練。我記錄下一切，——幾個字，

或一微小事，一印象，——我試行從一記憶進到另一記憶。起初，這不甚有結果，可是在幾乎十四個月以後，我能從頭到尾追隨一切運動，一切夢想，直到夜的開端。這使人置身於那麼明覺之境，那麼有聯繫之境，以致終於我更不入睡了。我的身體舒展着，深深入睡了，但知覺性中沒有任何休息。那結果絕對神奇；人變到覺知睡眠的各方面，絕對覺知一切其間所發生的事，直到最微細底末節；於是沒有什麼能逃脫你的管制了。可是，倘若白天你有許多事要做，而且你真實需要睡眠，則我勸你不必嘗試。

無論怎樣，有一條件是完全不可闕的，即是在醒覺時不做任何微小動作；應該在一全般不動底境界中醒覺，否則一切皆消逝了。

(問) 心思是不是需要休息呢，離此生理身軀和生理頭腦？

(答) 是的，絕對需要。而且唯獨是在靜止中，心思方可接受自上而來的真實光明。我不信心思體可能有疲倦；倘若牠感到疲倦呢，那毋寧是腦經的反應。唯獨在靜止中，牠乃能超出自體以上，但從我們這所說的睡眠和夢境的觀點看，有一現象是甚可注意的。我

自己實驗過。倘若你成功於不但在你的腦經中建立一靜止，亦復在情命體中建立一安息，在你整個有體中一切活動皆已，而且，倘若你出離這名色境，而進則另一「真、智、樂」界，即無上知覺性境界，則在那境界里三分鐘，你得到多於八小時睡眠的休息。這不不容易，不易……這是知覺性絕對明覺，但全般不動，在圓滿底太始底「光明」里。倘若你得到那個，倘若你能臻於使你內中一切皆不動，則你的全部有體皆加入此無上知覺性，而我已注意到，在那境界里三分鐘的休息則等於八小時尋常睡眠。(我是說身體的休息，筋肉的休息。)

(問) 情命體是不是也要休息呢？

(答) 是的，情命體以一種封套環圍着這肉體，其密度好像人在非常熱底天氣里所見到的熱的震動。是這，乃爲一中介者，介於微妙體與最屬物質的身軀之間。是這，乃保護身體不遭一切傳染，疲勞，耗損，甚至於意外事件。那麼倘若這封套全無傷損，牠將在一切上皆保護你，但是，只要有一稍強烈底感情，一疲勞，一不樂，任何一震驚，便足以

使牠有一好像劃破的裂痕，而非常微小底一裂痕，便容許任何侵入了。醫學也見到倘若人在一情命底完善平衡中，則不會感染疾病，無論怎樣，有了一種對傳染病的防禦性。倘若有此平衡，有此內中底和諧，保持此封套無損，則牠保障一切。有一些人這麼過一種十分尋常底生活，知道睡則如其所應睡，食則如其所當食，而他們的神經封套竟是那麼完好，以致他們經過一切危險，好像全不相干。倘若人知覺這封套的弱點所在，有時只需幾分鐘集中，喚起力量，建起內中底和平，便足以整頓復原，治好，使不幸底事情消失。

☆

☆

☆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

(讀舊日之「答問」，參看拙譯母親的話第二輯，第一頁。)

「你要瑜伽幹什麼呢？要得到權能？要達到和平與安靜？要服務人類？……」
 「這些動機，沒有一個是以證明你是應走這一條「路」的。」
 最大底乖謬是人以這些文字而思想，但這些文字空無內容；大多時只是文字而已，——你說起「神聖者」，你說起「無上者」，你說起「瑜伽」，你說起許多事，但這一切都是與腦中某具體底事物相應呢？是否相應於一思想，一情緒，或一清明底理念，一經驗？抑只簡單是文字而已？

有人說瑜伽是「人生的最後目標」，但你從這「最後目標」所期望者是什麼呢？有人說這是認識自己；這是個人底獨自底一方面。設若推此稍遠，這是要知覺其有體的真理；為什麼人生於世，什麼是人所當為？設若又推此更遠，人能知覺其與餘人的關係，設若再推之更遠，人可問人類在宇宙間的一齣戲，一目標是什麼？還有，從心理學觀點看；塵世的情形是什麼？宇宙是什麼？其目標，其一齣戲是什麼？像這樣，你一步一步前進，終于在其整體看到這問題了。你應該見到這事物，在文字後的經驗。在這里，我們說是「瑜

伽」，但在他處，人作他說，有人說：『我尋求我的生存之理』，諸如此類。具有宗教精神的人會說：『我願求到神聖「當體」』。有五十種方式說此一事，然是此事乃關重要，應該你在腦中，在心理，在偏處感覺到牠。應該這是具體底，生活底，否則便不能進步。應當出離文字，而進到行為，——進入經驗，進入生活。

(轉問一兒童)你有意作瑜伽麼？

(答)是。母親。

(問)你爲什麼要做瑜伽呢？

(答)要感覺到「神聖者」的「當體」。

(問)你呢？

(答)要實踐「神聖者」，而且爲了這個，應該自加完善化。

(問)又你呢？爲什麼你對瑜伽有興趣？

(答)因爲我能看到我自己。

(問)你呢？

(答)爲了作人所感覺爲內中真理的那些事。

(問)而你呢？你作瑜伽麼？

(答)有時作。

(問)你是誠實，但爲什麼「有時」呢？……(又向另一兒童說)你有瑜伽是什麼的

理念嗎？

(答)我想瑜伽是一條路，由之……

(問)在路的末了人發現什麼呢？

(答)「神聖者」的恆常「當體」。

(轉向另一兒童)在瑜伽中使你最感興趣的是什麼呢？

(答)我不懂瑜伽是什麼，是集中於你嗎？

這是一好底象徵。

究之，幸而沒有人說他要修瑜伽是爲了獲得權能，有些國家，有些人物，隱約知道有所謂瑜伽者存在，於是他們始於這一理念，他們將超勝於人，比他人將獲得更大底權能，因此，他們可統治他人，——這是最壞底理由，最自私，這招致最有害底結果。還有他人，受大苦楚，生活非常困難，煩惱，哀愁，有許多憂患，說：『呵呀！我去尋一點什麼，可給我和平，安靜的，我可稍許休息一下。』於是他們皆奔到瑜伽里，以爲他們將可全般慰足而且滿意了。不幸，事情不完全是那樣。設若人是爲了這種理由而開始修瑜伽，必然在路上會遇到大底困難。其次，在凡人眼里又有這種大美德：「慈善事業」「博愛人類」；於是許多人這樣說：『我去修瑜伽，爲了能夠服務人類；使不快樂底人快樂，在一最可樂的方式上爲人人而組織世界』。我說這是不夠的。——我非說這事在其本身爲不善，雖然，我聽到一年老玄祕學者取笑地說過：『在這世界上不再有苦難，這事不會太早，因爲有許多人正快樂且以此苦難而生活。』這是一嘲笑，但也非完全錯誤。倘若沒有了可救之苦難，則慈善家不更有存在的理由，——他是那麼自滿，他是有那麼一種印象他不自私！我

也曾認識這樣底人，倘若世間不復有苦難，他們便會十分不快樂了！倘若沒有了苦難可救，他們將幹什麼呢？他們將有什麼事業，又將有什麼光榮呢？他們如何能向人顯出：『我是不自私』，而且是充滿了慷慨，慈善……？
 （繼續誦讀：「……你是否爲了「神聖者」的緣故而要修瑜伽呢？……在這場合，且唯獨是在這場合，人可說你於此道是有準備了。」）

這是第一步：對「神聖者」的企慕。」

企慕的第一運動是這樣：你有好像是一縹渺底感覺，覺到這宇宙之後，有個什麼是值得認識的，也許是（因爲你還不知）唯一事物，值得爲之而生活的，牠可能使你與「真理」相接；是某個事物爲宇宙所依，却不由乎此宇宙；是某個事物仍超出你的知解以外，但在你覺得似乎有在於萬事萬物之後……我這說的遠多於大多數人對此所感覺的，但這是最初企慕之開端，——認識那個，而不生活於這常存在底虛偽里，其間事物是那麼乖謬而且不自然，這便會使人愉快了；找到某個事物是值得爲之生活的。

「第二步是在於加強這企慕，保持其恒常清醒，使其生動而且雄強。」（同上）

不是時而向自己說一次：『哦，是！我想尋求「神聖者」』，却是在某一時分，有些什麼事不快意了，人稍感到乏味了，因為人已感到厭倦，——究竟，有許多微細理由——，突然自己記起了有某事為瑜伽者，某事為「神聖者」牠能引你超出這生活的平版。

「唯獨集中能引你達到這目標，——集中於「神聖者」，為了得到對「他」的目的作一絕對底和整體底奉獻。」（同上）

這是第二步。這便是說，你開始要尋到，認識「神聖者」且生活之，應該你同時感到那事物是如此可珍貴，如此重要，以致以你的整個生命，還不足以獲得牠。那麼第一個運動便是一自我奉獻，對自己說：『我不要再屬於我自己了，為了我個人的微小滿足，我願屬於這一神奇對象，應當尋到，認識，體驗者，我對之企慕者。』

「集中在心裏。進到內中；儘可能深而且遠進到內中，將你的知覺性之一切散在下面的線索皆收集起來，捲起，一躍而汨入你內中有體之淵默。」（同上）

自然，說起「心裏」，我不是說這器官，這腔子里的心房，而是說有體的心理的或性靈的中樞。

（繼續誦讀「要修瑜伽，自己應作些什麼準備呢？」後說：）（見母親的話第二輯，第三頁。）

我答復提出這問題的人說：『最先應當知覺。』於是，這人試行變到知覺了，幾個月之後，她又來向我說：『呵呀！你那給了我一多麼壞底禮物！從前，我與衆人周旋接觸，他們對我皆現得非常溫雅，我亦有善願，他們對我皆極溫文，而現在呢，一自我變到知覺了，我見到種種事物，在我皆不十分可意了，而同時我又見到許多事物，在他人全不可意！』我便回答她說：『這是可能的，倘若你不願意討麻煩，則不須出離你的無明。』

因此第一步是知道是否人願見到且認明真理，或願安樂地留住於其無明里。

（續讀：）「……於今平常人的態度是什麼呢？……一旦他遇到何者至誠參有神聖性質，豈不勃然大怒而起叛亂麼？他豈不感到「神聖者」的統治，等於毀滅他所最寶貴

底財產嗎？……」

這是在一非常明白的方式下表明：只若你長此留住於你的微小個人私我性中，你永遠不會作那一手式，跳那麼一步，，得以與「神聖者」同體爲一。

藉這機會我可以告訴你們這事：很久以前，有些人到這里來，因爲他們想加入這修道院，便可以長生不老。他們極企慕長生不老。自然，那是些老年人，看不到他們前面多遠底路道了，他們欲望其無限延長，——因爲這是常人了解「永生」者，以他們之爲他們而無限延長。於是，對第一個向我提出這問題的人，我回答說：『我不知道是否凡人皆能長生，——也許不能，——但即使是在某些有長生能量的人，多少人準備付得此的代價呢？因爲所當拋棄的事物之量，是太鉅大了，以致也許在半途他們會說：『呵呀；不行，這價太貴了』。我記得有一位畫家，我和他談起永生之可能性，他問我一個新世界會是怎樣。我向他說，例如，一切事物皆將自體光明，將不復有這種反射之明，如在這地球上是從太陽來的。我一面向他說，一面看到他愈拉長了臉，愈變愈嚴肅了，終於他向我說：『但

那樣如何作畫呢，沒有陰影以顯出事物的光明？……』我便向他說：『你恰恰給這問題一啓鑰了』。

有許多人，大多數人，曾問我那新生活會是怎樣，我回答他們說：『會有力量之互換，有一能力之旋流；身體的構造會全然不同，一切無當底器官皆將消失，將爲心理功能所代替，而這一吃食，常常吃食之必需也將消滅了。』再度我又見到面孔拉長，人說：『呵呀！一切人所吃的好東西，皆會完了麼？』

這皆是舉小事爲例，還有許多其他的，遠過重要底事。最重要底也最困難底事，是捨棄其私我，因爲捨棄私我，在未有準備的人，便等於死去，且更多於身體之死亡者，因爲在他們私我之死去有如有體之消滅——這是不正確，但這以給人以此一印象開端。要永生，便應棄除一切碍限，而私我便是最大底碍限；因此，倘若『我』不永生，這又有什麼用處？

(續讀)「我們在生前諸世皆曾相遇。否則我們在此生不會聚在一處。」(同前，第

人可說這是偶然，人可說這是因為我們皆常常在一處；這二者皆同等真實。我也曾向這位女士說，因為她愛好玄祕法：『我們曾在前一世相遇』，而且這是真的，豈不是？但這是看事物之一法。而且還有：『我們全皆是一家人』，這也是真的，但不是常人對此的看法了。

我還說：『經過若干世代，我們皆會為「神聖者」的勝利及「他」在世間的顯示而工作。』這是全然明顯的，因為宇宙是為此而創造的，因此，宇宙的一切份子，不論其為何者，皆為此而工作，自知或不自知，但為此而工作終歸一樣！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

(繼續誦讀)「設若你不能除去野心奢望，不要觸牠，(指「瑜伽」)。這是火，燒人的。」(同上，第六，七頁)

……「瑜伽有兩條路訓練(多波西雅)與皈順。」

(問)皈順是什麼呢？

(答者)那意思是人完全自奉於「神聖者」。

(說)是的，那麼事情又怎樣呢？倘若你完全自奉於「神聖者」，則是「他」作此瑜伽，不復是你；因此這不十分困難；至若你作「多波西雅」，則是你自己修瑜伽，你便要負全部責任了。——於此便有「危險」。但是有些人自願負全部責任，及其危險，因為他們皆屬一非常獨立底性格。他們也許不甚急迫，——倘若要多方能達到目的，這在他們沒有關係。可是另外有些人願意進行更快，且更穩當達到目標，那麼，這種人以全部責任歸於「神聖者」。

(一 繼續誦讀)……「瑜伽的第一效果，是取開心思管制，於是潛伏着的飢渴突然釋放了，便皆衝起而侵襲此整個有體。……你所應當作的，是使此事物遠離，（那些衝動，尤其是性欲衝動），與之不相聯接，儘可能少去注意牠，而且，縱使你偶然想起牠，保持無動於中，且不關心。」

這比專注在一個困難上還過困難！而遠離此一困難又更困難，要看那好像什麼事與你不相干，不使你發生興趣，不屬於你，屬於世界而不屬於你，——可是唯獨是這樣做乃能成功。這要求一種精神的解放，和對於你內中底有體之信託，——你應當信倘你取良好態度，是最好底事會臨到你；可是倘有不可意底事臨到你而起畏懼，則你毫無可為。在你內中應有此信託心，不論困難是什麼，不論阻礙是什麼。最尋常是，時若有什麼不如意事發生了，人說：『這是是不是會增長呢？還有什麼不幸底事會臨到我呀！』諸如此類。你應當說：『這些事皆不是我的；牠們屬於下知覺世界；我與之無關係，自然可知，而且倘若這些事物再來擾我，我將決戰。』——自然，你會回答我這說來容易但做起來却難。但是，

真實地，倘若你取這深信託態度，沒有什麼困難你不能克服的。焦急却使困難變到更大了。

明顯的，有一困難：在你的知覺底有體中，某個事物是「不要」這個困難，誠懇願望超越牠，但在你的知覺性之其他部分中有無數運動為你所不知覺者。你說：「我願意治好這個，」但不幸，說「我願」並非是一切，還有知覺性的其他部分，隱藏了，使你不干涉牠們，時若你的注意他轉了，那些部分便試行顯現。這是為什麼我說且常時反復說：要完全至誠，不要試行自欺，莫說「我盡了我所能做的」。倘若你不成功，這是因為你未盡你之所能。因為，倘若你真實是盡了「一切」你之所能，你必然成功。倘若你有某一觀點，你願解除的，然牠時常堅住，而你說『我已盡了我所能為』，則你可確然於你未嘗作一切所應作的。倘若你已作了呢，你必已成功了，因為來到你的困難，恰與你的力量成比例，——沒有什麼能臨到你而不屬於你的知覺性的，而凡屬於你的知覺性者，你皆能加以主宰。即使是那些事物和暗示之從外來者，只能依你的知覺性的同意之比例而觸到你，

而你原是建立了爲你的知覺性之主宰。倘若你說：「我盡了我之所能爲，而這繼續如故，所以我拋棄牠了」，則你已可確然你未嘗盡你之所能爲。時若某個錯誤堅持「如故」，這便表示某個事物之隱藏於你的有體中者，突然像一魔鬼從箱子里跳了出來，把持了你的生活之舵柄。所以，只有一事可爲，便是起而尋逐隱藏於你內中的一切黑暗角落，而且，倘若你將一小星善願之火花置於此黑暗之處，那便會終止，黑暗皆消，而且那對你現似爲不可能者，將變到不但是可能，可行，而且將是已成就了。如是，在一分鐘內，你能解除煩惱了你若干年的一個困難。這我可以給你絕對擔保。這僅依乎一事：你是真實地，至誠地願解除牠。在一切事這皆同然，從身體的疾病到最高底心思困苦。知覺性的一部分說：『我不願要』，可是在這後方有一大堆原素緘默無言，不自顯露，而且恰恰願要事情像那樣繼續下去，——普通總是爲了一無明的理由，牠們不相信有治好的必要；牠們相信一切是在最好底世界上爲了最好底事。有如與我談話的這位女士，她說：『不安始於你要變改。』法國一大著作家反復說過這話，造成了他的最珍貴底理論：『憂患始於你願要自己完善

化；倘若你不要自己完善化，則你永不會有憂患。』我可向你們說這絕對是錯誤的，但有些事物終歸一樣，在你絕對願要讓其安然，不願人加以改善：『呵呀！你多麼使人厭煩，讓我們這樣下去！』

(繼續誦讀：)……『全世界充滿了毒霧，(不信，遲疑，抑鬱)，每一呼吸你皆吸進。設若你與一不相宜的人交談數語，或甚至這人僅走過自身，便可從之而得傳染。……時若你長此仍屬於凡人，過凡間生活，則與世間凡人混在一起，沒有多大關係；但若是要過神聖生活，則於你之相與及你的環境，當特殊慎重。』(同上，第十頁)

要求解決這問題，修士便進到林中，坐在樹下，在那里，明顯的，無須畏懼其他凡人的傳染了。可是要達到這一決定的末端，非常困難，因爲很快傳聞某一聖人是坐在一樹下修靜了，立刻人人奔往！不但他逃不了困難，反而加重了。因爲倘若有一事比任何事皆危險的，這便是教人。你僅知道一點點，而你便開始教人，你立刻被迫而說過於你所知道的，因爲凡人向你提出一些問題是你所不能答復的，除非你是一沈默英雄。在世界上，那班

願意充作精神教師的人，時若人來問他們所不知道的，他們便捏造。因此，倘若在你的內中訓練你開始假充，則你可確然於將墜入最壞底坎陷里，——一切事中，假冒是最有害的。在世俗，你或可混充非是你者，因為凡人容易騙過，那不必引你到一禍災，（雖然，倘若你誇張，那亦常引你到一災禍），可是在精神世界，與你相關係的不是凡人而是「神聖者」；你不能假充你是這或是那，因為「神聖者」比你更知道，豈不是！「他」知道你是什麼，不是以你所說的而受到影響。

在一切精神訓練中，第一事人所教你的，便是不將你的經驗說與旁人。倘若你需要使腦經清楚，只將你的經驗說與你的精神導師而不說與任何旁人，而且，即使是直說與你的精神導師，也應該非常慎重。時若你向他陳述或解釋在你所發生的事，倘你留意觀察，你可見到其間有些事物非你全般知覺的；在你的經驗中，常有缺聯續處，漏洞，（極為困難是達到知覺性之聯續，且能追蹤其運動直到末端），那麼，倘若你陳述你的經驗而不欲增加以任何事，未嘗缺乏誠心，縱使如此，你仍會將所缺之處填補。時若某人來向我陳述某

事，一內中情事，有時發現我不注意，未嘗重視人所陳述的，——這不是那樣，這是因為我在內中聽，我見到什麼是完全正確的，以及人所加上的微細事。普通我不鼓勵這些事，是因為這緣故。我知道倘若人能向我說過所發生的事，能感到自己是輕快了，如釋重負，但那應出之以異常合乎科學的精神。一位科學家從來不會向你說：『這是如此』或『這是否彼』，除非他已做過一切可能底實驗以證明他所說的。在精神底事物呢，應採同一辦法。與其說：『我做了那事，事情經過是那樣的，』毋寧應說：『我有此印象，……事情似乎如此』，……和『這在我似乎這個與那個之間有一關係……』，而且不單是像一談話的方式，亦且是像某事真實表現了一精神境界。倘若你尋求一事之明朗化，你無須自己豫先加以解釋，因為一旦你已經給以解釋，我更沒有什麼解釋可給你了！你送花給我，比方說，種種花，但你不加安排，却向我說：『這裏，我送花給你，隨你樂意作成一束。』像這一樣，這在我遠過容易，不是嗎，我能取我們需要的那些原素，而供給你以此事的解釋。可是倘若你送我一花束全已做好了，其間我見到有些不是真花而是贗品，我亦無能向你

說出什麼，因為我單獨是要那些事物可說是「純潔的」。所以，你記住這一勸言：我常是準備傾聽你，但不要送來製作之物，——給我於所發生的事之精確記錄，而且，縱使這樣，你可確然于一旦作心思上的逐寫，心思常是知道補好漏洞，——牠愛好事物合邏輯，有連續性；而且，並你也不知，全般自發自動地，牠會供給出一些原素非你的經驗所本有的。我也不責備任何人，我知道這是一自發現象。應當極端注意，庶幾可完全正確精微。

(問) 倘若說：『我的運動皆不屬於我，我無所事於此』，這豈不危險？

(答) 是，顯然，倘若你說：『我無能為，這屬於「自然」，應該是這運動一循其自然之路』，你便作了我告訴你不作之事，你是利用「神聖者」有如一美麗底外衣，罩住你的欲望之滿足。可是相對反底一運動：『我毫無是處，因為這理念橫亘我的腦經了』，亦復同等錯誤，豈不是？

自然，倘若有衝動來到非你所願望的，第一當作的事是顧其不再來到，然而，倘若相反的，你不是誠實地願其消滅，那麼，保持牠吧，可是不必試行修瑜伽。不必上此一道，

除非你已豫先決定克服一切困難。這決定應當是至誠而且完全。此外，你當注意到，當你前進時，如理如量，你相信是完全者，非然；你相信是至誠者，非然；於是你一點一點進步；但要成功，則應有進步的意志，盡可能為圓足，——倘若你有此意志，而有某衝動猛力襲你，則當穩持此意志，使有體不致動搖；應當防備其來襲，豈不是，若其已到，你說：『好的，這皆自下而來，但我不要其再發生，這皆不屬於我。』這與說：『讓牠去吧，這是「自然」』，其事不同了。

應當在情命體中已有此實踐之開端，牠應當抵抗到來的衝動。大多數人，甚至那些要修瑜伽的人，每當一衝動來時，立刻說：『這全是好的，沒有什麼可為，這全是好的。』那麼，倘若你內中某個事物起反抗了，說：『我不要』，這是你的有體的高上一部分。作決定要修瑜伽者，不是你的身體，不是你的情命，甚至不是你的心思，這是你的心思的高上部分，或者是你的性靈體。唯獨這個能作決定，——你的身體不甚知道是什麼一會事，你的情命則相當焦急地待看轉化之發端，心思以其理念則宣稱：『這可像那樣作，可像這

樣解釋」，諸如此類。所以，倘若你有一決意，牠來自你的有體的高上部份，則你所當依託者是牠，而非其餘，——是這爲「我」。而且終於應當懂得這不是一個人之「我」，而是宇宙底，神聖底。

(問) 但是不是情命體本身終於也得作決定自加改變呢？

(答) 我可向你擔保，情命體讓其自去，永遠不會作何決定自加改變，——牠完全滿足於牠自體，而且，此外牠即是心思的同謀，心思便於凡牠之所爲，給以儘可能的解釋。生活於情命知覺性中的人，雖不能說出，他們常是非常滿足於自體。他們亦復滿意於凡在他們所發生的事，常說及他們的衝動：『這多麼有趣，這多麼有趣！』那麼，倘若你等待情命體作何決定，你便要等待很久了！

應教訓你的情命體牠當服從。在感到任何滿足以前，牠當知道牠只有服從，無餘事可做。這是爲什麼我說開始修瑜伽不容易；倘若你不誠，不必開始。

身體是非常馴服的；真實牠是盡其所能爲，但牠不知道服從誰；因爲，牠通常不直接

與高上體或性靈體相通。衝動直接由心思而來，或由心思而裹上了情命，於是牠便作其所欲者。在情命作何決定以前，(如我已向你說，要牠作何決定是不容易的)，應有一光明開始生於心思之最高部份，一光明能使你與一高上知覺性或與性靈相接；是在這光明上人可取其據點，使事物爲心思，爲情命，終且爲身體所了解。



一九五一年二月八日

(繼續誦讀母親的話第二章)

(見拙譯第二輯，第十一頁)

「……外表有體如同一層殼。在普通人，這外殼如此堅厚，以致他們全不知覺內中的『神聖者』。若使，雖僅一瞬間，內中有體覺醒了，說：『我在此，我是『你』的』，則這好像一架橋樑已經建好，一點一點這外殼漸漸稀薄，直到有一朝這兩部分全然相接，表裏一致了。」

你從來未曾想及結合你的有體爲一麼？你曾否感覺慚愧，有時見到你是一人，另一時又另是一人，有時你要作某事，而另一時你又不能作了，你是面對一個性，你能稱之曰你自己，同時這個性有許多部分遁離了你？

(答者)我未曾試行統一各個人格之可能在我內中者，但我試行將這個面對那個，「善」的面對「惡」的，而我從來在「善」者中沒有得充分底機動力以對抗「惡」者。

你從來未曾想到你對「善」與「惡」的判斷，只是純屬凡夫的判斷？而那未必與你內中的神聖「當體」的判斷相合？那些你所未能除却的「惡」事，也許是那些不當其位的事，未嘗在其應處的平衡里，而一概將其消滅，這非常可惜了，因爲，也許，你的一部分能

力和一部分神聖「當體」，皆同時喪失了。不在一導師指導之下修瑜伽的人，便依照尋常道德觀念，有時他們感到非常困惑，因爲，在他們的善願中，他們達不到所希望的結果；這普通是由於他們原應轉化他們的有體，却從而是正之，而且也由於其道德概念本非常壞。在統一有體的這工作中，應當有一充分底想像力，能將你的運動，你所願保持於你內中的運動，皆呈獻你所能想像爲最近於神聖「當體」者之前；自然，起初這只是一想像，甚遠于真理，但這應幫助你稍稍出離道德的狹隘，以及你的知覺性的界劃。例如，你有此理念，將你之爲你者和你之所爲者，皆呈獻於一知覺性之前，同時爲無限又爲永恆者。這兩個名詞，起初也許不覺其有充分意義，但牠們強迫你破除界限，使你面對某物，那是在各方面皆大大超越了你，其判斷不能是同於人類心思的判斷。人應當絕對這麼發端。設若你依照道德原則而分析你自己，你可確然於走向與神聖方案相反的路了。請注意，這不是說「神聖者」或是不道德，而是一種道德，全非人類所了解的；這不是同一事物。

「野心是許多瑜伽師之所以滅亡。……有過這麼一個故事：某瑜伽師曾得到了神異底權能。某日，其門徒之一請他赴一大宴。饌肴是陳於一長底低案上。門徒皆堅持要老師怎樣顯一神奇給他們看。他知道這事是不應當作的，但野心的種子還未從他的知覺性中掃除淨盡，他便想：『究竟這事也無罪過；這可以給他們一證明這類事為可能，而且增加他們對上帝之偉大的敬仰。』」如是，他向門徒說：『移開這長案，不要觸到這桌布和上面所安置的』。門徒皆反對說：『但這不可能，一切皆會掉下去！』老師堅持說：『作吧！』長案是抽去了，奇蹟發生：桌布懸空，盛饌肴的器皿皆不動，好像下面的桌子仍然承托着。門徒皆驚異了，但突然這老師跳了起來，奔出堂屋，高叫說：『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徒弟了！我不幸哪！我欺騙了我的上帝！』

這是一試探，一切教師在每一步上所遇到的，為了一非常簡單底理由，這是尋常人類在一普通方式上，非親與神聖權能相接觸，毫不知道一啓明了的知覺性可能是什麼，於是要求作事實證明。大多數宗教皆建立在這要求上，為了一些理由，我可非常坦直地稱之曰

「政治底理由」，他們在其宗教的源須上，安立多少是一大數量的奇蹟，謂其教主所嘗為，他們這樣便多少是鄙朴地在無知凡夫中鼓勵起這趣味，這需要，要見到他們所稱為奇蹟者，庶幾相信某人的神聖權能。這是一特殊底無明，因為全不需要有一神聖權能或知覺性以作成奇蹟。行奇蹟，利用情命界中的微小元體，這些元體皆夠有實質，能與物理世界相接觸而在其上發生作用，比較生活於高尚諸界的知覺性中，只由一切其他境域之中介在「自然」上發生作用，容易過無限。這種廢話已向人類的全智慧反覆說過；某人為神聖的証明，便是他能使死人復活，治好病，以及作這一類的其他許多事，（除了使愚癡變為聰明。原註一）然而在我，我可擔保這不是一證明；這只證明一事：即這班「大師」與情命界的權能相接。

（原註）這是一回教故事；我相信。人嘗說耶穌會使死人復活，診好了許多病，使啞者能言，盲者得見，有一日，人領來一愚癡人使他治為聰明，——於是耶穌逃跑了！『你為什麼跑開呢？』旁人問他。——『我能作一切事，』他回答說：『除了給智慧與愚癡人。』

以其間的「有物」之助力，他們可作出那些奇蹟，並無其他。倘若根據這個而承認某人爲超上，便是大錯了。自然，也有其他諸教，建立於其於教主之啓明上。那些啓明，皆是他們所接受的知識之多少是愉快的心思逐錄。這已是高一等了，但這還不是一證明。我的結論是這：凡人願有證明，這求願全不利於增長。因爲真底神聖權能，已按照某一方案而組織此世界，而在此方案中，沒有問題或事情會以不合邏輯的方式發生；否則，從初這世界便已是不合邏輯了，——其實不然。大多數人，想像此二者之一；或是有一物質世界，他們所隸屬的，一切皆由之而來，一切皆歸返於是，終於是，——這是於不信者爲然。或者，在信者，在大多數信士，是有個什麼他們稱曰「上帝」者，再有這物質世界，而這物質世界是「上帝」所創造，「他」知道「他」之所爲，且爲「他」之所欲；混亂起於說一切事物皆以一種自然底或超自然底專斷而發生。很少有人知道宇宙間存在有一無限量底等級，而這些等級的每一個，有其自有的真實性，自有的生命，自有的律則，自有的決定性；而創造之發生，不是「如是」，由一專斷底意志，一專斷底方式，却是知覺性之一展開，

而每個事物，是爲其前一事物的邏輯底結果進化而成。這，我是儘可能簡單告訴你們，豈不是，這是一非常不完全底說法，但是倘若要詳盡告訴你們那歷史如其爲實事，則頗難於使你們了解。只有我的這結論我願意你們知道，（我已多少趨向你們說過，多多少少說之已詳），即這些無數境界的每一個，具其自有的而且非常合邏輯的決定性，——一切發生是由因到果——，但凡此諸界雖屬分殊，而非彼此離隔，而且，由若干程序我們可加研究的，內中世界或高上世界恒常與低下或外在諸世界相接，且在其上發生作用，到那麼一地步，以致前者諸界的決定改變後者諸界的決定。舉例說，倘若你取純物質界，而見到物質的，純粹物質底律則，突然爲某個事物所改變了，你應該說是一「奇蹟」，因爲一界的決定性起了裂痕，由於另一界的干預，但我們沒有這習慣稱之爲一奇蹟。比方說，時若人的意志參入了，改變了某個事物，這在你覺得十分自然，因爲你從幼年起已習慣於此；你可記得，豈不是？前些日子我所舉的一個例子：一個石頭落下了，是順其自有的決定性之律則，但你有此意志要阻止其下落，你伸出手去將其保住；那麼，你應該稱此爲一「奇蹟」

了，但你不如此說，因為你已習慣於此了，（但一隻老鼠或一隻狗，或許稱此為一奇蹟，倘其能言）。請注意，這在人所稱為「奇蹟」者；同是一事；他們說「奇蹟」，因為他們完全不知，不知覺那些等級，介於要表現的意志與其表現於其處的那一界之間者。時若他們有一心思底或情命底意志，這在他們現得很自然，但倘若事關一高上界的意志，——天神界或高上元體之一界的，——突然推翻你整個底微小組織了，這對你便現似一奇蹟。然這是一奇蹟，徒然因為你不能遵循那些等級，由之而那現象發生者。因此，那「無上意志」，那從最高境界來的，設若你在其邏輯底作用中觀之，設若你繼續知覺之，牠對你將是十分自然的。你可在兩個方式下解釋這事，或者說：『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應該像這樣發生，這只是神聖「意志」之一表現。』或者，每趟你見到在物質界上有從另一界來的干預，你應說：『這是奇蹟！』所以我可確然說，凡願意見奇蹟的人，皆是好尚其無知之人！你懂到我的邏輯，是不是？那班人愛好其無知，他們絕對願意見到奇蹟，使自己驚異！這是為什麼嚴肅修瑜伽的人，認為鼓勵這種傾向非常有害；也是為什麼這緣故這被禁止了。

「奇蹟」是有，因為你不使人有時間見到那程序，你以之而作成某些事者，你未嘗示人以其步驟。如是，某些已達到心思境界之高處者，便不必一步一步踏過思想之等級；牠們能從一理念跳到很遙遠底一結論，不須經過中介諸段；人通常稱此為直覺，（這不完全是一「直覺」；這是那理念，在其淵源上非常高，由之而那些人在下降時，能見其事物與其結果之全，無須經過那一切等級，如尋常人類思惟之不得不經過者）。這一種經驗是我會有過的；我和室利阿羅頻多談話，從來不須經過中介諸理念；他說出一事，我便見到非常遙遠底結果；我們常常像這樣談話，設若我們談話時還有他在旁，他或者會說：『但他們是說什麼呀！』但在我們，豈不是？那像一句不斷的話一樣明白。你可稱此為一心思底奇蹟，這簡單是室利阿羅頻多曾有心思現象的全般視見，因此，我們無須再花費時光度過一切等級。在能循此線索的人，這事是非常自然且合邏輯；對無知之人，這是「奇蹟」。（繼續誦讀……）……「但應當如此用（權能），如其所從來。權能之來，是由與「神聖者」結合。這應該是為「神聖者」的意志所運用，而不能為多多少少是喬裝了的虛榮所

(見母親的話第二輯第十二頁。)

倘若人運用權能，爲了表現是有了牠，這便會那麼充滿了虛偽和謊騙，以致牠終於消失。但這不是一完全絕對底場合，因爲，如我在初已經說過，若是事關一種權能，如能治好疾病，或改變一全屬外在的事物，——使一不吉利底環境化爲吉利，尋到已失之物，凡此諸微小底「奇蹟」，多至無數，在一切宗教中皆有的，——那便甚爲容易，而且尤其有效，倘若利用情命世界中諸元體的助力；然那不常是值得介紹的，遠非如此；那麼，在那種場合，那些「有物」會揶揄你。這開端得很好，很光彩，但普通結局異常壞。

我知道某人的故事，那人有些微小底官能，縱意於種種所謂「精神」之術，而且，由於反覆練習，已成功與他所稱爲「一個神」進到一知覺底接觸了。這人經營商業；他是一銀行家，甚至作投機事業。他與他的「神」的關係，完全是屬於實用的一種！這位神告訴他何時價格會上漲，何時會下降了；牠向他說：「賣出這個」，「買進那個」，——牠給

他非常正確底財政報告。多年他聽他的「神」的話，服從牠，成功到難可想像了；他變成了奇富，而且，自然，常是矜誇那領導他的「神」。他總向每人說：『你看，這真是值得學，與精神相交通。』但有一天，他遇到一比他稍聰明的人，向他說：『你莫信哪！』他不聽，他以他的權能和野心而張大了；於是他的「神」給他一最後底主張：『現在，你可變爲全世界最富底人了。你的大欲望將可圓成了。你只須隨我的指示作。且作這事：你將你所有的一切投在這一賭注里，你便會變作全世界最富底人了！』這纔才甚至見不到這是他設下的陷阱；多少年他聽從他的這「嚮導」而成功，因此，他服從了這一最後底指示；於是——一切皆喪失了，直到他的最後一文錢。

這麼你可見到，是些微小底「有物」戲弄你，而且，爲了使你確信，牠給你這些小小底神奇，鼓勵你，時若牠們感到你完全可操縱了，便開你一很好底玩笑，——這便完了。如是。

我已說過僅有一安全處，永不作他事，除非與神聖意志相和諧。這留下了一問題：如

何知道是神聖「意志」使你作爲呢？我回答了那向我提出這問題的人，（雖然其人未能與我同意），即「神聖者」的聲音是不難辨別的：人不至於錯誤。無須走上了道很遠然後識得；你應當聽那平和而沈靜底微小聲音，在你內心的沈默中說出的。

我忘記說一事：要聽到，須是絕對誠心，因爲倘若你不誠，你開始將欺騙了你自己，你全聽不到什麼，除了你的私我的聲音，於是你会決然（以爲這是那真實底微小之聲）作出最可駭怪的愚蠢事。但是倘若人是至誠，則這路道穩確。這甚至不是一聲音，這甚至不是一感覺，這是一極端微妙之事，——微小底指示。時若一切進行順利，便是說，時若你未作一點違背神聖「意志」的事，也許你不會有任何確定底印象，一切皆彷彿正常。明顯的，應該殷心於知道你是否順着神聖「意志」而行爲，這是第一點，可不是？沒有這個你便什麼也不能知道。可是一自你是殷心，你又留意，一切對你皆現似正常，自然，但突然一下，你在某處感到一微小底不安了，在頭上，在心里，或甚至在腹中，——普通，人是不顧及此；你能一日里多次感到這個，但你拒却牠，不對牠注意；但這已不十分像從前

了；於是，在這時分，你便應停住，不論你在作何事，觀察，倘若你是誠心呢，你便會注意到一細黑點，（一微小底惡念，一微小底虛偽動作，一微小底專斷決定），而這便是不安的原由了。其次你會見到，這一細小黑點從私我而來，這私我是充滿了偏好的；通常牠是作其所好之事；其所喜好之事則判斷爲好事，其所不喜好之事便判斷爲壞事，——這便混淆了你的判斷。在這種情形之下，判斷是困難的。倘若你真欲知道，你應退後一步觀察，於是你可見到這是私我之微小運動，乃此不安之原因。你會見到這是一微小事，退轉到牠自體；你將有此印象，是面對某個堅固事物，牠抵抗着，或者是黑暗。於是，用了耐心，從你的知覺性之高處，應向此事物說明其錯處，終於牠便消失了。我不說人在第一天便會立刻成功，可是倘若人至誠嘗試，則終結常是成功。而且，設若你堅忍這麼作去，你會見到你突然解脫了一大堆卑鄙，醜惡，黑暗，皆阻遏你開展於光明中者。是那些事物使你退轉，阻止你擴大自體，舒放於一光明中，其間你感到甚爲安樂的。倘若你作此努力，你終於會見到你離所開始的出發點已很遠了，那些你所感覺不到的，所不了解的，皆變到明白

了。設若人毅然爲之，必然成功。

這是統一你的有體的第一步，變成一明覺底人，有其中心意志，且依此意志而作爲，且將是神聖「意志」的一恒常表現。這事值得一試。

而且我可告訴你以我個人的經驗，世界上沒有比這更有趣的事。倘若你開始作此努力，你將見到你的生活充滿了趣致，——不是麼？在人的尋常生活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鈍滯底無聊，（我說三分之一，但在有些人每日三分之二皆是鈍滯底無聊），而這一切皆烟消雲散了！一切皆變到那麼有趣，最微小底一細事，最微小底一接觸，最少底幾句交談，最少底事物更換，——一切皆充滿了生命和趣味！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

『設若你準備服從「神聖者」的命令，你應該能平靜地取起任何給你的工作，即算是異常浩大的，次日又能擋起牠，處之以同一安靜態度，而不感到責任在你。對任何事物或任何生活方式，應當沒有執着。你應當是絕對自由。』

我願意有某人告訴我他所懂得的「絕對自由」是什麼，因爲這是一很重要底問題。我告訴你爲什麼。

大多數人，混淆了自由與放縱。在尋常思想，說自由，意義是有其可能性作一切愚蠢事，如人所願，而無人干涉。我說應當是「絕對自由」，但這是一非常危險底勸告，除非人同意於接受這些名詞的涵義。或無有於何者？——無有於執着，是明顯了。恰恰是這。有那麼一個故事，佛陀回答一擅長一切工巧明的少年，說：『我善能管制我自己這工巧。設若凡人祝賀和頌贊我，我仍然安靜而無動於中，設若凡人訾毀我，我亦同等爲安靜而無動於中。』

然則你試行自問，看到什麼程度你是超越了一切褒貶。這不是你當自覺那麼超勝旁人，以致凡其所說，在你似皆無關輕重，這不是那樣。這是你已覺知普通無明境界，也包括你的在內，而時若他人相信這是好，你却能知道：『這雖好，不到那樣』，時若他人相信這是壞，你却能說：『這雖壞，不到那樣』。凡事皆全般混雜，總之誰也不能判斷誰。因此，你對一切讚揚和一切詆毀，全然漠不關心。那結論當是這樣：長時若在我的神聖知覺性，或在我所認為師尊者，未嘗說『這應當作』，『這不應當作』，則我全不關心於他人可對我作何說。因為，我認為那神聖當體，在她或在他為我所信託者，能知何者是好，何者是壞，何者當為，何者不當為。

這是要成為自由的最好底辦法。對「神聖者」作全般皈順，你便會完全自由。

真實要自由，也只有這辦法，全般無有保留皈順「神聖者」；因為，如此則凡繫縛，糾纏，牽掛你者，自然會從你墮掉，沒有任何種重要性了。設若某人來責讓你，你可說：『他憑什麼權威責讓我呢，他知道神聖「意志」嗎？』倘若有人來讚揚你，同然。這不是

主使你不從凡自他人來者得到些益處，——我平生學到雖是一小孩也可給你一教訓。非說他比你較少無知，但他好像一面鏡子，能反照出你的面目之真，他可告訴你什麼事是不真實，也可指明你所不知道的某事。於是你可以得到非常大底益處，倘若你接受此教訓而無不良底反應。

我生平一切時，我學到人總可學到一點什麼；但我從來不感覺為他人的意見所纏縛，因為，我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真理能知道一點什麼事，那便是「無上真理」。於是人乃完全自由了。我所要求於你們的，便是這個自由，——無有於一切執着，一切無明，一切反動；一切皆解放了，除了向「神聖者」的全般皈順。這便是出路，出離一切對世界的責任。唯獨「神聖者」是有責任。

(問) 要皈順從初便是完全，豈不是不可能？

(答) 通常，不可能。多少需要些時間。却也有頓時底轉變；要為你詳細說明，這需費很多底時間。也許你知道在一切教派中，已說過需要三十五年，乃可改變一個人的性格。

！然則不當期待這事在一分鐘內成就了。

(問) 倘若人對一切事皆應無動於中，爲什麼人給兒童獎品呢？

(答) 你不期望一個學生應是一瑜伽師，不是麼？我方纔說，需要三十五年，方可達到那里，爲了改變一個人的性格。

不是麼，個人底權威，凡人的，有如一家長的，教師的，一國元首的，是一象徵底事物。他們沒有任何真實底權威，但這是賦給了他們，使他們能擔任他們的一份職事，在像現在這樣的社會生活里；這即是說，一種社會生活，建立在虛偽上，完全不在真理上，因爲真理的意義是一體，而社會是建立在分化上。有些人，充當他們一個腳色，發展他們的功能，圓成其象徵，多多少少是良好，——沒有一個人沒有過失，在這世間一切皆是混雜的。但有人認真演出他的一腳的，試要盡其可能忠實圓成牠，也可得到一點靈感，使他比尋常人演得更真切一點。倘若一位給分數的教師，在心中以爲他是神聖真理的代表，倘若他亦恒常作其努力，要盡他所可能與神聖意志相和叶，那麼，好了，這可能非常有益，因

爲普通教員一隨其偏好作爲，——他所愛好的，他所不喜的，諸如此類，——他亦屬此共同虛偽；可是倘若在給分數時，教師試行忠實地求與更深沈底一真理相和叶，深過他的微細狹隘底知覺性的，他可充當這真理的中介人，而且，由此事實，可幫助他的學生明覺在他們自己的這真理。

這剛好是我要向你們說的一事：教育是一神聖職責，教學是一神聖職責，爲治國之領袖是一神聖職責。於是，設若充其任者企願在最崇高最真實底方式上圓成他的任務，世界的普通情形可變到良好得多。不幸，大多數人全不計及這事，他們也在某種方式上充任他們的那些脚色，——不用說還有無數人，工作只爲了賺銀錢，但在這場合他們的作爲是全般腐化了，豈不是？這是我曾辦這修道院的最初一基礎；人所作的工作，應該是對「神聖者」的奉獻。

與其任自己隨本性、習氣之波流而轉，毋寧應當恒常存這種意念於心，即自己宛是代表着「無上知識」，「無上真理」，「無上律則」，且將以盡其所可能最忠實，最誠懇底

方式行之；這麼你自己便可作大進步了，也可使他人進步。進者，你將受到尊敬，且不會更有不守規則的課堂了，因為在全人類中，有個什麼是認識、傾倒於真實底偉大之前者；即最卑下底罪犯，也能羨慕一高貴且無私底行為。因此，時若兒童感覺到在一位教師，一位訓導長，有如此深沈底企慕，要依乎真理而行為，他們會那麼馴良地聽你的話，這是你所得不到的，倘若你一日心情很佳，次日，又脾氣很壞，那對一切人皆不幸。

(問) 倘若改變個人的性格需要三十五年，人如何能從現在便能對「神聖者」作全般馴順呢？

(答) 這能進行更快，你知道！這依乎人所取之路。

你記得我們曾講起初生貓與初生猴的態度。(註一)。倘若人同意於像初生貓一樣馴服，(也有小貓極不馴良，我看到過。)像小孩一樣馴服，這可能前進極快。但請注意，說『採取小貓的態度』是非常容易的，但行起來不甚容易。不應相信採取小貓的態度了，你便摒除了一切個人的努力。因為你不是一小貓，(註：見母親的話第二輯，第七頁。)

人不是小貓！在你內中有無數個原素皆習慣於自信，要做其自己的工作，管制這一切原素，比自放於一切環境中遠過困難。這極艱難。起初，常有這思想的奇妙工作，牠極愛觀察，批評，分析，疑惑，試行解決問題，說：『那豈不甚是如此？』，『像這樣豈不是又更好？』，諸如此類。那麼，這樣前進而又前進，小貓又在那里呢？……因為小貓不思想牠無有於這一切，因此遠過容易。

無論你遵循那一路，個人的努力常是必需的，直到同體爲一的時分。在那時分，一切努力皆從你掉下，有如一破舊底外衣，你是另外一人了；凡在你曾是不可能者，不但皆變爲可能，亦且皆不可少，你不能另外怎樣作。

應當注意，沈默，期待內中底靈感，不因外在反應而作任何事，而由自上而來的光明推動，恒當地，規則地，唯獨以此光明之靈感而作爲，不以任何其他。不要思量，不要疑問，不要自問：『應該作這個呢還是那個？』而是——知，見，聞。以一無間難無疑惑的內中的確然性而爲，因為決定不是自你出，決定是自上而來。那麼，這可能很快到了，或者

也許要等待很久，——這依乎以前的準備，這依乎許多事。直到那時，應當志願着，赴之以堅毅，尤其是永遠不失去耐心，也不失勇氣。倘若必需，無妨重復同一事物一千次，知道在第一千次上你將得到結果了。

你不是一整塊琢成的。你的現在的身體有時是一偶然。設若你在內中有一知覺着的心靈，曾影響此身體的形成，則你是早有準備了，無限地勝過了某人另一心靈，那頑頭墮入一個身體而未知其所往；在這種場合，便應做許多工作，去覺醒那這麼墮入黑暗中的性靈。內中底準備，可從生前若干世而成，或自當前這一生；或者，你在你的全部發展上達到了一轉捩點，而你是正確聯繫於必需底環境上，以走完最後一步；但這不是說在你達到這轉捩點以前，未嘗生活過一千次。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

(繼續誦讀：)

「你問：『為什麼「神聖者」還沒有顯示呢？』因為你還沒有準備。微小一點滴掉下來，足以使你歌唱，舞蹈，叫喊，設若整個降下，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是為什麼我們向在其身體，情命，和心思中，沒有一足夠堅實和浩大底基礎的人說：「不要拉」，這便是說：「不要試行猛烈拉引「神聖者」的力量，只可在和平與安靜中期待着。」因為他們將不能承擔那下降。但對已具有必需底基礎的人，相反地，我們却說：「企慕吧，拉下！」因為他們能夠接受從「神聖者」下降之力，而不致顛倒。」

(問) 為什麼神聖力量使人顛倒呢？

(答) 因為這對他們太強。這有似乎你處於一巨風暴中。有時風吹太強，以致人站立不住，——人應俯伏在地上，待牠過去。而神聖力量，比颶風之力，還要強過千倍。倘若在你沒有一非常浩大底容受性，一異常堅實底基礎，為寧靜，為心靈的等平，為內中底和

平之一基礎，則那來時將如颶風捲去你，你無能抵抗。於光明亦然。某些人目中有病，他們見太陽時，不得不戴黑眼鏡，因為太陽光線在他們感覺是太強。但這還只是太陽光而已。時若你能見到超心思底光明，牠對你會那麼炫耀，以致比起太陽光，這如同聚墨。應當是極堅實底眼目和腦經方可支持，應當十分有準備了，建立於某個異常安定且浩大底事物上，——有似乎有一靜定之基礎是那麼堅固，以致暴風過時，或光明到時，雖極深密，而人仍可安然不動，接受所可容納的，不致顛倒錯亂。但百萬人中，沒有一人，能知道這意義是什麼。但即使是你知覺地進到性靈體中，這也是炫耀奪目，而這猶是你之所及，因為這是你自己的性靈體；然牠已是那麼不同於你的外在知覺性，以致第一次你知覺地進入其中時，這在你似覺真是光輝映發，是某個事物，較太陽的最明麗底光輝，明麗過無限。

性靈體是可稱曰『人所能及的「神聖者」。』

(問)是否有些徵象，表示人已有準備可修此道了，尤其是倘若人沒有精神導師？

(答)是，最重要底表徵，是在一切境況中心靈之平等性。這是絕對不可無的基礎；

某個事物，非常安定，沈靜，和平，一巨大力量之感覺。這不是來自惰性的沈靜，而是一集中了的權能之感覺，這保持你常是平等，不論什麼事發生，即算是在那些環境下，可能似是你平生的最可怕的遭際。這是第一表像。

第二個表相：你感覺自己完全被囚禁於你的尋常知覺性中，好像在某個異常堅硬，窒塞，且不可忍受的事物中，好像應在一銅牆上穿透一孔。而且，這磨難幾乎忍受不了，使人氣悶；有一內中的努力要通過去，但通不過去。這也是最初表相之一。這便是說你的內中知覺性達到了一點，其外型對牠已太小了，——即尋常生活，尋常活動，尋常關係之模型，凡此一切皆變到狹小，微末；你感覺在你內中有一力量要打破這一切。

還有一表徵：時若你集中，若有一企慕，你感覺某事物下降於你，你得到一答復；你感覺一光明，一和平，一力量降下；而且幾乎立刻，是不是，你無須等待，度過長久時間，——只要有一內中的企慕，呼喚，那答復便來了。這意思是那關係也善自建立了。

(問)時若力量下降而人感覺顛倒，那意思豈不是情命體尚未準備好，豈不是應當強

迫牠準備呢？

(答) 你如何能强迫牠呢？可以說，牠從你的手指間溜過去了。你的意志以為擒住了牠，但牠已逃走。這是很難管制的。而且強迫牠幹什麼？準備好？……凡你所能從牠得到的，是牠轉入惰性，便是說，牠匿伏在一隅，不動了，讓巨風過去！與神聖力量之接觸，對牠好像一巨風。時若牠見到危機已過，便再行活動，說：「現在是輪到我了！」

時若你感覺顛倒，這意思是你還有許多功夫要在情命體上，然後牠方有準備，這是說，在某處有一弱點。在某些人，弱點是在心思中。在法國，我認識一青年，他是一大音樂家，奏提琴極可欣賞。但他的腦經不甚大，恰夠幫助他的音樂而無餘。他參加我們的精祌哲學座談會，突然一下，他有一經驗，感到有限中的無限；那是一絕對真實底經驗，到有限底個人中，來了無限的經驗。但這那麼使這青年顛倒了，以致他什麼事也不懂。不停止那經驗，因為那於他過強。這一案是心思太弱。

他有了那經驗，豈不是？而不是理念，(理念對一般人總是陌生的)。應該有了經驗

然後有理念，因為大多數人只以語言文字而思惟，——倘若你以兩個相矛盾的理念置於一處，他們便不復了解，而經驗却全然可能。然則應該有一稍博大底頭腦，也稍柔順，也稍和平，非是頓然感覺凡你所思惟的皆逃脫了，你寧可靜靜期待你頭腦中某事物開始懂得經驗的內容。

有些人——許多人——在其情命體中非常弱。時若在他們微小個人中，微末力量中有些無限性，永恒性之感覺，這便那麼與其尋常所有的印象相違反，以致他們什麼事也懂不到了。於是他們生病，或者開始胡言亂語，或者喊叫，或者跳舞。

但倘若你是絕對誠心，以明通底眼光看你自己，則這在你不會發生，因為一經驗像這樣來而不當，常是一矜持或一野心的結果，或起於內中之失平衡，因為人疏忽了有體的一部份，爲了另一部分的好處。

有些人，以為他們能在瑜伽中進步，由聽其身體完全不動，情命睡眠，心思淪於一種鈍滯里，(因為時常他們之所謂「寂靜」只是一鈍滯境界)，那班人，倘若有一經驗來到

時，你可確然於其全般顛倒了。他們失去頭腦，作過度底事，或者，非常不幸底事臨到他們。應當有一堅實且平衡底身體，一善加管制的情命，一有組織，合邏輯，而柔和平底心思；如是，倘若你在一企慕的情境中時，你得到一回答，則整個有體將感到是增豐了，擴大了，皇華了，你會完全幸福，你不會倒翻一杯水因為牠太滿，有如一拙劣底手，不知持一注滿之盂。是這樣了，是不是？好像你有一小瓶，非常微小，若你不用心將其改製為一大瓶，牠便只是那般大小了；那麼，倘若突然盛滿以太強底什麼，一切皆溢出了！

(問) 時若知覺性感到「被囚禁」了，是處於牠的太狹小底外在型範里，那麼應當怎麼辦呢？

(答) 總歸是不應當猛力，因為倘若你用蠻勁，則你出來是疲倦了，乏竭了，而毫無結果。應當集中一切企慕之能力。倘若你知覺你內中的（靈明或）火焰，應當將一切你所有的最強健的，如你的企慕，你的呼禱，皆投於這火焰里，而且盡你可能平靜地等待，有此呼求，具此絕大信心，那回答會到來；時若你在這境界里，有了你的企慕，和你的力量

皆集中了，有了你的內中底明焰，於是輕柔地在這種外殼上加一點點壓力，不加猛勁，却支持不懈，儘可能長期支持，不擾動，不激昂，不驚慌。應當全般安靜，在一祈求中推進。

這在第一趟不會成功的。應當，如所必需，開始作多少趟，但突然一下，某一日，：

：你在另一方了！於是 you 出到一光明的海洋里。

設若你打鬥，設若你激動，設若你奮力，則你會全得不到什麼；設若你躁擾過甚，你只會得到頭痛，那便是一切。

是這樣了，集中你的一切企慕之力，作極深密底集中，又處之以絕對底寧靜，知覺着你內中的火焰，將一切你所可能者投入其間，使其明而又明，熾而又熾，於是作一祈求，明覺地，再緩緩地推進。便是了。你必然有一日會成功。

(繼續誦讀)：——『有些人一旦轉向「神聖者」，便失去了一切物質依靠，及其所愛的一切對象。倘若在何者上有其眷戀，則那同樣退去了。』

我們在這裡進到一大問題了。……對一人，何者是好與何者是不好，這意念，在他的

發展了的知覺性，與在神聖知覺性，頗為不同。那對你好像是好的，有益的，若從精神觀點看，不必然常是最好的。是這應當從初便學到，那神聖知見，引導你最迅速達到目標的，絕對與你的知見不同，且是你所不能懂到的。這是為什麼從初便應向自己說：「這是好的。我接受一切，後下我會了解的。」

時常見到有些人，開始修瑜伽以前，有相當舒適底生活，一旦進到瑜伽了，則一切環境，他們嘗特殊有其執着的，皆在多少是一粗暴底方式下從他們脫離了。於是他們感覺苦惱，他們也許不坦白向自己承認這事，他們也許作另想或用其他言語，但這回到這意思：『怎麼？我是好的，但人待我不善！』全部凡人的公道意念皆在那裡了。「你要試行作好，而在此便是這些大亂臨到了！凡一切你所愛的皆從你離去了，凡你所有的樂事皆沒有了，凡你所愛的人皆走開了；真是不值得作好人，作此一番努力。」而且，倘若你循你的推理更遠，一下你又墮到那毒瘤症了——那麼，是為了自私你要修瑜伽，是為了自私你要作賢聖，你以為你的位置會更好，他人因你的作好會給你一糖菓！然而這得不到！……那麼，

好了，這一違拒是一最好底教訓，嘗可能給你的。因為，若長時你的企慕中仍挾了一欲望，若長時你的心中猶與「神聖者」有一討價還價之念，則事物會來給你以打擊，直到你覺醒到你內中的真實知覺性，沒有什麼條件，也沒有討價還價。如此而已。

(問)自從我修瑜伽以來，我發現我的一切事皆比從前好多了。所以我結論到……

(答)也許你的企慕真實是至誠無私。在這場合下，事物發生便應是如此。

(問)時若人已是夠壞或不善了，但頓然人已決定改變自己，是不是立刻能感到那內中底微小聲音，每番他作什麼壞事便加以警告呢？

(答)一切依乎內中底反悔或轉變所取的形式。倘若轉變是突如，則人可立刻知覺那微細聲音，但倘若轉變是進步着呢，則最佳底效果也同等進步着。這絕對依乎各場合，無從說。若發生的是一破裂之感，一啓明，那麼，是的，人立刻可有內中指示。這甚至可能是返照的。這便是說，人沈思過去某些作為，人可有明朗之見，見到人之前是關係到人之今是。此外，每一趟在人內中有了一真底改變，已超越了一闕點，便可有明朗之見，見到

事物之全般曾現爲十分自然者，於今好像在一銀幕上過而是一黑點；你可見到其淵源，種種因與種種果。倘若你有一精明正確底記憶，而且在一時期里，我們姑且說，十年，你已作了至誠底努力以改變自己，使你自己愈近愈加奉獻了，而你又記得從前你之爲你，你便會說：『這是不可能，我不是像那樣的！』但如實你曾是那樣。有這麼一階段，介於人之前是者與從前現似爲自然者，和今是者與今之現似爲自然者之間，以致你不能相信你是同此一人。這便是最準確底指徵，你真實是進步了。

（問）何時方可說人真實是走上了精神之道呢？

（答）第一個表徵，（這不是對凡人皆一般同），而以時間爲次第，我相信，是一切其他之事對你皆好像絕對無關重要。你的整個生活，你的一切作爲，你的一切運動，倘若環境是如此，皆繼續下去，但對你皆似乎完全無重要性，那不復是生活的理由。我相信這是第一表徵。

亦可能有其他之事；例如，有種情緒，覺一切皆不同了，生活着不同，心思里有一光

明，是從前所未有的，心里也有一安寧，是從前所未有的。這便作成一轉變；但積極底改變慣常後到，極稀罕從初便到，除了在一閃光中，值轉反之時，其時人已決定採取精神生活了。有些時候，這起始如一大照明，一大喜樂進到了你；可是普通過了些時，這便退往後方了，因爲在你內中仍有太多底不完善處存在。……這不是厭煩，這也不是蔑視，而是對你皆好像那麼缺乏興趣，真似乎不值得勞神去作爲。比方說，時若你處於某種物質情境里，或可樂或不可樂（這兩極端是相接的），你便說：『這一切對我曾是那麼重要嗎？但這毫無重要性呀！』你有此印象，真實是你已轉到另一方面了。

某些人想像精神生活的表相，便是能坐在一角落里默想！這是一非常非常通行的理念。我不願嚴肅說，大部分矜張其靜慮的能力的人，我不信他們一小時裏靜慮了一分鐘！真作靜慮的人從來不誇張；在他們這是一十分自然之事。時若這成了一自然之事，沒有什麼光榮，你可開始向自己說是進步了。那班說起的人，且以爲這給他們一優越性，勝過餘人，你可確然於他們大部分時間是在一全般冥頑的境界里。

靜慮至不容易。靜慮有若干種……人可取起一理念，進隨之以達到其一結果，——這是一活潑底靜慮；思索一問題或要寫作的人，作着靜慮而不自知其作靜慮。其他的人靜坐，試行集中於某事物上，不是追隨一理念；簡單是集中於某一點上，以便深密化其集中之能；於是便達到你普通集中於一點上所達到的：倘若你成功於攝斂你的集中之能力，充分着於一點上，不論是心思的或情命的或身體的，則到了某一時分，你通過了，便進到另一知覺性里。還有其他的人，試行從他們的頭腦中逐出一切運動，一切理念，一切反映，一切反動，而達到一真實底沈默底平靜。這異常困難；有些人試行了二十五年，還是未成功，因為這有點像執奔牛之角。

還有另外一種靜慮，便是儘可能沈靜，然不試去停止一切思想，因為思想有的是純機械底，設若你要制止這一切，便需要若干年，而且，這麼進行之後，你還不會確然得到結果。那麼無寧攝斂你的全部知覺，盡你所可能保持沈靜，和平，你離去對外物之執着，好像外物全不使你生興趣，而且，突然，你點燃了這企慕之火焰，於是將一切來到你的事物

皆投入此火焰，使其焰光愈上升，愈上升；你自與之同體爲一，你進到你的知覺性和你的企慕之頂點，不思量任何其他之事，——簡單地，一企慕上升着，再上升着，更上升着，一分鐘也不想到結果，不想到有什麼事會發生，尤其是不想到什麼不會發生，總歸是沒有欲望要有什麼事發生，——簡單地，企慕之悅樂上升又上升，又上升，在一恒常底集中里愈進愈加深密。在那里，我能擔保那發生的事是所能發生的最好底事。這便是說，你這麼作時，你的可能性之最高度是實現了。這些可能性是隨多個人而不同。於是這一切焦心，願意靜默，要度到現相之後，要呼喚一有回答之力，要期待你的問題之一答復，凡此一切，好像不真實底煙霧，自皆消散了。倘若你成功於明覺地生活於此焰光里，在這一柱上升的企慕中，你可見到縱使沒有頓時底結果，在一些時後，有些事物會來到你的。

(問) 我們集團在此靜坐時，我們應集中在什麼上呢？

(原註一)

(原註一：以前很長久一時期，院友在修道院以內作靜慮，後下門徒增加過多，體育亦占

重要地位，於是這種靜慮，爲一集團「集中」所代替，即在修道院的體育場靜坐。)

(答)有誰能告訴我這「集中」是什麼，爲什麼我們作這個呢？這是一非常有趣的問題，這關係我們大衆。誰能告訴我這種集中與所謂「尋常」靜慮有什麼不同嗎？我們爲什麼作這個，其間發生什麼事呢？

(答者)人將白日所爲的一切皆作一奉獻。

(答)是的，這是個人底一方面。但在集體，爲什麼作此集中呢？

(注意，他是走上了道了，他走了第一步的一半。)

(答者)人集中於其弱點上，而且企慕其消失。

(答)這仍是個人底一方面。

從在前院里作靜慮時，或在早晨或在晚上我們靜坐，我的工作在於結合你們大衆的知覺性，盡我所可能將其舉起向「神聖者」。有能力的人感覺到這運動，隨從之。那是尋常底靜慮，有其向「神聖者」的企慕和上升。在這裏，在體育場，工作是結合一切在此的人使其開啓，且使神聖底力量下降於他們。這是一相反的運動，這是這集中不能代替那一

靜慮，正如那靜慮不能代替這集中。在這裏發生的事是特殊的，——在院里的靜慮，便是團結一切在場的一切知覺，以其企慕之力，將其升舉向「神聖者」，便是說，使你們每人在自己身上作一點微小底進步。然在這裏，我取你之爲你者，每人來說：「這裏，我們和我們白天的一切工作，我們是忙於身體之事，現在是在此；我們奉獻給你我們的一切運動，正如我們之所爲，正如我們現在是這樣。」於是在我的工作，乃是將這一切結合，作之爲一和同底集聚，而且，爲答此奉獻，(這在每人能作的方式不同)，乃開啓一切知覺性，擴大其接受性，使此接受性成爲一體，使「力量」下降。於是，在這時分，你們每個人若是夠沈靜，注意，必然會接受一點什麼。你們未必常是明覺，但每人必然會接受一點什麼。

(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有向神聖母親提出下列問題者：)

(問)現在又發生什麼事呢，你不親自到體育場的全體集中了？

(答)我希望大家已作了些進步，不需我親自到場，亦可感到「力量」之「幫助」了。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讀講母親的話第三章，論「夢」與「視見」諸節。——見拙譯第二輯第十五頁以下。)

(問者)我時常作夢，夢見鐵路，我時常趕踢了車。……

(答)這很是象徵的！

(問者)……因為我有許多行李。我在後跑，有時趕上了，跳上了最後一車箱。

(答)火車，輪船，我假想還有飛機，在修瑜伽的人們，皆是道的象徵，以及引導你的「力量」的象徵，——設若你失去了時機，或設若你有太多底行李，或設若你想起太遲，那麼，你便迷失了道，要大跑一番方能趕上。

有很多夢是像這樣的，牠給人一精確底指示人是在什麼情境里。

(問者)怎樣是人先在夢里遇到而且認識某些人，後下在尋常生活中方遇到而且認識呢？

(答)有許多可能性。但最尋常是交通已經建立了，不論是在心思界，不論是在情命

界，或甚至在微妙生理界，是這交通乃招致後下的遇會，——你的夢不單是預示，牠亦復是一條件；有一內中底關係夠相接近，使你在睡眠中能相接觸；於是後下環境自加安排，使你與他們實際遇會。有時這也只是預示的，但這夢有一特殊性質，——人見到某人來了，在某些時後他果真來了。

普通，這是一已建立之關係；是某人已經遇到，已經常會，已與之談話，與之在夜裏同過了一些時。那麼，這以後，時若相遇了，便有此印象，彼此非常熟識。而且這是一事實，人在親身相遇之前，已互相認識了。

(問者)不是有錯誤底視見麼？

(答)倘若你說一個你未曾見到的故事，顯明的，這是一謬誤底視見！若你報告時，加以粉飾，編排，改變，這亦復變成了一謬誤底視見。但是，倘若你純全坦直說出你之所見，這其間能有什麼錯誤呢？是你的解釋可能錯誤，你可說：「這意義是如此」，而你大錯了。但你所見到的，你便見到了，你所未見到的，你便未見到！這是一常使我奇怪的事

……你是見到沒有？倘若是，你便見到了！至若對於你所見者的解釋，那是另一會事；但倘若你見到了，你便見到了！

這問題通常起自那班慣於稍稍編排其所見者的人。他們見到微小一點什麼事，不是麼，在一瞥里，於是，有意或無意地，知覺或不知覺地，他們加以編排，這裏加上一點小事，那里又加上一點什麼，加之以解說，使其事相聯貫，時若這成爲一獨立的故事了，他們說：『我有了這視見』，但這全不是他們之所見的。……這是一種心思之不誠。這是自發的，——時若心思見到一事在此，一事在彼，另一事又在他處，這在牠甚不安隱。牠便補好漏洞，說：『這個引起那個』，諸如此類，於是心思非常滿足了，因爲這合邏輯。心思在視見的諸點間所增加者，偶然也可能是真實的，但也可能是虛偽。

你無寧自問，你是否有一保持靜默的心思，全爲客觀而且至誠，精確地說出牠之所見或是你有一溢滿了活動的心思，那每當見到某物時，便稍加一點粉飾，自動地，於是編成一大故事；那麼，你完全相信你是見到那一切了，但如實你對那一點也未見到。是這，

可說爲視見之不誠。但這不是視見之錯誤！你所見到的，你是見到了；這是解釋的錯誤，或簡單是加以粉飾之述說的錯誤。我曾有些可驚歎的例子！有人見到了真實是啓明性底事物，但一點也不了解。在一時，不是麼，他們自發地說出他們所見到的，——過了半個鐘頭，那故事即已稍稍改變了，一切「漏洞」皆已補好，末了是那故事全然獨立！那故事是癡呆，沒有意義，然其所見到的幾點，皆是弘大底啓示。

(沈默)

視見的能量，時若其爲自發而且至誠，能使你接觸到某些事實，是你在你的外表知覺性中所不能知道的。……這是一非常有趣底事，即是在世間心思界某處，世間情命界某處，微妙生理界某處，人可發現一切發生的事實之記錄，精詳，完善，自動底記錄。這是人可能想像的奇鉅底記憶，牠不闕漏什麼，不遺忘什麼，牠記錄了一切；倘若你能進入其中，你可走向後，你可走向前，走往一切方向，你便會有一切事物的記憶，——不獨是過去的事，亦且是將來的事。因爲一切皆紀錄下了。

在心思界里，比方說，有一物理心思的境域，關係物理之事，保持了地球上物理事物的記憶。這好像你進到了無數穹窿建築之下，而這些穹窿是無限地聯繫着，這些穹窿間充滿了小小底檔案架，層層疊疊，一架在一架之上，皆有小門。於是，倘若你要知道某事，而且你是明覺，你這麼望去，你見到一微小點，——發光的一小點；你知道這是你要知道的事；你只須集中，那便啓開了；那啓開之後，便好像一個什麼卷子展開了，極端微妙，但是若你有一夠強底集中，你便開始閱讀，好像讀一本書。於是你得到那整個故事在其一切詳情里。不是麼，有億萬數這些小孔；時若你遊行到那里，便好像遊行於一無限里。像這樣你能發現你所要知道的一切詳細情形。但我應告訴你們，那里所存錄的，從來不是歷史所記載的，——歷史常是編排的，我從來未曾遇到一「歷史的」事實可能是像歷史，——這不是阻折你們學歷史，但事是這樣。事實的經過與凡所紀錄的樣式迥乎不同，這是爲了一非常簡單底理由：人類的腦經不能夠精詳紀錄事實，人憑記憶而編成的歷史，但記憶常是渺茫的。舉例說，人談某人的回憶錄，那寫下的人擇擇其所感興趣的，所見到的，

所注及的，或所知道的，而這常常僅是一整體中的一微小部分。時若史家編史，其事亦同於記夢，豈不是？你有了某一點，其次又另一點，其次又另一點，於是你能有一視見於所發生的事，近於精確了，然後加上一點想像，你補好了一些空白；但在他們，他們需要一繼續着的歷史；在事情或時會之間，有那麼許多空白，他們盡其可能填補，或如其所願而填補，一隨其心思底，情命底偏向等等。而這便成了歷史，是人所要你學的！同一故事，在這一文字和在另一文字，在這一國家和在另一國家所紀錄的，你不能想像其多麼可笑！這尤其是真實的，倘若一個國家，以其虛榮，以其尊威，是偏私於其事。末了，人所表呈的兩個事像是那麼不同，以致人會相信所說的原來不是一事。這幾乎是難信的。但我已說過，即使是完全外在底事，具體底事，沒有褒貶入乎其間，這仍然是一樣；沒有人類的腦經能在全體了解一事物。縱使是最有學問，縱使是最博奧，縱使是最誠實底學者，不見一主題——尤其是多主題——之全；他只說出他所知道的，他所了解的，凡其所不知所不解者便皆不在那里，而這便絕對改變了一切。

但是，倘設人能有此能量，進到土地的記憶里，我可保證你值得費這一番力。這全與瑜伽不同；爲了這，無需有一精神生活，這必須有一特殊能量。

在一切事，——我可永遠向你們重複說這話，倘若我有此時間，——在一切事皆當是絕對誠實。倘若你不誠實，你開始便欺騙了你自己，而你的全部經驗將不值一文錢。但是倘若你誠實，而且訓練（因爲這不容易）而成就到進入這世界的心思記憶里，你將作出一些發現真是值得這番勞苦的。

☆

☆

☆

母 親 的 話

（第四輯）徐梵澄譯

南印度 捧地舍里

室利阿羅頻多修道院

華文部出版

Chinese Section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ducation
Sri Aurobindo Ashram
Pondicherry

First Edition.....Nov. 1978
Sayings of the Mother (Vol. IV)

Distributed by: Sri Aurobindo Society
c/o Trade Union House, Shenton Way
Singapore 1.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版

權 版 切 一 有 保
All Rights Reserved